石川达三作品系列

shi chuan da san zuo pin xi lie

以作恶为乐

YI ZUO E WEI LE

[日]石川达三/著

金中/译

首译本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　伟
责任编辑：王绍明



以作恶为乐

石川达三作品系列

shi chuan da san zuo pin xi lie

百花文艺出版社

ISBN7-5306-2940-9
I·2617 定价：16.00元

[日]石川达三／著
金　　中／译

shi chuan da san zuo pin xi lie

以作恶为乐

石川达三作品系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作恶为乐/(日)石川达三著;金中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06-2940-9

Ⅰ.以… Ⅱ.①石…②金… Ⅲ.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52094号

悪の愉さ
石川達三

根据昭和五十六年九月三十日第四十七次印刷
角川文库版译出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4 字数 229 千字

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16.00元



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



石川达三先生故居

1956年5月石川达三访问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内 容 提 要

《以作恶为乐》是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先生一部极具可读性的针砭时弊的社会小说，在我国首次翻译出版。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极端自私、凶残愚蠢、荒淫无耻、可悲可恨而又可恶的小人物；他为了寻求刺激，诱奸女职员；他借了同事的钱，不但赖账，还奸污那个同事的妻子；他的女友康代债台高筑，向他借钱，他乘人之危，夺取她的贞操；他怀疑胁坂与他妻子通奸，便对胁坂百般敲诈，敲诈不成，恼羞成怒，就用鞋带将其勒死。其罪行败露后，他怕受极刑，纵身跳楼，想了此罪恶的一生，但自杀未遂，最终躺在医院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以作恶为乐》堪称一部形象的犯罪心理学教科书，一幅清晰的日本现代社会的解剖图。该书在日本极受读者欢迎，印刷版次达四十七次，至今仍畅销不衰。

中国の 皆様

石川が亡くなりまして、十三年たちましたが

金中先生の 御厚志と、大変な御努力

によって、 彼の書き遺したものが

今こうして 皆様に お読み頂けますことを

ありがたく、 深く感謝申しあげております。

平成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石川代志子

致中国读者

石川去世已过去十三年了。

由于金中先生的厚谊和异常的努力，他的遗作得以这样完美的形式出版，使读者能读到他的作品，兹致以深切的感谢。

石川代志子

平成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面旗帜

——金中译‘石川达三作品系列’序

李　芒

世界各国的文学,都有一个从古代跨入近代的过程。日本文学的近代化是从明治维新(1868)以后不久起步的。对传统的日本文学来说,这是一个飞跃。自此开始吸收西方文学的思想特点和创作手法,从文言逐步走向白话,无论在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方面都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变革。

关于传统的日本文学,著名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曾经指出:“日本文学,特别是接触欧洲文学以前的文学,其理念称作‘感物兴叹’、‘幽玄’和‘闲寂’,即以优美为主。外表即便单薄,余韵却是深幽的,‘具有盆景艺术’的特征。”然而明治维新以后,逐步引进西方文学,促使日本近代文学,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比较明显地呈现出新的面貌。

简略地回顾一下,明治维新以后,吸收西方文学的历程,大致是以1879年的小说翻译为嚆矢。继而,在诗歌方面也紧紧跟上。1882年出版的《新体诗抄》,共收载新创作诗五首和翻译诗十四首。值得提起的是坪内逍遥于1885年发表新小说理论《小说神髓》,翌年又有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总论》问世,基本上都是提倡进化论和写实主义。二叶亭四迷于1887年发表的小说《浮

云》则是这种主张的实践。接着,川路柳虹等在诗歌创作方面也表现出新的面貌。这一切,都在亚洲比较早地刮起了一股近代文学的新风。

经过这场重大变革之后,日本文学的创作方法,在欧洲文学的影响下相继出现了现实主义(起初写作写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等等流派,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灿烂局面,涌现出不少杰出作家和优秀作品,石川达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石川达三 1905 年生于日本北部的秋田县,父亲是中学英语教师。中学时代,他即以作文优秀知名。后来肄业于早稻田大学英文科。由于退学后当了一名杂志的编辑，得以独立维持生活，便投身于小说创作，很早就对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和思想产生了共鸣。他那时的作品并未受到文坛的青睐。

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恶性膨胀,对外悍然发动侵占我国东北地区的战争,对内进一步制造白色恐怖,疯狂地镇压革命文学运动,加紧进行思想统治和政治压迫。当时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经济每况愈下,工人和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政府居然以移民海外当做摆脱困境的对策。正当石川徘徊于这个“危机年代”,渴望打开一条出路的时刻,经过新结识的一个移民公司职员的介绍,跟随移民团远度重洋前往巴西。石川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从头至尾深入体验、观察和记录了移民中各类人物的生活和处境。

1935 年，石川以此次移民的生活为题材创作的报告文学《苍氓》获得首届芥川龙之介文学奖,登上了日本文坛的龙门。

“苍氓”即一般老百姓,一群走投无路的芸芸众生。日本政府让他们长途跋涉到巴西去另谋生路,美其名曰“移民”,实际上只

不过是一批‘弃民’而已。石川达三深怀同情和激愤，仿佛扛着一架灵敏的摄像机，巧妙地从各个角度把各种人物的言谈举止和悲欢离合摄入镜头，构造了一个移民生态的万花筒，把日本那个时代的弃民命运生动深刻地载入文学史册。这不啻是一把利刃，将日本政府的骗术纵横切割，加以肢解，进行病理分析，并以感人的艺术公之于众。

1930 年，在无产阶级文学遭到血腥镇压以后，资产阶级文坛也陷入迷惘的境界，不少作家或保持沉默，或躲进象牙之塔，沉浸于艺术美的追求。唯独石川达三，既摆脱专写身边琐事的“私小说”的束缚，又舍弃西方各类现代派形式主义文学的探索，深入社会生活的下层，以反映现实为己任，决心‘脱离文坛的主流，孤独地走自己的路”。《苍氓》，包括后来发表的相当于它的第二部《南海航线》和第三部《无声的民众》，应该说是石川达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雄辩地证明石川达三，作为一个作家，敢于面对风云多变的现实，力求真实地加以反映，走了一条独辟蹊径的正确道路。

1936 年，日本老一代的军国主义者们对全面侵华的时机，正在踌躇未定的时候，一批少壮派反动军官突然发动‘2·26’军事政变，武装袭击大臣官邸，杀死若干幕僚。他们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险恶，同苏联、中国和英美等国处于一触即发之势，指责老一代当权派腐败透顶，对外政策软弱无力，并号召尽快向外扩张，以显示实力。结果，这一小撮极端反动的少壮派虽然遭到镇压，却有力地促使老一代法西斯分子迅速采取铤而走险的行动，悍然于翌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闯进了中国人民战争的罗网。

石川达三，在这场不义战争的初期，1937 年 10 月，作为日

本《中央公论》杂志的特派记者到我国华中一带活动,主要采访了高岛师团侵略军攻打上海及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主要城镇，直到攻占南京的侵略行径。日本法西斯军部所以会批准他前来,原本期望他把侵略军的旺盛士气和节节胜利传达给后方国民，使他们受到鼓舞。然而,事与愿违,石川于 1938 年 1 月回国后,仅用 12 天就写完了一部光照史册的名著《活着的士兵》,发表于《中央公论》3 月号。不出所料,杂志立即遭到查禁,石川本人受到禁锢 4 个月、缓刑 3 年的惩处。罪名是,在作品中描写了"皇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进行的杀戮、掠夺和军纪松弛的情况,以及破坏安宁秩序的行动"。关于这方面的描写 —— 自从四十年代初有人将这部作品译为中文以后,在我国就存在不同的看法,直到今天,这种分歧依然没有消除。因此,下面必须比较详细地加以引用,作为笔者进行分析的依据,并期能够让读者有所了解。

一、关于侵华日军的怀乡厌战行动和情绪的描述。日军高岛师团从中国大沽港登陆,转道北京开赴大连。士兵猜度"一定是去满苏边境","同苏联打仗","俄国陆军很可怕",前途"只得听天由命"。于是他们"突然想起了故乡的山河,看来没有指望回家了"(中译本第 11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 年版,以下引文同此书）仓田少尉在信中写道：家乡的"和平生活多么令人向往啊!"列车抵达当时的奉天车站转弯南下,他们又以为是"凯旋回国了"。个个"兴高采烈,尽情欢乐",有些人竟然在大连"买了礼物,准备带回故乡去"。但是,当人们知道了轮船向上海方向驶去以后,都"撅着嘴""把礼物扔进波涛里"去了(13 页)。及至包围和准备攻占上海时,"船舱中的一百八十人都默默地意识到明天将会阵亡，气氛十分悲凉。"(14 页)全篇中,诸如此类的描述可见于不少地方。

二、关于烧杀抢掠和蹂躏妇女等暴行。

作品开端描写高岛师团于日军攻占北京以后，从大沽港登陆，集结宁普期间，团部借住的民房突然起火，日军抓住一个约摸二十二三岁的中国青年，经过日本翻译官盘问，向笠原伍长报告说"：这家伙说，房子是他的，他愿意烧掉就烧掉，那是他的自由。"于是笠原伍长就将这个青年砍死。作者描写说"：对笠原来说，杀人是家常便饭"。

在侵略日军逼近支(直)塘镇时，士兵们抢了老太婆的一头水牛，作者写道"：大陆确实有丰富的资源"；居民的私有财产就像野生果实一样，可以让士兵们随心所欲地任意摘取"。完全占领支塘镇以后，"征用"一词竟然成了士兵们任意外出的借口，"接着又被他们当作一种隐语，'征用鲜肉'，意思就是到外面去找'花姑娘。'果然，一次他们在倒塌了的房屋里发现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谁知那女人向他们开了一枪，但没打响，于是被他刺死，随后赶来的笠原伍长一瞧，说道'多可惜呀！"(24—25页)

11 月 25、26 日日军攻占无锡期间，部队厨房的白薯丢了，武井一等兵怀疑是'一直帮助做饭，干活也不错'的中国青年炊事员所偷，便把他推到池塘边刺死(47 页)。部队从无锡出发时，把借住的民房烧掉，表示决不再回来了(49 页)。

12 月 1 日以后，日军形成对南京的包围形势。出外巡视的奈加目少尉，在一个胡同口被一位十一二岁的中国小姑娘用手枪击毙，日兵连发数枪打死了逃到屋子去的小姑娘，同屋的一位老妇人也未幸免。这时'极为愤怒'的日兵说道"；所有的中国人都该杀，对他们客气，我们就得倒霉！"作者接着叙述说"：事实上，许多中国人因为极其微小的嫌疑，或者根本没搞清是什么原

因就被杀害了。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难以区别的情况下，这种惨事多得不可胜数。”(55 页)

日军对待中国俘虏,实际上都是就地处决。笠原伍长等就在进攻南京前砍死或枪杀了十三个俘虏,惨状不忍目睹。(56—57 页)

日军攻打和占领南京,使得那里遭到惨重的破坏:“留在南京的居民统统被赶到难民区里,总数约二十万。其中混进了一千名左右的正规军。在其他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中国人的影子,到处都是日本军人在闲逛”;去‘征用’物资”街道上的商店几乎被洗劫一空,偌大的南京城‘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物资了”。仓田少尉对排长们说“:南京市损失的财富恐怕有几十亿吧 幸亏这场战争在中国打。国家财富受损失,良民衣食无着,女人们被蹂躏。……”(72 页)

石川达三只写到把二十万南京居民赶到难民区里，并说明里面夹杂着一千名正规军,但没有下文。但不难想象日本法西斯军队决不会轻饶这些所谓‘战斗员和非战斗员难以区别’的中国人，统统杀掉乃是必然的结果。作者竟然冒行文有始无终的毛病,应有下文而戛然止住,其中必有缘故。一是作者接下去写了如何处置这二十万中国人,被检查机关等删去;二是作者意识到问题严重而有意未写下去。如果是后者,作者满可以根本不去接触这个问题,而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作品留下破绽。因此,那原因就可能在于前者。又据吕元明教授说,战后石川达三曾经否定过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估计同作品中的这种龃龉现象也可能有某种联系。然而,不管是未曾正面描写也罢,还是矢口否认也罢,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狡辩,只从这本《活着的士兵》本身暴露出的蛛丝马迹，也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血腥事实了。

总之,南京沦陷以后,日本军队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残杀30万以上的平民,乃是众所周知的铁的事实。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中所描写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更何况他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揭露事实，而在于探索人一旦投身于战场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会忘记,关于石川笔下的《活着的士兵》，著名文学评论家山本健吉说过这样的话：应该看作是在于唤起人们对于日本军队的“理解和爱情”,可以说是“一本对日本军队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书”。这些话,既可能为石川达三辩护,又可能反映了石川的现实主义尚存在不彻底性。事实上在本国法西斯主义疯狂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面前，在用文字加以描写的时候，他不可能毫无顾忌，那么大胆放手地反映真实情况。

石川达三为此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以后，也未能承受住那巨大残酷的压力,于1938年11月等待判决的蛰居期间写了《结婚的实态》,表示忏悔之情。翌年出版《堕落的诗集》,歌颂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警察耐心改造妓女的“善行”,复于1940年上梓《武汉作战》,美化日本的“圣战”,以示赎罪。为此,石川在战后不久也曾受到指责，被列入整肃的名单。这使他感到不满，便在1949年的连载长篇小说《风中芦苇》中有所流露。主人公苇泽良平,是一个民主自由主义者,在他担任《新评论》主编的过程中,同军国主义政府的检查制度和法西斯军部进行了既坚决又有妥协的斗争,处境十分艰难和险恶。其妥协的行为,战后遭到民主阵营的追究，一度处于尴尬的境地。这部作品曾经轰动文坛。

尔后不久,石川摆脱困境,恢复创作的旺盛活力,连续出版了《人墙》(1959)、《金环蚀》(1966)等,成为战后批判现实主义丰碑式的名作。《人墙》的主题,是日本教职员工会争取民主办学的斗争。作品描写一个女教员,在为生活、为民主而斗争中的成长

过程,揭露日本教育界的黑暗,情节曲折复杂,人物性格鲜明,可读性较强,影响很大。

1956 年，石川达三作为亚洲团结委员会代表团团长访问我国、前苏联、蒙古等国,使他大开眼界。回国后不久在《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组题为《世界变了》的评论文章。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是惊人的,整个社会充满朝气,生活愉快。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了,生活的安定得到了保证。’他指出,这种‘巨大的变革’是‘明确的国家意志所创造的成就’。因此,他感到‘自由主义国家已经过时了’,‘不能再安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因为‘世界已经变了’。

石川很可能受到当时国际形势的鼓舞,使得《人墙》这部小说将社会派小说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记得,石川在这部作品问世以前的 1959 年 4 月 14 日的《朝日新闻》发表文章,声明说他‘已决定了自己的旗帜’。他坦率地承认,‘开始写作时我的立场是一张白纸,既不想责难自由民主党的文教政策,也不想替教职员工会辩护’,但在深入调查和探索过程中终于使他决定站在‘反对保守政党的自由立场’,而《人墙》这部作品就是自己的‘公约’。他并且坚决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失去这种‘言论表现的自由’。

石川达三就在这种坚定的信念指导下,于 1966 年又完成另一部名著《金环蚀》。60 年代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时期。这时期日本政府的高官们互相倾轧,无所不用其极。作品的主要内容,都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主要人物也皆非凭空虚构。总理大臣同他的对手——保守党的另一个头目,为了争夺总裁宝座,分别挥霍了 18 亿和 20 亿日元巨款,收买议员,互相揭短,闹得乌烟瘴气。前者终于夺得总裁宝座以后,再次出任总理大臣,为了填

补竞选时拉下的亏空,唆使官房长官和通产大臣,对电力开发公司的头目施加压力，要一家建筑公司承包一个颇有油水的工程，其交换条件是提供5亿日元的“政治捐款”。围绕这桩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事件，将这些实有其人的达官贵人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译者金中教授指出,《金环蚀》涉及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许许多多尖锐问题,可以说是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教科书，也可以说是日本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写到这里,让我们认真读一下这部作品原作的扉页上印着的名句:“周围还闪耀着金光,但中央已经漆黑一团,正在腐烂!”

1961年4月,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举行之际,笔者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去参加。当时石川达三担任亚非作家日本分会的负责人,在和中国作家合作方面曾有过良好的表现,对会议的成功起了一定作用。

笔者此时同石川有过一面之识。当时的印象是:他为人直爽甚至有些倔强,很多政治和社会问题,他都有自己的见解。诸如:后来他曾发表文章,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正义感和批判精神,难能可贵。同时,他在小说或随笔中,也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及其民主,或多或少流露出一些不尽正确的观点。

过去常听好心人说，石川达三在国际上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也没进入日本最高学术荣誉机构艺术院,是否不公正。笔者揣度,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宁可将此奖授予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也绝对不会赠给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者。日本艺术院(日本文部省文化厅附属机构)也不会接纳一个反骨嶙峋的作家入会。石川达三的作品,在思想倾向方面难以为当今资产阶级的授奖组织所肯定以外,在艺术方法方面,批判现实主义已

不属于世界文学中能够受宠的类别。说穿了,批判的矛头假如是指着社会主义国家，又运用当前流行的艺术方法，那就另当别论,很可能出现‘ 赠你没商量 ’的局面了。所以,大可不必为石川惋惜，因为这丝毫不会对石川作品的评价产生不利的影响。

石川达三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是立意宏远,布局严谨,笔锋犀利,抒发透彻。但也有评论家指出,他在纵横驰骋时,有时会变成脱缰之马,冲出人物形象的栅栏,直抒胸臆,触犯小说的禁忌。因此,在阅读过程中偶尔会产生违和之感,细细品味有时也会情趣盎然,令人忍俊不禁。因为这些议论不时也会使人丰富智慧,陶冶性情,在思想感情和艺术享受上也有收获。

石川达三是一位多产作家。从 30 年代登上文坛以来,共创作了中、长篇 50 余部,还有许多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诗歌。1972 年,新潮社出版了《石川达三作品集》,共 23 卷。此外,石川达三还出版了随笔集《我的少数派意见》(1962)和《更多地争得自由》(1972）等，集中就社会和生活问题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其中绝大部分作品蕴含着较高的思想性,具有批判时弊的色彩。总的看来,他可谓日本当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本系列译者金中教授,早年参加新四军,建国后长年从事日本语言和文学的教学工作,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自从 1956 年结识石川达三以后,保持经常联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翻译了石川达三作品 30 余部。可以说,金中教授尽一生之主要精力倾注于这一富有意义的译业之中。译笔流畅,读来赏心悦目。这和金中教授对石川 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理解深刻,从而产生挚爱之情,恐怕不无关系。因此,金中教授作为石川作品的主要译者,如果说译文已同原作达到珠联璧合的地步,恐怕也不过分。况且译

量之大,堪称独步。他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石川达三假如地下有灵,恐怕也会拊掌庆幸喜得知己了。

1998 年 7 月 7 日于北京

目　录



1. 忙碌与无聊

每天的工作忙忙碌碌，无穷无尽。只要这公司继续存在，工作便没完没了。他知道没完没了，却每天每日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就像在冥河河滩上堆石造塔一样①，永远没有完结。希腊神话中的达娜以特谋杀亲夫，被打入地狱罚她用筛子舀水，这是对她永久的处罚……

他趴在桌上忙着处理工作，心里觉得无聊，明知无聊，却又无可奈何。坚实的生活几乎毫无例外地日复一日地在重复着。他忍受着"重复"的无聊，十年，十五年没完没了地忍受着。世上叫这些人为"坚强的工作人员"，可是这"坚强"，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

邻桌上正在办公的龟山抬起头来瞅了瞅墙上的挂钟。

薪水阶层被时钟束缚着。时针的跳动，把忧愁、感叹和无聊一古脑儿洒向他们。然而，受时钟的束缚，说明自己此刻还有职业。十二点差二十分……

龟山放下钢笔，掏出香烟，咳嗽了两三声，他无疑也感到无

①相传儿童死后灵魂前往受难的冥河河滩，为了供养在阳间的父母堆石造塔，一边造，一边被鬼破坏，永远没有完结。

聊。桌上的卡片堆成小山。资本金额为十六亿八千万元，总股数为三千三百六十万股。股东每天在变更，过户，整理名册，处理失权股票，与证券公司交涉业务，调查发生事故的股票，通知分红……工作永远也做不完。而赚钱或亏本都是股东们的事，与股份科的职务毫不相干。他们只是机械地记上数字，写上或取消与自己毫无缘分的人的姓名和住址。一句话，统统是别人的事。他们不过代替资本家、公司的头头工作。花几十年时间整理名册，中根玄二郎本人却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这就叫做薪水阶层。从事这样的工作，就是成年人的生活。青春时代的梦和战争一起消失得无踪无影了。而留给他的只是失去梦幻的现实生活，平凡的日常生活。虽'平凡'却忙得不可开交。别看忙，却又无聊透顶。人活着，多多少少像受着刑罚，就像达娜以特，忙碌、无聊、绝望、忙碌……五千天，八千天、一万天重复地干着同样的工作。不管什么样的工作，重复一万次，任何人都会被逼疯的。

时针一分一秒地过去，到了中午。窗外拉起汽笛。一听见汽笛声便会令人想起空袭警报。他本能地感到不安，心嘣嘣跳。这声音真讨厌。

从此刻开始是解放的时间。中根玄二郎放下钢笔，衔着香烟朝窗外眺望。这儿见不到一片泥土，除了无数的屋顶和一小块天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即使晴天，东京的天空也呈灰褐色。在这被污染的天空下，生活着六百万人。人们重复着无聊透顶的工作，吃饭，和老婆睡觉，繁殖，成天手忙脚乱，最后死去拉倒。自己仅仅是六百万分之一而已。

龟山也站起身来，把账簿锁进保险箱后，摇头晃脑地、慢吞吞地走回来了。今天的工作已结束。时钟把他解放了。他的灵

魂回到被解放的肉体上,从这时起,时间属于自己了。他为这微小的自由感到高兴。特别是星期六，这自由可以持续到明天晚上。然而,他们又无法去打发这自由,为星期六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那是他刚当上职员那一阵子。如今星期六也罢,星期天也罢,已没有新的期待和新的喜悦。而且过了星期天,又是星期一。

“你去吗?真的……”龟山坐下后说道。

中根玄二郎回过头来，透过镜片注视龟山的脸：胡子拉碴，皮肤白里透青,是位身高六尺的彪形大汉,浓浓的眉毛,嘴唇红得厉害,给人以一种不安定感。

“去吧,反正是闲着。”

“闲是闲着。”

“或许会碰到好运!”龟山鼻子里哼了一声。

“好运是没有的!”

中根不相信会交好运,但还是想去看看。星期六下午闲着没事,实在太无聊,无聊的心理状态是一种松弛,仿佛到处都是空隙。中根心中琢磨这空隙,不知该如何去填满它。他盘算了一会儿,此刻似乎没有特别的目的,也不知道干什么好,就像老鼠、兔子那些弱小动物似的,凭着本能的敏锐,暗暗地揣测着对方心中波涛的起伏。

龟山自然不明白他的危险揣测。在这办公室里,他们并排坐在一起已经四年多了。这四年多时间,他每天被中根算计着。中根已经画出了有关龟山的精密地图。在不知不觉间,中根感到自己精神上的失败,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中根心里的秘密好像自我中毒似的使他变得衰弱,使他觉得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龟山。因此他暗暗地对龟山抱有敌意,产生一种报复的欲望。对此,龟山却一无所知。

两人各提着一只又小又扁的皮包朝走廊走去。这用碎石子铺成的长廊，像透视画法的模型似的，前方的尽头显得格外狭小。许许多多职员从走廊两头向中央靠拢，大部分人只穿一件衬衫，不穿外衣，也不戴帽子。这轻便的服装是他们自由的象征。在战时，没有平民的自由，出门必须穿上衣、戴帽子。战败后，民众突然自由了。脱掉上衣和帽子，像去工厂上班的工人一样，一身轻便的服装。或许因为薪水阶层太穷了，或许因为战败后知识分子失去了优越感。戴帽子穿西装只限于科长、部长、公司里的头头。他们整天价煞有介事地绷着脸。头头的房间里肯定有冷气设备。

乘电梯下到一楼。门一开，挤在里面的十几个人呈扇形四散而去。从早晨起一直被隔绝着的地面上的噪音一下子闯进了耳朵。一楼全部是商店。

他们对吃饭并不特别感兴趣，只是到了中午，吃饭成了习惯而已。两人在人丛中慢吞吞地踱着方步。两侧是商店的明亮的橱窗，他们停下来瞧了瞧，又往前走，默默无言。两万元的巴拿马草帽，七千元的皮鞋，六千五百元的自来水笔，四万八千元的高尔夫球的用具。每天每日从这回廊下走过，望着橱窗里的与自己无缘的奢侈品。多么无聊的散步啊！

很早以前，还想过要买这些奢侈品，就是看看也是一种乐趣。如今已毫无兴趣，就像欣赏美丽的星星那样，可望而不可即。现在不用说想要，连看都懒得抬眼皮了。中根回过头一瞧，只见龟山正在窥视餐厅的橱窗。他个子高，弓着背，伸长脖子，一副馋相。橱窗中陈列着西餐的样品，用绿色西芹镶成花边，淡红色的猪肉和奶油色的芦笋拼成一盘，大红的伊势大虾切成两段摆成弧形，纺锤形的蛋卷用绿色小豆点缀，每份菜都标明价格，这价

格签使人们的食欲大减。货币制度是使人们感到无聊、乏味的最大的原因。

餐厅在这大楼有九家之多。龟山又迈开了步子，回过头来问道：

“你想吃什么？”

他那又薄又大的嘴唇红得吓人，好像发着烧。

“什么都行。早吃早去，要不去底下那家！”

龟山点点头，拐一个弯，这儿有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上上下下，熙熙攘攘，两人拨开人群下去了。这石头阶梯的棱角已经磨成圆的了，发着光亮。这大楼建成以来，十年、二十年，几百万，几千万人次的薪水阶层每天中午都到这地下食堂用餐。这令人悲哀的习惯、令人悲哀的行列把这石头阶梯磨损了。

从楼梯下去，一到底下的回廊上，一阵阵食品的香味从厨房里像股热风迎面扑来。在这热风中，约有三百人迈着怠惰的步子，此刻尚未决定吃什么。有三四十人站定，形成一团黑色的漩涡，他们正在看电视，屏幕上，有几个女人像发病似的浑身颤抖，妖里妖气地不知在跳什么舞。

食堂的拐角处，四方的木桌摆成菱形，一次可供一百五十人就餐。这儿已经客满了。四根四四方方的柱子支撑着天棚，天棚下吊着六台电风扇，在空间画出白色的漩涡。粗大的柱子贴出今天的菜谱：中国面条、牛排、鸡蛋炒饭、鸡素烧、炸虾、咖喱饭。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菜，都可在这食堂中吃到。然而，对每天到这儿吃午饭的薪水阶层来说，菜谱上的一百二十种菜，光看看就够累的了，越看越觉得无聊。这儿什么都有，又等于什么也没有。光看看只能使自己意气沮丧。龟山点燃了烟，透过面向回廊的窗户朝外眺望。回廊那边是留声机行。橱窗里放着一台电视机。

龟山凝视着歪斜的屏幕上一亮一灭的图像。他那五官端正的脸上掠过孤独的影子,他正觉得无聊。难道他的脸上流露出没有孩子家庭的不幸 ?对中根玄二郎来说,这也无所谓,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他不相信这是幸福。谁都不幸,大家都不幸,谁的心里都明白。龟山虽然不幸，但这根本算不了什么问题。

“这电视太无聊了。”龟山嘟囔道,“……这玩艺儿有什么意思呢 ?说是美国人一天到晚看电视,看来他们无聊透顶了。”

“是吗 ?听说他们挺忙活。”

“忙活是忙活,精神上是无聊的,所谓机械文明也是无聊的……美国人因为无聊才生产收音机,收音机玩腻了,又生产电视机。纽约这种地方,光想想我就受不了。无聊中产生无聊。这些玩艺儿越多越无聊。你说是不是 ?”

中根想到的不是美国人无聊，是谈论这问题的龟山倒很无聊。无聊的灵魂全是空隙,它处于容易受诱惑的危险状态。此刻龟山想去川崎观看赛自行车,不是出于投机心,是为了消遣。然而中根却有投机心,他打算赢几个钱。他平素并不相信金钱,而且瞧不起金钱，可是作为欺骗人的工具，金钱是最上等的武器，有必要把这武器弄到手。

一句话,在日常生活中,解决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时,有了钱,问题的焦点就模糊了,就容易把问题含混过去。中根玄二郎当前需要蒙住老婆的心,他是爱有贵子的。不,也许不爱她。结婚之前是爱她的,现在不知爱不爱。

总而言之,他害怕有贵子。这个女人任性,邋邋遢遢,虚荣心强,老是不开心。中根对她的不开心最害怕。她的不开心说明中根缺乏魅力。他对妻子没有自信,有贵子看穿了这一点,她已经不爱丈夫。中根想尽一切办法使她的爱情和自己联系起来。金

钱是两人之间问题的中心。有了金钱，即使缺乏爱情这样的大问题也可以马虎一点……

说实话，其实他并不相信爱情。人生就是事务，就是交易。权利与义务、习惯与秩序这些事情已经够烦琐的了。然而，女人需要爱情。爱情的语言比一日三餐更重要。因此还是装出自己有丰富的爱情的样子占便宜，至少可以欺骗有贵子，证明自己对她是有爱情的。

穿白色制服的女招待端着两盘咖喱饭挪到他们跟前："让您久等了……"冷冰冰说了一句，便走了。

九十元钱一份咖喱饭，色、香、味根本谈不上，说是西餐，却不需用刀叉……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不是为了人生的乐趣吃这份饭。龟山拿起汤匙，眼睛还盯着电视，说道：

"你看那跳爵士舞的家伙……大家看了都挺有意思，可是那演员每天靠跳这种舞吃饭，这买卖太可怜了。"

"都一样。世界上哪有有趣的买卖？职业棒球的选手不挥动球棍就吃不上饭，巡警逮不住小偷也吃不上饭。"

"话虽如此……"

"最舒服的是老婆了。"中根说："不听丈夫的话，不洗衣服，不管教孩子，照样吃饭。老弟，我跟你说，老婆是资产阶级。"

龟山没笑，默默地吃咖喱饭，在这地下室沉淀的空气中，白色烟雾在流动。几十个薪水阶层的小职员不停地在这食堂里出出进进，都是年轻、颇有活力的青年。然而，个个脸上都愁眉不展。为什么吃饭会使他们如此忧郁呢？坐在门口卖饭票的五十来岁的胖娘儿们儿，身穿黑色紧身的和服，抱着那只黑色手提保险箱警惕地坐在那里。与这一百多号吃午饭的小职员相比，这娘儿们儿比谁都神气。

2. 失败的人群

电车驶过六乡的铁桥,左首可以望见大海。这海被填拓地包围起来,呈泥土色,看了令人悲哀。大都会不仅扼杀了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灵魂，也扼杀了海的灵魂。这死去的正在腐烂的海呵！

过了铁桥,进入工厂区。从川崎至鹤见一直延伸到横滨,这儿是大规模的工厂地带。其中有他们单位下属的制铁工厂。总公司设在东京丸之内,工厂分九州福冈和神奈川两处,公司的头头们乘飞机来来去去穿梭似的指挥生产。

工厂有四千工人。制铁是繁重的劳动。打开熔矿炉,将铣铁流入铸型。打开平炉门,投入废铁炼钢。工人们挥汗如雨,眉毛仿佛要烧焦了,又渴又涩,像在嚼着盐巴。声音大得地动山摇的轧钢机、四处喷射的铁水、火焰似的水蒸气、工人穿着木板底的草履在烤得发烫的铁板上走来走去,量尺寸,截断,搬运。……灼热、铁锈、轰鸣、繁重的劳动不断地损害着工人们的身心。作为近代文明的母体——铁,就在这儿制作,从这儿运往各地。

然而,中根和龟山从来没见过自己公司所属的工厂。在这公司工作了四年了,没见过制铁的现场。由于分工过细,人们的工作都是单打一的。他们只坐在办公室里摆弄股票和账簿,既不了解自己公司的工厂生产什么,又不知道工人们是如何干活的。此

刻工人们正打开平炉口，像瀑布一样的钢水流进了直径两米的钢水包。而中根和龟山二人正在电车上迎着凉风，读着《赛车新闻》，盘算着今天的运气如何。工人们组织钢铁工会和资本家展开尖锐的斗争。总公司的职员们也组织了职员工会，那只是仰仗资本家的鼻息，看着朋辈们的脸色，什么事也不干。聪明人是不会干头头们所不喜欢的勾当的。与其去考虑工会的要求等等，还不如盘算赛车的胜负更为安全。

中根的这种想法，是不是失败者的理论？然而，股份科的小职员即使举行罢工，也不见得会取胜。归根结底他们是资本家的走狗，此外什么也不是……他们心里很明白，事到如今，不必再为这些问题伤脑筋了。到了星期六下午，看看赛车，从投机的冒险中找乐趣比什么都强。他们心里有许多牢骚：这工作没有意义啦，这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等等。然而，要求自己的人生有意义，那是前世纪的遗物，是托尔斯泰古老的感伤主义。在这原子弹时代，哪有什么人生意义？一瞬的闪光，十万人的生命化为乌有，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生的意义何在？

下了电车，走出车站，去赛车场的专线大客车在那儿等候。人们争先恐后地上了车。

赛车场前有巡警专门维持交通秩序。大客车停下了。出租汽车停下了。人们穿过马路有的向左，有的往右。到处是摊贩，出售面包、汽水、糖果。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买卖。公园、车站、学校、港口、剧场……人们一活动，金钱便跟着流通。而最能动员人们长期活动的是战争。有了战争，就有人发财。他们的公司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战争中能发财的是胜利者。在战争中吃亏的是饱受战祸的和平主义者。发了财的人是默不作声的。

第五轮比赛刚刚结束。两端朝外弯曲的椭圆形的跑道在淡

淡的阳光照射下呈灰色。跑道共四百米,跑道周围的绿色草地上开着行将枯萎的红花。五六千群众聚集在售票处和售货摊周围,或者围着"猜奖贩子"① 转来转去。有的蹲在地上读《赛车新闻》的消息,谈论下一轮比赛的预测;有的啃面包、喝牛奶。

纸屑像下了一场小雪被扔在场内角角落落里。那是废弃的奖券。一张纸屑值一万元。很多人想从这些纸屑中得奖。但这些人都被关在幸运门之外。连胜式的奖券一共三十三张,其中只有一个中奖的机会。他们正在探寻的幸运中,也许一万张里只有一张中奖。然而,他们正在拼命地寻求。这是幻想型的罗曼蒂克的乞丐。

龟山从"猜奖贩子"手里买了一张提示。在广场中央竖着一顶红黄两色的太阳伞，伞底下一位只穿衬衣的男子站在一个木箱上,嘶哑着嗓门儿使劲地喊道：

"第六轮比赛马上开始了。绝对保险,一万元奖金到你手里。胜败就在这一遭,没错!只有一个冷门,远藤选手是这轮比赛的顶点！过去两个月里连胜不败。除他以外还有别人吗？快来啊！要买趁早!"

龟山掏出十元硬币,从"猜奖贩子"手里接过一只牛皮纸信封。

"这玩艺儿可靠吗?"中根玄二郎说。

"猜奖贩子"如果能猜中的话,那他自己买奖券得了,转眼之间就能赚几万元。可他却十元一张卖提示，这样比较可靠。

"可靠什么?他怎么能猜中?"龟山笑着打开了信封。

①原文为"预想屋"。在赛车场或赛马场专门替赌客出主意买奖券的贩子。赌客付少量的钱,便可买得一纸"提示",但往往落空白费金钱。

“可是猜不中也差不多吧!花十元钱买张提示,能中一千元奖就不吃亏了。”

道理虽如此,但是,赌博的命运却总是与理论相悖。信封里装着一张小纸片,用红铅笔写着几个数字:5—1;1—5;3—1;3—4结果不知从何下手。龟山花了十元钱从“猜奖贩子”那里买了一个“迷惑不解”来。

场内的扩音器大声叫喊:五分钟停止售票……

第六轮比赛开始了。跑道的四角升起了白旗,九名选手排列在起跑点,低着头凝视前方,个个都戴着沉重的头盔。穿白衬衫的发令员装模作样地迈着军人的步伐登上了发令台。“啪”一声,枪响了,跑道周围的看台上黑压压的人群变成一道黑色的人墙,开始兴奋起来。

九辆自行车闪闪发光,不一会儿便开始争夺。在跑道上跑完半圈时还不分前后,就像有一根绳索把它们串在一起,以同一速度向前疾驶,像玩具火车,又像涂得五颜六色的大毛虫在爬行。从远处听不见车子的摩擦声,肃静中充满着杀气。当车子的行列从眼前掠过时,那杀气裂变为水滴洒向观众。弥漫着男人味儿的旋风从观众跟前刮过。从后面看选手们的背影,因为他们低着头,弓着腰,只能看到他们的屁股,像九只小黑球在滚动。选手们踩着踏板有节奏地向前疾驶。

不多时,车列分出了先后,穿红白色衬衣的越过了绿色衬衣,黄色的又越过黑色。每超越一次,看台上的观众便激动地摇来晃去。

中根玄二郎的眼睛一边随着车流的前进,一边注意坐在身旁的龟山。龟山表现很冷静,抽着烟,丝毫也没有兴奋的样子。他在售票处买了三种奖券。中根老远已经看到了。此人格外谨慎

小心。中根了解他。他那谨慎小心的态度说明他对自己生活也是谨慎小心的。这说明他办事牢靠，也可以认为他保守。他是一位规规矩矩、颇有毅力的男子。他不好怀疑别人，可以称得是位绅士，老好人，从不做坏事。这是他的弱点。对自己谨慎小心，却从来不提防别人。

"当当！"钟响了。最后一圈了。观众突然一片沸腾。选手们使尽浑身的力气踩着踏板，屁股脱离了座垫，腰腾了起来，全身的力气集中到腿上。车列乱套了。红、白、黄、绿交替着，争先恐后地疾风般驶去。仅仅数秒钟，变成了一团，像雪崩似的朝终点冲刺。看台上观众三三两两地在高喊"五三！""五三！"

龟山回过头来，雪白的脸孔浮现出一丝微笑，多少带点嘲讽的表情。

"怎么样？中了吗？"

他默默地摇摇头。当中根看到他的表情，心里想："这家伙中奖了。"他想瞒住我，提防我。想到这里，中根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欲望。

"我没中！"中根嘟囔了一声，懒洋洋地站起身来。

其实他中了。六张奖券中有两张"五三"。场内的扬声器拖长着声音喊道："连胜式，五号三号中奖，得奖金一千零二十元……"中根衔着香烟从看台上走下来。他心里盘算着，自己中了奖绝对不能让龟山知道。龟山没中奖，脸上却表现十分冷静，中根很讨厌他这种表情……然而，龟山却一无所知。

广场上，群众再一次像潮水般涌来。"猜奖贩子"又开始声嘶力竭地高喊。他们根本没有把握，却故意装出很有把握的样子。"第七轮比赛不爆冷门，绝对没有冷门。最后一招，要买趁早！"广

场中有一个戴着草帽转来转去的换钱贩子①，腰上束着双重钱褡子,塞满了钞票,就像猎人束着子弹带,逍遥自在地像哼哼小曲:“拿奖券换钱喽!换钱喽!”钱褡子里的钞票增强了他的自信，他不需要向赌客们献媚。

两人各自买了奖券,又在看台的正面碰头了。谁也不说买的几号,买了几张票。赌博人的心里是孤独的。在赌博中没有朋友，相互是仇敌。在这广场上徘徊的五六千群众，互相之间都是敌人,都是孤独的。这孤独和敌意造成了一种阴暗、忧郁的气氛。在征兵检查日壮丁的休息室里，在入学考试时学生的休息室里都曾有过敌意和孤独的气氛……而在这里，除了孤独和敌意之外，还加上贫穷和生活的辛劳。

“嗓子干了,喝点什么吧!”中根玄二郎说。刚才龟山去售票处买奖券,他趁机把中奖的两张奖券向换钱贩子换了钱,扣去每张手续费十元,共得二千零二十元。

两人站在摊贩前,各要了一瓶冰牛奶,龟山边喝,边注视着售票处上方的告示板:第六轮比赛,连胜式奖券共卖出二万二千零四十九张。

“这可了不得。”他说:“一轮比赛就卖二百二十万元,照此计算，十二轮比赛二千六百四十万。百分之二十五被主持人拿走，今天一天,总共六百六十万元。聚集在这儿的人们一天里被榨取那么多的钱。看来,看赛车肯定是吃亏的。”

“是啊!”中根应了一声。他对这些“他人之事”不感兴趣,只要自己能赚钱就行。“我说……”龟山手里拿着已经喝干了的牛

①在赛车场中,专门用钱去兑换赌客手中中奖的奖券(免去赌客挤兑之苦)的贩子,从中收取手续费。

奶瓶，眼睛朝着广场上的群众，说道“我看这儿的人和丸之内相比，完全是另一种人种。你说是不是？”

“为什么？”

“你瞧他们的脸……这是日本人中最最难看的脸。你仔细看看，几乎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人，都像是偏执狂、畸形的罪犯。瞧，那边有两三个巡警。你把他们和巡警比一比，只有巡警是正经八百的。这儿川崎还算可以，你到山田原、千叶、京王阁看一看，那儿比这儿更邪乎。简直是人类的败兵！”

“这都是托战争的祸害呵！”中根玄二郎简单地下了结论。

“是啊！战争把人们害苦了。”龟山感叹地说。

“这是事实。你瞧，这儿大部分是贫民。贫民总得想法挣点钱，于是来赌赛车。可是这钱也并不那么好挣的。”

日本政府为了复兴战灾都市，允许赛车赌博。而买奖券的几乎全是在战争中落魄潦倒的穷人。于是复兴都市所需的经费全部由这些贫民来负担。仅川崎赛车场一处，一天里就从贫民身上刮去六百万至七百万。一个月比赛六天，其结果每月将从贫民身上搜刮三千六百万元至四千二百万之多，一年则达五亿元。失败的人群越来越贫穷。战灾都市是从他们身上搜刮来的钱复兴的。有产阶级决不买这种奖券。

龟山愤怒了。允许赌博，那是政治的罪恶。然而，他本人也是买奖券者之一，同时也可能是失败者之一。聚集在这广场上的六千群众正是日本战败的象征。这些人全是饱受战争灾难的穷人。穿着破破烂烂衬衫的临时工，背着垃圾篓子拾垃圾的老人，趿拉着木屐的青年工人，背着吃奶孩子的贫民窟里的婆娘，营养失调的瘦削的失业者，蔬菜店里的学徒，修洋伞的，扛行李的……

然而，中根玄二郎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他已经失去了敢于愤怒的真诚。他是孤独的。对于外界所发生的现象，不管如何悲惨，不管如何不正，他一概无动于衷。他当前最感兴趣的是钱。他瞧不起钱。可是有了钱，可以欺骗别人的心。钱是最好的武器。他买了七张奖券。他默默地听着龟山在谈论赛车赌博的罪恶。他一边听，一边发现龟山身上有空子可钻。容易发怒的人，他的脚底下有空隙。他对敌人挺强硬，对朋友却很软弱。他是个善良、诚实、正直的人。说不定日后他会提升为科长。准备当科长的人不愿意在同事中树敌。这是他的弱点。

两人回到看台上坐下。中根想到下一轮比赛，心里忽然热乎起来。无论如何得挣几个钱。他的住房是租人家的八铺席和三铺席的两个房间。有贵子说无论如何得自己盖房子。盖了房子，夫妻间的爱情便固定住了。有贵子也许已经不爱他了。她的心冷冰冰的，连她的肌肤也是冷的。她那冰冷的肌肤是无法掩饰的。说实话，他对妻子的爱情觉得无所谓。只因为他不愿放弃她的肉体，才想笼住她的心。于是他需要钱。有了钱，就能稳住妻子。

第七轮比赛开始了。

A级选拔赛，二千米决赛。优胜候补者岩井常治，神奈川县，二十四岁 对抗选手 岩山政则，埼玉县，二十一岁。岩井为八号，穿白绿两色的衬衫。岩山二号，穿黑衬衫。

跑在首位的是四号，三圈后，四号突然落到最末位。四周半时，正好在打钟前，二号岩山突然翻车了。工作人员跑过去，把他扶起来。钟响后，八名选手开足马力疾驶，岩山则一瘸一瘸地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退出了赛场。

岩井拼命追赶，未奏效，落到第二名，出乎意料之外六号新

田选手得了第一。连胜式中奖的为"五六"。

亀山拍拍中根的肩膀，高兴地笑道：

"喂，我中奖了。"

"是吗？你买了几张？"

"三张。你呢？"

"我的不行。"

场内的扬声器公布发奖金额二千二百三十元。亀山一下子就得了六千六百九十元……

中根玄二郎心里急得要命。然而，他抑制着内心的急躁迈着怠惰的步子到售票处转了一圈。他发现一个冷门，买了两张别人不屑一顾的号码。心想凑巧了，或许能得十万元奖金。在小田原赛车场曾经爆出过十五万元的冷门。

第八轮比赛快开始了。人们又回到了看台。一张张阴郁的脸上都现出沉溺于赌博的阴暗的表情。这贫苦的人群呵！中根和亀山挤在人群中，也回到看台上坐下。跑道周围再次出现一堵人墙。扬声器在催促："售票马上停止，请快买！"

"你买的几号？"亀山和颜悦色地问道。

"我买了个冷门。"中根咬着下嘴唇，"……也许不行。我心里拿不定主意，姑且买了这个。"

他自言自语地口中念念有词，不住地歪起脑袋，突然凑到亀山的脸跟前。

"呃，借我两千元。我去去马上就回来。"

亀山的手立刻伸进裤袋，掏出两千元钞票给他。中根拨开人群，急匆匆地往外走。

售票处周围人已不多了。许许多多纸屑被风吹得在地上打转，这纸屑一张一百元。场内的扬声器在高喊："停止售票！停止

售票！”中根玄二郎赶紧跑到楼里面，这儿是单胜式和复胜式的奖券售票处。他从这里穿过，转了一圈慢吞吞地迈着步子又回到看台。他没有买奖券。

看台上挤满了人。他从人群后面伸长脖子往里看。穿着不同色彩衬衣的九名选手，跟在裁判的后面，轻盈地踩着踏板，缓慢地驶向起跑点。

中根没有回到原来的座位，站在人群的后面，默默地点燃了烟，若回到原来的座位，龟山一定会问：你买的几号？他不愿意听到这样的发问。他一开始就不打算买奖券，只是想从龟山赚的六千几百元中刮他两千元罢了。当时售票处行将关门，没有功夫啰啰嗦嗦地商量。他抓住了这个机会。龟山不假思索地将手伸进口袋里。中根钻了龟山心理上的空子。龟山并不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中根却净赚了两千元。

他默默地抽着烟，心情是冷静的、亮堂的。在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发觉的情况下，他策划了一件小小的阴谋，并获得成功。龟山并不认为自己输了，而中根却赢了。

号令枪一响，比赛开始了。中根在自己心里盘算着他和龟山之间的胜负，对赛车却没有兴趣。连胜式结果是“一四”。

不多时，龟山笑眯眯地同观众们一起从看台上走下来。中根在台阶下等他。当龟山快走近他时，他把七八张的奖券叠起来撕得粉粉碎撒在地上。

“失败了，失败了！”他大声喊道，“本来想买‘一四’的。跑到售票处，忽然改变了主意买了四一。他妈的，真倒霉！你怎么样？”

“我也买了四一，哈……”龟山爽朗地笑道，把五张奖券亮给他看。

龟山丝毫也没怀疑他，中根完全成功了。他在龟山面前撕碎

的是上一轮比赛的奖券。龟山还以为是用借他的钱买的。中根玄二郎准确地掌握了他心理上的漏洞。

“今日运气太坏了!一次也没中奖,我不想再玩了……回去吧!你还再玩一会儿吗?”

他明知还不到回去的时间，故意发问试探龟山。龟山说：

“再玩一会儿吧。往后或许会交好运。A级特别选拔赛,是最后的决赛。”

听了他的回答,中根又抓住了一个机会。

“是啊,可是我的赌本没有了。对不起,干脆你再借我一千元吧！这回一定捞回本钱给你看，就这样回去也太差劲了。”

龟山是位老好人。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元给他。中根接过钱,口中念念有辞:“三五呢,还是三一?反正是三打头,你说是不是?”

他说这话目的是把龟山的注意力引向如何买奖券，避免考虑他俩之间借贷的事。果然,龟山说:我脑子里想到的是‘五”!中根一听,龟山这个人确是善良的,于是他放心了。同时又想到自己无论如何不是他的对手。

不管怎么样,反正三千元现金到手了。有了这笔资本,一举挣它万儿八千,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即使全部输掉,也是人家的钱,没有切肤之痛。中根玄二郎对金钱无所谓,即使赢了,他不会怎么高兴。只是有了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这也算是一种自由吧。钱没了,不花也没有关系。他自己对金钱没有执著的追求,因此也不理解别人对金钱执著的心情。他不去考虑别人的心情,也不打算付出努力去了解别人的心情。他和别人没有关系,只要自己能活下去就行。

他从龟山手里借来的钱,根本不打算还。特别是赌博场上的

借贷,根本不放在心上。龟山在赛车场上赢的钱,本来是飞来的横财,何必还他 如果龟山向他要,他得等自己方便的时候再说。总之,他借了钱,不感到自己有责任。他生来讨厌负责任,甚至不愿意听到'责任'两个字。

第九轮和第十轮比赛,他站在一旁默默地放过去了。龟山买了十张奖券,中了两张,得奖金三百六十元,结算收支,多少赔了一点。第十一轮比赛,中根孤注一掷,把三千元都压上了。他对龟山没吭一声。

龟山以冷静的，还不如说无聊的表情等待比赛开始，说道：

"啊!累坏了。"

"这一轮比赛完了,你是不是回去?"

"唔,回去……要不去喝杯啤酒?"

"我去听音乐会,票已经买好了。"中根说着,从钱包里抽出入场票给龟山看。

是法国著名的音乐家小提琴演奏会。中根爱好音乐,对体育运动、戏剧、外国电影、女人的流行服装,都很在行。凡是都市里知识分子应有的爱好,他都明白。

"音乐会,我最头痛了。"龟山微笑道。

最后一轮比赛行将结束时,观众兴奋起来了。共售出奖券二万七千张至二万八千张，其中有中根的三十张。

第十一轮比赛最为激烈，一直到最后不分胜负。最后一圈时,观众还判断不出是六二呢,还是二六?

中根买了五张二六,中奖了。

"啊——输得精光!"中根故意大声喊道。他注视着龟山的一脸憨笑。

"我也输了。"龟山咂了咂舌头。

中根得三千一百五十元,几乎够了本。

回到川崎车站前,两人喝了两瓶啤酒后,友好地分了手。中根去听音乐会。他闭着眼睛心安理得地欣赏小提琴的名曲。

3. 妻子和女儿

他家的门是低矮的格子门，可以从门外拉开门闩。正房里一片漆黑，好像都睡了。偶尔传来小孩儿的哭泣声。

“还在干什么呢？……”中根沿着正房的房檐熟门熟路地走过去。一个白色的影子从他脚下掠过，原来是只猫。有贵子没有奶，别看她是哺乳动物，却不具备哺乳的生理，或许是进化了。如果退化了，可能变成一条鱼。让孩子吸自己的乳房是做母亲的一大乐趣。生理上的喜悦是不能用理论来解释的。有贵子不懂得这种喜悦。她那恶狠狠的感情，怎么能理解这种喜悦呢？

八铺席房间的回廊下的套窗敞开约一尺宽。中根从这儿透过玻璃门可以望见屋子里的动静。孩子在被窝里边摆动着手脚在哭泣，那是快要入睡的哭声。孩子很困倦，却因为肚子饿睡不着。有贵子把水壶坐在电炉上，用拔草时的姿势蹲着等待水开。长条纹睡衣的下摆下露出她那雪白的小腿。这小腿又白，又冷，像条鱼。或许因为她身上冷才没有奶的。

中根站在庭院里默默地凝视。有贵子在干什么呢？他偷看她是出于一种异样的乐趣。他不是在瞅妻子，而在看一个女人。他以陌路人的心情冷静地观察。她好像睡过好几小时了。头发蓬乱，睡衣也皱巴巴的，敞开着衣领，露出她那平坦的胸部。袖笼

开线了，从袖笼可以望见她那雪白的胳肢窝。样子邋邋遢遢的，活像一个内心垮掉的娼妇。

有贵子用手搔搔脸孔，张大嘴伸了个懒腰。孩子还在哭。她连看都不看她一眼，掀开壶盖瞅了一下，拿出牛奶瓶照了照，托着下巴呆呆地注视电炉上的火光。一副懒洋洋的样儿。她那怠惰是怎样形成的呢？是抚育孩子的劳累，对丈夫没有爱情的心灵上的空虚，不如意的生活而产生的疲劳，还是睡眠不足？总而言之，她是个邋邋遢遢的女人。孩子的尿布臭气一直散发到回廊上。

中根打开套窗。有贵子连头也不回，默默地烧牛奶。中根手里提着鞋，走到回廊上，摸索着把鞋放进角落的木屐箱里。

他关上门，跨进屋子，孩子还在哭个不停。

“她怎么啦？”

“肚子饿呗。”

“不要老让她哭。”

“这不在煮牛奶嘛。”

中根脱掉西装，解开领带，心里不是个滋味。不料有贵子又恶狠狠地说：

“这屋子我住够了，赶紧找房子搬家。公寓房子不行，不方便。你买也好，自己盖也好，总而言之赶紧想办法。”

“又发生什么事啦？”

“不管发生事或没发生事，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

“今天又出什么事啦？”

“不光是今天，说一千道一万，我不能和这个心眼不好使，嘴碎的娘儿们住在一个屋顶下。你赶紧想办法，求求你了！”

“你说在一个屋顶底下，这话不对。不是有回廊隔着吗？不

是两家分开的吗？你不要管人家怎么想，不去管它不就得了吗？”

“你不明白。反正我不愿意。你说两家分开的。可是人家特意跑过来跟你发牢骚，我可受不了。”

“所以我问你，她说些什么啦？”

有贵子拿起奶瓶在孩子旁边躺下，孩子不哭了。可是走廊下面的蟋蟀却叫得刺耳。玄二郎脱掉衣服，换上西式睡衣。他拿起晚报，趴在被窝里读了起来。晚报是下流的小报，登着一张洗温泉澡的裸体女人的照片。

“说那孩子受伤了。”

“哪儿的孩子？”

“她家的孩子呗！”有贵子用下巴朝正房的方向指了指，“在庭院跌倒了，磕在碎玻璃片上，她跑来骂街，硬说这玻璃片是我扔的。我多咱扔过玻璃片啊！”

“可能是上一次那个奶瓶吧！”

“她发什么牢骚啊？她不该让孩子往这边跑啊？那孩子一闹，准把贵美子闹醒了。我还想发牢骚咧。那娘儿们可啰嗦哩！说：‘这地方太乱了，该扫扫了。’我说：‘没空。’真叫人生气。别看她装出高尚的样子，原来是艺妓出身。”

“不管她说什么，你别介意。”

“可不是那么回事，她说，家里孩子大了，没地方住，让我们早些搬家。这不是撵我们吗？……她爹，你说，怎么办？”

外面有敌人出现，只有此刻有贵子才把丈夫当作自己人，至少当他是抵御外来攻击的堡垒。中根玄二郎根本没拿它当一回事。房东家寡妇四十来岁，有两个孩子，胸部和腰部都挺丰满，有几分姿色。看来，有贵子不喜欢她的姿色。有贵子有丈夫，她害怕没有丈夫的女人。两个氧分子结合成 O_2，比较稳定。只有一个

O就危险了，它能和任何元素结合。有贵子见了她就恨，对方见了有贵子也恨。这憎恨的感情是女人固有的，无可奈何。

在两个女人互相憎恨，处于对立的状态中，中根玄二郎竟若无其事地躺在中间，束手无策。两人互相憎恨，关键在于处在中心位置的中根。倘若有贵子是独身，两个女人或许会成为好朋友哩！正因为中间有中根存在，两人才互相恨得咬牙切齿……想到这里，中根心里暗暗高兴。两个女人恨得越厉害，她们越是对中根表示关注。有贵子并不爱丈夫。可只要房东家的寡妇在，她是不会轻易把中根撒手的。——这是关键所在。——中根想道。

“你还会输在她手里吗？”中根故意挑唆道。

“我当然不会认输的！”有贵子说。

“她叫我搬，我们偏不搬。她能把我怎么样？”

“可是，每天每日心里不痛快啊！……你倒若无其事的。”

“什么？我们到期付房租，分文不少。她有什么话可说？”

“我不愿意在这儿住，我对这房子讨厌透了。怎么？你不想搬吗？”

“我懒得搬……首先，买房子也罢，盖房子也罢，都得用钱啊！她能给我们搬家费吗？”

“没门儿。那娘儿们儿能出这笔钱吗？”

“那么就在这儿住着。”

“呵！原来你不想搬，是不是？”

中根不作回答，拿着报纸仰躺在被窝里。孩子喝完奶，开始入睡了。中根把报纸盖在脸上，伸开脚，夹住了有贵子那冷冰冰的腿。有贵子不动声色，反而杀气腾腾地唠叨起来：

“你是不是喜欢那娘儿们儿……我明白了。所以你愿意呆在这儿……”

中根微微一笑。原来有贵子在吃醋。嫉妒说明她对他还有爱情。不,有的女人即使没有爱情,也爱吃醋。为了维持现在的生活,女人需要丈夫。丈夫为她干活,做她的保镖。不抓住丈夫,一切都落空。这叫做实用主义的嫉妒,本能的嫉妒。如果男人被人夺走,对女人来说,那等于否定自己,自己也就不存在了。即使对丈夫没有爱情,这样的侮辱也是忍受不了的……问题在于一涉及到有贵子的嫉妒,事情便复杂了。

"你说什么?怎么突然说出这种话来?你有什么证据吗?"

"证据是没有,可是我心里明白。那娘儿们儿喜欢你,所以她拿着我出气。"

两口子越说越有意思。她并没有发现房东家寡妇喜欢中根。不过女人之间,头上都竖着天线,放出电波,不断探索,得出了如此的结论,一般是不会错的。

"别说这些无聊的话了。"中根反驳道。他把有贵子的腿夹得更紧,"四十多岁的老太婆了,还谈得上那个吗?不过,她叫我们马上搬,我们也无处可去。所以你不要经常同她吵架。"

"不行,我在这儿呆不下去了。你得想办法。你不想搬,不就是证据吗?"

他伸过手去勾住有贵子的脖子,看她抵抗不抵抗。如果她抵抗,那就给她来一下。裤袋里还装着今天赛车场赢来的三千几百元钱,将近四千元。这点钱或许能转变一下她的情绪,还是把她放在一边,让她吃醋去……有贵子稍稍抵抗了一下,把视线移到睡在旁边的孩子身上,身子却靠了过来。sex① 是双刃剑。对女人来说,没有比 sex 更有用的武器了,这个武器具有极大的威

① sex——意思是性。

力。它可以迷住男人，把他吸引到自己身边，得到他的保护，利用他的经济力量，还让他说出爱与诚实的誓言。然而，一旦当他将要离开自己时，她就失去拒绝的自由。一拒绝，等于失去了他。这时，她的武器反过来成为她的悲剧。嫉妒，就是抵抗，同时也是哀求。当女人嫉妒时，男人感到自己的危机。其实，女人则感到更大的危机。

中根搂抱着这个正在嫉妒的女人。有贵子的身体和心分裂了。身体妥协了，只有感情还在抵抗。玄二郎暗暗地感到胜利的喜悦，征服的喜悦。这个恶行谁也不知道。是他个人才有的、孤独的、秘密的优越感。有贵子虽然没有奶，不知怎的还有股奶腥味儿。刚生过孩子不久的女人的身体散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新鲜的、类似青草的味儿。这味儿颇有魅力，刺激着男人的嗅觉。可是，他并不爱有贵子，当他把她搂在怀里时，他心里很明白，他不爱她。然而，她的奶腥味儿的肌肤，却具有难以舍弃的魅力。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在这恶行中，他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和征服的喜悦。她的嫉妒、不满，以及搬家的要求都被这恶行含糊过去了。

有贵子背朝着他。已经将近12点了。枕头旁边蟋蟀在爬行。孩子睡着了。就这样，这个家庭的一天过完了。玄二郎把手臂叉在胸前，闭上眼睛。有贵子仍旧背朝他，说道：

“我们的存款有九万八千元，将近十万元。不能再想点办法吗？”

她依然忘不了搬家的事。玄二郎以为已经敷衍过去了。看来，她也不是好敷衍的。

“要盖房子的话,一坪① 土地得多少钱?”

中根闭着眼睛答道:“那得看什么地方,银座一带,一坪得二十万或三十万元……”

“我不是问你银座。郊外一坪得多少呢?”

“郊外和郊外也不同。”

“三千元一坪差不多吧!”

“就算三千元,三十坪得九万元。光买了土地也盖不起房子啊!看来盖房子暂时是没有希望的。”

“那怎么办?”

“没有法子,只得在这儿住下去呗。”

有贵子沉默了。玄二郎想起今夜音乐会的《泰绮思冥想曲》。小提琴声中有呼唤、感叹和哀鸣。高僧帕费尼亚斯身心被打入了地狱,浑身是伤疤,却燃烧着带有血腥味儿的欲情,为迷恋娼妇泰绮思而苦恼。……这种痴情,他是能够理解的,好像离自己太远了。少年时代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痴情,如今消磨得无踪无影了。战败前一年,他应征参加了海军。整整一年,他挨过无数次揍,骨头架子几乎被打散了。战争结束回来时,他简直成了个窝囊废。什么希望、野心、名誉、诚实、信赖、爱情、上进心、勤奋、责任感全被榨干,只剩下一堆糟粕。他喜欢音乐,喜欢小提琴和钢琴,也喜欢绘画,喜欢看拳击。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打动他的心灵。他的爱好是在心灵之外。因此,他虽爱好,却又觉得无聊。好像这个那个样样都欣赏,而实际上却觉得没有意思。

“都② 营住宅怎么样?”有贵子问道。

① 坪——日本的面积单位,约等于 3.3 米。

②“都”指日本首都“东京都”。

“如果中签的话,那就会给你盖座房子。”

“能中签吗?没门儿。”

中根突然想起买架电唱机。有了电唱机可以买连放的唱片，听名曲集锦，那该是多么快活啊。可是电唱机便宜的得五六万元,好一点得十万元。对 买架电唱机,买了这玩艺儿,盖房子更没有指望了。尽管有贵子为盖房子的事发尽了牢骚,可是玄二郎的心丝毫也不受震动,哪怕是一分钟!

“呵,对了,我想起来了。”有贵子突然说道,脸转了过来,“盖房子的事,我看去求求胁坂君或许会想出办法来的。他做的就是这买卖。对了!他一定有办法。”

玄二郎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依然闭着眼睛。

“他已经有一个月没来这儿了。不知为什么?你写张明信片去,说有事情找他商量……”

中根对有贵子的声音似乎很陌生，问道：

“有什么好商量的?”

“哎哟,商量商量不可以吗?”

“这家伙不可靠。”

“为什么不可靠?”

“他是个经纪人,你能相信他吗?”

“经纪人又怎么啦?他不是你的朋友吗?不是经常来找你玩吗？你去求他，说不定会想出好办法来的。对不？……”

玄二郎默默地闭着眼睛。但他的神经不由得紧张起来,他要从有贵子抑扬顿挫的声音中了解她真正的心情。她拿盖房子做幌子把胁坂搬了出来。说明盖房子问题以外，她另有打算。

“怎么?你不同意吗?”她问道。

中根玄二郎虽闭着眼睛，但他感觉出有贵子正瞅着他的脸。

他照样仰躺着一动不动。

“我明白了。”有贵子低声地感叹道“你无论如何愿意呆在这儿,你那么喜欢她吗?”

她又转过背去,把身子挪到睡着的孩子旁边。今夜的对话似乎到此结束了。

房东家的寡妇,他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只觉得她是个肉感的、具有诱惑力的女人。不过,这个女人架子大,翘着鼻子不爱答理人,令人难以接近。有贵子嫉妒这位夫人。她妒忌,却又委身于丈夫。她的精神与肉体是分裂的,在这裂缝中可以看到女性的地狱,女性的深渊。中根企图从这裂缝中窥视女人的矛盾、虚伪、不贞和恶行。她既不神秘、也不浪漫,更没有光彩,只是一个极度的贫弱的肉体。

当他抓住了她的弱点,他感到安心和喜悦,得知自己并不亚于这个女人,于是感到心安理得。在他眼前出现一个愚蠢、丑恶、冷酷、低劣的女人。他瞧着她,心里便亮堂了。

有贵子根本不了解丈夫的这种性格。这是她的惰性所致。自从怀孕以后,她的心变得懒惰了,生孩子后越来越懒惰。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生理和自己的爱情。她把自己的丈夫看做是个普通的小职员。事实上,中根玄二郎在公司里、朋友中间也被认为是个毫无特色、老老实实、普普通通、既不会给人构成威胁,又没有风趣的男人,他是个真正的凡夫俗子。他本人也认为自己是个凡夫俗子。他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

此刻,他一个劲儿琢磨起胁坂来。

胁坂从小学时代就和中根是好朋友,中学也在一起,是个个儿小、矮胖、性急的人。他心脏不太好,年轻时起头就秃了顶,赚钱是把好手。他很会笼络人,性格爽朗,成天忙得不可开交,并以

繁忙自豪。其实他忙忙碌碌中一半是游玩，在酒店、卡巴列①、妓院等到处转悠。他好色又好活动，说起女人来，兴高采烈。他每次到中根家来玩，饶有兴味地和有贵子说些玩女人的情景。有时脸上故作不好意思，有时哈哈大笑，由于心脏病，额角上容易冒汗，一边擦汗，一边说如何千方百计才把一个美人弄到手，讲得十分详细。稍喝一杯啤酒，脸便通通红，油光光的，更加显露出好色的本性，越说越起劲。有贵子本身是个女人，却爱听他说如何玩女人的下流话。他一进门，有贵子便主动搭讪：

"哟——好久没见啦！"

"唉！太忙了。"

"嘻……忙什么呀？……不知又在哪儿干什么坏事咧！"

"太太，别开玩笑，为了银行的退票，忙得不亦乐乎。"

"撒谎，你这个人还会老老实实呆着吗？这回在哪儿呀，新宿？……池袋？……浅草？"

"说起池袋，前些日子还真遇到一件怪事呢！"

"瞧！我说是吧！"

"这事情是这样的，不瞒你说……"

于是，胁坂开始讲他的寻欢作乐的事。有贵子心里七上八下地听他讲，不由得暴露了她水性杨花的本性。虽然肉体没有受害，正因为如此，她才感到有所不足。可以说，她的感情沉溺于男女的私情，久而久之，她听着胁坂的放荡不羁的故事仿佛在眼前出现了她和胁坂二人的痴戏，从而她认识到胁坂是个什么样的人。她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琢磨胁坂的本性。他那娓娓动听的叙述，渐渐靠近来的体温、感触、重量感、呼吸和脉搏，有贵子

① 卡巴列——带有舞场的酒店。

了解得一清二楚。正因为了解他,便产生一种错觉,她已经逃不出胁坂的手掌心了。有贵子被他的甜言蜜语俘虏了。这不是心灵上的恋爱，而是单纯肉体的恋爱，或者说幻想中的肉体恋爱。胁坂一进门,她巴不得听他讲那些下流事,她的内心在企求奸淫……中根想道:难道真的只限于此吗?但是又抓不到更进一步的证据。

中根早晨8时到公司上班,一直到下午5时都被时钟束缚着,没有外出的自由。胁坂是土地房屋、不动产的经纪人,无所谓上班不上班。他自己驾驶着50年代型的奥斯丁①,随便去哪儿都可以。想起谁,就去谁家,十分方便。有贵子一个人在家,孩子总是睡觉,即使醒着,四个月的孩子懂什么。

胁坂怕热,容易出汗,总爱把上衣搭在手上,只有在会客时才穿上。洁白衬衣把胸部鼓得高高的,喘着粗气,从庭园朝回廊走来。

——太太,在忙活吗?对不起,给我一杯水,今天把我忙坏了。

有贵子见了胁坂,脸上现出惊奇的表情朝他嫣然一笑。只一笑,不作回答。沉默说明她猜透了男人的心思。明知丈夫不在家，打着要杯水喝的幌子跑来,他要的不是水,而是另外的东西。有贵子心中有数,默默地接待他。沉默就是准备接受。她把正在打的毛衣收拾好,拿出座垫,小声地说:"请到这边来!"有贵子的双目之间有一段不可思议的空间。这空间是男人难以理解的,说它斜视,又不像斜视,那妖艳的目光表现出她内心的淫荡。每当胁坂一进门,她便默默无言地微微一笑。中根很清楚,有贵子的笑

① 奥斯丁——美国汽车的牌号,以小型车著称。

说明她内心希望得到奸淫。她又要求胁坂给她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女人内心的空隙是逃不过男人的眼睛的。

想到这里,中根玄二郎在晦暗中微笑了。我也在嫉妒吗?这事情怪了。有贵子在嫉妒,我也在嫉妒,彼此彼此……但是,有贵子的嫉妒是没有根据的。房东家的太太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女人还是要嫉妒。女人站在假定的基础上“创造”嫉妒。用逻辑学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归纳法。从假定出发得出结论。可是假定错了,她也只相信结论。她被自己“创造”的嫉妒所束缚,捆得死死的,自找烦恼痛苦。

男人不会无缘无故嫉妒的。男人的嫉妒是有具体根据的,不能只凭想象。中根想道:“有贵子一定有问题。”这是他的想象。可是想到她有问题,比没问题更有意思。现在抓不到她有问题的根据,也抓不到她没问题的根据。从客观条件推测,她肯定有问题。

中根从枕头上抬起头来看，有贵子睡着了，毯子盖到她胸口,两只雪白的手臂搭在胸脯上。手指上戴着结婚金戒指。见了这戒指,一阵突如其来的疑惑涌上心头。这个女人肯定已背叛了我。什么时候开始背叛的?胁坂经常来串门儿是在两年以前。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或许已经出了大事件。

他悄悄地起来,踢开毛毯,爬到有贵子脚跟前。孩子睡熟了。晦暗的台灯照射她那小小的脸蛋儿，中根直勾勾地注视孩子的脸和躺在旁边的有贵子的脸。她闭着眼睛，脸孔的形象不太清楚。她微微张着嘴,那样子很难看。玄二郎把这两张脸仔细比较一下,究竟像不像?如果不像的话,那孩子像自己吗?如果也不像,那像谁呢?屋角里蟋蟀在鸣叫,午夜一时,除了虫声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孩子的脸似乎像母亲,似乎又不像。她的眼睛与眼睛之间空间很小,这不像中根,但又不像胁坂。孩子的呼吸也

散发出奶腥味儿。这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呢？

他知道自己在胡思乱想。因为没有证据，那肯定是瞎想。瞎想也挺有意思。这是常有的事，不能说没有。他不相信人。人这种野兽不知会做出什么坏事来。他自己不相信自己。自己今后会做出什么事，自己也无法预料，更何况是自己以外的人。有贵子、胁坂、龟山这些人都在想什么？做什么？根本无法了解。有贵子在很早以前就不是玄二郎的妻子了。她已脱离妻子这个麻烦的地位，恢复到自由的女人，可以为所欲为。

他默默地凝视有贵子的睡态。这个女人的全部，他了解得一清二楚。轮廓、触觉、体温、弹性、肤色和气味，肌肉的厚度，筋骨的活动，神经的反应……总之，什么都了解。然而，这是她的全部吗？有时候或许有另一种体温和另一种反应从她的肉体中涌出来。这些他就不清楚了。或许胁坂知道。在这个女人的肉体上，他和胁坂要一决胜负……

有贵子睡得很香。细细的结婚戒指象征着这个女人的虚伪。她明知虚伪却泰然自若地戴着这戒指。玄二郎又悄悄地踏着榻榻米回到自己的被窝里。蟋蟀仍在阴郁地鸣叫。他把头靠到枕头上，沉溺在自己的无聊的空想中。这愚蠢透顶的胡思乱想。恐怕这是不爱妻子的男人为了刺激自己的无聊才想出来的吧！这是不道德的游戏！他趴在被窝里点燃了烟。

星期天早晨，天气晴朗。太阳照在正房与厢房中间的庭院里。雁来红变红了，凤仙花结出了果实，百日红开了花，寒蝉在鸣叫。空气干燥，是个好天气。早饭有洋白菜酱汤加煮海带。有贵子默不作声，一定有不如意的事。她不说，中根心里也明白。他也不吭声。

有贵子匆忙地吃完早饭,放下筷子站起身来,跑到隔壁房间里,拿着明信片和钢笔放到桌上。

“马上写,我立刻去寄。”这是命令的口吻。

“写给谁?”

“给胁坂君呗。”

“是吗?……写了也没用。”

“你不用管,反正问问他也没有关系吧?”

玄二郎喝完茶,叼上香烟,给胁坂写明信片。昨夜的瞎想又复苏了,给这个男人写明信片,那等于给妻子以背叛自己的机会。简直是出滑稽戏。他一边想,一边煞有介事写道:

“今有要事商量,有空请到舍间一叙。我只有晚上在家。你白天来也无妨,因为房东撵我们搬家,你可以与内人商量。拜托了。”

有贵子不去收拾餐桌,一屁股坐在梳妆台跟前,用粗梳子使劲地梳她那卷曲的头发,仿佛在同自己的头发决斗。梳完发,把发夹衔在嘴里,用牙齿撬开发夹,固定在耳朵上方。接着翘起下巴扑粉,歪起嘴唇涂唇膏。一打扮,眼睛就有了神。可是她那眼睛与眼睛之间的宽广的空间含有男人们难以理解的感情,有特殊的个性。

给胁坂的明信片写完了,中根玄二郎还是不打算搬出去。不是不想搬,而是搬不起。房租、押租、土地、建筑费、卡车租费……这些经济条件都阻挠着他搬家。如果搬出去,有贵子嫉妒的原因消失了。嫉妒的材料没有了,她便会觉得这丈夫没意思,是个平凡的、无聊透顶的丈夫。这个平凡的丈夫能够使妻子的心处于亢奋状态,全靠让她嫉妒。因此,不能轻而易举地搬走。有贵子说,房东夫人喜欢他,如果是真的话,那搬出去更是下策。

然而，他并不拒绝有贵子把这封明信片发出去。胁坂的来访，玄二郎可以乘此机会推测有贵子的秘密，或许能抓到证据。不管有贵子如何求胁坂帮她搬家,中根可以偷偷地找到胁坂,把她的要求一笔勾销。

有贵子精心打扮,准备出去发明信片。她挑了一种漂亮的衬裙和连衣裙穿上。她若无其事地在丈夫面前露出她的肉体,对丈夫失去了新鲜的羞耻心。没有羞耻心等于是瞧不起丈夫。

“到了 10 点半,别忘了给孩子烧牛奶。拜托了。”有贵子说。

“你要去哪儿?”玄二郎问。

有贵子不加理会地套上长统丝袜，一直拉到大腿根。

“你要是去胁坂的事务所,那这封明信片就不必要了。”

“星期天,事务所里有人吗?”

“当经纪人的无所谓星期天不星期天。星期天是最忙碌的日子。”

“等胁坂君来家时再跟他商量也不晚。”

“那么现在你上哪儿去?”

“那你就甭管了。反正我一定得搬。”

形势不妙。不顶撞她是上策。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他翻开了报纸。

有贵子提着白色的尼龙手提包，从木屐箱里找出一双女学生穿的平底鞋穿上,从走廊来到庭园里。庭园里秋高气爽,空气清新。她走了。没有碍事的东西了。玄二郎打心眼里松了一口气。房东家的小孩儿在吹口琴,房东太太在晒蚊帐,和暖的阳光照着她胖乎乎的脸，她那双伸到晒竿上的手臂像牛奶一样白。

女儿在小被子上滚来滚去,手伸进嘴里,淌着口水。两只小脚悬空,朝天乱踢。中根玄二郎放下报纸,趴在孩子上方仔细地

观察。别看没有母乳，孩子的脸吃得挺胖，下巴有点儿歪斜，手脚无秩序地乱蹦乱动，嘴里发出咿呀声。红头发，小鼻子，这是我的孩子吗？——他想道。

自己的孩子又怎么样？他从来也没想过要孩子。即使现在，他也不想要。孩子是可爱，可是可爱又起什么作用呢？只是增加心理上的负担。还是没有孩子好。他早晚要同有贵子分手。到了那时，这孩子将成为最大的麻烦。

孩子用小手抓父亲的鼻子，歪起嘴唇，用小脚踢父亲的胸部。孩子是可爱的，这是与自己血脉相通的人。可是，血脉又算什么呢？没有必要把她留在世界上。（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

玄二郎用食指捏住孩子的鼻孔，孩子吓得浑身乱哆嗦。这么小的孩子也怕死吗？这孩子养大有什么用？日本人口已经过剩了。他又一次捏住孩子红豆般大的鼻孔，瞧那孩子七转八扭，拼命挣扎。一松开手指，孩子哇地哭了起来。这畜牲！——玄二郎想道。连这么一点大的孩子都知道反抗！

孩子大哭大闹，玄二郎发火了，拿着报纸跑到隔壁房间。索性让她哭吧！我对这孩子没有责任。生下来是自然的意志，动物的生理。不关我的事……

孩子没完没了地哭，想读报，吵得也没法读下去。孩子哭闹是一种示威行动，就像工会打着红旗围着厂长吵吵嚷嚷一样。既然吵闹，就得设法处理。

玄二郎咂了咂舌头。他俯视着正在哭叫的孩子，心里不由得憎恨起来。他自我解嘲说这不是自己的责任，可是这孩子正在追究父亲的责任。孩子大哭大闹是在向社会控告父母不负责任。看来得想办法把她平息下去。一想到这孩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今后十年、二十年追究自己的责任，他绝望了。他生老婆的气，为什

么心安理得把这孩子生下来？

他又一次捏住孩子的鼻孔。孩子吓一跳，打起嗝来，就像溺水时那样拼命地挣扎。接着，又悲伤地哭了起来，仿佛在控诉人生的悲哀，玄二郎拿起奶瓶让她吸吮。牛奶已冷了，孩子喝了或许会拉稀，这也不管了……孩子一边打嗝一边喝，然后疲惫地睡着了。

将近中午，有贵子回来了，疲惫不堪地脱掉了外衣。

"不行啊，搬家看来是不可能的。"

"你上哪儿去了？"

"从涩谷到目黑，又到了五反田一带走走看看，根本没门儿。六铺席一间房间光押金就要三万，还得给经纪人五千元回扣。房租六千元，六铺席、三铺席各一间，房租八千元。唉，看来日子真不好过啊！"

"这价钱差不多，就要那么些。"玄二郎温和地说，"总而言之，这住宅真难找呵。土地的价格如何？"

"三千元一坪的土地哪儿也没有。最便宜的要五千元，而且在远郊。我真泄气了。"

"看来还是买房子便宜些。"

"我也问了。八铺席、四铺席半各一间，售价三十万。"

"还是跟胁坂君商量商量看。"

"看来商量也没用。你中午吃什么？"

搬家问题暂时不可能解决了。有贵子出外走了一遭，到处打听租房和买土地。这才醒悟到东京经济的严酷。醒悟了就好。可是房东家寡妇硬撵你搬家，那该怎么办？……玄二郎不愿意考虑这些麻烦事。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螳臂当车有何用？面对防不胜防具有巨大力量的社会经济压力，又有何法抵御呢？世上的

人们能活下去,我也能活下去。(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过得舒服才是聪明的主意。)

“吃鳗鱼吧,好久没吃了。”玄二郎大声说道。

4. 站在相反的立场

中根玄二郎正要去地下室食堂吃午饭，等待电梯当儿，只见总务科的池田提着皮包走过来。他拿着两只旅行用的皮包，眼睛眯成一道缝，笑容可掬。看到他这副兴高采烈的样儿，中根觉得恶心。池田身穿一套非常漂亮得体的灰色西装，茶色的皮鞋擦得锃亮，雪白的衬衣上系着胭脂色的领带，一副潇洒的青年绅士派头。他和池田工资不相上下，他哪儿来那么多钱？

“出差吗？”

“唔，去九州。”

“你干得不错哇，乘飞机去吗？”

“不，坐特快。”

“你一个人吗？”

“不，和科长一起去。我是提皮包的，苦差使。”池田笑着把科长米黄色的皮包给中根看。

“去几天？”

“一星期左右吧。”

在乘电梯的时候，中根凑到池田耳朵跟前小声地问道：“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还没有决定。”池田微微一笑，“11月中旬，或是月底。”

“去哪儿新婚旅行？”

“哪有钱。哎……”池田脸红了。

到了一楼，池田迈着大步出了电梯，从后面看，他有点儿驼背，却精神抖擞，看样子乐滋滋的。望着他的背影，中根玄二郎在心里嗤笑他。什么也不知道，那就是幸福。一辈子不知道也没事儿。人的幸福竟是这样令人难以捉摸的。丝毫不怀疑，相信自己的幸福是绝对不可动摇的。这是一般人的信念。其实‘相信’才是最最愚蠢的。中根玄二郎想道：谁也不知晓的事情，只有我知道。谁也不知道，他才具有优越感。支配池田幸福的钥匙，掌握在他手中。他为自己掌握着秘密而感到喜悦。他想告诉别人，又不想告诉别人，两种矛盾的欲望在他心里编织着阿拉伯式的有趣的故事。

沿着地下室的回廊，他走进了食堂。要了一份鸡蛋烩饭。他手托着下巴，透过玻璃窗眺望从回廊上走过的人们。高个子龟山叼着香烟走过去。他该还他的钱。但他是个绅士，不到发工资，他是不会讨债的。瞧他身材魁梧，一表人材，可是不知为什么却显得如此疲惫不堪。这乱七八糟的社会把正经人弄得精疲力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下去，得采取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龟山这个人过于正直，死心眼儿。看来，他不懂得另一种生活方式……总务科的植松康代和秘书科的女职员从玻璃窗外走过。“来了。”中根兴奋地噘起了嘴。不是我等她们，是她们主动把机会送来的。

鸡蛋烩饭……最最难吃的一种饭了。吃过以后，嘴里留下异样的气味，胃重得要命，丝毫没有清香的回味，吃这份饭，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像应付公事一样。他想起了植松康代。从那以后已将近一年了。这是个聪敏伶俐而性格倔强的女性。大概二十

四岁吧,身高一米七多,体重六十六公斤,胖乎乎的身体挺结实。假如她做了池田的老婆,看来能和池田踏踏实实过日子。她把和中根的事已忘得一干二净,泰然自若地和池田结婚。瞧她的脸皮有多厚!不过仔细一想,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哪个女人没有一两件秘密。有贵子也一样,要是逼她一下,也一定会发现她的丑态。看来,我在嗤笑池田,肯定也有人在嗤笑我。姑娘们披着"处女"的外衣,实际上不知干过些什么勾当……

去年秋天,在热海附近伊豆山温泉举行职员慰劳会。一百二三十人的大宴会从傍晚一直闹哄到深夜。中根爱自个儿作乐,不喜欢这样大规模的聚会。当宴会行将结束,他已累坏了。于是他偷偷地离席,穿着木屐,从树丛中间的小径向海滨踱去。在靠近海滨的松林下蹲着一个穿白色和服的女人，她就是植松康代。

"哎唷,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吓人一跳,想跳海吗?"

"谁?……是中根君?……几点了?"

"嗯……已经12点多了,12点过10分,多宁静的夜晚啊!"

"我醉了,心口难受。"

"难受?你不要喝那么多嘛。"

"我想回去睡觉。"

"能睡得着吗?吵得要命,到海边去走走,好吗?"

"不,我不想动弹。"

"那儿有萤火虫,你见过吗?"

"哟,萤火虫?从来没见过,真的有吗?太罗曼蒂克了,带我去看看吧。"

于是两人手挽手从很陡的石头阶梯上下来。康代偎依在他身上。这不能算是恋爱。罗曼蒂克的海,罗曼蒂克的萤火虫,加上酒醉,三者加在一起,就忘掉了烦琐的男女关系的秩序。在谁

也看不见的黑夜里最最容易忘掉白天的秩序。黑夜把人变成了恶魔。这不是康代的过错。康代的父亲是海军大佐。她生来是个很坚强的姑娘。但坚强的姑娘的心里却隐藏着恶魔。自从夏娃至今，几千年的女性的历史证明恶魔的存在。

没有萤火虫。白色的波涛冲刷着沉睡的岩石。海湾上一片渔火,风有点冷。康代酒醒了。身子瑟瑟发抖,中根玄二郎把她抱起,坐在凉亭的屋檐下。他唱了一支歌。他的声音本来就很动听。他一边唱,一边静静地等待女人情感的成熟……

事后,康代一声不吭。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或许她无话可说。恐怕这是她最初的体验。她在战栗。海潮碰击在礁石上,飞起白色的泡沫。弯弯的月亮从水平线上爬上来。

康代裹了裹衣襟,什么话也没说,急匆匆登上阶梯走了。她那步伐表现出她丝毫也不留恋,下定了决心。她认识到这变节的行为而匆匆忙忙地离去,以此来洗刷自己的恶行。中根玄二郎发觉自己被叛卖了。她瞧不起他。这太扫兴了。然而,这女人在他面前战栗,这是永远难忘的喜悦。

从那以后，整整一年植松康代决不向他示弱。这女人了不起 她恢复了心理上的尊严,再也不接近中根。他曾经多次诱惑她,康代总是拒绝。中根完全失败了。她以坚决的态度,向中根提出抗议，谴责中根。中根在她面前显得十分渺小。

他吃完饭,慢吞吞地抽着烟。玻璃窗外的人流络绎不绝。他犹豫了一下,走出了食堂。唱机行的橱窗里有电视机正转播棒球比赛。他叼着香烟站在人群的后面。植松康代还没有回来。别看女人搭架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她能永远搭架子吗 我要让她认识认识我。什么争取女权,男女平等,这些口号多么空洞。我主要让她明白女人是逃不出男人手掌心的。然后,让她绝望、死

心塌地、垂头丧气，失去了抵抗力，听凭我来收拾。打那以后，中根几次诱惑她，她都一口拒绝了。她那坚决的态度，似乎在证明她的倔强，其实是她软弱的表现。她心里明白，这种事情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便无法拒绝了。她清楚自己的弱点，所以拼命地拒绝中根，以支撑自己的信念。外表坚强的女人，内心往往是软弱的。只要剥去她的外表，就是胜利。他无意破坏池田和她的婚约。康代还是结婚的好，这样更有意思。当她还是一个处女有自由的时候，别人无可奈何。一旦结了婚，她就是笼子里的孔雀，当人们用竹棍从笼子外面戳她，孔雀越是美丽，便越感到绝望。

植松康代回来了，好像在咖啡店吃了一份三明治之类的简单的快餐。她和秘书科的女职员在一起。她穿着一条深棕色的裙子，淡蓝色的毛衣，乳房鼓得高高的，走起路来挺神气。她见了中根表情僵硬，赶紧掉过脸去，她那双双眼皮的大眼睛美极了。她转过脸去也许正是她的失策。

中根从旁凑过去，和她俩并排走。他脸上堆着微笑，和颜悦色地说：

“植松君，您好！”

他的笑容开朗而大方，潇洒的脸上稀疏的几根胡子，还带有几分腼腆的表情，给人以一种温柔的、类似女性的印象。他这张脸有时会搅得女人心里七上八下，对他放松警惕，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有时又会受到女人的轻蔑，可以说是一种‘中性’的脸。总而言之，这张脸能改变女人的心情，刺激女人的情绪，是一张最最恶劣的脸。

然而，和中根亲近的、被他的花言巧语弄得神魂颠倒的女人们是不会发现他那恶劣的品质的。她们只会感到他有魅力，他善良而温柔。总而言之，对胆小的、消极的女人来说，他这个人是无

害的。他溺爱老婆、孩子，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在社会上他是个无足轻重的、头脑迟钝的平凡的小职员……这是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然而，植松康代所了解的并不止于这些。她认为这个人隐藏着一种可怕的东西，所以从那以后至今天为止一直顽强地拒绝他。

“您好……”康代毫无表情地寒暄道。

她的寒暄表现了拒绝他的冷淡的态度。和她走在一起的女同事在商店橱窗跟前站住，巧妙地回避他们。

“虽然同在一个公司里工作，还难得和您见面哩！”

“是啊！”

“你好像瘦一点了。”

“是吗？”

“你比以前更加漂亮、更加清秀了。”

康代不作回答。

“最近，忙吗？”

“唔，不太忙。”

两人肩并肩上了楼梯。一边走，一边谈，简直像陌路人，就像油掺在水里似的，她对中根的每一句问话都顶回去了。她筑起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决不让他靠近。

“今天回家前，我们一起去玩玩，可以吗？”

康代脸朝前面，默不作声。

“行不行？”

“不行。”

“你有事吗？”

“嗯。”

“时间不长,总可以吧!”

“你找我有事吗?”

“没什么事。可是没有事,偶尔一起玩玩总可以吧!我和你毕竟不是素不相识。”

中根和颜悦色地从侧面凝视她的脸。康代则表情生硬,仿佛对待敌人似的,恶狠狠地瞪着他。或许她心里的怒火正在燃烧。

电梯门开了。五六个男人往里进。康代正要进去,中根从左侧抱住了她的胳膊。电梯从两人跟前通过。康代耷拉下脑袋,或许她已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她想发火又发不起来。中根则高兴得心快跳出来了。

“5点钟过几分,我在车站候车室等您,一二等车的候车室,行吗?”

康代不作回答。两人出了大楼。初秋的阳光照在马路上,两人肩并肩。中根并不喜欢用威胁的方式对待女人。他愿意用温柔的语言,绅士式的,更有效地把女人的心俘虏过来。这样的方法有的是。莽莽撞撞,冒冒失失反而会坏事。他想看看她的反应如何。

“又到了秋天了,真令人怀念啊!从那以后已经一年了。秋夜的海滨,多有诗意,简直像梦一般……”

康代听了他的话,又抬起头来,从正面注视他。她做出决不败在他手里的顽强的态度。面颊上的线条僵硬了。她那丰满的乳房在毛衣底下一起一伏,喘着粗气。她嘴唇闭得紧紧的,鼻子一张一翕地显得特别激动。走了二十来步,她忽然翘起下巴,从正面注视着他。

“5点钟过一点,在候车室?好的,我去。”

“唔。好久没有跟您在一起了,我们找个地方吃饭。我有话

对您说。”

“我也……’康代的声音在颤抖,咽了一口唾沫,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也有话对你说。”

说完，她扭过身子小跑着朝大楼的大门跑去。裙子下摆很窄,她想跑也跑不快,只见她那粗线条的腰部在不住地扭动。这女人的身体给中根以一种新鲜的感觉。

她终于逃跑了！——中根玄二郎想道。此刻只剩下他自己，他低着头独自哧哧地窃笑起来,一边走,一边笑。那个女人一定忍耐不住了吧。她逃跑说明她还要抵抗。她能逃掉吗?反正5点钟还得在车站候车室里见她。她至今不妥协说明她的倔强。事到如今,这个女人是不是后悔了呢?……然而,中根是不会后悔的。迄今为止中根的处境是显而易见的。他有妻室,玩弄同一公司里工作的女职员,他必将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他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非难。他是个没有爱情的、没有责任感的、不诚实的男人。因此,植松康代对他一口予以拒绝。显然,她所处的地位比他强。

现在情况变了。她和池田订了婚。中根知道,订了婚的女人是十分软弱的。为了顺利地结婚,她一定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出事。对于过去的经历，朋友关系及其他一切都得处理得合情合理。但是,现在竟出了问题。因此得想办法挡过男人的眼睛。可怜的植松康代的处境十分不利。中根玄二郎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不知不觉间，两人的处境完全倒过来了。

5点钟,中根走到候车室时,康代已经来了。她脸色苍白,似乎突然瘦了一大圈。她好像沉不住气，只有一半屁股坐在椅子上。在入口处,中根用手指头一勾招呼她,她即刻站起来斜着肩膀从候车的人群中穿了过来。那样子太可怜了。她那可怜巴巴

的样子对中根是最大的诱惑。

出了车站，要了一辆小型的出租汽车，中根替她开了车门。康代的表情生硬，也不问去哪儿，默默地上了车。她拼命地想从这男人的身边逃掉，可是逃不掉。因为她感情上认为自己是逃不过去的。实际上，她不是不可能从中根手中逃脱，是她逃不出自己的道德感情。一年前的污点，使她一想起来就觉得心痛。不管中根如何不怀好意地追求她，如果她自己没有道德感情，她也就没有痛苦和烦恼了。正经的女人总是为自己的过失而折磨自己。中根玄二郎则要剥去正经的女人的道德的假面具，把她内心隐藏着的恶魔揭露出来。

池田自然不会知道一年前的秘密，如果向池田坦白，那么康代的婚事准吹了。要是不坦白，秘密永远是秘密，她将无法从中根的手掌心逃出去。——这一点中根知道得很清楚。处于绝望中的康代将怎么办？今夜她对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也有话对你说……）她将对他说些什么？在这傍晚汽车驶向银座的途中，中根沉溺在愉快的空想里。

他对康代的结婚丝毫也不嫉妒。他之所以不感到嫉妒，因为他对她没有爱情。但他不认为康代一结婚，他和她的关系就此结束了。对结婚这种世俗的形式，他并不很重视。想见她随时都可以见她。因此嫉妒是没有必要的。

汽车车座很小。一拐弯，经常碰着她的肩膀。这时，他为了支撑自己将要倒下的身子，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同时握住她的手。她的身子抖动了一下，动作并不强烈。看来，她已下决心妥协。但这也不可能啊。她应当会强烈地抵抗一番。黄昏已来临，红色和蓝色的霓虹灯照在康代苍白的脸上，一闪一闪地划出了奇怪的影子。

车停后，拐进一条小胡同，两人上了一家中国菜馆的二楼。并排四个小房间,他们被领到屋子里边的一间。屋子正中央有一张圆桌。窗外是阳台,竹竿上晾着镶花边的衬衣。植松康代两手支在桌子上,低着头,仿佛她正在打腹稿该对中根说些什么。中根先脱掉了上衣,自说自话地要了两三样菜,还要了酒。

不论怎么说,她是个倔强的女人,但女人的倔强总是有限度的。她并不爱中根玄二郎。对这个小里小气、动摇不定的男人，她是不满足的。她喜欢有活动能力、积极的、具有男性魅力的男人。池田也并不具备她所要求的一切条件。一个年轻女人往往有一种顾前不顾后、贪婪的所谓"理想",从这一点来看,她对池田并不很满足。可是她和他订婚了。因为她急于要订婚。这不仅仅因为她已二十四岁，而是她急于要逃出中根玄二郎的手掌。她认为只要结婚,她和中根的关系便会就此中断。她想今天把他彻底甩掉。但她想错了。

菜和酒都来了。中根倒了一杯酒递给康代。

"你不喝一杯吗?"

康代改换了坐的姿势,面对着中根。她那对漂亮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一本正经地说:

"我要结婚了。"

她说罢后,等待中根的反应。中根一边斟酒,一边冷淡地答道:

"是吗?祝贺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祝贺你结婚呗。池田君是个好青年,和我不一样,前途有望。"中根笑嘻嘻地坦然自若地说。

康代怀疑他是不是真心祝贺她，会不会把以前的事一笔勾

销，用绅士的态度为她的未来祝福呢？如果真是这样，她得感谢中根。她所牵挂的正是这一点。如果能把过去的事了结清楚，她就没有心事了。

“谢谢……”她耷拉下眼皮，小声地说。

“你也不必感谢嘛。”

中根爽朗地笑道。可是他的笑却使康代心里发毛，他丝毫没有反省的意思。他发现植松康代误解了。好吧，姑且让她误解吧！他心头一阵热乎，亲切地问道：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还没有最后决定，大概在11月吧！”

“11月？那是最好的季节，打算去哪儿旅行？”

“不知道，可能去伊豆吧。”

“11月的话，去箱根好。秋天的红叶美极了。从官之下到木贺一带的红叶堪称箱根第一美景。”

他的话这么亲切而温柔，康代终于放心了。中根伸过左手来，握住她的手。她用双手接受他的手，主动地握紧，以宽松的表情微微一笑。这是她向他表示分手的信号。她感谢这个男人干干脆脆地和她分手。这就是女人的虚伪。中根并没有看漏。这个女人还以为她已巧妙地瞒过自己的未婚夫而感到高兴哩……

“女人出嫁前是什么样的心情？”

“那是用语言说不清楚的。”

“很高兴吧！”

“那自然喽。”

“是不是有许多梦想、期待和理想？

“可是我并没有太多的幻想。我比较现实。近来人们好像都这样。”

“现实？那是什么意思？例如，在哪儿买黄酱比较便宜？……”

“哈……这些事是不会考虑的。”

“再就是晚上要关好门，小心火烛，怎样驾驭男人，避孕的具体方法……”

“你这人真浑！”

“结了婚还继续工作吗？”

“还没决定。恐怕暂时还得干一段吧？光靠男人的工资是没法生活的。”

“特别是生了孩子……”

“那是以后的事。”

“这么说来，结了婚，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咯。”

“不行。这可不行。”

“为什么？”

“结了婚，我们是陌路人了。”

“你那么薄情吗？表面上可以是陌路人。可是，池田君经常出差，像今天这样，不是可以放心地见面吗？”

“不，我不……”康代严厉地说。一种恐惧的心理在她脸上掠过一道阴影。

“没事儿。我不会叫你为难的。可以巧妙地安排嘛，经常见见怕什么？”

“不行……你不是有太太吗？”

“唔，你这人太冷酷了。你能把过去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吗？”

“我不能不忘掉啊！我们就到此为止，以后我的事请你甭再管了。”

“可是，我不能简单地忘却。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想的。对我

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其余我的人生全部是灰色的，一点意思也没有……我的家庭生活也是如此。用不了多久，我一定离婚。什么都是灰色的，只有那海滨的幽会像一朵红玫瑰花，鲜艳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是在故意刁难你。只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说话的机会，我希望你理解我的真正的心情。我决不妨碍你结婚。我不会做这样缺德的事。我衷心祝福你。如果你理解我的心情，那么在池田君不在的时候，你能不能见我呢？我很理解你纯真的心情，你不愿意对池田君有什么秘密的事。可是又有谁能责备这样美好的秘密呢？即使池田君知道的话，他也不会责备你的。”

康代默默地低着头。她想说，但又说不出口。慌张、绝望、恐惧、愤怒……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在她心中翻滚。中根因了解她的心情而窃窃自喜。一个女人的命运掌握在他手里，他可以叫她哭，让她发火，就像用一根棍子去拨弄螳螂，让它发火，叫它走投无路。他心里痛快极了。中根看到受他欺负的女人，又是哭泣、又是发怒，拼命折腾的时候，他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情欲，从而感到满足。

“池田君知道我们的事吗？”

康代摇摇头。

“唔……你打算告诉池田君，还是不打算告诉他？”

康代低着头不作回答。她脸色苍白，神情忧郁。这是吃了禁果的夏娃的神色。她因为犯了罪而感到恐惧。

“如果你自己不好意思说，那么我去对他说，假如你愿意的话……”

她抬起头来正视中根，眼神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不要你多管闲事，卑鄙！”

中根喝了点酒,在他那醉醺醺的脸上浮现嘲讽的微笑。康代摆出了反抗的姿态。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老鼠转过身来咬猫。但猫不怕，信心十足地瞧着老鼠的狼狈相而窃窃自喜。

“你别发火嘛,我并不打算向池田君坦白,这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不过,我认为秘密归根结底是保守不住的,早晚总得暴露。特别是夫妇之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知道的。如果他从第三者那里得知此事,那就更不好了。与其如此倒不如我直接对他说好。”

植松康代伸手拿起酒壶，在自己酒杯里倒上三分之一的酒，一饮而尽，冷漠地说：

“好哇,你想威胁我,是不是?……这种事你是做得出来的……告诉你,我早有了思想准备,随你的便!你抓住了我的把柄，正得意着哩,是不是?……你要是不三不四,我也会报复的。我把所有一切都向你老婆抖搂出来，你等着瞧吧！随你的便……”

康代的这番话说明她的倔强。她决不会对心术不正的中根认输。别看她年轻,却有主意。然而,她哪里了解她的反抗却激起了中根的欲望。她的反击出乎中根意料之外。中根原以为可以简单地收拾她，至少在这以前，他从未受到如此强烈的反抗，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

“植松君,你不要误解嘛!我并不是说……”中根有点儿慌了。“你想想,我威胁你又有什么用?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不愿意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就此拉倒了。我是认真的。或许刚才我说的话是失礼的,我的本心想同你结婚。我和我老婆早没有感情了。就是因为有了你。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你,因此我对我老婆已心灰意冷,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出路,请你理解我的心情。你好像把我当成恶棍,那我就无地自容了。这一年来我一直在内心里隐藏着对你的爱情,难道你一点儿也不理解吗?”

不管他说什么，康代的心丝毫不为所动。她拿起手提皮包默默地站起身来。

“我回去了。”

“再等一等，我还有事求你。”中根也慌忙地站起来，靠过去几乎要碰到康代的胸部，小声地说：“对不起，你留下一千元再走可以吗？我没带钱付账。”

康代打开手提包，她的手指在颤抖，抽出一千元扔到他面前。

“谢谢，对不起。还有……明天也行，能不能再借我二千元，发工资一定还你。现在有的话，现在给我也可以。”

植松康代紧闭住嘴，像射箭似地恶狠狠地瞪了中根一眼，一把推开他，拉开纸门窜到走廊上，下楼去了。

中根玄二郎回到原来的桌子边继续独饮。这个女人默默地留下一千元走了。这事情太有意思了。康代以为一千元能堵住中根的嘴。如果不付这一千元钱，她的婚事还不知会落到什么样的结局。她以为搬掉脚跟前的一块石头，那这一千元钱太便宜了。她被逼得走投无路，因此毫不犹豫地掏了钱……她以为掏了这一千元钱，就能瞒住池田。这是女人的软弱和毒辣。然而，即使在中根面前堆上一百万元，她的过失并不会因此消除。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消灭过去的污点。消除不了，植松康代只有绝望。陷入绝望的女人今后将干出什么勾当来？中根想看一看隐藏在女人内心深处的最最丑恶的东西，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传说中的妖女、毒妇的坏主意，恐怕在康代的肚子里都有。其实最最丑恶的东西正寓于她生命之中。那才是毫无遮掩的人的真面貌。

第二天中午，中根玄二郎匆匆忙忙地乘电梯到地下室。他撒

下了网等待植松康代来钻。他在同一个地方来来回回走了约十分钟。在这大楼,好几千名职员都挤在这条走廊里。他好容易才发现了康代。她独自一人正要进咖啡店。

中根拨开人群,用手肘触了她一下。康代一怔,回过头来看。中根微微一笑。

“昨天对不起……”

她的表情与昨天不同,沉着而安稳。她凑到中根跟前,唯恐别人听见小声地说:

“大门右侧不是有家咖啡店吗?二十分钟以后,你在那儿等我。”

中根和她分了手,急忙走进食堂,吃了一碗面条。接着去咖啡店,要了一杯咖啡,等待康代到来。她肯定把钱带来了。这点钱为了堵住他的嘴,白费劲!这点钱能堵住男人的嘴吗?真是痴心妄想!不多时,她一定会意识到自己想错了。店堂里飘着咖啡的芳香,弄得鼻孔里面怪痒痒的。大玻璃窗外人群来来往往,几百辆汽车左右交错地行驶。人,人,人……到处是人!在这无数的人群中,他们在战斗,在争夺,在互相践踏,小心翼翼地唯恐被人踢落。这样活上五十年,六十年真是不容易啊!人,人,人,到处都是人!哪张脸都没有痛痛快快的。人们装着正经的表情,背地里又不知在干什么坏事。瞅准机会抓钱,欺骗女人,瞒哄老婆,以假乱真,什么坏事都干。完全善良,什么坏事也不干的男人恐怕一个也没有吧!那样的人就不算人了。人们走在街上戴着绅士的假面具,而戴假面具的人肯定不是绅士……中根朝店堂里扫了一眼,有两个戴厨师白帽的青年,有三名女招待,还有一个收款员……剥掉她们衣服,将会露出乳房、屁股、肚脐眼,还有一道阴沟……这些少女,别看她们的脸都是老老实实的,可是在衣

服里面都有一道阴沟,从中不断冒出体现人世罪恶的魔泉……

植松康代进来了。她毫不犹豫地径直朝他的桌子走来,在他面前坐下,要了一份冰淇淋,默默地眺望窗外的人流。

女招待托着一只银杯装的冰淇淋放到她跟前。康代一声不响地吃,吃了三四匙,放下汤匙,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只白的西式信封默默地放到中根面前,又拿起了汤匙。中根瞅了一下没有封住的信封，里面有三张钞票。因为他昨天曾说过要借二千元钱。

康代一边舐着冰淇淋,平静地说道:

"这是分手钱。就不用还了。"

"什么?……别胡说八道了,哪有男人向女人要分手钱的!我说好发工资还你。"

"不用还了。不过,今后我的一切事情请你不要干涉。"

"这太过分了!你太冷酷了!我……"

"得啦,不要往下说了。"康代低声地却又干脆地说,"今后不论发生什么事,请你不要再干涉我。听懂了吗?你要是不三不四,我可不答应。假如由于你,我的婚事告吹,那我决不会便宜你的。听懂了吗?"

康代闪闪发亮的眼睛,无声地直刺中根的眼睛。一个女人豁出性命来争斗。为了瞒住未婚夫,她非拼命不可。除此以外,别无出路。

中根玄二郎不由得吃了一惊,盯住康代的脸看。此刻受威胁的不是康代,而是自己。康代双手托着下巴,探出身子,死死地盯住中根的脸,那锐利的目光足以压倒中根。她怎么能隐藏着如此巨大的气魄?……中根在她的目光追逼下,皮笑肉不笑地避开她的锋芒。

"不。我明白了,既然你如此表白,我也就死了心了。祝你幸

福……不过为了打消我的爱情,你得让我口服心服啊!”

“什么事?”

“今后能不能再赏光一次,留下最后的记忆……这样,我就死心塌地,否则,你瞧我这浑身都是伤痕,我怎么能死心呢?”

“不,我坚决拒绝。”

“不要那么说嘛。今天不行,明天也可以嘛!”

植松康代默默地站起来。她用她那沉重的身体推开椅子,出去了。中根急忙站起来,康代已经拉开了玻璃门。这账就得由中根付了。收款员沉着地摆弄一下收款机,把找头递给他。中根接过找头往外走,康代已上了电梯,关上了门。

中根手里拿着那只装着三千元的信封,从昨夜起,已从这女人身上共计刮了四千元。这个罪恶谁也不知道。植松康代这一辈子也不会说出去。然而,他觉得自己失败了。他终因没能战胜这个女人而感到自卑,心里恼丧极了。

5. 临场发挥

发工资那天，在上班的电车上，中根玄二郎想起他向龟山借过钱。或许今天他会向他讨债。他无意归还。反正得找个借口拖延到下月发工资。说老婆的钱包被小偷扒走啦，孩子生病须请医生啦，等等。有的是借口。龟山在这一点上具有绅士派头，决不会硬向他讨的。因此可以"临场发挥"找个借口搪塞过去，以后另想办法。再说这是赛车场上借的债，钱又是龟山中了奖飞来的横财，欠他几天，又有什么关系？

可是，龟山这一天没上班。薪水阶层发工资日子不来上班，肯定是病了。"谢天谢地。"——中根想道。今天得救了，哪怕只有今天一天得救也可以嘛。明天的事，不用早考虑。至于龟山的病，他根本没放在心上。

他还向植松康代借了钱。可是她说，这是分手的钱，不用还。他虽说过"不，不，一定要还"，其实他心里压根儿没想到要还。这钱涉及不到法律。康代以为付了钱就放心了。这是她的片面的想法，中根还想找机会缠住她。

傍晚，他从科长那里听说龟山昨夜突然吐血，今天早晨送进了医院，难道是肺病？怪不得龟山经常咳嗽，嘴唇红得吓人。这么魁梧的体格怎么会生肺病呢？如果真得了肺病，两三个月不能

上班。那么,上次在赛车场借他的钱,暂时不会来要的了。他不会因为朋友生了病,需要钱用,赶紧把钱送去。他决没有这样的好心眼儿。

下了班,中根独自去逛银座。他没有兴致邀请朋友在一块儿喝酒。口袋里有钱,又不甘心马上回家。他走进一家小吃店,喝了一瓶啤酒,吃完一份炸虾段,尔后弯进了街上的麻将庄,和三个素不相识的人打起无聊的麻将来。

麻将这玩艺儿是最最无聊的游戏。它浪费大好时光,在十三张牌中反复做文章,肉体和精神都得不到休息。但它却在日本大大的盛行,而且生意兴隆。沉溺于这种愚蠢透顶的游戏说明战败后的日本人失去了充沛的活力。坐在麻将庄打麻将的人个个是懒洋洋的,阴郁的脸,像是对人生已经绝望,由绝望到自暴自弃。即使不自暴自弃也动摇不定,毫无信心。中根玄二郎便是这样的人。

这一夜的麻将太没劲了。其中一个人牌术很蹩脚,却赢去不少,中根真想中途不干。结束时,他输掉八百元。

中根心里不是个滋味儿,独自上了电车。乘电车,也觉得无聊。只要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情他干什么都没劲。在公司里上班,干三十天,拿固定的工资,他觉得没劲。每天每日坐电车上班、回家,回到家见了老婆那张死板板的没有一点活力的脸,他也觉得没劲。最好偶尔回到另一个家里,由另一个女人伺候他。(这种非分之想,恐怕我这个小职员是办不到的吧?……)于是他打麻将,看电影,看赛球,听音乐会,看小歌剧,看脱衣舞……可是看多少也觉得无聊。明知无聊,又想去,看完更加无聊。

只有一件事情他颇感兴趣,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美国的西部电影,日本古装的剑斗片,他觉得有意思。中根爱看武打

片。但他本人却不愿意和别人挑起斗争。第一,他没有取胜的自信 第二,没有非胜不可的斗志 第三,他认为动刀动枪,那是野蛮的举动,或许因自己不能取胜,就把野蛮当作借口 第四,他认为斗争中胜利者装模作样,盛气凌人,他讨厌这些人。因此,中根玄二郎不采取公开斗争的形式,只在暗地里偷偷地斗。在谁也不知道,谁也没发觉的地方,或者在自己心里暗暗地斗。是一种阴森森的、胆小的、小里小气的、像女人似的斗争。

他经常做坏事。悄悄地策划，巧妙地捕捉别人心理上的空隙、在对方没有发觉的情况下,无声无息地进行,甚至对方还来不及意识到自己的失策,他却轻而易举地取胜了,而且只有他自己知道胜负。因此,他所干的坏事,表面上往往算不得什么。他竭力避免去做引人注目的坏事，为的是自身的安全。

因此,别人并不戒备他,都把他看作是个平凡的、老老实实的小职员,既没有危害,也没有多大出息,缺乏才气和手腕,不会早早发迹。人们有点瞧不起他。事实上,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对自己的平凡、愚蠢、顺从已经绝望了。如果对政治、社会、国家感到绝望,尚可救药。而对自己感到绝望,那是本质上的绝望,除了自杀以外,没有别的活路。然而,这样性格的人往往缺乏自杀的勇气。

他陷入绝望,要抗议,要造反,要复仇,唯一的手段就是做坏事。他做坏事的方式有他独到之处,也就是不让别人发觉的、卑鄙的、阴暗的恶行。

回到家已 9 时半。正房的洋式客厅亮着灯,灯光从玻璃窗上透出来,照得大门也很亮。门灯坏了多日了,至今没修。这盏门灯象征着孤儿寡母家庭的经济状况。

低矮的格子门,可以从外面拨开门闩。铁门闩生了锈,一拉

门闩,咯吱咯吱地响。穿和服的房东太太拉开客厅的窗户,在黑暗中探出上半身礼貌地问:

“是中根先生吗?”

“是我。我回来晚了。”

中根进了门,把门闩插好。顺着厢房的屋檐有一条通往庭园的小径。

“晚安。”中根向房东太太寒暄,刚走了五六步,只听得房东太太喊他:

“中根先生!”

“是。”

“……我有点小事同您商量……”

“是。”

“今夜已经不早了,会不会给您添麻烦?……”

“不,我没事儿。”

“前些日子我就想同您谈谈,可是白天您老不在家,所以只得在晚上找个时间……”

“是的……不知您有什么事?”

“不……今天已经晚了,下回再说吧……”

“不,我没关系……”

“是吗?那么请您进来。”

“是。”

“正门已经关了,请您从这边绕过来吧。”

洋式客厅冲着庭园的草地有一扇大玻璃门。房东太太亲自拉开门帘,打开便门。中根玄二郎在石头台阶上脱掉皮鞋,走进客厅。

这十铺席的客厅摆着一套西式的沙发。墙上挂着大藏省官

吏亡夫泽本民的遗像。红木的烟具，古色古香的埃及式的弹簧软椅。收音机小声地播送歌舞伎的唱腔。房东太太关好窗户，坐到大沙发上，让中根坐圈椅。

她穿着小花纹的漂亮的和服。四十岁的年纪穿这样的衣服似乎扎眼些。可是，她皮肤白净，体态丰满，这身和服对她甚为得体。她的肩部和胸部圆滚滚的，一丝皱褶也没有。她伸出胖乎乎的手，掀开了烟盒盖。

“抽一支吧！”

她的态度文雅而有分寸，好像是故意做出的姿态。在这间客厅里，关上门两人对坐，她显得有点拘谨，为了打破这沉闷的气氛，她竭力保持谨慎的态度。

女人故作镇静，说话小心谨慎，是为了提防男人。换句话说，她感到危险。这危险不是来自外面，也不在对方的家里，而在她自己的客厅，弄得她心里七上八下——中根想道。寡妇对男人总是说话小心，态度庄重。冷淡正为了疏远男人。她自觉到她必须疏远男人。她之所以感到危险是由于她内心的脆弱。

泽本夫人似乎不害怕什么，坦然自若地坐在沙发上。或许她认为中根玄二郎是个微不足道的男人，没把他放在眼里。从年龄来说，从经历来说，这位堂堂正正的中年夫人具备着应有的风度。她把双手端正地放在大腿上，带着几分冷淡一板一眼地说：

“我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会使您为难的……”

屋角里的收音机仍播送着歌舞伎的台词。声音不大，不妨碍他们谈话。偶尔有一句夸张的台词，伴着三弦的琴声，但并不打断房东太太的话：

“……不瞒您说，是为了您借住的厢房的事。您都看到了，我家的孩子大了，这正房又如此狭窄……本来我们两家子相处得

挺好，我说这话，实在不好意思。如果您方便的话，最好在近日另外找个地方迁居，真对不起……”

说得多巧妙。——中根心里想道。巧言令色。别看这娘儿们儿说得如此婉转，骨子里对有贵子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她不露声色。（本来我们两家子相处得挺好……）亏她厚着脸皮说得出口。中根做出为难的样子，说道：

“是啊！……”

他含糊其词的回答有他的打算。他尽量含糊其词唯恐被对方抓住话柄。对方自然不满足他这样的回答，要他说出肯定的答复。房东太太说着说着渐渐地暴露出她的本心。

“前些日子，我和您太太也谈了。您没听说吗？”房东太太追问了一句。

中根听有贵子叨叨过，却故意撒谎道：

“不，我没听说。”

“哎唷，是吗？……她为什么不对您说呢？”

房东太太显得有点儿不满，流露出对有贵子的憎恨。

“这么说来，我好像听到过她嘟嘟囔囔地发牢骚。我没问她，莫不是就为这件事？……”

“呃？……”泽本夫人追问道，“您太太说些什么啦？”

“嗯……好像是……您家的孩子受伤了还是怎么的……”

“这点小事，那没什么，请不要放在心上。”

“那玻璃碴子是我老婆扔的……”

“唉，这是小事儿，不要再提了。”

“是吗，那么别的还有什么事呢？”

“哼……”房东太太从鼻子里笑出声来，既像生气和憎恶，可以说是轻蔑。那是有教养的女人心地不好使时的一种表达方

法 。

“ 得啦,这些事用不着追根问底了。谁没有一点儿脾气……这事不谈了,还是刚才我说的房子问题,最近期间请你们想想办法。”

“ 是的。可是,您突然提出来,这房子很难找啊！再说,我们两家子相处得还不错嘛,承蒙您亲切地…… ”

“ 不,不,我也有种种为难之处…… ”

“ 是不是因为您对内人有所不满，才提出让我们搬家…… ”

“ 不,说哪里话……您家太太的事我怎能说三道四的呢 ?房东太太意味深长地笑道。她轻蔑有贵子的同时,连她的丈夫中根玄二郎也一起嘲笑了。

这不行了。——中根想道。这位夫人的态度坚决,一步也不退让。女人到了四十岁,老于世故,为了达到她的要求,她自然有她的手腕和经验。稍稍顶撞一下,她决不会示弱,认输。她会使你感到无懈可击。

总而言之，现在马上搬家是办不到的。六铺席一间的公寓，仅房租得五六千元,按照中根的收入状况,那是付不起的。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含糊其词地把房东太太糊弄过去。而含糊其词最最简单的方法则是无论对方说什么，自己决不表态。

中根玄二郎双手搁在膝盖上,低着头,像和尚打坐似的一动不动，也不言语。

泽本夫人瞅了他一会儿,看来,他陷入了沉思,他真的为难了。或许是没有搬家的费用。收音机里仍播送着歌舞伎。房东太太叹了一口气。她马上想知道结论。可是中根一动不动。他是不是想搬家？她摸不透他的心思，不由得焦灼不安起来。

中根察觉到房东太太焦灼不安的样子，屏住呼吸，一声不

吭。无言之间,一种静默的斗争正在展开。心与心的斗争,气力与气力的较量,谁有耐心,谁就胜利。这对他来说,是最有趣的游戏。他像蹲在鼠穴跟前的猫一样,耐心地等待着。

这样一来,还是女的输了。先天性的心灵的脆弱促使她缺乏耐心。她意味深长地裹了裹她和服的衣襟，说道：

“这件事就拜托您了。”

这是关键时刻。中根仿佛完全没有听见她的话,仍像石头一样保持沉默。房东太太却无论如何想得出个结论才肯罢休。她继续说道：

“我知道您也有您的难处。可是我也很为难,这件事无论如何拜托了,务必请您想想办法。”

这时,中根忽然想到,我要是哭给她看,她会怎样?原来收音机里播送出净琉璃①如泣如诉的声音提醒了他。他根本没有听见房东太太在说什么,反正不打算搬家,听了也无用。他依然采取沉默不动的姿势，听着净琉璃。这日本的音乐实在不坏……

谈话始终没有得出结论，房东太太似乎泄劲了，叹了一口气。

“好吧,已经很晚了,今夜就谈到这儿为止,请您和太太商量一下,明天给我一个回音。”

说完,房东太太期待着中根站起身来。然而,中根深深地低着头,用左手手指捂住眼角,一动不动。房东太太吃惊地睁大眼睛注视着他。原来这个男子汉哭了。

她已经十多年没见到男人哭泣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触,使她的心动摇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① 净琉璃——一种用三弦伴奏的说唱故事。

这一感触打乱了她沉着的、装模作样的态度。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件极其残酷的事。她要辨明自己不是残酷的。这一来正中中根的下怀。

她连说话声调都变了，变得低沉而混浊，吞吞吐吐地解释道：

“中根先生，我并不是故意刁难。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您一直在这儿住下去。孩子们对您也不错……不过说实话，打今年春天起我就想请你们搬家，因为中根先生实在是个大好人，我一直不好意思提出来才拖到了今天……现在我无论如何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房东太太说到这里，喘了一口气。然后，选择语言，终于又转到了危险的话题。

“……说实话，别人家庭的事，总而言之不该由我来插嘴。不过这院子很小，虽说你住在厢房，实际上跟一家一样。回廊、庭园、厕所、澡堂都是共用的。因此，难免发生各种各样摩擦。怎么说好呢？各人有各人的家风。双方共同使用的地方，应该互相谦让，是不是？我也有许多不到之处，我尽可能努力改正……”

说话多么婉转、体面。房东太太慢慢地接触到谈话的核心。实际上她一肚子话早想倒给他。中根玄二郎觉察到这一点，她想说，干脆让她说彻底。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感情摩擦，互相憎恨的姿态马上要暴露在眼前。他越来越不怀好意地想主意，用什么办法让她把话全部倒出来呢？对了，我再坚持一会儿，一动不动。于是他捂住眼睛，低下了头，继续将这哑剧演下去。收音机里播送的歌舞伎正在打梆子，演员亮相，在舞台绕行。房东太太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上次，孩子踩了玻璃碴子，受点小伤，这本来没什么，我根

本不放在心上,只要说声对不起,不就完事了吗。可是你家太太说:这厢房是我租的,孩子们不要过来,在这儿闹哄,吵醒了孩子怎么办?……道理虽然如此,可是,这也太不讲人情了。您说是不是?新时代的女性和我们不一样,不愿意结交人,认为这是个麻烦。可是麻烦事就是有啊!上次你们家洗好衣服把衣服晒在我家竹竿上。这是常有的事,只要用得着,随便怎么用都可以,那竹竿又不会短一截……可是竹竿用完后放在外面,淋了雨会发黄的。第二天早晨,我晒衣服时,我说:'太太,你用完竹竿请放到屋檐底下,不要让它淋雨。'这下,您家太太大发雷霆,说:'竹竿淋湿又有什么不好?反正湿衣服搭上去也会湿的,要是竹竿短了一截,我来赔偿……'真吓我一大跳……"

"呵……"房东太太神经质地笑了起来。

问题起因于玻璃碴子和晒衣服竹竿,引起两个女人感情上的摩擦,后来发展到撵他们搬家。中根玄二郎对这些事根本无动于衷。房东太太喘了一口气,接着又说下去,似乎一时还倒不完。

"半个月以前,晚上9点钟,我去关回廊上的门,忽然闻到一股烟味。我连忙蹬上木屐在庭园里转了一遭。你们家的屋后面不是有一只垃圾桶吗……那桶里着着火。我吓了一跳,赶紧用水把它扑灭了,这桶离开厢房的屋檐才两三尺远,一刮风,烧了房子,那就晚了……或许你太太把烟头扔进桶里才着火的……我去跟你太太一说,她立刻大发脾气:'你见到我把烟头扔进里边了吗?你连我们家扔垃圾都在一旁监视,那真得感谢你了。'……"

"这不是小事,大家住在一块儿,这火烛要小心,得互相关照才是。我这个人有点儿性急,爱干净,在您太太看来,我太啰嗦!比方说,上厕所,也不换拖鞋,把房间的垃圾全部扫到庭园里。怎

么说好呢？有教养的家庭里太太难道都这样满不在乎吗？中根先生,这是您教她的吗？我当然无权从旁插嘴,可是在我这样古板的人看来,这也太出格了,是不是？”

收音机的播音停了,屋子里鸦雀无声。房东太太对中根太太的数落暂时告一段落。话虽说完了,她心里还是不痛快。被数落的人倒无所谓,而数落人的人却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于是房东太太又不得不补充道：

“不过,这些话说过就算了,您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当然我对孩子的教育也有问题,请您务必谅解我的处境,赶紧考虑一个办法……让您听了些不该听的话,实在对不起,请您原谅。”

听了她的话,中根依然低着头,心中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直感 这个机会千万不能放过。泽本夫人把有贵子狠狠地数落了一顿后,又觉得过意不去,此刻正是她感情最脆弱的时刻。她的憎恶和愤怒从心口中喷出来，此刻她的心正敞开着，这是她的弱点,容易进攻她。

这是机会。中根想道,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决不能放过。这个女人只顾发泄对有贵子的憎恨，自己却不知不觉地踩进了陷阱。她表面上竭力装模作样,故作高尚和镇静,把肚子里的牢骚一古脑倒了出来,她本人舒服了,可是她得收拾残局。中根瞅准了她的弱点,只一指头便能把她推进陷阱,要她的命。机会就在眼前。

中根双手在胸前合十,做祈祷的姿势。这个悲痛的姿势能否起到扰乱女人平静的心理的戏剧性效果？从现在起,中根开始进入角色,如果他真有演戏的才能,那么就有可能把女人弄得神魂颠倒。此刻不能对抗,一对抗,女人立刻缩进躯壳,再也不露头了。她发过牢骚正在后悔。那么应该去安抚一下她后悔的心情，

让她平静下来,医治她心灵中的伤口,受了伤的野兽才会老老实实听任别人爱抚。

中根低下头,浑身哆嗦,做出一副非常痛苦的样子,悲伤地摇摇头,吞吞吐吐。他想过,不能大声,只能小声小气,以便吸引房东太太凑到他跟前。他简直是自言自语地嘟囔道：

“……我实在惭愧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从我租定您府上的厢房那天起,我早预料到总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一直在担心……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切都是我的不好,我真想立刻离开这儿。……给您添麻烦了,对不起,我衷心向您道歉。

“我没有更多话要说。从明天起,我一定找个地方搬家。再给您添麻烦,您会瞧不起我的……我可受不了。为了这个不争气的老婆,我被夫人您瞧不起,我还算什么男子汉?……说实话,我早想跟她分手,可是孩子太可怜了。为了孩子,我下不了这狠心。所以我只有一辈子跟这个混帐的女人一起,好赖得活下去。世界上哪有像我这样悲惨的人生？……我只有自己可怜自己。假如现在我是独身该有多好！干吗要结婚呢……说来说去还是我自己不好。唉！……我真不知道怎么才好？……”

深夜的独角戏渐渐达到了高潮。他低着头,浑身哆嗦,信口胡说。不知不觉地自己进入了角色,成为剧中的人物,成了悲剧的主人公。戏剧这玩艺儿,演戏的比看戏的更有意思。一个人扮演了另一个角色,这太有意思了。中根玄二郎已成为中根以外的虚构的人物。这样,他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样难为情的事,他都可以坦然自若地去做。平时说不出口的坏事,他可以堂堂正正地去做。这些恬不知耻的话却深深地打动了对方的心,他不去看房东太太的脸,继续他的独白。

“ 夫人,不论您怎么说我,我是没有资格生气的。不过,夫人,您比我幸运。您是陌路人。我是那个女人的丈夫，我无可奈何,不知该怎么办好。我的痛苦又能向谁去倾诉？我只能默默地背负着悲惨的命运。

“ 为了尽到丈夫的责任和义务，我尽了最大努力去爱有贵子,使她幸福。她虽然是个没有教养的不争气的女人,可是她毕竟是我的妻子啊 能办的事,我尽量办了。我打算组织一个美满幸福的小家庭。可是,事到如今,我终于被撵出这房子……这不能怨别人，都怨我自己不好。我没有能力。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夫人,怎么办好呢 ?请您告诉我!”

低声的独白后,突然悲痛地哭出声来,中根捂住脸,踉踉跄跄站起身来向窗户走去。窗外已夜深了。只有这屋子亮着灯。他朝着窗户凝视着映照在窗户上的泽本夫人的姿影。他在揣摩,自己这出‘ 大悲剧 ’究竟起了什么效果。

房东太太坐在沙发上,双手放在腿上,下巴埋在胸前深深地低着头。她闭着眼睛,身子一动不动。她那又白又长的脖子正在微微颤动,她真的被中根的独白感动了。或者说她已经被他摧垮了。中根玄二郎的‘ 戏 ’似乎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此刻房东太太发觉自己坠入了自己设下的圈套。她已无法摆脱了。再过一分钟,再过一分钟,中根就能套住她的脖子。这个充满魅力的雪白的‘ 动物 ’,就能被五花大绑地生擒到手。

中根继续颤抖着低声说道：

“ ……有贵子是个不可救药的女人。长期以来,我竭力设法改变她的性格。可是一切都归于徒劳。她是个心情冷酷的女人。我们的家庭像冰窖一样。在这广阔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安慰我的心……我太孤独了,太寂寞了！”

泽本夫人终于抬起头来。中根从玻璃窗里注视着房东太太的动静。她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认真,是受感情冲动,渐渐地丧失理智时那种危险的眼神。中根想，已到了最后突击的时刻了。稍一动手,对方准垮掉。

“我说了这么多话,我的寂寞,夫人您是不会理解的。这世界上没有人理解我……没有法子。

“夫人,对您亲切的忠告,我衷心表示感谢。您的好意,我永远不会忘却。只有您,向我提出了忠告。在这广阔的世界上,能够真心对待我的,只有您……然而,您只是陌路人……不,不,我说此话,太失礼了。

“不过,从我搬进厢房那时起,我总觉得,您会了解我的心情……我老是抱着一个愿望,找个机会让您听听我的心声。您是个感情很深的女性。不知您能不能理解我的心情？怎么？您不了解我。呵 我头晕了,目眩了,夫人,您不要不吭声,您说一句话，我该怎么办呢？……”

从玻璃窗里，中根看见房东太太站起身来。他用双手捂住脸。房东太太走到身后伸出双臂抱住他的肩膀和胸部。他乘机赶忙倒在她的怀里，挨着房东太太的肩膀。房东太太喘着粗气，她托着中根沉重的身子,扶他到沙发边,让他躺下。中根的这出戏达到了最高潮。房东太太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做戏。中根坐到沙发上。房东太太随即并排坐下,她喘着粗气,靠在中根的肩膀上。她一声不吭,这时候不需多说什么。在这危急关头,不吭声,正说明这是在进行一种秘密的行为,或者她不愿意让睡在里屋里的孩子听见。她已经向罪恶的路上迈出了一步。绳套将捆住她的脖子和手足。她再也无法摆脱了。中根闭着眼睛,把头靠在房东太太圆滚滚的肩膀上，仔细品尝这宝贵的猎物的气味

和体温。

房东太太的头发碰在他的面颊上。她的肩膀在抖动,心扑通扑通跳，中根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四十岁的女人的肉感和稍作抵抗的腕力。

“夫人……”他凑在房东太太的耳边嗫嚅道,“您真是个好人,您的心多好。说实话……我……真的喜欢您。我不该说这样失礼的话,请您原谅……说实话,我真想同您这样的人结婚,事到如今,说这话也没用了。不过,我想同您这样有教养的、性情温和的、又能理解我的人结婚!……我说这话,您会把我当作个坏人。不过只限今天,只限此时此地。我决不再说第二次,这一辈子就说这一次,让我向您表白我真正的心情……”

中根低下头在房东太太雪白的脖子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房东太太全身支不住了,不住地战栗。他的手指慢慢地摸遍了她正在战栗的身子。她浑身汗淋淋的，却又像处女那样僵硬着身子，喘着粗气。

“不行,中根先生,请你原谅我。这不行,这不行,你说话甜言蜜语,我不相信你,你是个坏人!……中根先生,快回去吧,求求你,孩子醒了,请原谅我。”

房东太太闭着眼睛,浑身战栗,像说梦话似的求中根。中根没去理会她,按照预定的计划,说他的台词。

“夫人,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后我如果和您分手,我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到现在为止,我无法向您启齿,可是一早一晚我从远处注视着您美丽的脸庞,这给我多大的力量啊!您怎么一点也不了解我的心情呢?夫人,我愿意和您一起去死。和您抱在一起去死。死吧,请您和我一起死吧!”

房东太太双手捂住脸,绳索把她全身捆得死死的,她失去了

抵抗力。房东太太已经出不了声,只有嘴唇不停地颤抖,她用嘴唇和胸部在哭泣。征服者毫不客气地吞食着雪白的活供品。这出凄惨的悲剧降下了帷幕。尚未关掉的收音机老在哼哼。

中根看了看手表,将近12点了。事情已经办完,还是及早撤离为上策。房东太太和他并排坐在沙发上，双手握住中根的左手。这双手在追究男人的责任。

总而言之，房东太太要求他搬出厢房的事就这样含含糊糊混过去了。房东太太说了些多余的话,自己落入了圈套。野鸡不叫唤,不会遭枪打。这个笨蛋女人。——中根想道。他平静地缩回被女人握着的手。整理一下领带站起身来。

他自己打开通往庭园的门的锁,穿上皮鞋,回头一瞅,房东太太倚着门,抱着自己的双袖站着送他。这样子活像吉原①的花魁送别昨夜过夜的嫖客。或许庭园里的空气寒冷,还是上升的体温急剧下降，心脏的鼓动变得缓慢之故，房东太太感到一阵子冷。她走下台阶,伸出手抓住中根的手臂。中根回过头来,房东太太取下夹在自己头发上的玳瑁梳子默默地把中根的头发梳了一下。这时,他意识到不仅仅自己是犯人,连房东太太也成了同案犯。房东太太已原谅他了。中根感到高兴。双方同是犯人,那就消除了‘恶行’的因素,变成微不足道的平凡的房事。中根玄二郎没有预料到这一点。房东太太把肉体连同自己的心,一齐交给他了。而他只对征服肉体有兴趣,没有要求她交心。她那对一动不动的眸子直勾勾地俯视着中根。那是看透了男人的本心的绝望的眼神。她原谅了男人，对自己却表示了绝望。

他借着窗户底下的微弱的灯光,蹑着脚穿过庭园。待他走到

① 吉原——东京妓院集中的地方。

山茶花枝跟前站停，回过头来，他还想再看一看房东太太的动作。

她的影子透过窗户照到外面。她毫不犹豫地插好门，拉上窗帘。仅仅几秒钟，屋子里的灯熄灭了。或许她已若无其事地睡到孩子的身旁。她那绝望的眼神以及给中根梳头的动作，使人感到说不定这是一个习惯与男人周旋的四十岁的女人早已算计好的卖弄风情的动作。她的内心丝毫不为所动。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逼他们搬出厢房的计划将按照预定的步骤强制进行的，一个会盘算的四十岁的女人不见得做不出这种事来。或许她已后悔了。女人的痴情只是一时冲动，事后立刻后悔了。植松康代也这样。泽本夫人正在后悔了吧！如果她后悔了，那么以后的事才可怕哩。为了自身安全，为了保持体面，她肯定会疏远中根。这样，中根很可能被撵出厢房。

中根沿着屋檐朝厢房走去。厢房回廊上的套窗老是敞开一尺宽的缝。他提着鞋走到回廊上，关紧套窗，进了屋。有贵子搂着孩子疲乏地睡熟了。乱七八糟的屋子里，散发着孩子的奶腥味。他悄悄地脱掉西服，换上睡衣。

餐桌上放着胁坂写来的明信片，说星期日来。没有钱盖房子，来了也没用。中根把明信片扔到桌上，钻进了被窝。

嘿！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现在想起来，泽本夫人出乎意料之外的脆弱。今天这场戏演得不错。本来他以为这出戏不会那么顺利的，看来，没什么可回味的。当时以为房东太太中了圈套，现在想起来，反而是自己钻进了圈套。本来以为房东太太说了些多余的话，自己反过来扭她的胳膊，让她中圈套。而现在看来，她早已盘算好才说那番多余的话的。夜晚 10 点钟主动引诱他进她的屋子。这事情太蹊跷了。

那时候，她为什么不招呼孩子呢？护身的方法有的是。看来她一开始就没打算保护自己。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是她的不是。她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可怜相，将责任全推到男人身上。这女人太狡猾了，而我自己未免太糊涂了。

这样说来，植松康代也一样。那夜晚在海滨的松林下，她故意装出醉醺醺的样子，等待男人钻圈套。即使不是中根，如果龟山或其他男人出现在她面前，她照样俘虏他们。因此，从那以后一年间，他几次三番地诱惑她，她始终不屑一顾。难道是中根玄二郎受了利用，而策划恶行的是植松康代？

想到这儿，中根觉得自己太愚蠢了。自己尽心尽意地做戏，想让房东太太中圈套，而房东太太识破了他的诡计，装作中了圈套迎合他。临走时，她还假惺惺地替他梳头发，这也太过分了。如果房东太太一开始有主意，那么中根实在傻透了。此刻，那个女人心里或许正在嗤笑他咧。

他想：他本来要做点坏事，结果好像并不太坏。大体上讲是同犯。男人过于自信，总以为只有自己做了坏事，心里暗暗自喜，殊不知对方比自己还要高兴。

幸亏是两人秘密干的坏事，只要不诉诸法律，究竟谁好谁坏，不必深究，也不用计较谁胜谁负。都是逢场做戏。即兴表演的恶作剧，大家都觉得舒服，谁也不用怨谁了。

有贵子一无所知地睡熟了。有贵子的一无所知使中根心安理得，却又感到无限的孤独。

6. 无聊的星期天

吃过早饭，中根穿着睡衣倚在回廊的柱子上，打开了报纸。世界上的波涛,人世间的倾轧挤满了版面。人的一切悲剧都集中在这里。

重整军备问题……他对这不感兴趣。

歉收和粮食对策问题……不知听过多少遍，早听腻了。

朝鲜问题、联合国问题……到底在干些什么，根本不明白。

金融梗塞、投资咨询、亏本接受订货、中共贸易……这些和自己无关。

战犯归国问题……这些人还活着吗？

职业棒球的胜败,大学橄榄球对抗赛结束、长距离接力赛跑……这些得细心地读。此外,美国音乐家赴日演出,爵士歌曲新节目,电影故事……这些读了一遍。分析、宗教与文化栏,扫眼而过。抢劫杀人犯被逮捕……读完以后,他骂了声 混蛋 青少年的性教育……这个问题要仔细读。赤线区域①采访纪实,这个很有意思。此外,还有漫画、生活顾问栏“我是个四十二岁的寡妇,

① 1958 年实施‘卖春防止法’后,经过特殊许可的公娼街地区,警察在地图上对这地区标以赤线，故曰赤线区域。

最近爱慕二十二岁的外甥，偶然机会终于跨越了不可逾越的一线…… ’蠢货 !你不吱声不就得了吗 ?

孩子趴在被窝上吮指头。有贵子嘴里叼着牙签正在洗碗筷。她从来不读报。中根站起身来 ,换上夹袍 ,束好腰带 ,衔着香烟 ,从西服口袋里掏出钱包。

“ 出去吗 ?”

“ 散步。”

“ 散步的话 ,把贵美子带出去玩玩。”

“ 太重了 ,我抱不动。”

“ 偶尔过个星期天 ,抱她出去玩玩不行吗 ?”

“ 让她躺着不也很好吗 ?”

“ 你一点儿也不喜欢孩子。这是你的孩子呵！ ”

说不定是胁坂的孩子。中根不怀好意地想道。

“ 我现在要洗衣服 ,你照看一下贵美子不行吗 ?”

“ 衣服不可以以后再洗吗 ?”

“ 不行。早洗早干 ,没有尿布换了。”

“ 这点小事 ,你自己想办法嘛。”

“ 你散步回来的时候捎点洗衣服肥皂回来。”

“ 哪儿有卖的 ?”

“ 药房里有。哪儿药房都有。”

“ 洗衣服肥皂有许多牌子 ,买哪一种 ?”

“ 买圆矢牌。圆圈中间有一个矢字…… ”

“ 中午行吗 ?”

“ 你散步要散到中午吗 ?”

“ 我要去麻将庄。”

“ 不行 !胁坂君要来。”

“上午能来吗？”

“明信片上也没有写下午来呀！”

“什么也没写。”

“那不一定什么时候来。”

“没事儿。他不会来的。”

“肥皂我马上要用。中午就赶不上了。谁家有大清早去打麻将的？”

道理虽如此，但星期日有多么无聊，老婆是不会理解的。

有贵子擦了擦手来到起居室，挡住丈夫的去路。

“前天不是发工资了吗？”

“唔，发了。”

“为什么不把钱给我？我一分钱也没有了。”

中根从西服口袋里掏出工资袋，数了八千元给她。

“还有吗？”

“我也要用嘛。”

“不要去打麻将，打麻将有什么用，光浪费钱！”

“不是打麻将用。”

“那作什么用？”

“我要还账。”

“你借谁的钱？”

“借龟山的。”

“为什么借钱？”

“你管得着吗？烦死人了。”

“烦死人？那这个家你还要不要？还有搬家的事……”

“总会有办法的。都是你不好，为什么跟房东吵架？”

“什么？是我不好？……为什么是我不好？”

“总而言之,你不要和人家吵架。”

“我讨厌她。这家非搬不可。胁坂一定会来。你在家等着他。”

“胁坂来,你跟他谈谈不就得了吗?”

“什么?我跟他谈谈。这家不是你的吗?”

“你说你有事才把胁坂找来的,不是吗?”

“那么,你不打算搬家了。”

“我为什么非搬不可?”

“好啊!原来如此,那随我的便了。行吗?”

“行。你和胁坂说比我跟他说强。”

“为什么要我跟他说?”

“这个人见了女人嘴软。”

“别胡说八道了……什么?难道他跟我说说话就不行吗?”

“行,行,怎么不行?他要是给你盖一座楼,那才好哩,就看你的手腕了。”

“你说话怎么那么讨厌?……你好心眼没有一点儿……难道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别胡扯了。你是个好人。”

“……我要是没有这孩子,非和你离婚不可,一天我都不能忍耐。”

“哼!是吗?要是没有孩子,我也同你分手。”

“快去买肥皂吧!等着洗衣服哩!……”有贵子捶胸顿足地说。

“行!”中根蹬上木屐走了,“我到麻将庄转一趟。中午回来。”

“现在马上就要。”

“那你自己去买吧!”

他从和服外面摸了摸里边的钱包，头也不回地朝外走去。

外面，秋高气爽，是个好天气，星期天住宅区分外幽静，篱笆内的柿树已结了七八个油光光的果实。从洋房里传出弹钢琴声。

他根本无意同有贵子吵架。口角是为了找个借口离开家。在言谈上他根本没有和妻子心心相印的表示，或许一开始就没有。他和她谈不来。或许有贵子也是这么想的。那么除言语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和妻子交流感情呢？他从来也没想过。不但对有贵子，同其他人，他也不会感到交流感情的喜悦。而且还意识不到自己的孤独。他认为人生原来不过如此而已。妻子和孩子归根结底也是陌路人。因此，家庭除了繁杂以外，不会有其他结果。穿衣、吃饭、孩子、打扫、小心火烛、提防小偷、金钱、健康、糊纸窗、洗衣服、和邻舍家打交道、房租、配给、收款……总而言之，活着就是麻烦。成天忙这、忙那，就这样过二十年、三十年有什么意思？想到这里，他有点失望了。这世上是不是还有值得高兴的事？为了追求快乐，他去打麻将。

在麻将庄里，和三个素不相识的人一决胜负。中根对这三个人的姓名、住址、职业、年龄、经历一无所知。其中一个穿着和服，脸色白净，像是绸缎庄或洗染店的老板，总而言之是摆弄女人和服的中年男子；另一个人像刚洗完澡的小职员；第三个人，脖子还围着毛巾，是附近小铺里的老板。

和这些毫无关系的人一起打麻将，中根心里根本是无所谓的。和这三位对手一决胜负，绝对不会有心与心的交流。决出了胜负，各奔东西。因此他就不会痛苦，也不会感到激动。就像他和有贵子、贵美子心灵上不能融洽一样，与这些陌路人格格不入，那就不奇怪了。他不希望去理解别人，也不愿别人理解他。关西的水灾，死了几百人，因水稻歉收，几十万人挨饿，他无动于衷。因此，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外交、军事、产业，以及工会问

题，思想问题，他既没有兴趣，也漠不关心。他不会对国家、社会生气。换言之，中根玄二郎是一个与八千万同胞毫无关系的异国人。异国人尚且懂得孤独，怀念故乡。而他不知道孤独，在他心中没有故乡。在他心灵里没有志向，没有美好的理想，是一个空虚的灵魂。为了填补心灵的空虚，他唯一的乐趣是发现他人心灵中的空隙，揭发他人的隐私，尽情地搞恶作剧。

中午一点后他才回到家里。胁坂没来。有贵子坐在孩子的被褥旁织毛衣。她织的是孩子的一件坎肩。这个女人除了孩子以外，什么都不考虑，在她头脑里没有丈夫。

“中饭怎么样？”中根站着问道。

“那儿有。”妻子冷淡地答道。

在隔壁房间的桌上放着一只红漆盖的大碗，还有一双用纸包着的筷子。掀开盖一看，原来是碗中国式面条。

“面条有点儿泡涨了，你回来得太晚了。”有贵子说。

“什么？叫我吃这玩艺儿。”

“怎么？不喜欢吗？”

“这种饭在公司里随时都可以吃到。星期天应该换换花样。”

“别穷讲究了。家里的开销够紧的。”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哪怕吃碗茶泡饭也可以嘛，何必到外面去叫这种饭呢？”

“是啊！你要是雇上个女佣，我什么好东西都会做给你吃。星期天让你看看孩子，你都不干。我忙得晕头转向。你一早出去打麻将，你还好意思挑剔这饭不好吃。你没有资格发牢骚。”

这样的对话翻来覆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中根拿过大碗面条，吃了一半便放下了筷子。

胁坂没来，中根想出去看场电影，可是又不好意思走。没有

法子，只得拿着一本上个月的娱乐杂志走到回廊的向阳处读了起来。伯劳鸟在啼叫。翻开杂志满篇是寝室的技巧，中年的生理，克服倦怠期的经验，外国人和日本人欲望的比较，这些乱七八糟的内容还附上插图。他蹙起眉头，翘着下嘴唇，贪婪地读起来。从庭园的石子路上传来了脚步声。

房东泽本夫人身穿老派的捻线绸的和服，束着半幅的腰带，圆滚滚的肩膀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朝这边走来。她手里不知拿着什么，上面盖着一张白纸。她笑容可掬地走近来。

“中根先生，这是……”这时，她发现有贵子在屋里。“呵，太太，您好！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实在拿不出手，是京都的亲戚送来的。孩子睡了？”

有贵子出来接下了礼物：松伞蘑。泽本夫人今天特别高兴，接着说：

“今天天气真不坏，没出去玩玩吗？出去吃野餐也不错嘛……我们家孩子大清早就走了。留下我自己看家。回头说不定会被老鼠拖走的。哈……”

她笑着接过容器，唯恐被阳光晒黑了，用手挡住阳光，摆动着她那肥胖的身躯，从石子路上走回去了。从背影看，她像四十岁的女人。或许是心理作用，怎么看，她怎么是个孤孀样。

房东太太的身影拐进木栅门，瞧不见了。

“怎么回事？奇怪！”有贵子跪坐在回廊上说道，“这个小气鬼，从来也没有给我们送过东西。怪哉！”

“这兆头不好。”

“可不是。”

“是不是先讨好我们，然后撵我们搬家？”

“也许如此，真怪！”

中根不吭声。有贵子以她女性特别敏锐的直感，发现将要出事。这是动物的，或者是昆虫的敏锐的直感力。造物主给了女人以本能的睿智。这是一种用道理说不清的，超越了逻辑的飞跃的智慧。此刻，她还未想到这松伞蘑和丈夫行为的关系。但总有一天凭她的直感会嗅出来的。

这些且不去管它，房东太太为什么要送松伞蘑来呢？中根把脚伸到向阳的回廊上思索这个问题。有贵子自然不会晓得，她只认为这事情有点蹊跷。不知原因，只见结果，自然会引起她的怀疑。此刻，还找不到究明原因的任何线索。

中根知道原委，他的兴趣在于探索从原因得出结果的过程中泽本夫人的心态如何。首先可以肯定，这个女人直到现在没有后悔。植松康代后悔得不得了，自己恨自己。而泽本夫人并不后悔，当然也不会恨自己，不如说，她心里还挺快活。孩子们出去玩了，她一个人看着家，心里美滋滋的。在这美滋滋的情绪刺激下，突然心血来潮，坐立不安，这才想到去厢房瞅一瞅。她没有明确目的。只想看看昨夜搂过她的男人此刻是个什么样子。她想得到一点线索，看看这男人生气了吗？后悔了吗？是不是瞧不起她？于是把京都送来的松伞蘑当作借口特意来瞧一瞧，至于这松伞蘑是不是真的京都货，还是个问题哩。这毕竟是小事，姑且不去管它。

假如中根的推测没错的话，那么泽本夫人已放弃了将他们撵出厢房的计划。即使不放弃，至少可以延期搬家。这位慑于世上议论的前大藏省官吏的遗孀的重大弱点被中根掌握了。她自己尚未意识到她犯下了重大的过失。

她的访问或许包含着另外一种意义。如果单单为了察看昨夜的男人的情况，那么可以在有贵子出去买东西时偷偷地过来，

何必送礼物呢？

她明知有贵子在家,打着送松伞蘑的幌子来访,那么她不仅对中根，也可能对有贵子有什么事。几天以前她和有贵子吵过架,按照常情,她应当避免和有贵子见面,可是她却特意来看望她,房东太太这异乎寻常的举动,好像是对有贵子示威。她相信昨夜中根的告白,在不被中根爱的有贵子面前亮相,证明中根爱的是自己,显示自己的优势。

倘若这个推测没错的话,那泽本夫人真正是个坏人(比我坏得多的坏人!)——中根想道。目前临近决斗，有贵子还一无所知。泽本夫人暗地里可怜有贵子,夸耀自己的优越,一个人看着家，想着想着心里不由地乐滋滋起来，但她的高兴是有限度的。男人往往主动地做坏事,不过是恶作剧,与他的生活无关。女人不同,即使她不是积极主动做坏事,这坏事能支配她的生活。泽本夫人忘却了善恶的判断,只顾计较她和有贵子的胜负。女人的身体是一种火药。一旦点着,在爆发之前不会熄灭。点火的是中根。他在观察究竟能烧到何时……他点着了火,扔掉火柴,兴趣已达到顶点。一经点着,毫无例外地都能冒烟。而难以燃烧的东西,设法去点着它,那才有意思哩。他对植松康代也点过火,可是立刻灭了,留给他的是无数次的抵抗。泽本夫人倒像枯草,一点就着火。

胁坂来了。他一边走一边咂着舌头,像在训斥狗。果然他牵着一条巨大的狼狗,出现在回廊前。

那狗见了中根,恶狠狠地,怀疑地盯住他。

“坐下老老实实的!”胁坂一声号令狗立刻蹲下。这时,胁坂寒暄道：

“哟,您好!您瞧,这狗怎么样?”

真是一条精悍的狼狗,比胁坂都神气。

中根朝狗瞟了一眼。心想:这是一条强悍的狗,具有威胁人的野性。胁坂牵着这么一条大狗，而且自由自在地对狗发号施令，不由得使中根羡慕起来。因为牵着狗，胁坂似乎充满自信。

“是条好狗。是你的吗?”

“唔。还有一条母狗,这家伙上次在关西品评会上得了奖。还是个崽子,再过一年更加出色。血统蛮不错。这家伙的伯父在全日本品评会上得一等奖。”

“这玩艺儿值多少钱?”

“唔,二十万元,有的是人买它。”

一条狗的价钱等于中根一年的工资。有贵子出来了。

“哎哟,好大的狗,太可怕了。胁坂君,这是你的狗吗?”接着换了口吻问道:“这家伙吃东西不少吧!”

胁坂心脏不好，张大着嘴，那肥胖的胸脯不停地喘着粗气。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他弯下腰,把狗拴在柱子上,脱下皮鞋,走进回廊,圆圆的鼻尖上冒着虚汗。他和中根在回廊上并排坐下,命令狗:“站起来!”狗一伸脖子,“霍”地站了起来。“卧倒!”狗低下头,四条腿一弯,平躺在地上。

“训练过了吗?”

“那当然喽。狼狗不经过训练是没有价值的。这家伙上了半年学。”

“什么?还有狗学校?”有贵子把眼睛瞪得大大的,问道。

“这是花钱的买卖,这条狗一个月的学费就是五千元。”

“太可惜了!”

“哈哈……”胁坂爽朗地笑道:“太太,这家伙下了狗崽子,可以捞回本钱。这是条公的,家里还有一条母狗,已经下了三条崽

子,稍微养大一点,经过训练,一条狗可以卖十五万元。而且血统好……太太,你怎么说来着?这房子,房东要撵你们搬家?”

“是啊!”有贵子悄声地说,“所以跟您商量嘛。那房东太太心眼不好使,没有法子。我做什么,她都有意见。”

“哈……是不是吃醋了?”

“什么?”

“房东太太是个寡妇,瞧着厢房里的年轻夫妇晃来晃去,心里怎么会好受呢?我倒同情那位夫人。”

“你说什么?你这人真讨厌!”有贵子扭着肩膀,做出了媚态,连她丈夫也没见过她如此卖弄风骚。

中根耳朵听着他们的对话,眼睛却盯住蹲在庭园里的那条狗。

那狗不时地转过身来看中根,每看一眼,中根脖子根发一次凉。三角的耳朵竖得高高的,鼻子老长老长。这鼻子令人心里发怵。倘若在山沟遇上这么个玩艺儿,那真没法对付。——中根想道。这简直是狼。胁坂忘掉了中根的存在,逗着有贵子开心。有贵子心花怒放,任他挑逗。有贵子一笑,那狗警惕地掉过头去时,中根不由得毛骨悚然。

“太太,我看,能忍耐还是忍耐,单单为了房东心眼儿不好使,闹着要搬家,这划不来。搬家的费用太贵了,受不了。”

“不光是心眼儿不好使。怎么说好呢?……反正我忍耐不下去了。”

“太太,我倒有个好办法。”

“真的?……怎么办?”

“你把那寡妇介绍给我。”

“介绍给你有什么用?”

“我经常抽空来玩玩,劝她一劝,这样,她的心眼儿就好使了。”

“你这人真讨厌,尽开玩笑……我们愁得没法,找你来一本正经地商量商量。你倒开起玩笑来。求求你了。”

“商量?你是住公寓呢,还是盖房子?”

“住公寓不行。前些日子我出去找过了,大体情况了解到了。每个月付五六千元的房租，我们家那口子的工资是支付不起的。”

“那么,盖房子,还是买房子?”

“哪个合算?”

“买的房子得修缮后才能住,加上修缮费,还不如盖房子合算。”

“那首先得有土地啊!”

“土地有的是。”

“真的?可是说实话,我们没有钱,一共才十万元。”

“有十万元,再申请住房贷款也凑合了。”

“真能凑合?”

“那当然啰,可是得等机会,弄好的话,至少得半年。”

“那不行……你府上挺宽敞吧!”

“四十二坪。”

“就你和太太两个人住?”

“唔,再加上五六条狗,挺热闹的。”

“有钱人真好啊!你府上有没有厢房什么的?”

“没有。”

“你盖间厢房让我们去住,不行吗?”

“哈……”胁坂笑道。他不作直接回答,用笑声把它含混过去

了。听到笑声,狗又掉过脸去。中根凝视着狗。他心里也痒痒地想喂一条狼狗,喊道"站起来!"狗纹丝不动。

"它能听你的命令吗?"有贵子幸灾乐祸地说。

"我也喂条狗吧!这玩艺儿难喂吗?"

"没事儿。狗挺可爱,很听话,比老婆可爱多了……真的,太太!"

"是吗?那么你和太太离婚,专门去疼爱狗得啦。"

"真是这样!狗不会要你买衣服,买戒指,它绝不铺张浪费,可是老婆就麻烦多了,要你陪她看戏,洗温泉澡啦……还有我在外面寻花问柳,她马上吃起醋来,大发雷霆!"

"那当然啰!"

"狗不会吃醋。"

胁坂对自己的俏皮话大为欣赏,张大嘴笑将起来。他说这些不三不四的话,显得格外爽朗,充满自信。中根听了很羡慕。有贵子感到胁坂有魅力。中根也同样感到这个朋友很有魅力。跟他在一起,中根觉得自己矮了一截。人家有钱,又有活动能力。到处可以寻花问柳，而且津津乐道说给别人听。他不受别人指使,身心自由,无拘无束。中根则阴阳怪气,躲在人背后偷偷地做坏事。胁坂像个真正男子汉,即使做坏事,也是堂堂正正地干。看来,中根无论如何不是他的对手。特别是今天,他牵了一条狗来,中根更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也喂一条狗吧!"中根再次说道,"你那儿的狗崽子能不能让一条给我?"

"可以嘛。

"真的?"

"当然是真的。两条已经有主了。还有一条没有主。"

“多少钱?”

“老朋友了,就算二万元吧!太便宜了。”

“她爹,你在说什么呀!”有贵子尖声尖气地说“家里盖房子的钱都没有,你还用二万元钱去买条狗,我看你脑子一定出毛病了!”

“太太,你这话不对。”胁坂笑道,阻止有贵子说下去“喂上半年,训练半年,卖十二三万元是牢靠的。这不赚钱吗?”

“要是生病,或者死了,那不是鸡飞蛋打了吗?”

“太太,人平时也得注意健康,狗也一样,多加注意就得了。”

“不,不,这些麻烦事我可不愿意。平时照料这个孩子就够累的了。”

“太太,喂狗的事由中根干,不用你操心,对不?中根君!”

“你那狗崽子能不能给我看看?”

“当然可以。随时都可以。”

“今天行吗?”

“行!坐我的车一块儿回去。”

“她爹,那房子的事怎么办?”

中根根本没有考虑房子的事，他确信房东太太暂时不会撵他们搬家的。只有有贵子自己在瞎嚷嚷。可是他又不敢向有贵子挑明暂时不搬家的理由。只得让有贵子胡吵吵。此时他对喂狗倒着迷了。

有贵子见两人都不理睬她，转眼闹起别扭来。

“胁坂君,你把我看扁了还是怎么的!”

“哟——哟——这话从何说起啊!”

“我原以为你是老朋友,又是干这行当的,找你来商量商量，你却不当一回事。”

“怎么商量都可以嘛,不过这是买卖。你不是有十万元吗?先把土地买下来,以后攒够了钱再盖嘛!”

“我们哪有这么多闲工夫等啊?人家撵我们搬家。你有钱,先替我们盖起来不行吗?以后每月拨还。这点事儿,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

“每月拨还?分期付款?……好,让我考虑一下。每坪四万,十坪得四十万,一个月还四千元,得一百个月,至少得八年,这可不行,太太!”

“那你说怎么办好呢?”

“是啊!我看先买张彩票碰碰运气吧!哈哈……”

有贵子生气了,站起来去照看睡着的孩子。太阳渐渐西倾,起风了。中根站起来换上西服。有贵子闹着别扭不说话。她受了房东太太的气,又无处发泄,心里很憋气。她把肚子里的闷气转嫁给这个没有能耐的丈夫:你瞧人家胁坂君,有自备汽车,二十万元的狗喂着两条,身边有的是钱。瞧你这熊样,一点出息也没有。她真想和中根离婚。不过,暂时还不能付诸实行。她娘家以前在本乡①开小客栈,战争中被烧了。母亲搬到饭田的老家。这娘家也是依靠不住的。

胁坂站起来,走到孩子的被窝跟前蹲下。

“嘿,睡着了。”胁坂颇为羡慕地俯视着孩子。他没有孩子。有贵子佯装不知地打着毛衣。

“瞧,这孩子多么像中根,谁看了,都认得出是中根的孩子。越来越像了。”

中根背对着胁坂,正在系领带。他深信这孩子不像自己,不

① 本乡——东京的地名。

像她母亲，也不像胁坂。胁坂说孩子像自己，那是打马虎眼。可是又没有勇气去责问胁坂，只是自己怀疑，胡乱猜测罢了。

“女孩子这么点大，天真烂漫多可爱。”胁坂微笑道，“过十五六年，就有了女人味了，恋爱啦，交男朋友啦，那才成气候哩。”

“这还用说吗？女人要是没有女人味儿，你就伤脑筋了！”

“那也不见得，女人味儿太重了，吵死人了，对不起。”胁坂卷起舌头，含糊其辞地说。

“哼，你尽说好听的。你不是每天撵着有女人味儿的女人到处转吗……”

“那倒是……哈……”胁坂快活地笑道。

中根听了他的笑声，觉得有点蹊跷。两人的关系不像是陌路人，是更加亲切的、具有特殊关系的那种笑法。像是两人在打暗号，旁人听不懂，含有秘密的意义。

中根穿上上衣，忽然怒上心头。既然不爱这个妻子，那么就没有理由嫉妒。他觉得自己的面颊僵硬，额角发青，似乎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但他这个人没有那种因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而怒不可遏的情操。他不由得莫名其妙地发起怒来。无论从哪一点，他无法战胜胁坂。这种失败感已波及到自己的老婆，他才产生了本能的反抗意识，同时他也生老婆的气。看来，还是嫉妒心在作怪。他虽然不爱妻子，他认为有贵子还是属于自己的。而有人竟然侵犯自己的所有物，他不能不生气了。

他又不具备那种正面向他两人发泄嫉妒的明朗的性格。他缺乏自信，只能采取暗地里使坏心眼儿的报仇方式。这才符合他的脾性。

他懒洋洋地踱到回廊上，一拐弯，连接着正房。中间有浴室和洗手间。他跨进洗手间，白色的洗脸盆上方挂着一面镜子。他

拧开自来水装做洗手的样子，从镜子里观察胁坂和有贵子的动静。胁坂回过头来张望,似乎发觉中根已经不在了。有贵子也朝这边窥视,好像跟胁坂说了句什么话,说话声被水声淹没了,听不清。胁坂欠起身想站起来,有贵子的姿影被他挡住,看不见,只见胁坂的手在动,或许他把手搭在有贵子的肩膀上。他的头在晃动。头的位置离开了镜面,看不见。中根睁大了眼睛,凝视这些看不见的画面。他抑制心中的怒火,平静地考虑复仇的方法。他抓不到任何的证据。可是他从内心里对胁坂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十多年来,他一直恨他。

狗叫了起来,似乎看见了什么。短短地吠了三声,开始嘟哝。胁坂跑到回廊上训斥狗。中根若无其事地回到房间里，衔上香烟,穿上皮鞋。有贵子连头也不抬,依然打她的毛衣。她为什么不抬头?客人要走了,她为什么纹丝不动,难道她的心里受到一种强烈感情的支配吗？

胁坂解开皮带,把狼狗牵到左侧,这是他行走时的规矩。

“太太,我走了。下回再来看您。”他大大方方地向有贵子告辞。下回再来,什么时候来,中根不知道,两人之间或许已有了承诺。

中根跟在胁坂的后面,看着那条狗摆动着大尾巴,向门外走去。

门外停着50年代型的奥斯丁小汽车。绿色的车身,擦得锃亮锃亮。胁坂掏出钥匙,开了车门,让中根先上,然后再把狗弄上车。中根和狗在一起。狗占的面积比一个人占的大。那又粗又大毛茸茸的尾巴正碰着他的膝盖。

汽车启动后,胁坂说：

“先把土地买下,有了土地就有办法。申请住房贷款,首先得

有土地。”

“是吗？”

“我给你找块便宜点的土地。我们是老朋友，不要你手续费，一般是百分之五十。”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有。有二十五坪至三十坪就够了吧？前些日子有一块每坪要价三千元，也许还有。不知道卖掉了没有？”

中根摸了摸狼狗的头，狗没理他，朝车窗外看。这狗似乎骄傲得很，摸它一摸竟然不动声色。他想：无论如何得喂一条狗。牵着这么一条大狗在街上走，过路的行人都得躲开……他自己身上没有值得骄傲的东西，他想拿狗来炫耀自己。心灵空虚的人喜欢喂条狗。不喂狗，也得进一扇大门，或穿上一双上等的皮鞋，或抱着一个女人在街上兜风。所谓虚荣就是为了掩饰心灵的贫乏。中根产生了用狗来炫耀自己的欲望。喂了狗，似乎自己可以同胁坂平起平坐了。别看胁坂当房地产经纪人，挣大钱，他的心灵也是空虚的。此人品性粗野、淫荡、厚颜无耻。或许正由于他厚颜无耻才把有贵子勾搭上了。

中根为自己内心中的疑惑而产生了兴趣。倘若抓到了证据，他得把有贵子狠狠地整治一顿。站在绝对优势的地位折磨女人，那才有意思呢。这种欲望正唆使着他。另一方面，他对企图向有贵子伸手的胁坂的愤怒，从刚才起一直没有停止过。

胁坂熟练地操纵方向盘，巧妙地躲开车子和人驾驶着汽车。从后面看，他的脖子又粗又大，大得令人憎恶。胁坂一心注视着前方，他的背后有空子可钻。这辆汽车值八九十万元吧。中根越看他，越觉得生气。特别是那粗脖子露出白衬衣领子外面，带点粉红色，真像猪脖子。假如要掐死他，中根学过柔道，那太容易

了。

汽车驶到大马路上。胁坂开足马力，鼻子里哼起歌来。忽然，他爽朗地说道：

“我们上街喝一杯吧！”

7. 不可思议的女人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工作没完没了。证券公司打电话要求过户、挂失。临近决算期股份科的业务突然多了起来。由于龟山休病假,增加了中根的工作量。他依然和往常一样,忠实地处理各项事务。只要公司不倒闭,工作没完没了。忙活与不忙活,对中根来说,其结果是一样的。

传达室的小姑娘跑了进来。

“中根先生,有人找您。”

“谁?”

“是龟山先生的太太。”

啊 终于来了。——中根想道。他没见过龟山的老婆,她的来意是可想而知的。丈夫突然发病,住进医院。妻子着了慌。他忽然羡慕起龟山来。他躺在肺病患者的病室里,仰望着雪白的天棚,自己什么也不用干,瞅着老婆忙忙活活惊慌失措的样子,心里一定很舒服吧。一旦丈夫得了病,妻子才认识到丈夫的可贵,想尽一切办法盼望他早日痊愈。医药费、护班费、生活费……都得花,或许这女人已急哭了。可是中根却无意还债。

他叼着香烟,双手插进裤袋,朝传达室旁边的会客室走去。屋子里只有几把椅子。一位穿和服的女人茫然若失地瞅着墙上

的招贴画。这女人有点儿胖，脸颊通红，带点乡巴气。这在丸之内是不常看到的，像是从乡下出来的女佣人，和大楼里的女职员完全不一样。这女人约摸三十来岁，好像在家里干惯了家务活，粗手笨脚的，虽然穿着出客的和服，而腰带上的那朵玫瑰花红得扎眼。

“您是龟山太太吗？”中根一招呼，那女人立刻站了起来，慌忙行了个礼，嘴里似乎在寒暄，语无伦次，听不清她说些什么，看来她完全没有社交的经验，整天价关在家里操持家务。两人面对面坐下，中根问道：

“龟山君的病怎么样了？”

“是的，还住在医院里。”回答不得要领。

“要住很久吗？”

“是的，听说，暂时还出不了院……”

这两句对话，使中根感到龟山太不幸了。这女人脑子不好使。龟山说什么，她不能准确地转达，龟山有什么要求，她或许无动于衷。她的脖子和胸部的皮肤雪白，只有手被水泡得通红。她没有孩子，倒像养育着三四个孩子的母亲那样，手特别粗糙。看来没烫过发，漆黑的头发大把地束在后面。既然来找人，却默默地坐在那里。中根见了这样的女人，不由得心里烦躁起来。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

说罢，龟山夫人低下了头，下一句话接不上碴了。

“有什么事吗？”

“是……这个……在您百忙的时候打扰您，实在对不起……”

话到这儿又停住了。她在膝盖上反复地揉搓她那双手，非常

腼腆的样子。

“嗯,说下去……”

“是。这个……我家丈夫住着院……”

“嗯,他怎么啦?”

那女人哭丧着脸,再也说不下去了。乍一看,她不像出身于富裕家庭,也从来没有讨过债,良心正在受责备。在女人中,往往有一种容易害羞的人,遇事手足无措。龟山夫人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女人。

中根按捺住焦躁的心情,叉起了臂膀。他摆出一副不怀好意的架势,反正你不说话,我也不开口。他从来没有跟这样吞吞吐吐的女人打过交道。究竟为什么不好意思呢?是因为催债不好意思,还是由于自己的物质欲而感到惭愧?再不然这位夫人是个贪婪金钱的女人,也可能因自己的肉体而感到羞涩。如果因自己的肉体而感到羞涩,那么她肯定意识到肉体的存在。换句话说,她意识到自己的 sex①,而对方是个男人,她离不开他。这样说来,这位夫人是个性感的女人……想到这儿,中根忽然觉得很有意思。龟山夫人依然默不作声。这样闷声不响地对坐,对她来说该是多么痛苦啊。她从袖兜里掏出手帕擦了擦脸。她好像出汗了。

说不定她是个非常纯真的人。——中根想道,这样纯真、老实,简直像明治时代封建社会原封不动遗留下来的女人,在近年来的东京是十分罕见的。她全心全意伺候丈夫和家庭,自己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一个典型的日本女性。她完全没有社交的经验,在外面和陌生男人打交道,说话语无伦次,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① sex——英语,意思是“性”。

可是在家庭里她一心一意为了丈夫的幸福而操劳。看来,龟山对这个女人不错。想到这里,中根心头一阵子发热。他难道在嫉妒龟山吗?或者是他的欲望。不管怎么样,他要看一看这个带点涩味的女人内心里隐藏着什么。她越想掩饰,他越感到有魅力。掩饰的本能和无论如何想看一看的本能正在争夺。这是一种类似观看体育比赛的兴致。

由于羞耻心,夫人本来就红的脸颊更加红了。她用手帕捂住半边脸,小声地说:

“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

说罢,似乎很痛苦地在椅子上揉搓她的身子。这时‘不好意思开口’这句话几乎是豁出命来,听凭对方处置,具有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煽情的魅力,使男子有许多空子可钻。她本来拼命地抑制自己的羞耻心,最终忍不住,把一切豁出来了。

这时,瞪着眼睛,从正面观察她的动静的中根感到自己有信心了。他想,一定能战胜她。即使她会反抗,也不在话下。她可能使出浑身解数来抵抗。如果到了顶峰,后退一步便会失败。只要男人能压住她的抵抗,她便豁出去了。就像鸡蛋一样,外壳硬,里边软。硬壳是她的道德。女人的道德往往是女人的外衣,只起外侧的防御作用。如果一气攻入她的内侧,那么一切防御便归于无效。剩下的便是妥协。妥协是女人的本能。那是不会抵抗的本能。

中根玄二郎寻思,对待这样的女人不能草率从事,否则会坏事。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凭他的经验,他的明智。他想起了胁坂牵来的那条狼狗。狗把锁住自己脖子的人看做是自己主人,一旦被人锁住,它便认为无法抵抗。换言之,它的主导权被人掌握了。女人也和狗一样,谁能锁住她,谁就能支配她。因此弄得不好就

会失败。首先必须掌握她的主导权。

于是,他放弃平时顾虑重重、优柔寡断的态度,毫不客气地步步向她进逼。这也是在演戏。

“呃——现在是……4点10分。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干。因为龟山君没来上班,我更加忙了。对不起,请等到5点钟,我把事情处理处理,待会儿再来。”

那女人毫不踌躇地应了一声“:是。”好像与其这样闷坐,不如早些得到解放似的高兴起来。

“5点钟下了班，可以去附近的咖啡店喝杯茶，我们沉住气慢慢地谈,可以吗?”

“是。”

“呃……可是,你这样坐着太无聊了。我告诉你,这大楼的大门口右侧有家咖啡店，那儿摆着点心什么的。你去喝杯咖啡等我。行不行?”

那女人立刻站起身来。

“你是不是为了上次我向龟山君借的钱来找我的?……对不?”

夫人不做声，只点了点头，逃窜似的从传达室的通道出去了。她穿着一双土里土气的矮齿木屐,那慌里慌张的脚步声从走廊上传来。

中根回到自己办公桌,右手拿起了钢笔,左手翻阅卡片,一本正经地好像在考虑工作。他做出一副不被自己同事怀疑的谨慎小心的表情,其实,他脑子全在动龟山老婆的念头。中根几乎忘了她是朋友之妻,应该回避。他这个人没有这样的道德。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人,只有男女之分。别人的老婆只是个女人而已。因此，自己的妻子随时也有可能被人猎取的危险。

看来这个女人没有多大意思。—— 中根想道。不过这也没关系,没有意思也是一种兴致。总之,姑且试一试。看看那过分的羞耻心从何而来,他要追究它的根源。这是一种富于惊险的游戏。

龟山和这个女人究竟是怎样过家庭生活的?想到这里,中根似乎对龟山也有所了解了。他肯定是个对妻子没有很多要求、朴素而有韧性的男子。或者把自己人生的极小一部分交给这女人,是一个很冷淡的丈夫。他几乎不和妻子一起逛银座,看电影或出去旅行。他蔑视女人,只把必要程度的亲切给予妻子,维持家庭的平稳。他是个既冷淡又亲切、既任性又温和的丈夫。

这个女人的智能较低,她感觉不出丈夫的冷淡和轻蔑。她是个老实人,不老于世故,对丈夫的亲切与温和感到满足,沉浸在家庭的幸福里。龟山一病,她不得不出来直接和社会打交道,她尽管未向中根催债,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5 点过 10 分,中根上了电梯,和总务科的池田在一起。池田系着一条漂亮的领带,皮鞋擦得铿亮铿亮。他有点儿驼背却笑嘻嘻地全身洋溢着订了婚的男人抑制不住的喜悦。

中根凑到他耳朵跟前小声地问道:

"婚礼的日子定了吗?"

"下礼拜二。"

"星期二,那快了……不过,植松君今天还未上班哩!"

"唔,明天起休息了。"

植松康代的事仿佛是他自己的事一般"明天起休息了"这句话,完全是丈夫的口吻。中根听了这句话的瞬间,忽然直感到池田和康代早已偷偷地成了夫妻了。同时又直感到,康代没有将自己的事向池田坦白。池田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还乐滋滋的。

不知道就是幸福。康代给他的三千元"分手钱",此刻还留在中根的口袋里。她说:"这是分手钱,不用还了。"而中根认为即使收了她这笔钱，好像和她的关系依然没断。

和池田分手后，他来到大门口右侧的咖啡店。透过玻璃窗，他瞅见龟山夫人端坐在那里。中根还以为她走了,没想到她坐在靠门口最近的座位上,低着头,双手放在膝头,简直像坐在被告席上的犯人。桌上的咖啡只喝了一半。中根见了她，心里嘀咕：难道她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单单是个纯朴的、不老于世故的、老老实实的女人,可能在她的性格中有一种目中无人、满不在乎的素质。如果真是这样，中根不免有些胆怯起来。

他调整了一下情绪,使劲地推门进去,招呼她。

"让您久等了,对不起。好吧,我们走吧!"

他没等她回话，拿起桌上的传票付了账，先走出了咖啡店。不知是被他的威势压倒了还是怎的，那女人默默地跟在他后面出来。他付了咖啡钱,她也不道谢。是不懂得道谢的礼貌呢,还是认为中根替她付账是理所当然的？中根一时摸不准。

车站前广场上灯亮了。道旁的树上,日渐枯黄的叶子闪着光亮。这是秋日苦短的季节。下班回家的人们在广场上熙熙攘攘。高大的建筑群以夕阳为背景,一刻比一刻黑下来。中根在停车场上要了一辆出租汽车,打开车门。

"请!"

那女人慌忙地向后退了一步。中根见此情景,想起了刚才确定的方针。掌握主导权,毫不犹豫地进攻。中根默默地先上了车。龟山夫人嘴里嘟哝：对不起。唯恐脚上的矮齿木屐被车门挤着，小心翼翼地上了车。她也不去关车门,挺直身子,只把屁股的一半贴在座位上。她不安地用揉在手里的手帕擦了擦脖子。中根

感到这女人太难对付了。

汽车拐了弯，过了一座小桥，沿着混浊的小河向前行驶。中根这才从丸之内紧张的空气中解放出来，进入了银座没有清规戒律的自由的环境。仅仅数百米的距离，街上的风貌全变了。特别在上灯后的时分，银座街上弥漫着诱惑人的、不道德的气氛。

下了汽车，中根走在前面拐进了一个小胡同。他不必回头看，这女人一定会跟上来。现在她和中根之间由借贷关系的锁链联系着。只要这笔债不归还，这女人肯定会跟来。中根觉得此刻似乎处在被胁迫的地位。他既觉得不痛快，又感到有意思。

中根摸准了她的心理，拉开一家小菜馆的纸拉门，脱掉皮鞋，上了二楼。那女人蹑着脚踏上楼梯，悄悄地拉开隔扇，侧着身子挤进来，简直像刚从乡下来到东京的女佣第一次到主人家。她把包着手提包的包袱放在门槛边，局促地坐下。

“请，请到这边来！”

夫人身子僵硬着，不朝桌子跟前凑合。

“你离我那么远，怎么说话呢？来，请到这边来。”

夫人只点了点头，却纹丝不动，身上直出汗。是害怕中根吗？害怕这地方吗？还是对催债觉得不好意思？总之，中根一时感到棘手。

中年的女佣端来了茶，问点什么酒菜。

“太太，请喝一杯茶。”中根再一次劝她靠近桌子。可是她却跪坐在一尺开外的地方，一双被水泡得通红的手放在膝盖上。那胖乎乎、肉滚滚的身子压在榻榻米上，就是不往前凑合。

酒来了。生鱼片、烧甜栗子、鸡肝、醋烧鱼等菜都端上桌来。可是夫人连筷子都不碰一碰。中根玄二郎独自喝酒，兴趣索然，什么也咽不下。他仍不甘心，一个劲儿问她：

“ 龟山君晚上回家喝酒吗 ?”

“ 不。”夫人摇了摇头。

“ 是吗 ?宴会的时候,他还挺能喝哩 !”

夫人默不作声。

“ 今天您还到医院去吗 ?”

“ 不。”她又摇摇头。

话到这儿中断了。

“ 您结婚几年了 ?”

夫人不作回答。

“ 我结婚四年了。我的老婆歇斯底里，一点儿也不听我的话。”

没有反应。

“ 您肚子饿了吧 ?这是为您点的菜。您吃一点不行吗 ?”

那女人默默地凑到桌子跟前,拿起用纸袋装着的筷子,仍然不说话。

“ 您没有孩子,是不是 ?”

“ 是的。”只应了一声。

“ 不感到寂寞吗 ?龟山君想要个孩子吧 ?”

夫人低着头，一动不动。中根觉得越来越不好对付了。

“ 没有孩子是谁的不是?……是太太您吗?……还是龟山有毛病?……哈……我有一个孩子……可是我不要孩子……我想喂一条狗。那玩艺儿又高又大,好的狗能值二三十万。”

自己说得那么多,对方就是不搭腔。中根觉得自己说的话只在自己心中回荡，扫兴极了。他气急败坏地喝了一杯。

“ 喝一杯怎么样 ?”他粗鲁地把酒递到她跟前。

夫人不作回答,低着头。既不说喝,也不说不喝,酒杯悬在空

中。中根直勾勾地注视她的脸，心里真有点火了。他猛然涌上一种欲望：一定要让她说真话。她究竟在想些什么？中根此刻像是在唱独角戏。那女人若无其事看他表演，内心里或许瞧不起他。瞧他指手画脚的样子，心里在暗暗地冷笑。中根一时想不出办法，如何战胜这个女人呢？

事情已陷入了僵局，轻举妄动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僵。

他哼着曲子，独自狼吞虎咽地吃菜，一连喝了两壶酒。可是这些动作，并不能使他的处境好转。夫人冷冰冰地坐在他跟前，不住地擦汗，证明她并不是轻易能上钩的。

中根有点醉了。心里越来越焦躁不安。他没脸再在这女人面前吃饭。拍了一下桌子，招呼女佣算账。那女佣放下一杯茶，立刻识相地出去了。

中根衔上一支烟，看了看这女人。菜几乎没吃。来到这儿已一小时，气氛一点也没见融洽。中根不知怎的憎恨起这女人来。一定要给她点颜色看看。

“您经常去银座逛逛吗？”

夫人轻轻地摇了摇头。

“是吗？……怎么样，现在我们去看场电影，好不好？”

夫人不吭声。

“您喜欢电影吗？”

夫人依然不吭声，接不下话碴了。

“那么喜欢看戏啰！”

没有反应。

“龟山君这个人怎么样？他对您好吗？”

夫人绷着脸，好像不是在问她。中根终于忍不住了，欠身起来。

“ 走吧 !”

这一声喊起了作用 ,夫人挪动一下身子。

“ 那钱……能给我吗？我拿到钱马上就回去…… ”

泡了一小时,这才迸出这么一句话。

“ 钱 ?……啊 ?……没事儿 ,再找个地方陪我喝点儿吧 ,行不 ?”

“ 是…… ”夫人给了他一个不得要领的回答。

“ 那么走吧 !”

中根霍地站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 嗒嗒 ”地下楼去了。这是对夫人的虚张声势。

中根穿上皮鞋 ,走出店外。龟山夫人迟迟不出来。街上已完全黑了。汽车和载着艺妓的人力车在马路上通过。附近的卡巴列酒馆①传来了音乐声 ,还有吉它伴奏的男低音的歌声。卡巴列酒馆上方的装饰霓虹灯,一会儿红,一会儿绿,改变着街上的景象。这女人怎么搞的？就是出不来了。难道逃跑了吗？他透过玻璃窗朝店堂里看。龟山夫人正好从洗手间出来。她没招呼一声便让中根等着,自己却悠然自得地姗姗来迟。是迟钝呢,还是不懂礼貌 ?总之,中根觉得束手无策。

她好容易才掀开门帘出了店门。中根伫立在那里一动不动。那女人也在距他三步的地方站着不动。难道她会说 “ 我要回去了 ”?他等了她一分钟。她总也不吭声 ,仰着头眺望卡巴列酒馆上方的霓虹灯。

中根默默地迈开步子 ,她尾随在后面。中根说再找个地方陪他喝一会儿,她老老实实地跟了来。中根头也不回 ,拐了两个弯。

① 卡巴列酒馆 ——带有舞台、舞厅的酒馆。

她紧随不舍。那矮齿木屐在人行道咯噔咯噔地响。她和他始终保持五步路的距离。

事到如今,已没有办法了。——中根想道。他好像被人追赶着，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这不是我的过错。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是我的责任。我想逃,她也不让我逃了……他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女人。普通的女人应该更加敏感,乖巧,巧妙地避开自己眼前的危险,应该提防男人,不让钻空子。可是,这个女人却不逃避,不知道害怕,浑身是空隙等待男人去钻。中根自暴自弃了。事到如今,没有法子,一切都豁出去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是我的过错。

他叫住一辆出租汽车，一声不吭地自己坐上了车。车门敞着,看她怎么办?夫人站在车门旁边,默默地注视着车身。年轻的司机弯下腰说了一声"请!"夫人这才低下头，慢条斯理地上了车。中根不由得叹了口气。

汽车出了银座大街往右拐,来到芝口又往右拐,路上遇上几次红灯,一直到新桥。那女人身子一动不动。离开了银座,街上突然静寂了。中根在一个不三不四的地方叫车停下。

下了车,拐进一条黑胡同。那女人默默地跟在后面。中根想：她一直要跟到底吗？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泄了劲。照这样下去。他非败在她手里不可。早知道这样,在公司会客室里把钱还给她不就完了吗?何必如此费时地在赌输赢。事已至此,他反正豁出去了。

在胡同拐角处,发现一盏灯笼,上面写着'旅馆'。抬头一看，是一座木造的二层楼。楼上并排有三四个房间。只在转角处亮着一盏灯。再走过去,在门楼旁又亮着一盏灯笼,上面用红漆写着'温泉'二字。

中根走过二三步，回过头来说：

“我们进去吧!”

夫人站住脚。中根神气活现地从门楼里进去了。拉开纸拉门，一位穿洋服的女人出来迎接他。什么也没问，只说了声：“请!”龟山夫人仍站在纸拉门外。

他脱了皮鞋,换上拖鞋,这门楼冷清清的,太煞风景。插伞处只插着一根藤手杖。里面静悄悄的,好像没有人。龟山夫人蹑着脚走了进来，拉上纸拉门。没法子了!——中根想道。

他们被领到二楼的一间六铺席的房间，壁龛上挂着一幅美人画。小桌边安放着两只座垫,红漆的小梳妆台一个,竹衣架挂在门楣上,电灯很暗,一切都显得十分简陋。

屋子剩下他和夫人。中根点燃了烟。夫人离小桌三尺远的地方,也不用座垫悄然坐下。她什么话也没说。中根想既然到了这儿,她已拿定主意了。来吧看我收拾她。

女茶房端了茶来。和邻室相连的隔扇半敞着，里边铺着被褥。

“请安息……”女茶房指了指屋柱。

“这儿有电铃,有事请叫我……”

茶房走后，只剩下他俩。两人正在无声的空间中进行战斗。两人之间没有一件事是相通的,爱情、魅力、兴趣、欲望,能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几乎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憎恶、反感和敌意。两人之间即使发生了特殊关系,那么这和他们的人格毫无牵连,是游离于人间的,一种抽象的乃至观念的 sex 而已。两人一动也不动,只有中根吐出的烟雾在电灯光下冉冉上升。中根默默地瞅着她。这样下去,下一步该怎么办这女人简直像没有意识的泥人。这是什么地方？她不会不知道。她默默地坐在这

里，是没有自我防卫的意识呢，还是瞧不起中根玄二郎呢？再不然是她根本轻蔑 sex 行为？总之，什么也不是。面对着这个不可思议的女人，简直像遇上了一个妖怪。中根越看越觉得心里发毛。中根感到自卑。为了克服这自卑感，首先得探明这个女人的真心。要探明真心除了采取积极行动，砸碎她的外壳以外，别无他途。

“好，来吧！”他喊了一声，随即站起身来。

他迅速地解开领带，拉开隔扇。夫人仍低着头坐着一动不动。中根跑过去从后面抱住她的肩膀。那女人身子僵硬，闭着眼睛，不住地战栗。既然这样害怕，为什么不逃走呢？她既不想逃走，也不抵抗，但是也不积极地妥协。或许这女人为这偷偷摸摸的行为而乐滋滋的呢。此刻，已没有余地考虑到对方如何行动，会发生什么结果。反正走到头，什么都明白了。中根想：这不是我的不好。他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会发展到这一地步。此刻他几乎没有一点欲望，处于一种奇妙的意境。

这四铺席半的房间陈旧不堪，白色的墙壁已变成茶色，电灯上没有灯罩。套窗已放下了，阴森森的像间牢房。既没有挂轴，也没有匾额、衣架，正中央铺着红花被面的被子。在这煞风景的房间里飘着一股沉淀了的阴冷的空气，使人闻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残忍的气味。这或许是兽类的臭味，是人类中最最丑恶的臭味。这房间是女人的地狱。每夜每夜，一个接着一个，不知有几百个妇女在这里出卖自己的血泪，然后从这里坠进了地狱。她们的感叹、自嘲和绝望变成了残忍的气味渗进了墙壁、天棚、榻榻米，就像屠宰场的墙壁、走廊、天棚上渗透了被屠杀的牛、猪的血腥臭一样。这里的气味是屠杀女人的气味。就像屠宰场上的牛，流着眼泪，悲惨地啼叫着被人牵到那里等待死亡一样，她们也痛

苦地折腾着，绝望地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屠夫。

对中根玄二郎来说，今天的举动丝毫得不到欢乐，毋宁说是悲痛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斗争。他自己也和自己斗。既没有胜利的喜悦，也没有征服者的优越，却只能在自己心里留下一种无可名状的屈辱感和自卑感。和植松康代发生关系时，至少当时彼此有对等的要求和炽热。和泽本夫人的那一夜，中途她妥协了，最后还叫住他，给他梳了梳头发，彼此也有了情感的交流。仅仅征服肉体，不算是征服。如果临场不能攫取女人的心，那就不会产生征服的喜悦。在本能的要求中，应该掺上伦理的味道。纯粹与野兽一样的行为，那不会得到人的快乐。中根所尝到的屈辱感和自卑感，并不是女人给他的，而是从他自己身上涌出来的，在他心灵深处还隐隐约约地残留着道德的根。

夫人用缓慢的动作整理衣着，梳洗打扮。她红色的内衣，红得扎眼。中根打着领带，瞅着她的一举一动。待她梳洗完毕，仍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一只手支在榻榻米上，耷拉着脑袋。现在这一"重大事件"已经结束了，然而，她丝毫也没有变化。牛被杀了，还是牛，不会变成别的东西。她还是她，不会变成另一个人。中根什么也没有得到。

事情结束了，不会再有任何发展。他希望快些和这个女人分手。他失败了，只得承认失败。他站起来，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回去吧！"

这一声，才把那女人唤醒了。她低声地说：

"这个……您把钱还我吧？"

"什么？钱？现在没有。"中根冷淡地答道，"下次发奖金时还你。"

女人举起左手的袖子捂住脸，不出声地哭了。为什么突然哭

了,中根弄不懂,借出去的钱和借来的钱一样,都成为她的弱点,为了要回钱,她忍受了最大的牺牲。

“为什么哭了呢?”中根问道。

“您想想……”她抽抽噎噎地说道,“我家丈夫快死了。”

这句话,使中根的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个迟钝的,不可理解的女人仍然是一个女人。她深深地爱着丈夫。她有爱情。然而,她的肉体内部所储存的感情却在这意外的地方表现出来。中根心中一怔,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你爱着龟山君,是不是?”

没料到她像喊叫似的,清楚地答道:

“他死了,我也去死。”

这是彻底的拒绝。简直无懈可击。中根从这个女人身上得到了什么?她只把形骸交给了中根,而她的本质却纹丝不动。

他死了,我也去死!这是何等古板的坚强的贞操观念!她是贞女。问题不在于她的肉体。她的精神已全部奉献给丈夫。肉体是蜕下的皮。征服了蜕下的皮以为征服了她,这只能证明自己的轻薄。中根想到这儿,不由悲伤得想哭。

“是吗?那么,我一定想办法。”中根说。

除此以外,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心里空虚极了,累极了。最最轻蔑的女人却是最最坚强的女人。他才稍稍懂得:女人太可怕了。可是他仔细回味起来,又觉得自己并不吃亏。

8. 上 升 气 流

胁坂来了一封快递信件,信封上收信人是有贵子的名字。中根下班回来,有贵子把信交给他。

“ 买土地的事,看来不行了。”有贵子冷淡地说道。

日前谈到买土地一事,我一直在留意。看来,您说的金额数,现在难以买到。两三天以前有人愿意以三千五百万元脱手，今天已涨到五千五百万元。我是做这行买卖的，听之也不足为奇。现在庄稼人比我们更懂得生意经，很难对付。原材料上涨，盖房子也不容易。如果有意买土地，四五十万元一块的还可以想想办法,不知意下如何？

中根把信装到信封里，扔到小橱上。有贵子正在火盆里生火,低着头一个劲儿吹火。待到火发红后,她的面颊也涨得通红了。从她伸长的脖子中,窥见了她的背脊。她的背脊是没有表情的,因而也缺乏个性,只是女人身子的一部分。有贵子不知道中根在窥探她，她那雪白的脖子无意中诱惑着中根。

中根蹲下来,从后面抱住妻子的肩膀。她没理睬他,仍然一个劲儿吹火。她之所以没把他放在眼里,因为她早已习惯了这样

的动作，丝毫也牵动不了她的感情。她完全了解丈夫的脾性，也知道丈夫爱欲的界限。她既不感到稀罕，也不害怕他。她既不高兴，也不觉得羞涩，完全当成家常便饭。处于被动立场的女人，早就把对方了解得一清二楚，最初的恐惧和惊愕，已变得平淡无奇。像这样的动作，她心里丝毫也不为所动。而采取主动的男人，心里老是七上八下，要求对方有所反应，对于这个没有爱情的妻子，他依然有行动的意欲。

有贵子身子一动不动，说道：

“明天我要出门，两三天后回来。”

中根从她的话里觉察到有贵子心不在焉，脑子里想着别的事。他仿佛觉得手里抱着的只是有贵子的肩膀，而她的心早已跑了。他受了侮辱，他抱的只是一具空虚的形骸。没错，准是那件事。他心里有数。有贵子想的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不像龟山的老婆，他自始至终没有摸透她的心思。有生以来，他从未受过这样大的侮辱。

当女人无力抵抗男人时，她便抛弃了身子，把心藏匿起来了。就像蜥蜴切断自己的尾巴逃跑一样，追赶蜥蜴的猫抓住了蜥蜴的尾巴，还以为抓住了它的整个身子，其实，猫上了蜥蜴的当。

有贵子被丈夫抱着肩膀，心里却另有所思。她和龟山的老婆不同，眼前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她只是不相信自己的丈夫，她的心不知不觉间和身子分离，学会了火遁术和水遁术①。这是她的正当防卫，也是她的悲剧。这对夫妇早已离心离德，各走各的路了。

“你要出门，上哪儿去？”

①在火中或水中隐身逃匿的幻术。

“什么事情指望您，肯定会落空的。只有我自己去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钱呗。”

“盖房子的钱吗？”

“盖房子看来是办不到的，您没听胁坂君说吗？当然最理想的是自己盖……”

“那么，买旧房子吗？”

“是的。没有法子啊！”

“你出门干什么？”

“去商量商量呗。”

“和谁商量？回信州娘家吗？”

“是的。”

“可是，你母亲那里有这么大一笔钱吗？”

“反正田地什么的总是有一点的。老底子了，总可以想点办法的吧！”

“你写信去了吗？”

“没有。”

“你突然闯了去，这事情不妙。不如先写封信去，等得到回音后再去也不晚。”

“这多麻烦，还不如早去早回。”

“你跑一趟不是更麻烦吗？得坐七八个小时的火车，可能还要多。先写封信去吧！”

“您不用多嘴了。反正我得去。”

有贵子两年多没有回娘家了，平时一年只写一封信。母亲遭了战祸回到饭田老家，生活拮据，不见得有什么资产。去年年底或今年正月，母亲曾经向有贵子要点儿钱，如今，这位穷母亲不

可能一下子拿出三四十万元钱来的。那么有贵子为什么连封信都舍不得写,突然要乘火车回娘家去呢?中根百思不得其解。倘若中根追问到底,有贵子不是含糊其辞,便是反过来责备中根没出息。她一说话便歇斯底里大发作,可是心里有她的算盘。这是做丈夫的直感。中根对这个向自己玩弄手段的妻子早已厌倦了,搂在怀中的有贵子的肩膀像石头一样冰凉。他和她已无缘了。

第二天早晨，上班以前他一直没开口。外面下着小雨。

他在屋檐下撑开雨伞，发现纸拉门里有贵子给贵美子换衣服。

“我今天走了!”妻子搭腔道。

“下着雨也走吗?”

“唔。晚饭您在外边吃点儿吧!”

对话到此为止。中根默默地沿着屋檐向大门口走去。房东家的泽本夫人系着围裙在打扫大门。她那露在外面的小腿雪白粉嫩,像大姑娘一样水灵灵的,脚脖子的肉又软又白。她轻轻一笑,笑得那么恬静、开朗。有意识做坏事的人,即使有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心里总不踏实,而这个受害者泽本夫人脸上却丝毫没有阴影。中根见了她,自己倒觉得不自在起来。

这一天在办公室里,中根非常闷气。或许是下雨的缘故。傍晚时分他已把有贵子出门旅行的事忘了。他之所以感到闷气,是意识到即使回家去,有贵子也不在。当然,他并不惦记着她,毋宁说,他似乎暂时得到了解脱,然而他干什么都没劲。

将近5点钟,他茫然若失地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忽然头脑里浮现出胁坂家的狗。这狼狗快断奶了吧 此刻去胁坂家看狗,伺机邀请他到外面喝一杯。中根想道 要收拾收拾他。中根知道自己不是胁坂的对手,要避开正面,迂回包抄,巧妙地让他中圈套,

这是战胜胁坂的良策。

窗外还下着雨,濛濛的细雨在灰色的天空中闪着光亮。他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一个号码,接电话的是一位女事务员。

“胁坂君在吗?”

“请问您是哪儿?”

“我叫中根,是他的朋友。他在吗?”

“他出去旅行了,您有何贵干?”

“啊?——旅行?”

“是的。”

“唔……不知去哪儿旅行?”

对方停了一下,与旁边的交谈了几句,答道:“据说去了信州。”

“信州?……什么时候走的?”

“今天中午。您……您有何贵干?”

“不,没什么事。”他轻轻地挂上了电话。

好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中根想道。我也得想个对策才是。他们俩是什么时候商定好的?商定不商定这都无关紧要。反正中根上班不在家时,胁坂随时都可以去。昨天,胁坂给有贵子来了封信。中根读了信。为什么胁坂要直接写信给有贵子呢?这值得怀疑。或许除了信以外,还附了一张便条,这便条被有贵子烧毁了。昨夜中根劝有贵子先写封信给娘家,然后再去也不晚。有贵子歇斯底里地坚决拒绝。现在看来,她早已和胁坂约定好了。

总之,有贵子今夜没有回娘家。或在热海,或在甲府附近,或在诹访湖畔的温泉旅馆。她的行踪无法推测,反正她没有去饭田娘家。胁坂有的是钱,在豪华旅馆里开一个房间。有贵子正和他

吃生鱼片，炸虾段，喝一杯哩。接二连三的妄想不断地在中根的脑海中涌现。有贵子带着贵美子，加上胁坂，像是一家三口出去旅行，决不会引起别人怀疑。贵美子还小，不会碍事。让她在榻榻米上爬，他俩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胁坂那粗脖子鼓在衣领外面，从后面看，活像块挨刀的猪脖子。有贵子搂着胁坂的粗脖子，还以为丈夫什么也不知道，正在自得其乐哩。中根不会动肝火，更不会有爆炸性的激怒，首先他缺乏激怒的自信心。他的愤怒是内向的，让它在胸中腐烂，变成阴暗的憎恨，丝毫也不让它外露，渗进他的心中和他的骨髓里。正因为他缺乏正面击败对手的自信，他只得从后面迂回包抄，瞅准对方的空隙。再说他此刻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但他确信胁坂决不是一个人出去旅行的。

他好像被人撇在一边，一阵孤寂袭上心头，反过来一想，又像被解放了。自己主动巧妙地逃脱了的解放感，和被人撇在一边的解放感有所不同，前者心里暗自高兴，后者却令人心里发毛。他上了电梯，心里盘算，往后这几小时该如何打发？出了大门，眼前无数汽车形成一道车流。其中有外国人驾驶的红色汽车，车窗口露出一条大狼狗的脑袋，煞有介事地向外眺望。中根想起了胁坂的狗。他约定胁坂卖给他，此刻该到了断奶的时候了。今天胁坂不在家。

中根偶然知道胁坂不在家。除他以外，别人并不知情。此刻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访胁坂家，也不至于显得不自然。

胁坂家里肯定只有老婆看着家。他家不雇女佣，只喂着五条狗。他的老婆身材修长、瘦削，名古屋型的美人。溜肩膀儿，杨柳腰，婀娜多姿，仿佛是浮世绘上的美女，给人以一种不健康的感觉。她没有孩子。整个身子全是古色古香的，待人接物郑重其事，活像古时候诸侯老爷家的女佣人。上次中根到他家看狗时，夫人

端出茶和点心,立即告退,甚至认为与生客交谈也有失礼貌。胁坂是个蛮横无理的丈夫，这么纤弱的妻子，肯定会受他肆意虐待,或许她还乐于受虐待哩。——中根想道。此刻,他也想去虐待她。见到行为规矩、老实巴交的女人,男人就想去虐待她。这是男人先天性的虐待狂热所致。他想冲破横在中间的常识、道德、习惯的阻拦,用一种原始的冲动去碰一碰这女人。

中根折返到大门里,下地下室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盘子鱼肉饭团。这时,街上天黑了,进入了夜间。胁坂先发制人,把有贵子带走了,那么中根走访胁坂夫人也算是正当的权利,或叫正当的报复手段,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样,双方都不吃亏。两个女人一比较,还是胁坂夫人有魅力。她穿着和服,显得十分合体,再让她抱着三弦弹一曲，更像是小地方的艺妓模样。她那修长的脖子,平塌塌的胸部,越看越像是艺妓。既然是艺妓,那又何必客气呢?瞅准机会下手,是为上策。——中根想道。

上了电车,他翻开刚买的夜报。一看标题怪吓人的"女经理被砍杀——暴行现场目击记";"秋天远足的路线——适合男女情侣";"性格异常者的犯罪——女人也是有罪的";"同捡来的女人的三天里……";"男变女的手术"。傍晚的电车中,大部分男人都读这类小报,寻找刺激,消磨时间。工人,职员——这些年轻人失去了上进心,被本能的好奇心所驱使,沉溺于这些低级下流的读物中。站着的女人们一看到报上登的女人裸体照片,赶忙掉转脸去。

下了电车,中根穿过一条明亮而热闹的街道,来到狭窄的胡同里。行人、汽车、摩托车挤成一团。从皮鞋店和理发店的转角上,一拐进去便是胁坂家。收音机播送着广告,人声鼎沸,再加上警笛声,热闹非凡。

篱笆中间开了扇古色古香的木门，松枝从门上方伸出来，用细细的绳子绑住。这是常见的日本风格，却有点小家子气，像门妾宅。中根一进门，狼狗汪汪地叫起来。

中根仔细一看，狗都拴着，他鼓起勇气往里进，心里并不很痛快。大门口只有三级石阶，这三级石阶使他感到害怕。他收起伞站了一会儿，眼睛直勾勾地往里窥视。里边玻璃窗上一个女人的身影在晃动，喝住狗不让它狂叫。

“晚上好！”中根老远便打招呼。

玻璃门开了，女人歪起脑袋朝这边张望，因为逆光，看不清她的脸。

“是谁呀？……”说话不拖长声音，这表明对夜间的不速之客提高了警惕。狗又狂吠一会儿，接着不出声了。

“晚上好！我是中根。前些日子承您热情款待，太感谢了……胁坂君呢？”

“哎哟，我还以为是谁哩。上次太怠慢您了，真对不起……”夫人恭恭敬敬地一鞠躬。

“我想看一看狗崽子，都这么晚了，实在不好意思……不知道在不在？”

“在，在，一条狗，两三天以前已经送出去了……”

“不……没关系……胁坂君在家吗？”

“哟，他不在家。”

“还没有回来吗？”

“不，今天他出去旅行了。”

“是吗？上哪儿旅行了？”

“这个……我不太清楚，好像是去信州一带。”

夫人只把玻璃门开了两尺宽的缝，站在门里答话，中根站在

屋檐下没往里进一步。

“是吗？他去旅行了？那太遗憾了。本来我想约胁坂君出去喝一杯。”

这么一说,中根以为夫人一定会过意不去,让他进去坐一会儿。只要进了客厅,就成功一半了。可是,胁坂夫人只摆动一下肩膀,说道：

“原来如此,真是太不凑巧了。要是他在家的话一定会乐意奉陪的。”

夫人说话谨慎小心,表现出诱人的风韵,中根始终找不到空子可钻。他收起雨伞,站在门外无可奈何地点燃了烟。白色的烟雾在屋檐下飘荡。他在考虑如何把话说得巧妙些,至少能跨进门到土间①,否则是施展不开本领的。

“对了,太太,您家是不是有训练狗方法之类的书？有的话，请借一本给我。可以吗？”他终于找到了话碴儿。

“是书吗？……不知道有没有？”夫人歪起了细细的脖子，“好像是有的,可是我一点儿也摸不着头绪。”

“是吗？太太要是不清楚的话,我自己找一找,两三天以后归还……书很多吗？”

“这个……怎么说好呢？”

夫人的态度始终是含含糊糊的，或许她故意做出这副含糊的样子。她非常乖巧，真是一眼看不透她的心思。

总而言之,她千方百计不让这男人往里进一步。别看她身子纤弱,内里颇有主心骨。不管中根如何恳求,她沉住气温和地把

① 土间——日本式房子后门连接厨房不铺地板的房间为土间，进屋前将鞋脱在土间里。

他顶回去,丝毫也不动摇。

“还有,这狗是不是有血统证明书什么的?能不能让我看一看?”

“嗯,好像是有的,不知道放在哪儿了。反正有关狗的事都是胁坂自己摆弄的……”

又碰了个钉子。反正你说什么,她的回答不是不知道,就是不了解,一概顶回去。当夫人轻声轻气地辨明的当儿,中根拿起伞向格子门靠近一步。他站的位置只离开夫人的脸两尺的距离。倘若伸出手去,便可碰着夫人细细的手指。言语的交谈已经划不来了。他打算直接扑到夫人的怀里。因为胁坂把有贵子带走了,他碰一下他的老婆也是正当的权利嘛,怕什么?

这时,忽然听得有人喊“:静子 静子……”这声音不知从哪儿来的。胁坂夫人只把脸掉过去。

“是。”她答道。

屋里有人,是老人的声音。上次来时没见过这样的老人。那声音是从纸拉门里边传出来的。

“给客人上茶。”

从半开的纸拉门里,递出来一碗放在碟子上的茶,却未见人影。中根一下子泄劲了。

夫人端过茶来时,中根问道:

“屋里是哪一位呀!”

“是我的母亲,从乡下来的。”夫人平静地答道。她完全看透了中根的野心,丝毫也没有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他把茶碗送还,不由得把手搭在夫人的肩膀上。

“下回再来,您一个人在家时我再来。”他小声地说。

出乎意料之外,夫人的脸上丝毫不表示惊愕。她不作回答,

手里拿着碟子和茶碗往后退了一步,如此而已。

中根撑开伞朝大门走去,狗又叫了。夫人站在门里默默地注视着他。总之,她适可而止地将中根打发走了。想到这里,中根觉得胁坂这家伙实在太可恨了。

雨停了。湿漉漉的马路闪着光亮。中根把雨伞当手杖用,从车站缓步行走。时间还不到8点。一路上,他瞅了瞅麻将庄,到处都客满。

门闩被雨水打湿了,怎么也拉不开闩。正当'咯嗒、咯嗒'使劲拉时,客厅里的灯亮了。房东太太露了脸,似乎正等着中根回来。

"是中根先生吗?"房东太太小声地问道。

"是的。我回来了。"

在晦暗中,他把门闩插好,默默地朝厢房走去。房东太太忽然喊住他。

"您太太不在家。"

"是吗?"

"哟!您不知道吗?"

"什么时候走的?"

"好像午饭前走的,提着一只皮包。"

"她说什么了没有?"

"不,什么也没说。您该知道的吧!"

"知道。"

"那就好。"

房东太太还以为有贵子和丈夫吵架才出走的。"那就好……"说话的口气,似乎还带几分遗憾,要是真的出走,那才好

哩。房东太太又问道：

“您太太什么时候回来？”

“是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晚安！”

中根故意含糊其辞地回答，一边沿着屋檐走去。屋檐下还滴着雨水。中根知道，在这个场合，含糊其辞回答比确实回答更富于诱惑力。现在他无意积极主动地接近房东太太，第一次的经验，已经全部了解了这个女人，以后的交往不过是重复或复习而已。每重复一次，就失去一次新鲜劲儿。他和妻子的关系早已是惰性的继续。因此，见了房东太太他想有意识使用诱惑的语言挑逗她。如果对方采取主动，他当然不会拒绝的。

回廊上的套窗关了。他提着皮鞋沿着回廊朝自己的厢房走去。进了屋，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拉亮了电灯。屋子里空荡荡的，孩子的被褥铺得整整齐齐。食桌上还扔着桔子皮没打扫。中根玄二郎忽然觉得自己在这屋里竟无立足之地。他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了两三遭。既不是孤独，也不是寂寞，莫名其妙地竟然找不到自己可以坐的地方。他对有贵子已无爱情可言，可是有了她，自己可以随便坐下，这或许是单纯的习惯而已。支配这习惯的是家庭中的妻子。是妻子养成的习惯呢，还是习惯促使着妻子行动？他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于是打开了收音机，喧嚣的声音倒使他得救了。

刚打开收音机，忽然听得回廊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有人喊：“中根先生！中根先生！”他出去一看，原来是房东太太端着火铲儿站在门外，火铲上的炭火还冒着火星。

“我给您送火种来了。”她像母亲一样温柔地说。

中根还穿着西服，尚未更衣，双手插在裤兜里，说道：“哟，实在对不起，我不要火了，我马上就睡了。”

“可是,没有一点火星儿,您不觉得冷清吗?”

房东太太在喉咙底里骨溜溜一转小声地笑道。这话听起来十分自然,至多是自作多情对他表示亲切而已。房东太太右手拿着火铲儿小心翼翼地从回廊上走进屋里。青瓷的圆火盆放在大橱跟前。火盆里满是烟蒂头,白花花的一片。房东太太跪在火盆前,用火筷子把烟蒂头夹出来,把炭放进火盆里。收音机小声地播送着歌曲。

“您一个人,真够呛!”房东太太翘起下巴,嘲弄地笑道。

“够呛”这个词儿有时也包含着好的意思。(你一个人在家,是不是需要我的帮助?)她有充分的自信帮助他。如果愿意的话,她随时可以伸出援助之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她在试探男人的心思。女人经常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语言,探测对方的反应,等待对方表态。

“她不在家,省得啰嗦,清静清静多好。”中根一边解领带,一边说道。

“老爷们儿偶尔一个人在家也不错嘛,可以体验体验太太在家时的好处,是不是?”

这是司空见惯的台词。房东太太在这台词里赋予讽刺的意义,或者想让中根嘴里说出他对老婆的不满。她的本心想说,瞧您这熊老婆,哪儿有一点什么好处啊。她心里觉得委屈:我这样体面的人却没有男人。而这个一无可取的女人却有丈夫,这世道多么不公平啊!中根觉察到她的心情,故意说些好听的话,让她心里高兴。

“别开玩笑了。她要是不回来倒帮了我大忙。”

“太太什么时候回来呢?”

“这个……说不定她就不回来了。”

他把和服披在肩上,撒了个谎。他想看看这谎言究竟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房东太太抬起头，认真地瞧了他一眼。她本来跪在火盆跟前,索性改变一下姿势,坐了下来。一提到离婚,即使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女人们也愿意认真地打听。

“……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这有什么可说的！”

“可是……这太可怜了。”房东太太心平气和地说。她有口无心地表示了同情。她变着法儿花言巧语,其实想从中根嘴里掏出对有贵子更加难听的话。表面上是同情，骨子里想报仇。

“其实,半年或一年前跟她分了手就好了。”

中根背对着她脱下了西装裤,在和服上系上腰带。壁橱里挂满有贵子的衣服，屋角里是有贵子的梳妆台。还有一团团毛线……这屋子里到处散发出有贵子的生活气息。中根自己被妻子的气息包围起来。在这样气氛中和另外一个女人议论妻子的不是,足以构成对妻子的背叛。他有意给妻子脸上抹黑,暗暗地施以报复，并以此为乐事。

“可是……您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孩子……千万使不得……”房东太太叹了一口气。

“什么呀?! 我可不要什么孩子。”

“中根先生,您太薄情了。”

“可是,您想想,我有什么法子呢？”

“您太太怎么会如此惹您不痛快……反正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谁能没有一点缺点？”

“不,夫人,不是我撵她走的,是她自己跑出去的。我劝也劝不住。”

“是吗？……可是，她一定会回来的。您放心，都有了孩子了，不会随随便便分手的。我看您还是早些把她叫回来。中根先生，您说是不是？”

房东太太一本正经地说道。她一方面向中根提出忠告，另一方面又期待中根反对她的说法。她抓住这个好机会，紧紧地扣住男人的心弦，同时试探男人的真心，盘算他以后是不是会背叛自己。

中根早已嗅出这女人的狡猾。她捡来的炭火冒着火星。他走到火盆跟前，一屁股蹲下，点燃了一支烟。她刚化妆过的粉香迎面扑来。看来她来这屋子前是匆匆忙忙地化了妆的，心理上有所准备，故意做出媚态来博得男人的欢心。

“暂时就随她去吧。倘若她回来，那什么话也不用说，可是她不想回来，我也不会硬拽她回来的。”

他颇为诡秘地瞅了她一眼，露出了诱惑动人的微笑。

房东太太把手搭在火盆边上，低着头不说话。可是她那鼓鼓的胸脯一起一伏喘着粗气，她难以遏制内心的激动。她沙哑着嗓门，竭力控制自己，说道：

“使不得啊！中根先生，您一个人可怎么办？不行啊！”

“没事儿。一个人更随便，只是做饭伤脑筋。”

“您一个人还在这儿住下去吗？”

“是啊！这问题我还没有考虑哩，早晚只有找一处管饭的小客栈。”

中根信口开河地跟她开玩笑。房东太太低下头快靠到中根的脸跟前了。她用自己的脑袋去诱惑男人。

“吃饭之类的小事倒好办。问题是您一个人怎么生活？这可使不得！”房东太太又重复了一句。

“为什么使不得？一个人无忧无虑，有什么不好？”中根充满自信地说。

这个女人曾经被自己弄到手过，对她自不必客气。房东太太只是来回地摇头。她的摇头包含种种意义。中根真的成为单身汉后，她与他之间已无任何障碍，那么两人的关系不知会发展到什么样地步。她心里害怕。虽然害怕，但她又没有信心主动地中止这一关系。因为她曾经有过丈夫，过去有过丰富的肉体经验，她对自己肉体产生了恐惧。经验告诉她，她自己无力支配自己的肉体。现在，她嘴上说不出口，用摇头来表现内心的慌乱。她不能坚决拒绝中根的要求，因为自己的肉体已经打了败仗。四十岁女人的生理、失去丈夫的女人的生理、健康而肥胖的生理压倒了她的理智。

“夫人，我跟您明说了吧，她是不会回来的。其中有不可告人的原因，或许您已经知道了……”

房东太太轻轻地摇了摇头，可是她的全身肌肉在颤抖，证明她是知道内情的。

“我上班去后，有一个男人经常来我家……胖乎乎的，年龄和我相仿，头秃顶……”

房东太太的身子又一次战栗，翻翻上眼皮，像是看到了一件可怕的东西似的注视中根的脸。中根吞云吐雾，若无其事地一笑。

“他和我那口子一起出去旅行了。反正不会回来了……他有钱，做经纪人，还有一辆小汽车。近来混得很不错。不像我没钱，

是个穷光蛋。我是间贯一,她是阿宫①…… ”说罢,中根尖声尖气地笑起来。

房东太太听了他的话并不表示否定。这说明中根不在家时，胁坂这家伙真的曾来家勾搭有贵子。他对胁坂的憎恨已在他胸中硬得像块板。他至今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此刻他心里十分焦急,打算待房东太太走后,翻箱倒柜也得把证据抓到手。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炭火渐渐旺起来，吐出了火舌。沉默，说明危险迫在眉睫。两人面对面保持沉默是一种危险信号。她意识到危险,同时提高了警惕,反过来她的感情正在亢奋。收音机依然小声播送着歌曲。这歌声更加促进了她的情欲。假如房东太太已觉察到危险,那么她应该立刻站起来回自己房间去。可是她仍然把手搭在火盆边上,凝视着炭火。中根想道 她在等待。这一次和上次不同，已经不需要费事，就像拿月票的乘客一样，什么话也不用说，顺利地通过剪票口。房东太太仿佛停止了呼吸,身子一动不动。她那双肉墩墩的大腿在微微颤动,竭力控制自己。中根过去拿起她的手,握住她的手指。仅仅这一微小的动作,传达了他的希望,促使女人下决心。

“ 夫人, ”他小声地说“ 和我结婚吧!”

夫人满脸涨得通红,抬起头来。她的嘴唇在颤抖,歪斜着嘴显得非常不自然,哈哈一笑。

“ 您在说什么呀 ?中根先生,不要乱七八糟胡说。”

“ 怎么是胡说呢?”

“ 我是个老婆子了,别拿我开心,你这个坏东西。”

①间贯一、阿宫是尾崎红叶小说《金色夜叉》中的主人公。间贯一是一个穷学生,阿宫是忘恩负义的女人。

“不,夫人,我是认真的。很早我就有这种想法。我不跟你开玩笑。真的,我们结婚吧!”

中根跪着蹭过去从后面抱住房东太太的肩膀。他的话是他行为的伴奏。只有行为,显得唐突和不自然,有了语言的伴奏,行为便缓和了,显得自然些。因此,他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方如何解释都可以。

“不行。这事情办不到,会叫人家笑掉大牙的!”

房东太太的胸部一起一伏,气喘吁吁,挣脱了搭在她肩膀上的手。可是,中根把她抱得更紧了。两人一来一去,简直是场搏斗。在搏斗中,双方的肉体渐渐发热,感情也成熟了。这是必要的准备行动。然而,她却拼命地加以拒绝。

“人家笑话我们,那怕什么?”

“不行,不行。中根先生,孩子们也不会答应的。”

“如果孩子们答应的话,那么你也同意啰?”

“不,不,不行,我和你是陌路人。还是这样平安无事。你懂了吗?”

“不,我一定要和你结婚。”

“求求你,不要这样欺负我。你这人太坏了。”

“我怎么会欺侮你呢?”

“你这不是欺侮我吗?你这个坏东西!”

“我怎么会是坏东西呢?”

“你就是坏嘛!……”

不知不觉间,房东太太的话成了她行为的伴奏。她的话已经失去真实意义,以同一个节奏来回地重复。不过,“坏东西”这个词儿还是有意义的。它把罪名推给对方,而自己则不负任何责任。

孩子被窝散发出乳臭,榻榻米上的饼干屑也没打扫。有贵子决不会想到丈夫竟会在这屋子里和另一个女人鬼混。房东太太的眼睛睁得滚圆,直勾勾地凝视中根的脸。

“你太太一定会回来的。”房东太太的声音在颤抖。

“不,这娘儿们儿不会回来了。”

“回来了可怎么办?……说话呀!怎么办?”

“没事儿。她不会回来的。”中根颇为自信地微微一笑。他的自信不是指有贵子不会回来,而是对眼前的这个女人,他有充分自信征服她。

“孩子们还没睡哩。”房东太太说。

母亲对孩子的良心,可以说是她最后的理智。但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仅仅是她的行为的伴奏而已。

中根这时发现房东太太的腰带里塞着一只小小的钱包。居家过日子的老婆都有这么一只磨损了的小钱包。上街买东西时从这钱包付钱给鱼行或蔬菜店;行商来兜售东西时,孩子们要零用钱时,她也从这钱包里掏钱给他们。这只钱包记述着她的生活历史。此刻中根正在琢磨,这钱包里装着多少钱呢?一个中年的寡妇,不会装很多钱的。房东太太当然不会觉察到,这个男人正在打她的钱包的主意。她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自制心、警戒心和羞耻心,用袖子捂住脸,紧闭着眼睛。一闭上眼睛,她周围的世界顿时消失了,只剩下五尺见方的空间,这里只有她和他两人。是她两人的世界。世界越小,她的心越单纯。当五尺见方的世界也消失了,只剩下她的感觉,当她的身子冒着青烟默默地燃烧时,她的灵魂变成了一头纯洁无垢的兽类。这时,中根玄二郎仍停留在现实的人世间,盘算着金钱,如何欺骗这女人把钱弄到手。

不多一会儿,中根站起身来,收拾一下腰带,背对着房东太

太蹲在火盆跟前。从早晨起堵在胸中的疙瘩总算去掉了,感到浑身一阵轻松。房东太太坐在孩子的被窝上,整理一下衣领,脸色苍白。

她费劲地慢慢站起身来,肌肉尚处于弛缓状态,身子不听使唤。她手里拿着火铲儿,悄悄地坐到中根身旁,用责备的眼光从侧面注视他的脸。中根冷淡地默默地抽着烟。男人的不负责任,男人的多情,男人的卑鄙都从他的脸上表现出来。她低下头,轻轻地叹了口气，几乎听不见声音。她的叹息表现了她失去了梦幻,又回到孤寂的现实。现实没有变化,恐怕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房东太太终于绝望地站起身来,像对待一起生活的丈夫那样,简短地问道:

“明天早晨怎么弄?”

“明天早晨?……”中根莫名其妙,不知她问的什么。

“早饭你打算怎么吃?”

“啊,早饭……”

他这才明白过来。有贵子不在家，没人给他做早饭。

“到附近食堂凑合一顿算了。”

房东太太犹豫了一下,说道:“我给您做一点吧,不过不太好吃……”

“不,不给您添麻烦,到外面吃一点算了。”

房东太太瞅了中根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她意识到两人之间的秘密仍在继续。中根故意叹了口气，说道:

“到了分手的时候,这老婆也太狠了……她把家里的钱全部卷走了。钱虽不多,加上存款也有十二三万……我成了彻底的穷光蛋了。一点也没法动弹了。夫人,实在对不起,能不能借我一点,月底还,有一万元就够了。”

房东太太默默地低下了头。她那圆滚滚的脖子特别好看,可是她的表情是冷淡的。

“把我这个大男人弄得身上不名一文,她却若无其事。这女人实在太冷酷了。女人的爱情也太实用主义了……我不了解夫人是什么心情和我来往的?我想听听您的心里话。”

这是男人巧妙的反击。男人一表示怀疑,被怀疑的女人立刻会表示诚意。一表示诚意,就不会在金钱上打算盘了。房东太太进退两难。中根瞅准了这机会。

此刻房东太太无法回答，如果表示诚意，那必须借钱给他；不借给他,他就说你冷酷。中根刚才还说要跟她结婚。她压根儿不相信他,只当它是一时的戏言。这位拉儿带女的寡妇过日子仔细，她不能不在金钱上打算盘。

“一万元?我可没有那么多钱。”她小声地说,“吃顿早饭,一定有办法……”

“可是中饭怎么办呢?还有烟钱,零花钱……都没有着落。”

“您向公司借呗!”

“公司里借不出来,再说这样丢面子的事也说不出口呀!”

“我手头也很紧啊!”

“那就算了。”

中根仰躺在榻榻米上,双手枕在脖子下,他故意做出别扭的样子,试探对方的态度。如果她就这样默默地回去,证明这娘儿们儿十分固执,可是他估计她没有这么大勇气,眼望着天棚,不把她放在眼里。一时两人都不说话，互相揣摸对方的心思。

房东太太拿起火铲儿站了起来。中根仰躺着瞅了她一眼,只见她脸上表情十分尴尬,她几乎是拖曳着和服的下摆往前蹭,悄悄走出了屋子。中根仿佛自己被叛卖了,对着她那胖墩墩的身子

狠狠地看了一眼，心里在盘算用另外方法收拾这娘儿们儿。

他仰面躺着衔上一支烟，伸手到火盆去点烟，这才发现火盆底下压着一沓钞票，一共三千元。这对她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奉献了。她不好意思当面给他，像小姑娘似的把钞票叠起来，悄悄地塞在火盆底下。她用心良苦。中根拿过钱，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巧妙地抓住了女人弱点，终于把女人的钱榨出来了，他感到很痛快。看来，这个女人的感情还黏乎乎地缠着他。

有贵子把钱全部卷走，这是中根信口开河。此刻他口袋里还有好几千元。有贵子回来时，不知泽本夫人会怎样恨他，这挺有意思。不管她心里如何怨恨，可是表面上绝对不会流露出来。她决不会向他讨债。她的怨恨由于自己的不贞所致。她只有心里生闷气，而中根一点也不吃亏。

房东太太走后，只剩下他自己，无所事事。吸完烟，他站起身来铺好被褥。房东家的泽本夫人，看来也是个无聊的女人。恶作剧只能到此为止。倘若和她结婚，就得抚养她的孩子，他才不干这样的蠢事。瞧这女人，默默地留下三千元走了，真够傻的 男人只要稍动点脑筋，要欺骗一个女人，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他和男人打交道，简直一点自信也没有。而对女人，稍施计策，没有不成功的，真是不可思议。看来，有贵子不会离开他另找门路。家庭的纠纷还将延续下去。但闹点纠纷，根本算不了什么。对于没有诚意的人来说，家庭的不和根本算不得什么伤心事。和妻子吵架，可以说是适度的冒险，甚至还会从中感到乐趣。吵归吵，夫妻总归是夫妻。一天有一天的苦恼，一天有一天的乐趣。

他忽然想到打开大橱寻找“证据”。抽屉上着锁。他找到钥匙把所有的抽屉打开，或许能从中找出蛛丝马迹。中根急于想知道，有贵子今夜在哪儿过夜。

女人的抽屉里几乎什么都有。香水的空瓶、生了锈的钥匙、扇子、照片，还有新婚时两人穿着浴衣的照片、布袜子、粉红色的内衣、橡皮扣、别针、水晶的项链、香袋、信件等等，却没有找到胁坂的来信。肯定是烧毁了，要不全拿走了。中根目光炯炯地翻箱倒柜，他对探知女人的秘密具有莫大的兴趣。他要知道有贵子背着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在一只狭长的纸箱中找出一条新的腰带。他没见过这玩艺儿，说不定是胁坂送给她的。但这算不了什么证据。

在塞满和服的衬领、卫生纸、衣带等物的小抽屉里，找出了一包药，纸盒的一端已经破了，里面收藏着女人用的药。中根不知道有贵子用过这样的药物。说不定是胁坂来时才用的。但这也不是什么证据啊！结果，找了半天，不过是弄着玩，什么收获也没有。他此刻感到自己的妻子好似远在他方的陌路人，他用冷酷的心拼命寻找她的秘密和罪证。这是不相信女人、不相信妻子、不相信朋友的孤独的男人搞的孤独的游戏。倘若他真的找到妻子不贞节的确凿证据，他还将更加孤独，陷入难以自拔的穷困的境地。他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还是拼命地去寻找妻子的秘密。这是玩弄妻子，同时也玩弄了自己。他自己不相信自己，也不懂得孤独是什么滋味。在这毫无意义的"探索"结束后，他感到自己被妻子撇在一边，于是百无聊赖地钻进了被窝，打开收音机听爵士音乐，打发着这难熬的夜晚。

9. 胸中的污泥

中根玄二郎趴在桌上办公。把过完户的股票邮寄给股东。将名册和股票核对完毕，再核对印鉴、股票数和号码。这种杂务每天没完没了地干。它不生产任何产品。

他的胸部深处冒着气泡，像腐烂了的泥散发着类似沼气的恶臭。这些腐败物来自他软弱的性格。他没有自信将自己胸中的肮脏的东西抖搂给别人看，什么都郁积在自己心中。表面上看，他是个温和的小职员。在他心中郁积的腐败物正在发酵、霉烂。他一天到晚沉不住气，自己也并不认为这是正常的，心里老是七上八下，难以自制。天长日久，他变得自暴自弃，好似得了一种自体中毒症。他每天每日寻找快乐。看脱衣舞，看电影，听音乐会，看拳击比赛，不论到哪儿，当时觉得挺有意思，事后心里还是郁结着疙瘩。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打字机啪嗒啪嗒的响声、订书机的哐哐声、开门的声响、拖椅子的声响、电话铃声，构成了令人心烦的噪音。中根核对着账本和股票。屋子里的烟雾白茫茫的一片。

“喂！中根君，你的电话。”

坐在对面的人越过账本把连着电线的电话听筒递给他。他右手拿着钢笔，左手把话筒接过来。

“是的,我是中根。”

对方是女人的声音。他立刻想起来了。说话口齿不清,颠三倒四,是龟山的老婆。

“您是中根先生吗?目前蒙您多方关照,实在对不起……您一家人都好吗?我是龟山的妻子……实在不好意思启齿,今日下午我想去拜访您,不知道您方便吗?”

中根蹙起了眉头。听筒里传来一个邋邋遢遢的女人的声音,使他想起了那天晚上自己的惨败景象。

“龟山君的病好些了吗?”

其实,龟山君病不病,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的真心是对方回话的工夫,他在考虑对策。

那女人坦率地说:“谢谢。托您的福,他的病好多了。我家先生要我向您问好。”

听到这里,中根心里很不痛快。他对自己不道德的行为并无反省,因为当时觉得有趣才那样干的。而龟山的老婆的不道德行为则另当别论。看来,这个女人巧妙地欺骗了自己丈夫,而她自己也觉得根本无所谓。这样的话,中根放荡不羁的行为,对她来说根本不当一回事。既然是件坏事,那它就该既有乐趣,也有争执。如事后听到对方根本无所谓,他心里便觉得腻味了。他愿意龟山怨恨他,讨厌他,这样还比较舒服些,他反过来轻蔑对方。倘若对方没有任何反应,那么他自己好像受了侮辱。对方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自己也就无立足之地。他胸中的污泥又重新咕嘟咕嘟冒起泡来。

“嗯……今天是星期六,午饭前我要回家。下一次吧!”

“是吗?……那可怎么办呢?……”那女人吞吞吐吐说不下去了。

“改日您再打电话来吧。”说罢,中根挂断了电话。

按照一般情况,一个女人不会主动打电话来约见的。而她竟然若无其事地来访,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中根好像被抓住了把柄。植松康代也罢,泽本夫人也罢,他是向女人借钱,由此和她们保持了联系,把柄抓在自己手里。而龟山夫人则不同,因为她掌握着中根的弱点,所以他心里犯嘀咕。总而言之,他已玩腻了这个女人,他想逃脱,这就是他的弱点。

中午到了。往后等待着他的是无聊的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有贵子还没有回来。今天是第三天了。胁坂的情况也不了解。此刻回家去,房东家的泽本夫人正等着他。他觉得这女人也没多大意思。如果她住在远处,自己愿意的时候,偶尔去玩玩也不错。可他和她只隔着狭窄的庭园,抬头不见低头见,有时很难应付,所以他此刻不想回家去,突然觉得这世界狭小了。一想到这周围局促的环境,胸中的污泥又开始咕嘟了。

东京来了一部颇获好评的意大利电影，下午 2时在丸之内举行收费的首映式。作为大都会的知识分子，不看这样的电影，便没有资格谈论现代文化。中根对电影是消息灵通人士。他打算下午去看这部电影,借以消磨时间。

他把工作收拾停当,下到地下室食堂吃饭。他何止几百次在这儿用午餐。他熟悉食堂和菜馆的所有食谱。菜的种类、色香味以及盘子大小,他背得滚瓜烂熟。可是,没有一样新鲜的菜肴能促进他的食欲。淡红色的猪肉、黄色的炸虾段、绿色的青豌豆、古铜色的鳗鱼、红生姜……什么都有等于什么也没有。几百名小职员看了摆着的菜肴样品,头也不回地走过去了。因为这些菜他们吃过几十次。一天的有限的费用，他们只配吃这些老一套的食物。地下室食堂的菜肴的品种显示出薪水阶层生活的极限。人

们围着这‘ 极限 ’转，早已感到无聊透顶了。缺少食欲说明生活的无聊。

无聊的结果使食物单一化。单纯的食物是无可挑剔的。中根玄二郎忽然想起要吃荞麦面条。他穿过布帘，买了餐券，四处寻找座位，忽然发现在屋柱后面总务科的池田独个儿坐在那儿。他穿着灰色的春大衣，手支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巴，头发梳得锃亮，胡子刮得精光，实在是位仪表非凡的美男子。他正等着侍者端菜来。平时池田总是和颜悦色，待人和气。今天则脸色阴沉，眼神迟钝，显得孤独和忧郁。

中根默默地走近去，把手搭在池田旁边的椅子背上。池田抬头一看，见是中根，立刻转变了表情，笑了笑向他表示好感。

“ 你吃什么 ？”中根坐下后，随便问道。

“ 荞麦面条。”池田也随口答道。

“ 新婚的情绪怎么样 ？”

“ 不错。”

“ 还没吵过架吗 ？”

“ 啊 !目前还到不了这一步。”

“ 唔，她不会吃醋吗 ？”

“ 不清楚。恐怕不至于吧 !”

“ 反正早晚会走这一步。你好寻花问柳，她又如此精明。有了孩子，做丈夫的没有不受老婆欺压的。”

“ 现在已经受气了。”

“ 这么快吗 ？真没想到。”

“ 反正早晚有这么一天，早比晚强。你怎么样 ？”

“ 甭提了。乱七八糟…… ”中根有口无心地随口说道“ 看来，用不了多久就得分手了。 ”

“是吗？……谁的过错呢？”

“……”

“像你这样善良的丈夫不是老婆的对手。”

“唉，女人的心真难捉摸呵！”

拿着围裙的小姑娘给池田端来了荞麦面条。

中根说女人的心真难捉摸有双重意义。他指的除有贵子的心难以捉摸外，植松康代的心也难以理解。其实，有贵子的心，他是一清二楚的。他说难以捉摸，那是说着玩儿。而植松康代的心，说实话，他确实捉摸不透。

池田和中根一样，见了面，不过随便说说而已。而中根觉察到康代结婚不久便掌握了家庭的权力，站在统治丈夫的地位。一年以前，她和中根的那段往事，此刻已遮盖得天衣无缝，厚着脸皮在家庭里作威作福，一想到她那心理状态，中根觉得这个女人了不起，是厚颜无耻呢，还是聪明乖巧？总而言之，她有很强的生活能力，对生活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合理的方针。今年秋天，她给中根三千元，作为“分手钱”，从此一刀两断。她把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家庭生活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中根觉得从今往后，他对这个女人再也无从插手了。

“你现在就回家吗？”

“不，我还有点儿事。”池田把荞麦面条挑得高高的，塞进嘴里。

“上哪儿去？”

“川崎。”

“去看赛车吗？”

池田嘻嘻一笑。

“让新婚的妻子在家等着你，你却去看赛车，太岂有此理

了。”

“你不懂,这老婆嘛,让她等等没有坏处。”

“是吗?那么我们一起去吧!”

“怎么?你也去。”

“我那口子回娘家了。我自个儿在家看门哩!”

中根突然决定也去看赛车。比起电影来，赛车更富于冒险性。再说,好久没有和池田一起玩了,趁此机会打听一下池田的家庭状况。他们夫妇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究竟谁在家里占主导地位,他们的爱情方式等等。这一切对于确定今后方针具有参考价值。不仅如此,池田根本不知道中根和康代之间的那段事。从侧面观察池田的态度也怪有意思的。池田一无所知,自己却一清二楚,他暗暗地品尝着这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胜利感。

他的兴趣就这么可怜。他对别人不能作威作福,却形单影只自我安慰。可以说，这是中根玄二郎的自渎行为。自渎的污垢，日积月累在心底里堆积,无处发泄、天长日久、发酵和腐烂,咕嘟咕嘟地冒气泡,散发着恶臭。他并没有意识到,其原因正在自己身上。他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只追求当天的快乐,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上了电车，池田从皮包里掏出两三份赛车新闻仔细地读了起来,鼻子快要擦到摊开的报纸上。一直到川崎,他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报纸。中根坐在他对面,他第一次发现池田对赛车竟然有这么大的兴趣。或许此人就是赌徒。总而言之,他读得仔细极了,每个选手的昨日和今日的成绩自不待言，甚至过去十八次比赛的取胜率,和其他选手的比较、年龄、组合的有利或不利,他把所有胜败的可能性都研究到家了。

中根没有这么大热劲。他认为反正是赌博,那得碰运气,从

数学上算得再精确，也算不出今天胜负的结果。他的做法和池田完全不同，以自暴自弃的心情买奖券。而池田则蹙着眉头，抿紧嘴唇，简直像解高等数学题似的计算今日的胜负。到达川崎车站，他竟然忘掉了中根的存在。

中根想道：像池田这样的人，在家庭中他该是什么类型的丈夫？他可能只沉溺于自己的兴趣，忘掉妻子的存在。如果两人对劲的话，他也可能爱妻子爱得要死。不管怎样，总而言之，他是个任性的丈夫。植松康代……不，现在是池田康代①，她对这个任性的丈夫作何考虑？是肯定他，主动而巧妙地迎合他呢，还是向丈夫提出抗议，从而挑起了家庭纠纷？池田和他妻子的力量对比关系，其分水岭在何处？

赛车场上和往常一样到处是尘埃和纸屑，喊声震天，几千名观众熙熙攘攘，乱成一团。池田来到这儿后，他的态度和在公司里截然不同。他绷着脸，对中根也不那么和颜悦色了。神经质的眼神骨溜溜地乱转，中根和他说话，他也懒得搭腔。不仅如此，他自己一个人在观众中到处乱转悠，中根好几次都找不到他的人影。池田本身自然没把中根放在眼里，甚至忘掉了几千观众的存在。他不是低着头读赛车新闻，就是在‘猜奖贩子’的大洋伞跟前听人们高声呼喊，再不然就是凝视着地面默默地在售票房跟前转来转去。

奇怪！中根产生了异样的直感。新婚还不到一个月，他怎么如此热衷于赛车？肯定是家庭不和，再不然，他心中有其他苦恼的事。

第六轮、第七轮比赛，中根都没有中奖。

①日本妇女出嫁后随丈夫姓。

是由于感兴趣而热衷于赛车呢，还是热衷于赛车后才对它感兴趣呢?反正池田的头脑里,除了赛车以外,装不进其他东西。为什么他如此着迷呢？中根难以理解。他自己反正抱着自暴自弃的心情,买了奖券后不指望中奖。侥幸的心情有是有的。像他这样怠惰的人不靠着精确的计算,而抱着侥幸心理碰运气。因此他买奖券时往往随大流,命中率极低。不中奖更助长了他自暴自弃的心情。

第八轮是 A 级选拔赛。距离二千八百米。在连胜式的售票房跟前,中根找到了池田。他悄悄地走近去,从后面窥看他究竟买哪一号。池田绷着脸,瞪着大眼睛,愁眉苦脸的,反映了他内心的苦闷。他本来有点儿驼背,而此刻似乎驼得更厉害了。他拐进售票房的右首,脸色苍白,待他出来,手里拿着一叠像纸屑似的奖券。他神经质地一张一张地点过数后装进了裤袋,3—6,池田一共买了十张。

接着他踱到屋檐下站住,心里犹豫不决。铃响了,再有一分钟停止售票了。池田咬着嘴唇,下了个狠心,买了 5—6。刚才买的是 3—6,这回避开 6—3,买的是 5—6。6 是优胜候补号。池田不买 6—3 表现了他内心的焦躁不安。他这样做,证明他不是借赛车得到娱乐,而是拼命想捞一把。赢了钱,可以买样东西取悦新婚的妻子。薪水阶层为了给妻子买套西服,就得依靠在赛车中侥幸取胜,说可怜也够可怜的了。赛车的输赢左右着家庭的幸与不幸。在这样可悲的经济基础上支撑着日常生活。池田一下子各买了十张奖券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中根只买 3 张大家都不起眼的 2—1,如果中奖了,那是大爆冷门,可以捞一大笔钱。

他们在观众前簇后拥中回到了看台，跑道的周围人山人海。无数只脑袋重重叠叠,好像晒在海滩上的鱼干。池田巧妙地钻出

人群,来到前排的座位上。他有意识地避开中根单独行动。中根这才发现池田在地下室食堂遇见他时就想躲开他。池田一开始并不乐意和中根一起来赛车场。为什么他要躲开中根呢？

中根忽然想到，或许植松康代已向池田坦白她和中根的关系。池田按照自己的逻辑不肯把事情张扬出去，悄悄地处理了，打定主意从此以后对中根敬而远之。

假如中根的这个猜想没错的话，那么可以说池田是个居心叵测的人。中根想起在地下室食堂时的对话。

假如池田已经得知中根和康代的关系，还能若无其事地说出这番话来,说明池田这个人相当狡猾了。他心中有数,还不失礼貌地同中根交往,说明池田的演技比中根高出一筹。而中根还傻乎乎地观察池田的行动,说明自己多么浅薄。

总而言之，池田和康代已结成夫妇，妻子过去即使有过瑕疵,也已成为双方共同的秘密。在物质上、精神上,以至在肉体上,他们已结成一体。而一年以前,中根和康代仅仅有过这么一次偶然的“经历”,他把它当作掌握女人生杀大权的王牌。这不是狂妄自大,自作多情又是什么?对康代来说,中根一开始就是陌路人,现在仍然是陌路人……想到这里,中根越想越觉得自己做了一桩蠢事,他已经失去了植松康代。他从她手中得到的三千元钱,名副其实是“分手钱”,事到如今,他已无插手的余地了。想起去年在海滨的“事件”,看来那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第八轮比赛未起波澜，匆匆结束了。6 号优胜，4 号居第二名,5 号落在大后,没挂上号。

奖金数公布后,几千群众络绎不绝地从看台上下来。中根在人群的拥挤下来到了广场。他对池田已失去了兴趣。池田平时看来是个和颜悦色,善于交际的人,而他的性格拘谨,不易被人

家钻空子,与龟山相比,池田更难以接近,对此人决不可放松警惕。不论用什么狡猾方法,看来很难从他身上借出一分钱来,因为他一眼就看穿对方的意图。既然池田是个精明的男子,那么对植松康代新的诱惑方法,不动点脑筋,难以取得成功。想到这里,中根已完全失去兴趣,无所事事地在广场上踱来踱去。猜奖贩子和换钱贩子声嘶力竭地叫喊。观众表情忧郁，迈着缓慢的步子。直升飞机在晴空中飞翔，天空中飘着紫色的云彩。

最后一轮比赛结束时,天将黑了。一整天热衷于赌博头脑发热的观众,这才想起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和约定的时间,争先恐后地从狭窄的门穿出去,踏上归途。三个交通警察吹着警笛在公共汽车门前维持秩序。这一群人活像一群动物。

池田和中根好不容易挤上了公共汽车到了川崎车站。售票房和剪票口排着长长的人群。两人走进一家咖啡店,稍事休息候车。咖啡店玻璃橱窗上装饰得五彩缤纷,但饮料和点心都是廉价的低档货。池田累得不想吭声。中根猜测,他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心里不痛快。

“怎么样?今天运气不坏吧?”中根嘲讽地说。

“不行。收支平衡就算不错了。”

中根的直感判断,池田的回答是撒谎,看来他输了不少,只是嘴里不想说而已,或者不愿让中根知道。池田叹了一口气。他的表现虽像平时那样柔和，但显得有点勉强，掩饰不住他的谎言。两人把方糖加到咖啡里,默默地饮用。玻璃窗外,看赛车的观众络绎不绝。

“关于我的事,你在公司里听到了什么没有?”池田问道。

中根抬起头看，池田耷拉下眼皮，凝视着拿在手中的咖啡。中根一眼看出,他心里有愁事儿。

“你的事?什么事?”

“是不是有人说三道四的?”

“不,我没听说。究竟什么事?”

“你没听说,那就算了……因为有的人专门制造流言蜚语。”

但池田没说出这流言蜚语指什么。

“至多是怨恨或嫉妒而已。像你这样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受人嫉妒,这一点也不奇怪。”

中根知道这番话不过是奉承他。

“那样就好……”

话到这里为止。最后这句话留在中根的耳朵里,久久未能消逝。“那样就好……”说明事情正好相反。中根想起在地下室食堂里吃荞麦面条时,池田的脸上投下了一层忧郁的阴影,此刻这句话看来是事出有因的。

中根放下咖啡杯,朝陈列着点心的橱窗走去,要了一盒子奶油草莓点心。

他提着包装得很漂亮的点心盒回到座位上，放到池田跟前。池田手足无措地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

“新婚妻子老老实实地在家里等着你,做丈夫的该有义务送点东西给她。”中根温和地一笑,说道。

“你这是给我的吗?”

“不是给你,赠给你的爱妻。她不也是我的好朋友吗?”

“是吗?那对不起了,谢谢。”池田道过谢后,掂了掂点心的分量，又放到原来位置上。

“你可不要说是我送的,那会破坏情绪的,只有你自己送的东西才会使老婆高兴。女人的心情就这么怪。哈……”

中根爽朗地一笑。反正池田肯定会说这点心是中根送的。康代会有什么感觉?她不会高高兴兴地吃的。假如她不吃,池田肯定会问为什么。康代自然难以启齿。这样,就在新婚夫妇中间制造了隔阂。中根的目的就在于此。康代组织家庭后,心里乐滋滋地感到幸福,这盒点心将会提醒她,过去的瑕疵并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这是中根的报复。他借池田的手,给他新婚的妻子送上毒馒头。这可算得上是妙计了。

万一康代对新婚丈夫有所不满,那么这盒点心,将会动摇她的心,从感情上离开丈夫。中根想象这对新婚夫妇在这盒点心面前会有什么表现,觉得挺有意思。中根心中暗暗好笑。池田则一无所知。离开咖啡店时,他赶忙走到柜台跟前,把两个人的账付了。

户外天色全黑了。中根在车站月台上和池田分了手。他心里在寻思公司里对池田究竟有些什么议论，怎样才能打听到。

天短了,周围全黑了。车站的时钟还指着 5 点。他不甘心就这样回家，想到新宿去转悠一趟，看看新宿剧场上演什么新戏，再到百货公司的里街上逗逗‘夜间天使’玩,然后再去红灯区蹓蹓。总而言之，今晚上得痛痛快快地玩一玩。不至于太无聊。

可是,当他来到品川时,忽然心血来潮下了电车。或许胁坂已经回来了。先打个电话,倘若他在事务所里,这就去找他。胁坂的事务所离品川不远。

胁坂正好在事务所里。

“今晚你有事吗?”

“没什么事。”

“那么好,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如何?”

“行啊!”

“我刚从川崎回来。”

“去川崎干什么?”

“看赛车呗。”

“唔,赢了钱吗?”

“不行。那玩艺儿我不在行……走吧!”

挂断电话,中根雇了一辆小型的出租汽车。到胁坂事务所只有五六分钟的距离。

事务所在一座小小的楼房的楼下。门口的告示板上贴着几十张出售土地、房产的所在地和价格的广告。玻璃窗上印着‘胁坂不动产事务所’烫金文字,屋里有三四个人影在晃动。门口停着一辆小型的汽车。

胁坂穿着一件深色带白点的大衣正好从事务所里出来。右手拿着一只用纸裹起来的一升装的酒瓶。他把大衣扔到助手席上低着头坐到司机席上,从里边开了车门,让中根坐到后排座位上。

“我给你拿着酒吧。”中根把酒瓶接了过来。胁坂发动引擎,用打火机点燃了烟,也不说上哪儿去,便启动了汽车。

“你还拿着酒去酒店吗?”

“不,这是拿回家去的。”

“是吗?这是从哪儿买来的?”

“人家送的。”

中根一看包装纸:“大吟特酿·信州诹访酿造株式会社”。没错,他确实去了信州。这就是证据。

汽车沿着刚才来的路,向品川车站驶去,然后沿电车道、在晦暗的马路上行驶。一路上,红绿灯变换着信号,夜雾弥漫。

“你好像上哪儿旅行去了,是不是?”中根玄二郎从后面座位

探出身子问道。他想出其不意，突然袭击，一个劲儿追问下去，以期今夜抓住确凿的证据。抓住确凿证据便可确认妻子的不贞节。但即使抓到证据，中根也并不想同有贵子离婚。只是他对有贵子可以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这样就足矣。今后他可以比妻子更加自由，不许有贵子提抗议，使自己占有统治的地位，随时可以折磨她。

“唔，我有点儿买卖，出去走了走。”胁坂眼睛始终注意对面驶过来的汽车，随口答道。

“上哪儿去了？”

“轻井泽、上田、长野……”

“是吗？……那一带下雪了吧？”

“不，还没下。”胁坂不假思索地答道。

“不见得吧，报上登着那一带前些日子就下雪了。”

“不，没下。”

奇怪！——中根想道。然而，这算不了证据。胁坂的粗脖子堵在他的眼前。这贮存着厚厚脂肪的脖子里，似乎塞满了胁坂充沛的精力、他的欲望、他的蛮横，总之一切可恨的东西都从这又粗又红的脖子体现出来。真可谓是厚颜无耻。它堵在中根眼前，使中根感到沉重的压力。

“轻井泽你宿在哪儿？”中根问道。

他的本意，想问他在外面住了几宿，这样可以同有贵子的话对起来，可是直来直去地问，反而会引起对方的警觉，不如含糊其词地问，或许会掏出真话来。

“在旧轻井泽……一家脏得要命的旅馆里宿了一夜。”胁坂不耐烦地答道。

“我知道那儿有一家叫信浓的旅馆。那么，长野宿在哪儿

呢？”

其实，中根只听说过信浓旅馆的名字，压根儿没在那儿住宿过。

“长野住在善光寺附近的旅馆，名字忘了。”

“住两夜吗？……今天才回来的吗？”

“不，昨夜回来的。”

既然昨夜回来，今天提着信州带来的酒，这事儿有点蹊跷。中根想道：胁坂知道中根怀疑他，故意撒谎，让他着急。汽车越过小山冈下了坡。远处五反田一带的霓虹灯五光十色，分外耀眼。

“信州、长野、上田都没意思，还是松本、诹访一带好玩。”中根绕着圈子追问胁坂，但胁坂未作明确的回答。

“没到诹访去吗？”

“去了。”

“有没有碰上美人啊？反正你老兄不会空着手回来的。诹访的美人如何？”

“不知道。只呆了三小时就回来了，哪有工夫玩什么美人？”

“唔……你到那样偏僻的地方，难道那儿也有买卖吗？总不见得去买卖诹访的土地吧！”

“不是买卖诹访的土地。”

“那去干什么？”

“因为那地方有的是地主，土地在东京，人住在乡下。大买卖都集中在那一带哩！”

“是吗？”中根听了他的话，当然不会心服。此刻既抓不到胁坂带着有贵子出去旅行的确证，也抓不到没去旅行的证据。

胁坂把车停在车站附近热闹非凡的广场上，熟练地把四扇车门锁好，披上大衣，拐进一个小胡同里。那儿酒店、小吃店鳞次

栉比的,他走进一家似乎他常去的菜馆。

胡同两侧到处是红灯笼、霓虹灯、招牌、广告牌,留声机和收音机发疯似的播送着音乐,人们突然进入这样的场所,往往会感到别扭,不协调。这喧嚣的音乐会使人们的理智发生错乱,忘掉了自己的生活准则。胁坂却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毫无顾忌地穿过霓虹灯,跨进了晦暗的酒店大门。潮湿的空气夹着香烟味从门里喷出来,形成一股恶臭,直冲人们的嗓子。

从门口下去两三级石阶,眼前是一溜摆满酒瓶的柜台,里首则是十坪大的雅座。这儿,有人跳舞,有人唱歌,还有一个女人拉着手风琴,杂乱无章。墙上亮着几盏壁灯,罩着五光十色的灯罩。中根站在胁坂身后,等待胁坂定下座位。一位穿黑衣服的小个子女人走近来,双手勾住了胁坂的脖子。

“你来了!快把我冷清死了。什么时候回来的?”那女人的脚把地板踩得咯嗒、咯嗒响,尖着嗓门儿问道。

胁坂脸上不太高兴,不耐烦地答道:“昨晚回来的。”

“撒谎。今天中午我给事务所打电话,说你还没回来。昨夜到今天你藏在哪儿啊?”那女人快嘴快舌地说。

这女人可以说是酒馆里的老油子。她个子虽小，体型倒不错,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小小的嘴唇,一张嘴,便显露出淫荡的微笑。黑色的长裙里面,一对鼓得高高的乳房。她挽住胁坂的胳膊一个劲儿往里拽。从后面看,她那细细的柳腰下面屁股大得要命。一句话,她是个性感的女人。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种下流、令人恶心的味道。她叫‘早月’。看来她和胁坂混得很熟。她赶忙把啤酒和下酒菜端来,一屁股在胁坂的身边坐下。绿色的电灯在他们头上投下了妖媚的光圈。

中根没有放过早月和胁坂简短的对话。早月今天中午曾给

胁坂的事务所打过电话,那时胁坂还没有回来。这与今天他拿着诹访酒回家的事实是相符合的。看来,他在撒谎。为什么要撒谎呢？假如胁坂为买卖上的事出差，没有必要撒谎提防中根的追问。当然,此刻还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但中根的疑惑越来越加深了。这样,有贵子今晚肯定回来。当面追问她,综合两人的答话,便可抓住大体上的事实。然而,这样追问是不是得当呢？

中根对有贵子没有嫉妒的心情。即使分手也无异议。但好容易得到这么一个机会,他当然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会。首先得抓住有贵子,只要她是中根的妻子,中根始终处于有利的地位,瞅准胁坂的弱点,给他们一点颜色看。

他要算计胁坂无非是想从胁坂身上榨出几个钱，至少那只狼狗崽子可以白白地弄到手。弄得巧妙的话,他还要胁坂事务所向他提供一座小小的住宅。这是美人计,拿妻子做抵押,从胁坂身上榨出钱来。这是对胁坂，也是对有贵子的报复。

胁坂从附近的饮食店要了寿司、烤鸡肉串,请这些娘儿们儿吃。那些饥肠辘辘的女招待围着桌子随手拿来便吃,那血红的嘴唇实在令人恶心。早月偎依在胁坂的肩膀上，哝着鼻子跟他撒娇,缠住他不放,让他带她去热海洗温泉澡。瞬间,店堂里来了卖花的小姑娘,背着孩子卖巧克力的女人,还有两个卖唱流行歌曲的小伙子,还有在桌子与桌子中间跳吉特巴舞①的醉汉,闹得人仰马翻。中根则和一个来到身边的穿和服的女人猥亵地议论十多岁小姑娘的性意识。

突然，中根背后有一个女人对着胁坂嚷嚷：

“好啊,胁坂,你撒谎,我可生气了。”

① 一种随爵士音乐节拍跳的快速舞。

“什么撒谎？别胡七八扯!”

“你说，你是独身，说得有鼻子有眼。早月，可不要听他的鬼话。”

“你说什么呀？我就是独身嘛!”

“弥天大谎，连孩子都有了。早月，你说对不对?”

“别胡扯了，我哪儿来的孩子？”

“你别忙，我有证据。前天，不，四五天以前，你在新宿闲逛，是不？”

“不，我没去。”

“我亲眼看见的，下午1点，在新宿车站地下道，我正想招呼你，一看，你和太太在一起，还抱着个小女孩儿。”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儿有什么老婆？你一定看错人了。不信，你到我家看看，除了狗，还有一个帮助料理家务的老婆子。你这娘儿们儿真浑……”

他们的对话毫无诚意，信口开河，胡扯一气。在夜晚的小酒店里几乎每时每刻都能听到这种无聊的对话。中根背朝着胁坂，仿佛专心致志地听自己对面的女人在谈姑娘时代的往事，但他的注意力却完全集中到身后的对话。胁坂带到新宿去的那个女人是谁？这不用问，肯定是有贵子。眼前就有证人可以证明。但这个证人弄错了。和胁坂一起走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而是我的老婆。

中根抑制内心的愤怒，端起冰啤酒一饮而尽。发火无济于事。反正老婆已被人夺走了。与其发火，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巧妙地让胁坂绊一跤。

他突然回过头来喊道：

“喂，胁坂……”

胁坂嘴里衔着香烟,怔了一下转过身来。瞧他的脖子和肩膀都硬邦邦的显得十分拘谨,眼神里透出恐惧的神色,说明他心里有鬼。中根定睛一看，说道：

“我家的房子,我房东越来越厉害了,一定要撵我们走。我走投无路,无论如何请你想想办法。”

“唔……原来如此,我知道了。”

“别光说知道了,你得替我操操心啊,哪怕是小一点的房子也行。我可以分期付款,加上利息总可以吧!”

“目前,小一点的房子还真不多哩!”

“别撒谎了,你事务所里贴的广告不有的是吗?”

“你不懂,那些都已经卖掉了,贴在那里为的是装门面。”

“总不见得一座也没有吧。”

“有当然有。”

“那就请你想想办法,为我操操心。明天我到你事务所去。”

“你不能那么着急嘛。”

“怎么不着急,人家要撵我搬家,一天也等不得了。这样吧,明天下午,我和老婆一起去。”

“明天下午我有事出去。”

“那么上午。”

“再说我那儿也不办理分期付款啊!”

“我是特殊情况,通融一下还不行吗?”

“这样的话,资金就积压了,实在不好意思……哈……”胁坂皮笑肉不笑地说。他的脸孔涨得通红，秃脑袋上直冒汗。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生意经嘛,偶尔求你办点事,不要那么小气嘛!”

“可是，我这是个小买卖，搞不动产不是阔少爷闹着玩儿

的。”

胁坂醉眼朦胧地一笑,没有答应他。他心里想,反正你抓不到证据,我豁出时间跟你软磨。中根对这位朋友的憎恶骤然在心中翻滚,那郁积在心底的污泥似的憎恨,又咕嘟咕嘟开了锅似的冒起气泡来。

然而,中根依然狡黠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把头凑到胁坂跟前,步步进逼。

“这么说来,你需要什么条件呢?我倒想听听你的条件。”

“没有什么条件,有卖,就有买的,我的买卖不过是做个中间人,我自己手头没有房子啊!”

“那么你把人家出卖的房子给我买下来不就得了吗?”

“你要我出钱买吗?那太没有道理了。”

“所以我说每月分期付款拨还给你嘛。”

“分期付款价格高,你要吃亏的。”

“我现在没有钱,吃点亏也没法子。”

“所以我说你还是租房子住,有的还不要押租。”

“不,租房子,我已经住够了。”

“你这样说,那我们就谈不到一块儿去了。等你攒够了资金,我们再商量吧!”

胁坂冷淡地把中根撇在一边,转过脸对准靠在他肩膀上的早月,意思是不再理睬中根了。

“好啊!反正我们穷人没房子住!”中根似笑非笑地对着自己跟前的那个女人说,“怎么样?你有空闲的房子吗?我们同居好不好?哈哈……”

就这样,把买房子的事含含糊糊地告一段落。中根本想抓住把柄和他谈判,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心中的憎恨无处可发泄。

胁坂确确实实把有贵子带出去旅行了，但此刻抓不到确凿证据。这个仇一定要报。

胁坂命早月把账单拿来，付了钱。他从里口袋掏出一只牛皮纸信封，而不是钱包，抽出几张一千元的钞票。另一个女人咂咂舌头喊道：

“真是大财主啊！”

早月听了她的话更是炫耀自己的情人有钱。

“那还用说啊，胁坂先生口袋经常装着十万、十五万，在我这儿存点儿吧！”说罢，她轻浮地一笑。

中根朝这边瞟了一眼，掉过脸去。他知道胁坂口袋里经常装着一大笔钱。他在女招待面前炫耀自己有钱，那是他的虚荣心在作怪。

两个女人送他们到门口，在一闪一闪的霓虹灯下，胁坂戏谑地和早月握握手，同她分手了。他披着大衣在小胡同走着。

“怎么样？再找个地方喝一杯吧！”胁坂微微一笑。他早把买房子的事丢在脑后。

“你还有另外熟识的女人吗？”

“这一带没有了，得上涩谷。”

“那太远了。我回家。”中根说。

中根有点醉了。刚才心里不痛快，不想再喝。他心里不痛快，是因为憎恨胁坂呢，还是嫉妒有贵子？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他想自己不该有什么嫉妒心，只是心里总也平静不下来。

回到停车场，胁坂上了车，还是让中根坐在后排座位上。他仰躺着，把胁坂的动作看得清清楚楚：先发动引擎，然后打开头灯照亮前方。

“老弟，再去涩谷喝一杯吧？时间还早着哩！”胁坂说。

“不……今天算了。”

“为什么？”

“今天老婆该回来了。”中根说道。他等待胁坂的反应。

胁坂没说话。车启动了。这时，中根想道，这就是一个证据。假如有贵子一个人回老家，胁坂自然不会知道她出去旅行。他一定会问“太太不在家吗？”“太太出去旅行了吗？”“上哪儿去了？”可是，他什么也没问，说明他知道有贵子不在家。如果此时再问“上哪儿去了？”那不是明知故问吗？

汽车从广场穿过胡同，上了电车道，越过去，便是大马路，沿着山手线①上坡，这儿房屋稀疏。山手线的电车在崖上行驶。电车上的电灯像一串珍珠似的映照在马路上。车驶过去后，马路上又回到原来的平静，街上几乎没有行人。

“我说……”中根在后座上说，“找个适当的地方把车停一下。”

“什么事？”

“我想解个手。”

“好吧。”

前面马路成丁字形，胁坂把汽车往右一拐，马路两侧的人行道尚未整修好，尽是杂草和乱石，左边是一片空地，右崖上的住宅离这儿尚远。胁坂把车开到坡上的荒地上，停下了。

“瞧，左侧的棚户旁边好像是公共厕所。”

中根下了车。奇怪！在这行人稀少的荒地上怎么会有木造的公共厕所。寒风劲吹，广阔的天空上星星闪烁。坡下山手线的

① 山手线——环行于东京市区内的品川、涩谷、新宿、池袋、大塚、上野、东京等站的国铁电车线。

电车在行驶。中根朝四周扫了一眼,这地方怎么会这样僻静?胁坂关掉头灯等待着他。他对胁坂的憎恶已像一块顽石堵在心中。此刻胁坂什么也不知道,也不能让他知道。中根暗暗地策划着如何报仇。总有一天要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看看。一想起报仇,他胸中泥水又像开了锅似的翻滚起来。

回到车座上坐下,中根大声地说道:"这地方太僻静了。"

"唔。"胁坂哼了一声,打开头灯,发动引擎,汽车又启动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僻静的地方,我怕突然窜出个强盗把汽车抢走。"胁坂笑了一声。就在这一瞬间,中根从后面用双手卡住胁坂的脖子。

"喂!……快把钱拿出来。"

胁坂缩起脖子，往前一弓腰。

"别胡来,太危险了!"胁坂申斥道,汽车往左右晃动了一下。

"哼,看来你还不想死啊!"中根笑道。

"那当然喽!"

"是啊!你死了,那早月该哭鼻子啦!"

"还有别的女人为我哭泣哩。"胁坂颇为得意地说。

"还有女人哭?那女人是谁?"

胁坂不作回答。汽车上了陡坡,前面是目黑①,灯火辉煌。

(还有别的女人为他哭泣。)这人是谁?胁坂没说出来。中根指的是有贵子,或许胁坂已察觉到了。两人的对话看起来像开玩笑,实际上包含着尖锐的敌意,双方心照不宣。刚才中根卡住胁坂脖子时,中根的心中充满着敌意。但不是先有了敌意去卡他的脖子,而是卡了脖子后心中才涌出了敌意。想杀他的话,他肯定

①目黑，东京的区名。

下得了手。中根会柔道。胁坂的脖子虽粗，真要掐的话，没有掐不死的。晦暗的马路上，行人稀少。偶尔有汽车迎面驶过。

汽车行驶在沙子路上，来到了目黑的电车道。这儿有个拐角处，从这儿往右是胁坂家，往左是中根家。

“我说，刚才说的买房子的事不是开玩笑，你得赶紧想办法。”中根欠起身来说道：“明天或后天，我再去找你。”

没等他回答，中根下了汽车，关上车门。胁坂拨动了方向灯，慢吞吞地将汽车往右拐去。小小的尾灯无声无息地渐渐远去。中根目送汽车驶远，突然想起了胁坂的粗脖子。这肉滚滚的贮存着如此厚脂肪的脖子，这么冷的天还直冒汗，湿漉漉地摸在手里令人怪难受的。有贵子肯定有过这样的感触。此刻他掌握了几个证据，但没有一件是确凿的，也举不出一件反证。有贵子肯定已回家了。中根心中愤怒加憎恨难以消除，今夜非把这娘儿们儿彻底整治一番。想到这儿，中根的心热乎乎地立刻想动手。究竟采取什么步骤？用什么方法去整治她？最后会得出什么结论？中根一边等待着电车进站，一边考虑着作战计划。

有贵子果然回来了。套窗上留着三寸宽的缝隙，屋里亮着灯。这时中根想到，昨夜这屋子里没有女人，现在有了女人，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他本来想好如何折磨有贵子的计划，一回到家，顷刻之间，刚才那憎恨的心情烟消云散了。毕竟是一起生活了多年的夫妇，虽谈不上爱情，但有一种类似爱情的无形的力量支撑着这个家庭。

他从外面打开套窗，跨到回廊上，脱下皮鞋放到木屐箱上。不知此刻有贵子是副什么嘴脸，他心里嘀咕着拉开了纸拉门。她正等着他进来，瞅了丈夫一眼，说道：“我回来了。”

有贵子穿着和服,束着窄腰带。大橱里的三四只抽屉都抽了出来。她和孩子的衣服,还有内衣裤子等摊了一屋子。红的、绿的、紫的、蓝的各种各样色彩全摊在榻榻米上。有贵子坐在正中整理着衣物,她那样子好像跟这些衣服斗气。中根见了她那束着腰带的细细的柳腰和滚圆的屁股，忽然产生了一种新鲜的感觉。瞧着她那身上的曲线,越看越觉得这是她不贞节的证据。她脸上若无其事,但她的身子却仿佛有罪似的,戒备着丈夫,孩子在旅途中累了，张着小嘴睡熟了。

“你在搞什么?”

中根跨过乱七八糟的衣服,朝里间走去。

“整理整理。”有贵子随口答道。她把叠好的和服用纸包了起来。

几天前,中根曾经翻遍这大橱,寻找有贵子的秘密。此刻她或许已察觉丈夫翻过她的东西。中根默默地脱掉衣服。时间还早,刚过 9 点钟。

“饭田那边怎么样?”中根系上腰带问道。

他语气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是亲切的。但对方听起来,这平静里包含着阴冷。

“不行。”有贵子答道,“根本没门儿。”

她说罢,不再开口了。中根觉得她的回答太简单了。他坐在火盆边,掏出香烟,情绪很坏。

“没门儿?这是什么意思?”

“没门儿就是没门儿。”

“所以我早说过,你还是不去的好。”

这句话没有具体的意义。意思是你去不去娘家,我早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你妈妈怎么说的？”中根要求具体的回答。

“她说没钱。”有贵子还是不作具体的回答。

“田地、山林总该有的吧？”

“有倒是有一点，可是卖出去，不值半文。”

“唔……她老人家第一次见到贵美子，都说些什么啦？”

“嗯……”

“说外孙女挺可爱吧？”

“嗯。”

听到这儿，中根寻思，没错，这女人根本没回娘家。他在火盆上烤烤手，一个劲儿抽烟，这娘儿们儿为什么忙活着整理衣物？他眯缝着眼睛瞧她的一举一动。像渔夫最后收网似的故意沉住气不怀好意地把有贵子逼得走投无路。

“好久没回老家了，心里挺痛快吧？”

“也谈不上挺痛快。”

“我问你，我们搬家的事，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反正早晚总有办法的。”

瞧她的态度悠然自得，可是动身回娘家前却不是这样，几乎一分钟都不能等，迫不及待地要走。她的态度突变使得中根心里不是个滋味。

“总会有办法的，说得倒轻松。你没想过吗？我们哪儿能弄来钱？”

“是啊。”

“就得去求有钱的人。你再去求求胁坂想个办法，不行吗？”

“我怎么能去求他？”

“为什么？”

“他是你的朋友啊，要求的话，你自己去求。”

有贵子翘起下巴,反唇相讥。道理确是如此。她跟我讲大道理,说明她心里有鬼。中根把话题一转,说道:

“你走后不久,我也出差去了。”

“是吗?……”

“到信州诹访。”

中根撒了个谎。有贵子默不作声。他敏锐地感觉到她此刻沉默的心理。有贵子觉察到他在撒谎,然而听到‘诹访’这地名,她不由得心中一怔。她一面叠和服,而表情越来越阴冷,简直像块冰凉的石头。中根目不转睛从侧面注视有贵子的脸。他感到夫妇关系太紧张了,快到了分裂的地步。在妻子心上残酷地打上烙印这种无可奈何的举动,对自己也有切肤之痛。他强作笑容忍受内心的痛苦。

“刚才我见了胁坂了。”他说。

听到‘胁坂’这两个字,有贵子掉过脸去,没有勇气去看自己的丈夫。中根这才感到,迄今为止那些不确凿的疑惑,此刻得到了证实。有贵子无疑是个不贞节的妻子。她的手、她的面颊、她那束着细细腰带的柳腰、她那双膝盖、她的胸膛,……总之,她的全身都背叛了丈夫。中根玄二郎处于如此尴尬的地位,但他没有生气,头脑反而冷静了。现在他考虑的是如何处置这个女人。有贵子一声不响,只见她的手在微微颤抖。中根以冷酷、残忍的心情凝视着她,看她对他的凝视能忍受到何种程度。他像对待刚从水里捞上来的小鲫鱼,看着它扑腾,一直到它气绝。怀着这样的心情默默地等她开口。中根认为沉默是对她最严酷的拷问。即将气绝的小鲫鱼没有抵抗力,他有把握绝对胜利。中根还摸不透有贵子究竟会采取什么对抗策略。抽完一支烟,他又接上一支,好像不抽烟,自己也忍受不了这沉默。有贵子的脸像死人一样没

有表情。这是她自卫的手段。她把叠好的和服一件一件放进橱里，丝毫不动声色。

“我有件事求你。”有贵子冷淡地说。

“嗯。”中根含糊地应了一声。

有贵子平静地、丝毫也不激动地说：

“我们分手吧！”

她丝毫也不激动，说明她早已下定了决心。中根被她先发制人的一击，弄得手足无措。（好啊，她倒先下手了！）有贵子被逼得走投无路，知道自己无辩解的余地，破罐子破摔，看你怎么办？这或许是一种歇斯底里的感情。但不管怎么样，有贵子这一突然袭击是有效的。中根一时不得不后退。他思想上尚未考虑夫妇关系的前景，而热衷于如何去折磨妻子。不料狗急跳墙，妻子反戈一击，这是他所没有料到的。“我们分手吧！”——有贵子迫切的提议要求中根做出决断。中根束手无策，心里嘟囔着：“这混账的娘儿们儿！”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女人容易走极端。男人比较聪明些，尽力避开这种决定性的语言。此刻，中根反过来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他嬉皮笑脸地避开有贵子的话锋，说道：“怎么，真的想分手吗？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为什么非分手不可呢？”

“为什么非分手不可呢？”——有贵子必须说出理由。但她决不会提到胁坂。作为一个女人，她是说不出口的。既然不好意思说，那么离婚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有贵子的心已四分五裂。中根想看看这个娘儿们儿究竟能折腾到什么样程度。

有贵子依然不动声色，逐渐显露出她的敌意。

“总而言之，我们分手吧！”有贵子斩钉截铁地说。

“唔，你说说理由看，如果能说服我，我们可以分手嘛！”中根沉着地说，“究竟为了什么？你跟我说明白。”

“我不说,你也明白的。”

“我不明白。”

“是吗?你不是打算跟我离婚吗?是不是?”

“不,我丝毫也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已有了孩子。”

“孩子交给饭田的母亲家抚养。”

“唔,你跟她商量好了吗?”

“是的。”

“啊,原来如此。你不是去商量买房子,而是商量和我离婚,是不?”

“是的。”

“那么母亲是怎么说的?”

“母亲无所谓。”

“唔……可是我不想丢下孩子。我就这么个孩子。她是我的亲骨肉。”

“那好。我把贵美子留给你。”

“你上哪儿去?”

“那你就甭管了。”

“反正我不想分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离婚。偕老之盟,哪能这样简简单单地分手呢?”

此刻中根玄二郎的态度好比用小棒在逗弄小猫玩。他的心情越来越冷酷,什么厉害的话都敢说出来。可是他越是沉着,越是使有贵子陷入困境。她心焦如焚地把和服的假领,衣带扣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扔进抽屉里。她脸色苍白,嘴唇直打哆嗦。

“我和你过够了。”有贵子说“我有不到之处,请你原谅。我实在无能为力了,我们今天就分手。也为了你好。”

既然今天就分手,榻榻米上还铺着两个人的被褥。至少在中

根回来以前，有贵子没打算和中根离婚。当她被逼得无路可走，才反戈一击提出分手。从她整理衣物这一行动看，也可能在明天提出离婚。这被褥是夫妇历史的见证。这个历史此刻并未完结。如果他们就此分手，那么这活生生的夫妇历史将会受到伤害，甚至淌血。此刻两人都忘掉了历史，争论不休。

“你说的话太抽象了，我想不通，你把理由说得具体些。”

“那么，我说出来吧，你根本不爱我。”

“唔，是这样吗？那么你爱我吗？”

“我也不爱你。”

“彼此彼此。”

“所以还是分手好。”

爱或不爱，有贵子似乎把它当做最具体的问题，而对男人来说，不过是抬死杠。多年的夫妻生活中，可以找到一些不爱的证据，而爱的证据则是数不清的。对男人来说，有时候爱，有时候不爱，那是常事。而女人只要有一天得不到爱便不满足。

“你又不爱孩子。”有贵子说。

有贵子眼睛与眼睛之间隔着一段空间，从中散发出敌意。嘴唇涂得血红，说出来的话也充满敌意，看来是十分矛盾的。中根想道：和这个女人分手，并没有什么留恋，只是希望自己身边有一个随便可以‘使用’的女人。

“你的话一点儿也不具体，看来你并不真的想分手，你不过吓唬吓唬我罢了。”

中根露出一丝嘲弄的微笑。这也是一种反击的手段。他要激怒有贵子，逼她说出真话来，但说出了真话，受伤害的是中根本人。他明知会有这样的结果，却要试一试。在他身上具有一种不怕摔打的男子汉强韧劲儿。果然，有贵子发火了。她站起身来

从橱上拿了一件东西默默地扔到中根跟前——是女人的发卡。中根默不作声。

“这不是我的发卡,你把哪儿的女人带到这屋来了?”有贵子气喘吁吁地说,“是房东太太的吧?”

中根依然不吱声,这玩艺儿不妙。看来胜负各占一半。他没有资格责备有贵子行为不检点，同样有贵子也没有资格责备丈夫放荡不羁。可是她先发制人,责备丈夫,从而把自己的不轨行为蒙混过关。

“怎么回事?老实坦白吧!”有贵子严厉地责问道。

“我不知道。”

“好哇,你不说也罢,没有必要问你,你就是这种玩艺儿,和你没法生活下去。”

“你要说的话就这些吗?”中根怄气道。

“要说的话,有的是。”

“那你全部说出来吧。”

“我当然要说。你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我和贵美子的命运。一次也没有吧?……你只知道在外面吃喝玩乐,家里怎么过日子你根本没想过。我们都快被人撵出门了,你认真地想过没有?冬天快到了,你给贵美子做过一件冬衣没有?你还好意思做孩子的父亲。公司里天不黑就下班了,你每天晚上11点钟才回来,你这是爱家庭吗?”

“就这些吗?”

“还有的是。”

“你再说下去。”

“跟你说有什么用?”

“有用没有,你说下去嘛!”

“你不要脸,又不负责任,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就这些吗?”

“这些还不够吗?”

“你光数落我的不是,难道你没有一点缺点吗?因为我不好,你才同我离婚是不是?你没有说出你的任何理由来。为什么今天突然提出离婚?在这以前,你什么话也没有,而现在突然要离婚,这是什么道理?你回老家和母亲商量好,把贵美子寄养在姥姥家,可是事先你从来没提起过,我弄不懂。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夫妇之间有这样隐瞒的事,这是诚实的、有爱情的做法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贵子被追问得无话可说。不把她和胁坂的事坦白出来,她难以说明自己心境的突然变化。中根衔着香烟,眯缝着眼睛斜视有贵子。细细的腰带下面圆滚滚的腰,如果今天撒了手,他对这女人身体还有些留恋呢。凭男人特有的直感,中根判断今天不会有事儿,只要他不撒手,总有办法笼络住这个女人。有贵子一时语塞,故意叹了一口气。

“我没法忍受了。我已经受够了。女人也是人啊,忍耐也有个限度。”

“好啊!你没法忍受了吗?……这太对不起你了。”中根口是心非地说,“为什么你非要今天离婚不可呢?”

“嗯。”

“明天不行吗?”

“嗯。”

中根早已算计到有贵子的抵抗到此为止，已经10点钟了，她能上哪儿去?她没地方去,只有妥协。或许有贵子正等待中根说句话,她趁机下台。

中根觉得眼前的有贵子不是‘妻子’而单纯是个“女人”。一想起这女人，他不由得咬牙切齿。可是，今晚把这个女人赶跑，只会给自己留下孤独和失败感。与其这样，还不如把这个女人圈在自己手里，尽情地折磨她，把她弄得上不上，下不下，死不死，活不活，丑态毕露。他想看看女人的丑态究竟能发展到什么样程度，看看一个人究竟会出什么洋相。

“你现在上哪儿去？”中根温柔地问道。

“这不关你的事。”

“已经10点多了。”

“我知道。”

“贵美子已经睡熟了，你不可怜可怜她吗？”

“那没法子。”

“明天吧，你要离婚，我决不阻拦，至少度过这最后一晚留个纪念。照样分手，还是客客气气分手多好！”

话说得多么巧妙，以情感人。有贵子不吭声。保持沉默，说明她心里犹豫不定。假如她真的对丈夫不贞节的话，那么她在丈夫身边连一天也呆不住。此刻丈夫说了这番多情的话，做妻子的或许会原谅他。她的踌躇不决使她的抵抗能力崩溃了。中根早料到了这一步。他跪坐在她身旁，拿起她的手。这只手是不贞节的手，自己握住她的那只手也是摸过其他女人的手，因此也是不正经的，彼此彼此，实在有点滑稽。两人都忘掉了自己的不贞，却一本正经地争高低。这里根本谈不上理想或希望，是无聊透顶的夫妻吵架。

“你刚长途旅行回来，一定很累吧。现在再上别的地方去干什么？可不能乱来。明天再谈吧……”

中根拉着有贵子的手。有贵子掉过脸去。她脖子上的青筋

在微微颤动。这颤动证明她站在人生歧途上所产生的恐惧。或者是表现了她离不开丈夫的软弱。不管怎样,有贵子的抵抗垮掉了。中根看准了这一点,从后面抱住有贵子的肩膀,吻她的脖子。

“是我不好。你不要生气。我对不住你,这两三天里我想了很多问题,在现在这家公司干下去不会有多大出息。我正考虑调换一下工作……当今这世道过日子真难啊,四处碰壁,男人有男人的苦恼。这些你都不知道。事事都不尽人意。”

有贵子依然不吭声。中根想火候到了。

“今夜就算了吧!”

他站起来,关上隔扇,解掉衣带。把拉开的抽屉一一关上,熄了灯。在黑暗中,他摸到了有贵子的手,拉她进了被窝。有贵子没有反抗。事情就成了。

中根玄二郎温柔地爱抚妻子,把她搂得紧紧的。刚才有贵子提出的离婚问题就这样糊弄过去了。最最有效的手段便是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只要这个关系持续不断,那么任何重大问题都可以化为乌有。夫妻生活本来就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中根此刻对自己巧妙手段取得成功感到满足。有贵子没有抵抗,不抵抗就是妥协了。当中根温存地摸她的身子时,忽然发现有贵子啜泣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他没估计到她会哭。一方面可以认为她软弱,因为她终于没有勇气离婚另一方面她可能对自己的不贞节表示了后悔。反正她的哭泣并不象征她的抵抗,毋宁说,她表示了顺从。只要她顺从,他乘此机会毫不踌躇实行自己的既定方针。哭两声,怕什么?此刻他任意摆布这个正在哭泣的女人,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嗜虐的喜悦。这个女人就像是战场,他在这战场上和胁坂展开了战斗。胁坂曾经占领过这个山谷,此刻由中根来占领。女人的身子是男人的战场,男人在这战场上纵横驰骋,

一决胜负。这时,他们都顾不得尊重女人,爱惜女人。他们尽情地践踏，直到占领她取得胜利为止。女人的身子是属于胜利者的。中根必须取胜。在山谷到处竖着胁坂的旗帜,中根要把这些旗帜全部拔掉,换上自己的旗帜。

一切都糊弄过去了。说‘糊弄’有点不好听。总之由于夫妻间的行为，过去的疙瘩一扫而光。问题解决了。中根也安心了。肉体的感动到此为止,没有再前进一步。但离婚问题从本质上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一夜,两人都避开了关键性问题。但避开并不等于结束。中根对于胁坂的憎恨和复仇心理丝毫没有减退,仍像一锅泥浆似的憋在他心中。

10. 冬　之　花

天短了,很快就黑下来了。天色黑得这么快,它告诉人们年关临近了。下班时,汽车已亮起头灯,车流在不断行进。东京的冬天显露出阴郁的气氛。面向马路的每一扇门里,一种颓废的景象正在成熟、腐烂、崩溃。圣诞节的装饰过早地来到商店的橱窗里。

中根玄二郎竖起大衣的领子，独自在银座漫步。一位穿和服、外面又穿着胭脂色大衣、高个儿的女人从大楼角落里蹑着脚走出来诱惑他。两人肩并肩，她的个儿与中根不相上下。

“晚安,有急事吗?”

从她那微笑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有点儿怕他，也许应该说她对自己引诱他的行为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行人络绎不绝从他们跟前通过。马路上汽车和载着艺妓的人力车来来往往。这女人一看像是个养家带口的主妇,此刻给孩子买了点心,关照孩子好好看着家，自己出来接客。从她的风采丝毫看不出是个娼妓，打扮得挺朴素，左手拿着一只小包袱。中根转过脸去问道:

“给你多少钱呢?”

那女人羞涩地一笑。这笑容掩盖了刚才的不安。这羞涩的表情是做出来的。她一张嘴,嘴巴特别大,表现出她低贱的出身。

“哎哟,给多少,都行嘛。到那时看你的情绪如何。”

一派‘生意人’的口吻。她的风采像个良家妇女,而说话的腔调却分明是妓女。中根默默地离开她，过了十字路口。

此刻上哪儿去呢？又做什么呢？他心里没底。每天夜晚他都无法打发自己。在无聊中漫步成了他每天的习惯。和刚才那个妓女过一夜当然是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但难以打发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自己的心。他的心失去了激情,被无聊渗透了。他所饥渴的不是女人的肉体,是贪婪地玩弄女人肉体的结果。他的心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无聊状态。为了摆脱无聊,从无聊状态中解脱出来,他该怎么办呢?喝酒、打麻将、看电影、看脱衣舞、看电视、听收音机……这一切都不能拯救他。他的无聊是由于在热闹的大都市中过量的消耗而产生的。连娼妓都不能拯救的人,下一步只有去冒险犯罪了。他站在街角上咖啡店附设的小卖部跟前买了一盒香烟。

中根默默站着等待那女售货员找钱。从玻璃橱窗往里看,咖啡店里灯火通明。一个带孩子的母亲、三个女学生,还有一位老绅士。他发现植松康代在老绅士后面的桌上低着头孤零零地坐着。她好像在等人。她穿着淡棕色的大衣,手提包和黄色的手套放在桌子上。

中根用肩膀推开门进了店堂。店堂里炉火通红，温暖如春。圣诞树上的金星和银星闪闪发光，用棉花做的白花挂在树枝上。他把手插在裤袋里走到康代的桌子跟前。

“您好!”

康代正陷入沉思,半晌才发觉有人叫她,抬起头来。一看是中根,什么话也没说,仍然想她的心事。

“在等池田君吗?”

康代摇摇头。

“唔……那么在等谁?”

她又摇摇头。

“就你自己?”

康代不吭声,耷拉着头。桌上高脚杯里的冰淇淋融化了,变成了黄色的液体。

“怎么回事?愁眉苦脸的……”

中根在她对面坐下,一半表示关切,一半嘲讽地说。康代依然不作回答。她的沉默并不是因为见了中根心里不痛快,而好像是遇到了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一筹莫展。中根见了她那副愁容满面的样子,心里高兴起来。女人发愁,对男人来说是最好的机会,他装出关心她、帮助她的样子,事后要求成倍的报偿。

“哈……是不是两口子吵架了?和池田君吵嘴了吗?”中根微笑道。

两口子没吵架,年轻的妻子不可能在这傍晚时刻到银座来闲逛的。植松康代结婚后有点儿变了。身子发胖了,肤色也白了,举止落落大方。这是池田给她的影响。中根目不转睛地凝视她。他仿佛看到了住在公寓里的康代的私生活:焦躁的爱情,新鲜的爱欲和幸福感。加上康代此刻忧郁的表情……中根想入非非,他想再一次把这个女人弄到手。他并不是为了性欲而是一种征服欲,秘密行为的乐趣促使他想试一试自己的魅力。总之,一种恶作剧,欺世盗名的心理在作怪。他的思想、欲望是十分复杂的。

康代依然不吭声,她好像没注意到中根的存在,心在独自苦恼,似乎有什么重大的问题缠绕着她。

“是两口子吵架了吧?……什么原因?说给我听听。”

“不是。你不要管我。”康代火辣辣地说。

“不是吵架？……那又为什么？”

康代叹了口气，拿起桌子上的手套。

“我回去了。”

“唔，早点回去吧！池田君在家吗？”

康代不作回答。仿佛不必要的话，她坚决不张嘴说。她竭力疏远中根。中根见此情景，心里不是个滋味。中根有个怪毛病，越是恨他的女人，他越感到有魅力。而爱他，要求接近他的女人，他反倒觉得没有魅力。因此他从来不下工夫让女人爱他，反而千方百计地让女人憎恨他。他喜欢抓住女人的弱点，封住她的退路，不知不觉地把她捆住，然后任意摆布她。事后，女人恨他，恨得越厉害，他越感到征服者的喜悦。此刻康代还恨着他，因此他觉得有魅力。尽管她心里充满对他的憎恨，他也要设法紧紧抱住她的身子……让她违反自己意志，向他提供自己肉体，这便是男人最大的胜利。这个胜利神不知，鬼不觉，只有他自己一个人高唱凯歌。康代站起身来。他也和她一起推开玻璃门往外走。外面刮着寒风。冬夜里明亮的街灯也给人以凄凉的感觉。人们都缩着脖子行走。年轻姑娘挽住情人的胳膊，被裹在情人的大衣里迈着碎步。康代默默地在小胡同里走，好像突然拿定主意朝车站方向走去。

“还没吃晚饭吧？”

康代依然不回答他，她竭力控制着自己。

“吃点东西暖和暖和身子吧，喝碗热汤，吃碗通心粉什么的……”中根亲切地问她。

要诱惑憎恨他的女人，不可能一步搞定的。首先要用若无其事的态度，说些司空见惯的，不使对方感到危险的话，绕上几个圈子，然后渐渐地将她引入迷宫。当女人发觉时，已经找不到出

口了。“喝碗热汤”就是诱惑这个充满魅力的“动物”所抛出的第一道菜。

康代不上这个当，忽然以仰望天空的姿势对中根说：

“中根君，借点钱给我。”康代绝望地自暴自弃地说。

“什么？借钱？”中根说，“原来是钱的事，为什么不早说呢？要多少就借多少，有五百万元总够了吧！”

这钱干什么用？他没问。反正女人开口要钱，非同小可。康代左思右想，无可奈何才吐出这么句话。这就成为蝼蚁之穴，说不定会决堤酿成洪水淹死她。但此刻她并没有觉察到。女人一不留神，便有空子让人钻。不过，当她听到“五百万”这个数字时，发觉中根在跟她开玩笑，不由得动火了。

“行啦，刚才跟你说着玩的，我不要钱了。”

她后悔了，刚才不该把话露出去。以她的聪明自然会想到借钱必定会产生副作用。中根立刻抓住机会，赶忙问道：

“不跟你开玩笑，你真的需要多少？”

康代不再回答。从月台上眺望远处，高架线上的电车正在行驶。中根握住康代的手站住了。从这里往左拐，有一条小胡同，胡同里挂着灯笼，上面写着“法国大菜”字样。从胡同刮来冷飕飕的风。一束用白纸包着的花朵摇来晃去从胡同里飘出来，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八九岁的卖花姑娘抱着花束。这儿看不见人影，只见花束在移动。

“去喝碗热汤吧！有十分钟就够了。”

康代和他一起拐进胡同，她身上发冷，心也冷。向人家借钱，总觉得自己比人矮一截。

中根推门进去。平锅上正烤着肉，一股肉香迎面扑来。这小小的饮食店，炉灶设在正中间，周围一圈是柜台。只有四五个客

人，已经把店堂塞得满满的。穿白衣服的服务员将他们领到楼上。楼梯很陡，曲曲弯弯地往上升。上面是一间明亮的小房间，里边没有人。三张桌子，十来把椅子。楼下厨房里的热气熏得这屋子暖烘烘的。

康代坐立不安。她曾经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跟中根玄二郎打交道，可此刻却和他单独坐在这屋子里，不由得心里生闷气。在热菜汤端来之前，她始终没有脱手套，准备随时退场。可是她正为钱的事伤脑筋，从她本心，压根儿不想向中根借钱，不借钱却应付不了迫在眉睫的局面。

菜汤端上来了。康代依然耷拉着脑袋。

“假如你不讨厌的话，我们谈谈看。”中根平静地说“太大的款子，我也没有法子。在我可能的范围内，我一定帮忙……反正是你家庭里的需要，金额不会太大的……你既已结了婚，按道理我不应该再插手，我把过去的事全忘了……不过，说实话，我们毕竟不是陌路人，当然这些话现在不必说了。既然你有难处，愿意跟我商量，我是很高兴的。”

“谢谢，不过，算了，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

“那么好。不过，看你如此难受的样子，我真看不过去。你太可怜了。”

“我要十三万元。”康代突然说道“凑不够十八万元钱，解决不了问题。我和池田的奖金全部才十三万元……这样吧，你借一半儿给我就凑合了。急等着用。”

“一半儿的话，那是六七万元钱喽，这点小数额，我无论如何想办法。”

“真的借给我？”

“我想想法子看。”

“那就拜托了。您真的借给我？”

“你什么时候要？”

“当然越快越好。您什么时候能给我呢？”

中根放下汤匙，眼睛朝贴在墙上的花纸看。那表情似乎是想如何来筹划这笔款子。康代一本正经地盯住中根的脸，希望他能帮忙。而中根却根本无意借钱给她。如果筹措到钱，又可重新将这个女人弄到手。金钱这玩艺儿真是太有用处了。可是他却不想攒钱。在生活中，金钱能迷住人的心窍，叫人丧失理智，把邪恶东西说成正当，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金钱像一根魔杖，一点就开，难怪中国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中根想。他没有借钱给她，只答应借，做做样子，那女人便会跟着他团团转。事后，女人会更加恨他。让她恨去呗，是你自己露出空子让男人钻，要恨，恨你自己吧。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服务员端着两碗通心粉上来了。这时，两人的紧张状态稍见缓和。

“前些日子，我和池田君去看赛车了。”

康代懒洋洋地拿起叉子，她毫无食欲。

“他经常去吗？”

康代点点头，好像心里另有所思。中根答应借钱给她，还没有问钱的用途。他想：还是不问为好。

“池田君对输赢很在意。我和他不一样。我随便买一两张就不管它了。我也不多买。池田君一上了电车便仔仔细细地读赛车新闻，拼命地研究。一轮比赛，往往买一两千元。真有气派，不能不使我佩服。那次，好像没有中奖，我问他输赢如何，他说收支平衡，其实他输了不少，愁眉苦脸的。说实话，看赛车肯定要输，那没错……”

康代用叉子卷起通心粉，目不转睛地注视中根，泪水盈满了

眼眶。

“哟,你怎么啦?难道我说错话了吗?对不起。”

康代咬住嘴唇嘟囔了一声:

“原来如此。”

“什么事?……池田君怎么啦?”

康代放下叉子,从手提包里掏出手帕捂住了眼睛。她想堵住热泪,但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这究竟怎么回事?中根一时摸不透。康代拘谨的姿势终于垮下来了,她那坚决拒绝中根接近她的心也随之松懈了。她是个聪明、敏感的女人。假如不为了借钱,她根本不会理睬中根。结婚前,中根一个劲儿缠住她,她豁出三千元给中根作为“分手钱”。那时,她用金钱维护了自己的身子。而此刻反过来,她将用身子卖钱。七万元,价格不低啊!不拿出有贵子的存款来,中根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没有那么多钱也没有关系,拿出五千元或一万元至少可以保持联系。这是定金,余款等把她弄到手再付也不晚。她本来是我的女人,却甩掉了我,和池田结婚。这回也算是报仇吧。康代只考虑自己处境困难,忘掉了对中根的憎恨。这一次,中根比以前更坏,更狡猾,而聪明的康代却没有察觉。中根一直不说话,让她尽情地哭泣。哭完以后,女人便会把自己心里的苦水一古脑儿倒出来。他等待着她。果然,康代吸着鼻子,开了口:

“池田把自己的手表卖了去赌赛车……全输光了……他不对我说,什么都瞒着我……”

康代终于说了实话,这样一来,她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她自己不会不知道,嘴却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

中根立刻搭腔,目的是让她把话说下去。

“唔……原来如此。卖了手表去赌赛车,他难道这样入迷吗?

……唔,我得向他提出忠告。”

“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这么回事?那又是什么?”

“……他一个劲想赚钱……”

“唔,那又怎么啦?”

“他不光赌赛车,也打麻将,每天晚上去……今天肯定也去了……他想赢钱,拼着命想赢钱……瞧他多可怜……”

说到这儿,康代说不下去了,只是一个劲儿哭。池田拼着命想赢钱,这副可怜相,她看不下去。这说明她爱池田,才如此悲伤。瞧她对丈夫深情的爱,中根便束手无策了。反正有贵子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爱过他。他也不爱有贵子。这时,中根忽然羡慕起池田来,难得他有这样一个好妻子。为什么她如此深切地爱池田呢?中根琢磨不透。

“可是……”中根怯生生地说,“这话不知该不该问,池田君为什么这样拼命地要钱呢?反正我不要那么多钱……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吧。……可是我实在难以理解。”

康代决定把肚子里闷着的话一古脑儿倒出来，不说出来心里难受。像她这样聪明、能干的女人是忍受不了吃闷气的。她不一定非要说给中根听不可,只是想有个人能听听她的苦衷。一开口,忍不住热泪向外涌,她已经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康代的告白几乎是自言自语，忘掉了坐在一旁的中根玄二郎。

“……外表看起来日子过得挺火爆,可是家里一点儿存款也没有。工资就这么点儿……结婚典礼排场倒不小,在明治纪念馆里邀请了五十位来宾,当时把照相机卖掉了。新婚旅行住在热海的第一流旅馆,花销这么大,欠了债。这些事儿我全不知道。后

来又买了电唱机,给我买结婚戒指,买煮咖啡的电壶、台灯……我心里想,哪儿来那么多钱?后来才知道他借了高利贷,利息这么大,用不了多久就碰壁了。他是明知故犯。对于金钱,他太不严肃了,随便乱花。总而言之,他没吃过苦,不知道金钱来之不易。电唱机和台灯都是为了讨我喜欢才买的,买的时候挺高兴,笑嘻嘻地捧回来。可我没想到他是借钱买的。”

“这么说来,他背的债不少了吧?”

“债主催交利息,付不上利息,利滚利,越滚越大……他不会理财,又没有气魄,于是去打麻将,赌赛车……第一天赢了点儿,第二天又输光了。我劝他不要去赌了。他说这回赢了,再也不去了。刚买来的电唱机和唱片都拿出去卖掉,还说是借给朋友了……和你一起去看赛车那一次,他心头沉重,一心想捞回本钱……近来他脸色不好看,半夜里尽说梦话……”

说到这儿,康代又噗落噗落掉下泪来。

“去赌赛车前某一天……可能是半个月以前吧!……利息越滚越大……他没法子,挪用了公司里的钱……这话绝对不能对别人说,要是败露了,我们全完了……他随便写了张出差旅费的传票,趁科长不在家,偷偷地盖了科长的印,从会计那里领出钱。”

康代呜呜地哭出声来,眼泪顺着她的下巴,滴到通心粉盘子上。

“我弄不懂他究竟是什么心情?……想起他那时的心情,我想发火也发不起来。他太可怜了。要是我不帮助他,他就完了……中根君,你理解我的心情吗?”

“唔。”

“这话绝对不能告诉别人,求求您。”

“ 唔。”

她的告白似乎结束了。事情终于弄明白了。

中根没想到池田这个漂亮的小伙子竟会做出这种事来。反正大家都领有限一点儿工资,在外头手面阔气,总是有不可告人的难处，结果把新婚的妻子害苦了。挪用公司里的款子不早还上,早晚构成欺诈罪,即使公司对他宽大处理,至少饭碗砸碎了。对池田来说,身败名裂,这辈子就算完了。难怪在赛车场,他的脸色那么难看。中根无意帮助池田,池田倒霉不倒霉,与他无关痛痒,可是对这位有旧情的女人倒有几分同情心。此刻中根出面帮助康代,作为一个男子汉,那是件体面的事。然而,康代过去对中根如此冷淡,一提到池田,她不但不生气,反而一个劲儿同情他,想到这里,中根动起气来。她说完话,拿起叉子,夹起并不想吃的通心粉,低下了头。

“ 中根君,您有钱吗 ?”

她直截了当地问道。意思是‘ 有钱就借给我。’她问得很合理,丝毫也不客气。

“ 我有钱。大约有十二三万元,不过都借出去,我也有困难。”

“ 六七万元行不行 ?”

“ 这点数额没问题。”

“ 那真帮了我大忙了。你真的答应吗 ?”

“ 那就看你对我的态度了。”

康代不吭声。她知道中根脑子里想的什么，故意叮问一句：

“ 您这是什么意思 ?”

“ 我不说,你心里也明白。”

“……　我不明白。”

“ 你想想,我不欠池田君的情,没有理由非帮助他不可。”

“ 那是 !”

“ 既然你提出来要我帮助 ,我可以帮助你嘛……不过 ,你结婚的时候也太狠心了。”

“ 对不起 ,我向你赔礼道歉。”

“ 用不着赔礼了……可是我…… ’中根叹了口气‘; 我对你还是很留恋的…… ”

康代沮丧地低下头 ,身子一动不动。在这当儿中根整整抽了一支烟。她不愿意 ,那就算了。反正自己不吃亏。不过 ,如果不借钱给她，康代的丈夫肯定会身败名裂的。不过这对他无关痛痒。

康代挪动了一下身子 ,拿起桌上的手套 ,坚定地说“: 天色不早了 ,我回去了。”

她已拿定了主意 ,如果中根提出这样无礼的要求 ,她不会再求他。她是个精明而倔强的女人。

糟了 ! ……中根想道。只怪自己太性急了 ,早早提出这样的要求。康代提高了警惕 ,不指望向他借钱了。不过 ,她筹措不到钱 ,还可能来找他 ,因此还不能说完全绝望。

付了账 ,两人来到外边。出了热气腾腾的饭馆 ,外面的风冷飕飕的。康代向车站方向走去。中根默默地跟在她后面。汽车的头灯在晦暗的马路上来回地照射。跨过石桥，穿过十字路口，两人来到车站前 ,中根没住步继续往前走。康代默默地跟在他后面。他俩保持沉默从车站前通过。中根想 在默默无言中达成了谅解。她肯定改变了主意 ,因为她想向他借钱 ,不得不做出让步。这是顺理成章的。德川时代的贞女为了解救陷入困境的丈夫 ,卖

身给吉原①。康代为了池田免于身败名裂也可能委身于中根,这一点也不奇怪。这可以说是日本传统的贞操观念。人们络绎不绝地向车站走去。他俩则与人流相反的方向,离开了车站。在晦暗的路角上,妓女等着拉客,只有那张白脸浮现在晦暗中。从这里拐弯儿,通往车站里街,那里酒店、小吃店、食品店,下等的客楼鳞次栉比。再过去就是招妓专供游乐的酒馆。两人默默地往前走。长时间的沉默中,康代肯定已下了决心。中根以为火候到了。倘若她无意迁就,不会一直跟到这儿来的。

“上哪儿去呢?”中根凑到她耳朵跟前小声地问道。

康代不作回答。

“才8时半。你不回家去行吗?”

康代答道:“你得给我说句准话,这钱到底借不借给我?……你这个人算盘打得太精了。这问题对我来说生死攸关,不是闹着玩的……明天,行不行?”

中根寻思这女人真乖巧,决不肯轻易上当。从现在的口气判断,只要把钱给她,她不会一口拒绝的。

“好吧,我们先找个地方慢慢地合计合计,怎么样?”中根狡黠地说。

他想起上次带龟山老婆去开房间的那家小旅馆,转一两个弯儿,离这儿不远。他走在前面,康代在后面跟着。中根心里热乎乎的,这女人马上就要上钩了。由于池田行为不检点,造成了新婚妻子不贞节的结果,中根侥幸地得到了飞来的艳福。可是来到旅馆门口,正要跨进门时,康代骤然停住了脚步。

“进去玩一会儿不行吗?”

① 吉原——旧时东京台东区的妓馆区。

“不,今天绝对不行。”

她的口气如此坚决,没有妥协的余地。

“怎么一会儿又变卦了呢?”

康代甩开中根的手,继续往前走。中根也只得无可奈何从旅馆门前离去,赶上她。两人默默地走了约一百来米路,来到电车道的拐角处,中根突然站住,说道:

“我回去了,再见!”

这意味着谈判决裂,同时也促使康代最后下决心。康代顿时犹豫了一下,抬起头来,瞧了中根一眼。她的表情非常认真,似乎一瞬间脸孔瘦了一圈。

“中根君,你不要发火嘛!”康代抚慰地说,“……今天真的不行……我不相信你。我后悔不该向你借钱……可是,我又没有办法。”

她紧紧地咬住下嘴唇,胸脯一起一伏气喘吁吁。她心里在不住地翻滚。

“总而言之,拜托您了,这钱无论如何您想想办法。我一辈子忘不了您的恩情……我一定听您的话,您要我怎样就怎样。可是钱到手以前不行。对池田得保守秘密。您能做到吗?……明天行不行,最迟后天把钱给我。能行吗?”

“没问题。”中根不得已答道。

“那么我走了。再见,谢谢您今天请我吃的饭。”

康代一下子转过背走了。她连头也不回走得很快。被撇在一旁的中根真想骂她:“这臭娘儿们儿!”他失败了。这女人不好对付。最后用命令的口吻对男人说:“你拿钱来!”被命令的中根火冒三丈。此刻虽被她拒绝了,但心里还是痒酥酥的,康代说只要拿钱来,我便听你话,在这以前,没门儿!……瞧这女人的脸皮

有多厚。拿钱来，可以卖身，此外，不管如何诱惑她，她决不上当。这就是她的贞操观念。是实用主义呢？还是现代主义呢？总而言之，她不受贞操观念的束缚，她又说"：对池田要保密。"这娘儿们儿把自己的 sex 当作不动产。而这不动产的所有权属于丈夫。而不动产的利息则由她随便使用。利息用得再多，也不会使本钱减少半点。

方针已定，只要借钱给康代，康代毫无疑问又会落到中根手里。这么漂亮的小老婆到哪儿去找？平时她是池田的妻子。必要时候，她又是中根的小老婆。即使池田知道，他也没有权利生中根的气。这太有意思了！——中根想道。当前首先要设法弄到一笔钱……

他又折返到繁华街，打算找个地方再喝点儿廉价的酒后再回家。

11. 追　　逼

中根来到门口,发现正房客厅里亮着灯。房东太太坐在那张沙发上等待中根回来。这蠢货！死心眼儿……她尝到了一次甜头,以为以后照例等着他,准没错。中根站在晦暗的门口暗自寻思。他对这娘儿们儿已毫无兴趣。乍一看,还挺年轻,水灵灵的,毕竟是上了年纪了,就像箍袜子的松紧带,用旧了,松弛弛的没弹性。缺乏像植松康代那样的新鲜的紧张和新鲜的抵抗。康代还是根新的松紧带，橡皮圈紧得很富于弹性，一松手便弹回去。不管她哭也罢,发火也罢,悲伤也罢都是动真格的。而泽本夫人那样中年妇女的魅力,只是表面上好看,缺乏实际内容。好比产了卵的香鱼,乍一看,个头挺大,却失去了脂肪和香味,没吃头儿。中根想逃跑。以前的兴趣在于勾引她,而此刻的兴趣则是赶紧离开她。让她等去吧！她看着表:11 点,11 点半,12 点……等着等着,叹了口气,还再等,终于等到 1 点,难以抑制情欲的亢奋依然在燃烧着她，最后不得不死了心，独个儿钻进了冰冷的被窝。男女关系就像小孩子捉迷藏,原先是中根追泽本夫人,现在是泽本夫人追中根,双方交替着玩儿。这象征男女的爱欲。人有一种本能,不论是何种理由,后面只要有人撵,他就得逃跑。

中根决心逃跑,不让自己出一点声音。房东太太在客厅里竖

起耳朵听。中根只要悄悄地跑到厢房门口,她便没法再追了。因为厢房里有有贵子。他想蹑手蹑脚跨过矮门,这儿是关口,一拉门闩,便会出声音。他一只手扶住门柱,想从矮门上跨过去。弄得不好,矮门照样咯吱咯吱响。再说保持身体平衡也是个难动作,不能磨蹭,一磨蹭准会掉下来。结果,他跳到地面上,身子站不稳,双手支在地上,发出了声响。糟了 玻璃窗里,人影在晃动。不能再逃了,否则会把他当小偷。没有法子,他只得若无其事地朝花丛走去。后面的窗户打开了。

“是中根先生吗?房东太太小声地问道。

“是我。晚安。”

他想糊弄过去算了,不料房东太太客气地说道:

“有点儿小事……”

中根躲在白色的山茶花后面暗自发笑。他看透了这娘儿们儿的手法,决不上当。

“什么事?”

“有件事想跟您商量。”

“好……明天商量吧,今天我头痛。”

“头痛吗?……那可不行,您是不是喝酒了?”

“嗯。”

“可是,我有点儿急事,无论如何请您在今天听听我的意见,时间不长,不会耽误您工夫。”

“明天不行吗?”

“明天不行,中根先生,求求您。”

背着光,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她的话语郑重其事,执拗地缠住他。同时,从她的话里,中根似乎闻到一股肉香,他只得回过身来走到窗下。

“到底有什么事？”

“我敞着门哩，您从那边进来吧。”说着，泽本夫人关上了窗户。

她不说，他也猜得出是什么事，瞧她还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听得通往庭园的玻璃门咯嗒一响。中根点燃了烟，懒洋洋地从庭园走去。他并不想进她的房间，只是想逗她玩儿玩儿。逗得她心急火燎，趁机闪身逃走，这肯定很有意思。对女人来说，这是最大的侮辱，而男人则悠然自得地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感，充满自信，不把她放在眼里。

然而，事情并不像中根想象的那样简单。泽本夫人站在门口居高临下俯视着吞云吐雾的中根，说道：

“还是上次跟您说过的厢房的事，不知道您打算搬到哪儿去？找好房子了吗？”

原来如此。她还没忘这件事。——中根想道。她先发制人，不让中根蒙混过关。

“唉，实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首先没有钱啊！押租啦，介绍费啦，定金啦，掮客要价太高了……再等一等吧！”

“是吗？……”房东太太叹了一口气，“您太太是怎么说的呢？”

“她一个人四处奔走，也没找到合适的，看来她已泄劲儿了。”

“那么今后您还是打算和太太在一起啰！”

“嗯，是的，在一起。”

“好啊！你撒谎！”泽本夫人小声地说。

“你撒谎”这句话的意思，说明夫人期待着中根和有贵子分手。中根故意装聋作哑地问道：

“撤谎？你说的什么事？”

他忘了那天夜里他曾经向夫人求过婚。夫人不去理会他，说道：

“你自己心里明白。这且不管它，你先考虑赶紧搬出去。”

“可是，这个……”

“我不能再忍受了。今天你不在家，为了一点小事，根本不足挂齿，你太太又把我抢白了一顿……她年轻，火气旺，真没法子……”

中根默不作声。房东太太似乎站累了，抱住和服的袖子，蹲在门槛上。这样，中根一眼望见了客厅里的一切。煤气灶上正烧着水。中根悄悄地走到房东太太身旁，抱住她的肩膀。不料她双手使劲地把他推开，很不冷静地说道：

“你瞧我这家庭没有像样的收入。把房子租给你们，房租稍高一点，还说得过去。可是你们只给三千元一个月，现在的行情，这房子八千元一月，有的是人要，还可以收一部分押金。……我们多年交往，突然说出这种话，实在不好意思。可是一个月相差五千元钱，我这孤儿寡母的，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个月底无论如何请你们想法子搬出去，行不？”

奇怪，怎么一下子变卦了——中根寻思道，他以为房东太太早已失去了一切的抵抗力，听凭他摆布，但这是中根玄二郎的一厢情愿。他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说有贵子不会回来了，他要和夫人结婚，弄得她心急火燎。现在她发现，这全是中根的弥天大谎。她发觉自己被叛卖，突然感到惴惴不安，同时也动了肝火。她后悔不该相信这个随口撒谎的男人，更不该由他糟踏自己的身子。她已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要这个男人不搬出厢房，她永远也难以安生，弄不好中根会将他们的秘密暴露出去，弄得她身败名裂。

她知道不能站在他的一边,还是尽早疏远他为好……

事到如今,当中根发现她的真心时,反而惹起他不怀好意的兴趣。此刻捉迷藏该掉换位置了。泽本夫人想疏远中根,而中根却愿意接近她,当对方想逃跑时,他又本能地想追上去。这里说不出什么理由,他只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欲望。你想跑,我偏偏抓住你,叫你动弹不得,说到底这是一种野兽的原始的冲动。

中根又抱住泽本夫人的肩膀。这回她没推开他。却并不理会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再说,还有对孩子教育的问题,所以我希望你们早日搬出去。在澡盆子里洗衣服,那倒没关系,可是把孩子的尿布也在这里边洗，太不讲究了。澡堂和厕所总是有区别的，你说对不对？……不仅如此,昨夜,洗脸间的窗户没关上,那太危险了。对不起,我真的惹不起你们。”

中根一句话也不回答,吻房东太太的脖子。但她丝毫也不为之所动。

“前些日子我给你的那笔钱,既然太太回来了,就还给我吧,我有我的难处……”

中根用脚后跟蹬掉皮鞋,进了屋子。

“你不是头痛吗?”

中根不理会她,关上了玻璃门。

“你快回去休息吧。两三天里请你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可以吗?”

中根从后背抱住房东太太的肩膀,向沙发方向走去。他正在演哑剧,沉默是他的策略。房东太太毫不留情地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此刻她谈不上对男人的欲望,首先要考虑如何盘算才能把这家人撵出去。对这个背叛自己的男人,她发泄了私愤,但在她的

话语里表现不出斗志。

“我不愿意嘛…… ”她悲哀地说“ 你这个人不可信。我问你，你到底什么时候把钱还我?……你快回去吧,别想再欺侮我了。”

她又一次把中根的手甩掉。

“我不想再看见你。我不是为了那个才叫住你的。我求你快把房子腾出来,你听懂了吗?……你这撒谎的家伙。”

中根打心眼儿里瞧不起这女人。她嘴不由心,身不由己,早已四分五裂了。女人也许是这么个玩艺儿,就像廉价的玩具,外表上好看,实际上很容易损坏。中根异乎寻常的兴趣就在于敲碎这些脆弱的玩具,再把里边的螺丝、发条、齿轮掏出来看。女人的神秘之处在于她巧妙的伪装。撕掉了伪装,也就不觉得神秘与不可思议了。破坏了偶像,揭露了现实,最后只剩下对女性的绝望。中根玄二郎愿意对女性表示绝望,甚至对人生也表示绝望。这是他的感伤主义。他正陶醉在自我感伤里。

回到厢房一看,有贵子已经睡了。他一进去,她睁了一下眼睛,用鼻子闻了闻贵美子的小脑瓜,又闭上了眼睛。她根本没把丈夫放在眼里。

她的脚后头放着一只柳条包,衣服塞得满满的,盖子都鼓起来了。隔壁房间里放着一只皮包。她为什么把行李打好?打算干什么?中根弄不懂。

“你这是干什么?”中根站着问道。

有贵子不作回答。中根不再追问。一问,她肯定会发一套牢骚。深更半夜,他无意和有贵子口角。他默默地脱掉衣服,钻进被窝,关了灯。有问题,明天再作道理。

然而,不管是什么问题,他感到自己已被追逼到进退两难的地步。房东泽本夫人要求他下结论 搬还是不搬 有贵子也急于

要求他明确表态。植松康代在最近不作结论也是混不过去的。竟被这些女人们逼到如此地步，中根玄二郎懊恼不已。当然，他自己并不愿意受人追逼，只因为平时自己只顾寻欢作乐，才弄到这进退两难的地步。

现在如果能搬出去，问题便会立刻解决了。有贵子搬入新居，不再和房东泽本夫人为邻，她作为一个妻子的位置，便会太平无事。这样，他和泽本夫人自然就得一刀两断。至于康代，中根只要出点钱，暂时还能继续保持关系。他在康代身上感到了新的魅力，或许因为康代结了婚，成了别人的妻子的缘故。

池田因贪污正处于困境，康代愁眉苦脸反而使中根感到有魅力。当她哭着向他借钱时，中根顿时动了心。他重新爱上了康代。只要给她两三万元钱，便能让她感恩戴德，继续维持关系。中根并不奢望康代爱他，即使恨他也无妨。他只是在心里暗暗地爱她，如此足矣。康代的抵抗和泽本夫人的抵抗，性质上有所不同。泽本夫人表面上抵抗，内心却在热切地追求中根。康代因处于困境，无可奈何地答应用身子交换金钱，而心中并不把中根放在心上。她并不饥渴。这两个女人的处境完全相反。有贵子的心早就离开了他，只是肉体和生活的惰性拴住了她，此刻仍处在妻子的位置上。三个女人，各有各的生活方式，而且都是不安定的。此刻，他最最渴望的是植松康代。中根对她的感情，与其说是爱，倒不如说是恨。他想捉弄她，折磨她，把她内心深处最最丑恶的东西都挖出来看看，他才痛快。

第二天早晨，中根衔着香烟默默地在餐桌前就座。屋角里放着柳条包和皮包。为什么要打这行李，中根不问，有贵子也不吭声。这险恶的空气已经持续了半个月，两人都习以为常了。两人

各想各的,各行其事,相互也不交谈,处于一种若即若离十分微妙的状态。有贵子摆好饭菜,自己拿起了筷子。贵美子扶着桌子练习走路,中根心里烦躁无比,对孩子的活动视而不见。

“喂,我需要钱用。”中根说道。

有贵子不作回答,她为什么不回答,这是显而易见的。

“把存折和印章拿出来!”

“你要多少?”

“五万元。”

有贵子不说话，继续吃她的饭。过了一会儿问道：

“要钱干什么用?”

还没问清用途,五万元的金额已使她生气了。中根想要她痛痛快快拿出钱来，不那么容易。

“跟你说实话吧……这件事弄得很不妙，我亏空了公司的钱,该还的钱没还上。现在不想办法弥补,会出问题的……说不定会被开除。本来预定出差,我写了张传票,请科长盖了印,后来不出差了,我需要钱用,用这传票向会计领了钱……现在得把钱还上……”

“这笔钱干什么用了?”

“赌赛车输光了。本来我想赢笔钱,或者买所房子,或者搬进漂亮公寓,让你高兴高兴……这样,不依靠胁坂,我们自己也能解决问题……谁知手气不好,全输了……倘若弄得好,赢上一笔钱，我们也不必再看房东太太的脸色了……只怪我太性急了……”

“存款用光了,往后怎么办?”有贵子尖声尖气地冷淡地说,“没有钱,我们往哪儿搬?……光押金、定金也付不起啊!你说怎么办好?”

“还可以想办法嘛!”

“不行。”有贵子斩钉截铁地说。

她的眼睛与眼睛的距离拉大了，从这空间爆发出了她心中的愤怒。她的心射出了蓝色火焰似的怒火。

“不行?那可怎么办?现在不把账还上,等着敲碎饭碗吗?”中根也动火了,但不过是做做样子。他的愤怒扑不灭有贵子心中的怒火。

“你饭碗打碎了,我拍手叫好,你做了那么多坏事,罪有应得。”有贵子幸灾乐祸地说。

“蠢货!……我丢了饭碗,你有什么好处?别多啰嗦,快把钱拿出来。”

“你丢了饭碗,我也不怕。”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带着贵美子回饭田娘家。”

“别废话了,快把钱拿出来!”

“不,这点存款是我平时节省下来的,不能让你随便动用。”

“你节约下来的,还不是我挣来的工资吗?”

“不,你每月该花的都花了。这是我的钱。”

“好啊!你就看着我被开除而无动于衷吗?”

“这跟我没关系。”

“好啊!原来如此,这行李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打行李?”

“回饭田呗。”

“什么时候回去。”

“我高兴的时候就回去。”

“唔,好哇……该到分手的时候了,是不是?”

“是的,我看还是分手好。”

“你是这样想的吗？”

“是的，这样我不会被人指着脊梁说我是贪污犯的老婆。”

按常情，听了妻子这番难听的话，中根早该扑过去揍她了，但今天吵嘴，是因为他一开始撒了谎，所以没有根据，也没有自信揍她。再说发了工资没几天，口袋里还有四五千元钱，目前暂时还够用的。

中根不再跟她吵了，换上了西服。有贵子站起来回厨房去了。

中根穿上皮鞋，心想：要不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女人见面了。他对有贵子没有任何留恋。他只希望身边有个女人就行。跟妻子分手说不定还不坏哩，不会成天被人拽着辫子似的，没有半点儿自由。一个人生活，自由自在，多快活。今晚下班回来，恐怕有贵子已不在家了，贵美子也带走了，行李和存款也都没有了。一个人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呆到天明。他拿定主意，离开了家门。回头一想，也许这娘儿们儿走不了，晚上有贵子照旧绷着脸，打着毛衣等待中根回来……反正怎么都行……总而言之，他无意将有贵子追逼到底，他从来也没积极考虑过要同有贵子离婚，这都是他怠惰的心情在作怪，离婚也罢，搬家也罢，组织幸福的家庭也罢，一切的一切他都采取怠惰的心情，他的怠惰把有贵子逼得走投无路，同时在追逼自己。此刻他想不出一点办法来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眼下他需要筹措给康代的这笔钱。

在电车里，中根苦思冥想，到哪儿去筹措这笔钱呢？把手表卖掉，最多值四五千元。拿这笔钱作资本赌赛车，运气好能变成五六万元。可是赌赛车，太危险，输了鸡飞蛋打。他又寻思，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变卖？对了，把胁坂那儿的那条狗崽子牵来，先不付钱。胁坂也不好意思要。这条狗崽子血统正，至少值

二万元，卖好了，能卖三万元。这不用本钱，立刻可以把钱弄到手。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万事都解决了。他根本没想到有贵子，此刻早把她抛到脑后了。

到公司一看，龟山给他来了一张明信片，说他的病情好转，半月前出院了，最近可以出来走走；他没上班，给大伙儿添了麻烦……等等。他只字未提他妻子的事，字里行间也嗅不出一点味道。看来，她老婆没有把那天夜晚不贞节的事泄露出来。真不可思议。她虽有了不贞节的行为，但那是为了给丈夫治病，不得已做出的牺牲，应该说她是个贞女。泽本夫人或许也是个贞女。龟山什么也不知道，相信老婆，也相信中根玄二郎。他心胸开阔，根本不提在赛车场向他借的钱。这一事件到此结束了。那女人不露声色地把这件事忘了。一句话，龟山老婆根本没把中根这个人和他干的肮脏勾当放在心上。他本来以为已经征服了她。但她又复活了，恢复了她原来的面目。中根的行为归于徒劳。他的征服只是空想而已。看来，性关系本来是虚无缥缈的，由于受法律、道德的束缚，人们把它当做大事；但归根结底，性关系就是开花结果，男女互相接近，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是极其平凡的……深究到底，它又是虚无的，徒劳的，诱惑植松康代，抓住她的弱点，用金钱作为交换手段，再一次把她弄到手，这件事本身也是虚无的。想到这儿，他身上涌出的性欲一下子消失了。不知怎的，他想到什么事儿都腻烦，老婆也罢，别的女人也罢，还有公司做不完的工作，一切的一切都腻烦了。写挂号信给股东送股票，请求过户，证券公司来电话询问，打文件，送印刷所，申请广告……什么事儿都腻烦人。中根玄二郎整整一上午吊儿郎当地翻动着文件。中午下班铃声拉响了，还没有过一分钟，植松康代来了电话。她故意不在公司里，而是从别的地方打的电话。

“中根君吗?……是我呀,听出来了吗?”

“啊,我听出来了。你在哪儿?”

“你甭管在哪儿,长话短说,昨天拜托你的事,今天能给我吗?”

“啊!原来是那件事。”中根含糊其辞地答道。

哼!康代原来是这种女人!——中根想道。这是一笔五六万元钱的款子,既没有收据,也没有保人,她无权向人借钱,却说“今天能给我吗?”这样一句话可以算数吗?利己主义者!只考虑自己方便,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找个地方见面,可以吗?……在公司里不太合适。”康代催促道。

这一催促似乎包含着找一个秘密场所会见的意思。也可能是中根把钱给她,她把答应的东西给中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留后患。这样一来,等于拿贞操交换钱,这钱就不用还了。这个危险性是充分存在的。

“那么,找个什么地方呢?”中根不很起劲地问道,同时也怕坐在旁边的职员听了去。

“还在昨天的那家咖啡店行不行?我在那儿等你。”

康代自己决定了会面地点,从她口气里希望简单干脆地把问题解决。她心里急得很,想尽快结束这笔不愉快的交易。

“几点钟?5点半行不行?”康代催促道。

“是啊!……6点钟吧!”

“好,6点钟,还在那家咖啡店……再见!”

康代啪地把电话挂断了,一点人情味也没有。可是她疏忽了,忘了向中根叮嘱一句:一定要把钱带来。这时,中根一筹莫展,到傍晚这几小时里上哪儿去弄钱呢?再说他本来就没有认真

对待过，心想：到时候再说吧，反正总会有办法的。一种怠惰和自暴自弃的心情阻止他继续思考。

快下班了，中根忽然想到，这样空着手去怎么交代呢？即使没有钱，也得想好能说服她的借口。他给胁坂的事务所打了个电话 。

“没有别的事啊？那条狗崽子快行了吧？我明天去取，可以吗？”

“不行，现在生着病哩！”胁坂答道。

“什么病？”

“肠胃病。四五天以前住院了。狗崽子的肠子很娇气，一受凉就出毛病。”

“现在好了吗？”

“至少还得一星期。”

一星期，那赶不上了。——中根想道。

此刻，中根不知怎么害怕见到康代。没有钱给她，他便矮人一头。此外，以后即使有了钱，她是不是能答应把贞操献给他？没有钱，要求对方履行诺言，那是诈骗行为。诈骗行为虽然有趣，但对手是康代，他有点害怕起来。

她先来到咖啡店等他。明天夜晚是圣诞夜，店堂里装饰一新。街上热闹非凡。中根在她对面坐下。康代连头都不抬一下，吃她的冰淇淋，此刻不需要说话了。该说的话早说完了，再说只有心里难受。她用银色的汤匙机械地把冰淇淋送进嘴里，嘴里觉得没味儿。她脖子上起了鸡皮疙瘩，皮肤很粗糙，这说明她好不容易才下了决心。她动作缓慢，手轻轻地拨弄着冰淇淋，分明她在催促自己下决心。中根抽着烟观察她的每一个动作，他忽然产生了疑惑，以自己的手腕和自己的才气，看来不是这个女人的对

手。想到这儿,他不禁心里发毛。今夜只得作罢,因为身边没有钱。

康代放下汤匙，拿起桌上的手套和账单，默默地站起身来。看来她已下了决心,生硬地朝中根瞅了一眼,意思是"你快说话啊！她脸上显露出不可欺侮的坚强的表情。中根跟在她后面出了咖啡店。

"坐车去吧!"康代脸不朝着他,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出租汽车的门开了，等着他们上车。康代先上了车，司机问":上哪儿?"她像贵夫人似的闭着眼睛不说话。她豁出去了(随便你带我到哪儿,我都奉陪。),她那豁出去的态度,使中根感到更加棘手。

"田村町……"中根慌忙说道。

汽车开动了。中根伸出右手握住她的手。她戴着手套的手摸上去冰凉,像死去一般。康代已经'死'了,她用自己的意志杀掉了自己。他们乘坐的这辆老掉牙的出租车夹在许许多多车中间慢吞吞地行驶。汽车穿过十字路口,拐了个弯儿。康代叹了一口气,街上飘着薄雾,霓虹灯像鬼火似的星星点点。明天是圣诞节,是耶稣诞生的纪念日。全世界都在庆祝。康代又叹了一口气,每叹一口气,都在加深她的绝望感。汽车停了,中根先下车等她。在这一瞬间,她忽然犹豫起来。接着她低下头下了车,咬住嘴唇。

拐进了小胡同。因为这里没有风,雾比大街上浓。从刚才起中根还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看来,康代已下了决心,中根倒犹豫不决起来。此刻他处于被追逼的被动地位,可是他还抱着侥幸心理"车到山前必有路,反正总有法子可想。这种想法无疑是不负责任。既然来到这儿,不可能再返回去。不去管它了,如果她真的讨厌自己,不会主动和他一起到这儿来的。昨天在这旅馆门

口,她坚决表示拒绝,而现在她默默地进了门。屋里放着一盆黄色的菊花。那阴森森的气氛,像进了残忍的屠宰场,闻到一股异样的臭味，中根先上了狭窄的楼梯。领他上去的女佣拉开纸拉门,开了灯,里面是间四铺半席的冷冷清清的小房间。屋角里的火盆压着火。康代挑开火烤烤手。她那细嫩的手冻得通红。今天没戴结婚戒指。中根记得昨天晚上确确实实戴着的。

“戒指呢?”中根开口问道。康代耷拉着脑袋,不说话。

“卖了吗?”

康代摇摇头。既然没卖掉,为什么不戴呢?或许她不愿意戴着结婚戒指背着丈夫做这种不贞节的事。女佣端茶来了,轻轻拉开门,说声“请便!”便下楼去了。旁边的房间里已铺好了被褥。枕头旁亮着一盏粉红色灯罩的台灯。

中根一个劲儿抽烟，仅仅五分钟时间，他觉得过得特别慢。康代始终不提钱的事,或许她故意不说,让中根先开口,一提到钱,那就意味着拿自己的贞操交换。这样做,太露骨了。她打算什么话也不说,默默接过钱了事。她坐着不动,解开了大衣纽扣，里面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

“怎么样?”她小声地说道。她巴不得早点结束这不体面的交易。她的脸色煞白煞白。中根站起身来,脱掉了大衣,悄悄地抱住康代的肩膀。康代甩掉他的手,转过脸去,说道:

“钱带来了吗?”

她不能再忍耐了。

“我带了点来,但不够答应你的数目。”

听了中根的话,她默默地走进隔壁的房间。她不再问中根带来多少钱,也不说让他先拿钱出来。中根解掉了领带。从这一时刻开始,他将要扮演一个“负心人”的角色。结果会怎样呢?他还

以为反正到了这个地步,不由她不从。电灯晦暗,屋子里空气阴冷。附近的酒店正播送圣诞夜之歌。明天是耶稣降生的日子。但这屋子里没有幸福可言。中根也不觉得幸福,只是指望着残忍的掠夺。这旅馆里好像没有别的客人。隔壁的房间鸦雀无声。中根朝里一看,只见康代躺着,用被子蒙住额角。紫色的花被子掩盖住她身上优美的线条。她的身子一动不动，简直像死人一样。这屋子的气氛就像死了人在守灵,令人战栗。她死了。她的身体和心都死了,只有血还在流动。中根玄二郎此刻打算买下这具尸骸。她已经不是女人,是一个只有体温的无生物。然而,她是池田的妻子。

中根同尸骸并排躺下。康代转过脸去,身子一动不动,只见她胸部一起一伏气喘吁吁。他摸到她那贴身的绸子衬衣,只觉得冰凉。他的手感非常敏锐,等候她的反应,而成功的喜悦和兴奋却使他自己的身子热乎起来。这时,康代用手捂住脸,问道:

“你带了多少钱来?”康代问道。

她不相信他。在这一瞬间,她正在寻找退路。中根不作回答。他的手掌心感觉到康代的体温。

“你带了多少钱来?她又问了一遍。

“明天可以给你二三万元,今天只带来五千元钱。”

康代啪地一声甩开他的手，想翻身爬起来。她的意志很明确,她要逃脱。中根双手抓住她的肩膀,想把她搂到自己怀抱中。康代拼命挣扎,突然,她使尽浑身的力量使劲地敲他的脑袋,一边敲,一边站起身来。她的嘴唇在颤抖,哭出声来。她飞快地穿上衬衣和裙子,身子不住地哆嗦,她真的气急了。她把上衣拿在手里,狠狠地打了中根一记耳光。

“畜牲……你这畜牲!”

“你不要生气嘛,我丝毫没有恶意。今天我确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明天一定想办法。”

康代穿上了上衣，顿时间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女职员。

“你不要发火嘛,明天我们再见一次面……明天我一定有办法。”

中根不得不这样说,否则难以收场。

康代走到隔壁的房间,穿上大衣,立刻要走。她受了侮辱。愤怒和委屈使她浑身战栗。中根赶紧穿上衣服，反复说道。

“明天肯定能给你三万元,你再等一天,不行吗?明天在哪儿等你呢?”

康代默默地咬住嘴唇。她不敢拒绝,心里痛苦极了,因为无论如何得把钱弄到手啊。

“明天我们在哪儿见面?”中根自言自语地说,“下了班,我马上到外面给你打电话,你在公司里等着。5点10分前你等我的电话。这样行不行?”

康代不置可否,自己拉开纸拉门朝回廊走去。中根还在打领带。他听到楼梯上脚步响,看来她已答应了。中根在冷冷清清的屋子里暗自欢喜。她的反抗、她的愤怒、敢于打男人一巴掌的勇气,以及她那燃烧似的眼神……这一切多么有魅力,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他失算了。原来以为先给她五千元钱,她怎么也得给点儿面子。这是个了不起的聪明的女人。房东泽本夫人根本不能和她相比。那是个神经迟钝的蠢货。她的反抗只是形式上的反抗,而康代的反抗是打心眼儿里的真正的反抗。中根玄二郎燃起了一种征服反抗的欲望。他盘算明天必须筹措到一笔钱。先把正在住院的狗崽子接出来卖给狗贩子。可是狗贩子不一定要生病的狗。想什么办法呢?实在不行的话,把手表卖掉,把穿不

着的夏装送进当铺,这些加起来恐怕还不够数。他煞费苦心急于想弄到一笔钱。本来他追逼植松康代,而此刻自己却处于被追逼的地步。

穿上大衣,他无精打采地出了旅馆。女佣毫无表情地送到他大门口。女伴先走了,其中必有原因。女佣司空见惯地朝他瞅了一眼，对这位顾客的丑态佯作不见。这是职业养成的假面具。

回到家里,中根原以为有贵子已回了饭田,不想她却好端端地烤着地炉读杂志。打好的行李堆在隔壁屋子里。她为什么不走,中根真想过去讽刺她几句。后来一想,还是不要触犯她,看看她是什么态度。他换上和服，把脚伸进地炉架里。

“喂,这事情越来越不妙了。你赶紧把存折拿出来吧 求求你了!”

有贵子则以妻子特有的冷淡的口吻说道。

“你跟房东太太说,你打算跟我离婚,有没有这回事?”

“别胡扯了……”中根慌忙答道,“这是谁说的?”

“你不用瞒我,我都听见了。没错儿。你向她借钱了,是不是?今天她来催我还账。她如此欺侮我,巴不得我早点搬家。想撵我走,没门儿,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搬。她等着吧,我绝对不会屈服的。”

啊,明白了。——中根想道。房东夫人这蠢货说了多余的话，才使有贵子闹起别扭来：一想到自己屈服于中根才回娘家,有贵子心里觉得委屈。女人的心理很难捉摸,一闹别扭,反而不想离婚了,跟中根周旋到底。

“别胡说八道了。为了找一间比较好的公寓,也让你可以安安生生过日子,我弄得焦头烂额,结果亏空了公司的钱。这些你又不是不知道，倘若我要和你离婚，我还辛辛苦苦找房子干什

么?唉,做丈夫的真划不来…… ”

“ 够了,够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我不想听你撒谎。反正我暂时不走了,碍你的事了……请原谅。”

有贵子真的动了火,破罐子破摔,把杂志扔到一边,解开衣带扔到脚后,躺下睡了。中根朝屋子里扫了一眼,心里寻思,两人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刻。夫妇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虚无缥缈的,夫妇以外的男女关系更加不可靠。他想起了植松康代。他想跟她结婚。可是结了婚,这娘儿们儿的牢骚也是滔滔不绝的。不过,如果她真的做了他的妻子,他一定会对这妻子热心些。

中根把面颊贴在地炉架上,闭着眼睛轻轻地喘气。他感到疲劳了。什么事都不顺心,四处碰壁。问题的关键是钱。金钱这玩艺儿最神奇了,没钱,处处碰钉子;有了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它是一种最有效的武器,它可以欺骗人,也可以把人心搅乱。此刻他无法得心应手地弄到钱。最最近便的方法是巧妙地把有钱人的钱勒索过来。而有钱人,身边只有胁坂这个老油子,但他又最最狡猾,不好对付。

“ 喂,”他对有贵子喊道,“ 我有点事儿找胁坂,你最近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有贵子用被子蒙着额角,不见得听不见,可是她不搭腔。如果她和胁坂没有瓜葛,证明自己清白,对丈夫若有所指的话理应提出抗议。不回答是她最大的弱点。中根闭着眼睛,他心里翻滚着对胁坂的憎恨和一心想要弄到钱的奢望。

12. 悬　　崖

每天早晨,中根都在这时间醒来,有贵子在做早饭。中根把下巴搁在枕头上趴在被窝里抽烟。不知怎地他没有勇气起床。今天是圣诞节,他怎么也提不起情绪来,甚至懒得和有贵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时钟过了7点半,8点钟,再不起来就要迟到了。有贵子明知快到上班时刻,也不叫他。她独个儿吃着饭。中根翻了个身又睡了。算了,今天休息,不去上班了。钱还没有弄到手,植松康代正等着用。没有钱,见了面,说不定又会挨一巴掌。

第二次醒来已10点了。贵美子在被窝上爬来爬去,一边爬,一边在叠好的被子上上上下下,一忽儿骑在父亲身上,孩子对此很感兴趣,孩子瞅了瞅被筒上父亲的脸,揪他的头发,拍打他的面颊。中根的忧郁越来越加深了。今天这一天该怎么打发过去呢?不去公司上班,也没地方去啊!上班无聊透顶,不上班照样无聊。

他起床后,吃了点冷饭。有贵子在庭院里晒衣服。隔着庭园正房的回廊上,房东太太用带子拴住和服的长袖正在糊纸窗。雪白的手臂从袖口露出来。中根摸过她的胳臂,她的胸部,对它太熟悉了。房东太太一本正经地蹙起了眉头,这是精神集中的表

情。纸窗只剩下骨架子,她提着浆糊桶熟练地刷上浆糊,小心地把白纸贴上,慢慢地伸展开去。新年临近了。新年也将来到这孤儿寡母的家庭。孩子们长了一岁,盼着和去年过新年一样给他们带来快乐。做年糕,玩纸牌,喝屠苏酒,吃芋头炖肉,穿新衣服……中根见此情景,心里更加不自在起来。那个女人和我算什么关系呢？我还以为她是属于我的，可是她和以前丝毫没有变化。那晚上,那种关系究竟算什么呢？

泽本夫人非常安详、满足的样子。她的生活、迎接新年的准备工作、抚养孩子、维持家庭生活和往常丝毫没有两样,不容怀疑。她真是不知羞耻的女人,即使把丑闻张扬出去,她仍然和现在一样忙着家务,不会有任何动摇。她的生活沉淀了,不会再有变化,同时又是安定的,不会因为中根的偷偷的侵略而扰乱了她的安定。

中根好像受了愚弄,受了奚落,心情坏透了。男人的性能力对女人来说,似乎是无所谓的。也可能夫人的第一个男人的性的能力至今仍支配着她,没有别的男人插手的余地。想到这儿,中根生气了,心情忧郁。

他把烟灰缸放在地炉架上,懒洋洋地抽着烟。有贵子双手冻得通红,从外面跑进来,什么话也没说,蹲在地炉旁边烤手,接着又跑到隔壁房间,坐在食桌旁。中根不知她要做什么,欠身窥看,原来她连围裙也没解,拿出铅笔和信笺开始写信。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写信,肯定是对中根怀有敌意。不是写给老家,就是写给胁坂。大概刚才她在晒衣服时,想起了胁坂,立刻写信同他联系。从今天早晨起,中根还没有和有贵子说过话。夫妻俩快到分手的时候了。肉体的粘着力已无法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夫妇间的纽带是靠不住的。然而,房东太太则不一样,几年前死去的丈夫的肉

体至今仍支撑着她。他并没有死,还活在房东太太的心坎上。但自己的肉体已无法拴住有贵子的心。

他换上西服,并不想去公司,呆在家里又无聊。有贵子写完简短的信,套进了信封。

“我出去了,顺便捎着你的信吧!”中根说道。他想用这句没有分量的话来缓和一下紧张空气,封住有贵子的反抗,同时可以了解一下这封信究竟写给谁。

有贵子看透了他的策略，没上他的当。

“不用了,我自己去发。”她冷淡地拒绝了。

他真想把信夺过来看个明白,但追逼到这样的地步,吃亏的是自己。于是中根默默地离开了家。将近中午了。

他不想去公司,换乘电车去胁坂的事务所。运气好的话,今天能把狗牵回来,再进一步弄清胁坂和有贵子的关系,找一个巧妙借口,或许能从胁坂那儿借到钱。胁坂口袋里经常用牛皮纸信封装着十五六万元钱。有了钱,植松康代会把身子献给他,也有可能搬进公寓。这样,他就能与有贵子言归于好,也可与泽本夫人断了关系。以后再找机会与有贵子分手，把植松康代夺过来，再过一次新婚生活……他满脑子都是空想。

外面很冷,刮着刺骨的寒风。商店街上的圣诞节的装饰被风刮得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胁坂的事务所里生着火炉,玻璃窗蒙上了一层水蒸气，看不清里边的人影。他悄悄地推门进去，一股热腾腾的烟味迎面扑来。胁坂和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对面而坐,煞有介事地在写什么文书。

胁坂嘴里衔着香烟，烟雾腾腾地朝他看了一眼。

“啊,你来了,快坐下。”

语调十分亲切,中根却不可思议地感到阴冷。或许胁坂正想

躲避他,故意说得亲切些,目的是让中根放松警惕。中根心里有数,决不上他的当。他坐到火炉跟前,搓搓手,等待胁坂办完事。胁坂瞟了他一眼，用责问的口气说道：

“怎么,没到公司上班吗?”

“我是溜出来的。”

胁坂没有搭腔。那客人打开公文包,取出用纱巾包着的一叠钞票。好像是一笔土地或房屋的买卖做成了。在公证书,收据和权利书上盖上各种各样的印章,又贴上印花税票后,胁坂把钞票塞进了口袋。他那秃脑袋油光光地冒着汗,精神十足,充满着活力。但他的嘴老闭不住,不停地喘气,一副心脏病的模样。一笔交易做完，客人端起办事员送来的红茶呷了一口。茶喝了一半，又交谈了几句业务上的事,站起身来。胁坂熟练地做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儿把客人送走。回到火炉旁。

“挣的钱不少啊!”中根笑道。这是向他借钱的前提。胁坂哝着鼻子哼了一声。

“能挣什么钱,明天将这钱交给卖主,还能剩多少?”他先发制人，想封住中根的嘴免得向他借钱。

中根换了个话题：

“哪狗崽子怎么样啦?”

“死了。”

“什么?死了?”中根眼睛瞪得大大的,吃了一惊。

“唉,那是狗医生不好,本来病得不怎么厉害,不该死的,但被他治死了。”

胁坂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值二三万元的狗死了,他若无其事地一笑，表现得落落大方。

“这太可惜了。”中根说着,低下了头。

他一边说，一边认为这是胁坂撒谎。狗既没有病，也没死，准是他把它卖了。他赊给中根等于白送，因此先下手为强。想到这儿，中根不由得心中燃烧起怒火，喘气也粗了，他一反常态，失去了冷静。胁坂接着说道：

“过不了多久又会生一窝的，下回一定给你条最好的。”

中根想 嘴上说得好听，不过暂时笼络我罢了。胁坂是个经纪人，耍嘴皮子是他的本行，他就靠玩嘴皮子做买卖。表面上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实际上全是谎言。往后半年、一年的事能有指望吗？中根希望马上弄到一条狗，说得直截了当些，他需要钱。

“话分两头，你搬家的事怎么样啦？”胁坂问道。

他明知故问。

“还是老样子。”中根俯视着炉口里的熊熊烈火。

“现在倒有一处合适的，价钱也较公道。你买下它怎么样？”

“唔……”

“要价三十二万，有三十万够了。因为你是老同学，手续费就免了。有八铺席、六铺席各一间，还有两间三铺席，煤气、自来水一应俱全。你看，便宜吧！”

“唔……”

“地段在中目黑，附近通公共汽车，很方便。”

“唔……”

“盖了还不到十年，房子很结实。”

“唔……”

中根觉得胁坂在讽刺他。他明知中根买不起，却一个劲儿嘲笑他。此刻他根本考虑不到房子的事。他瞅着烧得通红的炉膛，竭力抑制涌上心头的怒火。

“算了吧！”他嘟囔了一声，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现在谈不

上搬家了,老婆子要跟我离婚。”

胁坂蹙起了眉头,中根看出他的表情是做作的。

“唔……你太太说要和你分手吗?”

“是的。”

“嘿,这事情太严重了!孩子怎么办?”

“不知道。”

“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你在外面寻花问柳,是不是?反正总是这么点儿事。”胁坂放声笑道。

中根默不作声。旁边桌上的女事务员肯定听见了。中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莫名其妙。自己把自己逼得走投无路,难道是苦中作乐吗?他明知被人嘲笑,被人轻蔑,被人指着脊梁骨骂,他期待绝处逢生,做出一个结果。所谓结果又是什么呢?他放任自己对胁坂的憎恨达到顶点,痛痛快快地爆炸出来。他故意把有贵子的事抬出来,为的是驱使自己内心的憎恨达到顶点,为了向胁坂报仇,他要借助胁坂的力量来燃起对胁坂的怒火。换句话说,他要胁坂来激怒他。他内心的矛盾是极其复杂的。他要让对方醒悟到他的嗜虐的感情和根深蒂固的憎恨。忽然,他出乎意外地爽朗地笑道:

“今晚我们在五反田的老地方见面喝一杯怎么样?今天我还有点儿钱,你肯赏光吗?……尽情地喝一喝……怎么样?7点钟见面,不见不散。”

此刻又有顾客上门,两人同时站起身来。

中根出了胁坂的事务所,茫然地不知去哪儿好。他走进小吃店,喝了一碗荞麦面条。这时,他的心情平静多了。对胁坂的憎恶似乎烟消云散了。此刻他无所事事,精神上处于一种弛缓的状态,仿佛一切都是灰色的,毫无乐趣可言。

他上了公共汽车到了银座,毫无目的地走进了百货公司。中央大厅竖着一株巨大的圣诞树。因为通暖气,顿时觉得浑身的筋骨松了松,情绪也好多了。化妆品、领带、帽子、玩具、和服、文具、金银首饰、书籍、电器……他一边蹓跶,一边观看,自己竟忘了上到几楼了,忽然眼前出现滑雪的用具。中根顿时高兴起来。他曾经连续二三年滑过雪,现在还保留着滑雪的用具。要是公司放假的话,他依然有兴致到那个山上滑雪。三个学生跟女店员闹着玩,一个试试雪橇的弹力,另一个在试穿靴子,兴高采烈地大声地谈笑。中根早已过了他们的年龄。青春结束了。中根站在学生旁边,倾听他们热闹的对话。随手买了一副雪橇上用的鞋带。他想起那时坐着爬犁进了雪白的深山,泡在温泉里洗澡,把脚伸进地炉架里烤火,和旅馆里女招待一块儿喝酒,逗她们开心,然后听着呼呼的风声钻进了被窝……这一切都过去了。他把买的鞋带塞进大衣口袋里,悄悄地从学生的身旁离去。

走出百货公司,他又拐进了电影院。看了一部美国的西部片。毫无理由地拔出手枪打来打去,有杀人的,有被杀的,完全是胡编乱造的故事,根本打动不了观众的心,太没意思了。出了电影院,他真的无事可干了。这热闹的银座大街没有他的立足之地。时钟已指着 4 点,他约定 5 点要给植松康代打电话,可是身边没有钱,又有何脸去见她。他弯进了‘拔金哥房’①。他一下子买了二十个小钢球。一按弹簧,钢球从锃亮的钉子边曲曲弯弯地滚下来,越过一个一个小孔,一直落到尽底下。他巴不得钢球落进一个小孔,可是钢球不听话,十个,二十个统统落到尽底层,他

①原文为“‘パチンコ屋’这是译音,在设有许多小钉和小孔的盘上,利用弹簧弹小钢球,小球滚入盘上特定小孔时,则滚出许多球,可以换取奖品。

自己也像落入了陷阱。中根觉得自己的命运和这小钢球相同,绝望的情绪涌上心头。忽然他想要杀人……在战场上他曾经杀过几名敌兵。

5时,他照例又到那家咖啡店,给公司打电话。康代好像正在等他的电话。

“……今天我没去上班,到处奔走……”

“是吗?”

“现在我在银座,我答应你的事,今天看来办不到了。请你原谅。并不是我不肯出力,实在是无法可想。……明天一定想办法。明天再打电话给你。等着吧!”

对方没有答话。康代的不满和愤怒似乎从电话听筒里传了过来。

“池田君怎么样啦。”

“他没事儿。”

“那好。打起精神来吧!……明天再给你打电话。”

对方还是没有答话,把电话挂断了。他仿佛看到了康代愤怒的面容。中根回到原来的桌上,喝了一口已经凉了的咖啡。他想见到康代。见了她,让她高兴高兴,然后再折磨她。他要堵住她的一切退路,把她圈在自己手中尽情地虐待她,他要尝尝她的新鲜抵抗力。然而,这是个聪明乖巧的女人,精明能干,她像橡皮球一样富于弹性,浑身都充满滑溜溜的手感。中根心里馋得要命,可又无法可想。充其量五万元钱,就可把这个女人弄到手。有贵子有存款,明天得想个巧妙的办法,把钱诈出来。本来指望卖掉狗崽子弄一笔钱。可是胁坂这小子用谎言堵住了他的嘴。想到这儿,他把胁坂恨得咬牙切齿。

他弯进小胡同里的一家小酒店,喝了一杯酒,吃了一碗豆腐

汤。隔壁的大酒店里，电唱机里哐哐地播送着节奏强烈的爵士音乐。女人们的叫嚷声和醉汉们的歌声交杂在一起传到这小酒店来。接着又传来雪橇歌、圣诞夜之歌。今夜是圣诞节。银座的几百家酒店顾客盈门，唱歌、跳舞、喝酒……全世界的基督教徒都在疯狂地尽情歌唱。人们戴着三角帽子，戴着假面具，吹着口哨，互相抛出纸带，整个银座街都让醉汉们占领了。中根好像被人撇在一边，独个儿喝着闷酒（主啊！你快快来到，人们都在虔诚地等待着你……）……上帝在哪里？上帝已把他抛在一边。他约好胁坂在五反田喝酒，把心中郁积的苦水统统倒出来。

他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默默地朝车站走去。口袋里揣着刚才买的鞋带。年轻的女人挽着男人的胳膊，一边走，一边唱着圣诞夜之歌。人们都快乐异常，只有中根一人心里乱糟糟。车站前的商店门前已竖起了门松①。竹叶在风中瑟瑟地作响。中根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候买票。他真想见见康代，想得心都痛了。

上了电车，通过有乐町和新桥，街上无数灯火，红的蓝的，五光十色，形成一条巨大的灯的波浪，向高架线底下涌来。它像舞台的脚光照得脚下亮得如同白昼。然而这无数灯火，圣诞夜的美丽的灯火又好像和中根是无缘的。他觉得自己已被这热闹的夜市赶了出来，难以排解心中孤独的感情。今天他没去公司上班，公司的工作，股份科的工作枯燥无味，无聊透顶，似乎也和中根无缘。工作时候他觉得无聊，离开了工作还是觉得无聊。总而言之，中根玄二郎觉得自己像条狗被公司拴住了。他感到不自由和不满足，可是放开了铁链子，让他跑，他又感到自己像条野狗，无

①门松：日本风俗，新年门前装饰的松树或松枝。

处可去。今天一整天他做了野狗。没有目的地，没有事情可做。吊儿郎当地光在街上蹓跶。本来他还有家可归，可是用不了多久，这个家也将化为乌有了。

五反田东站在高坡上，站在高高的月台上俯视，战争中这里烧成一片废墟，此刻盖起了无数的小店。抬头一看，无数星星在夜空中闪烁。从月台沿着台阶走下来。他和两个扛着雪橇的青年擦身而过。他们精神百倍地踏着坚实的步伐走上月台。中根又摸了摸装在大衣口袋里的鞋带。心里想：几时公司放假了，一定去滑雪。

胡同里的一排排酒店故意把灯光弄得忽明忽暗。那些下流的流行歌曲从酒店门口飘出来，变成一种不协调的噪音，起着麻痹人们神经的作用。麻痹的神经容易失去理智，失去道德的自制力，使人们自然而然堕入放荡的气氛中。它使人们的意志涣散，产生一种低级下流的解放感。

胁坂一个人先来了。酒店里挤满顾客。女歌手扭着腰装模作样地唱着不知名的歌。手风琴给她伴奏，细细的纸条和烟雾一起朝四周飘荡。胁坂把背心的纽扣全部解开，满面红光，兴高采烈放声大笑。他戴着一只银色的纸帽子。女人们今夜都穿着下摆拖到地上的晚礼服，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酒，还有肉、芦笋等冷盘。

“哟！是你啊！祝你圣诞节快乐！”早月伸出手招呼中根。另外一个女人替他脱了大衣。不知怎地这里的气氛似乎使他很不习惯，中根无可奈何地在胁坂的对面坐下。

酒店的游乐活动尽是莫名其妙，高不成低不就，酒菜比不上正规的菜馆好吃，要玩女人，还不如叫个妓女来得痛快，听音乐，

更是乱七八糟的一派噪音，就像 fruit punch①,要吃没有吃头儿,要看没有看头儿,要玩没有玩儿头,纯粹是消磨时间,到头来不会有任何结果。在这喧嚣声中,人们又是跳,又是唱。圣诞树上的星星闪烁着光辉,天棚贴满花里胡哨的纸,在潮湿的大厅里飘来荡去。这里没有半点宗教的气氛,不过是人们借着圣诞的名义,在这儿尽情地寻欢作乐。只有中根玄二郎正在窥测方向,瞅准机会,向胁坂借钱。他不止一次站起来跳舞,和着音乐的节奏用手打着拍子,故意装出乐呵呵的样子,为的是麻痹胁坂。

胁坂站起来和早月跳舞。在狭窄的舞池里只扭着上半身,互相在揉搓,四条腿夹在一起来回地摩擦,那舞姿猥亵,不堪入目。两人的情欲隔着衣服互相交流。中根看了胁坂这副熊样,似乎发现了他不可告人的秘密。这小子就这样搂着女人百般地挑逗。他不禁脸颊一阵子发热，燃起嫉妒的火，仿佛胁坂的舞伴不是早月,而是有贵子。他恨得咬牙切齿,真想朝胁坂的肥胖的脖子上砍上一刀才解心头之恨。他抑制着心中的怒火,装出醉醺醺的样子,眯缝着眼直瞪瞪地注视着胁坂。在他的心底似乎有一腔黑水在翻滚。憎恶和嫉妒或许已到了爆发点。胁坂回到座位上,额角上直冒汗，胸部一起一伏难受地直喘粗气。

当胁坂一坐下,中根立刻换了个位置,坐到他身旁,把脸凑到他耳朵跟前，怯生生地嗫嚅道：

“喂,老兄,对不起,能不能借三万元给我?我手头太紧了,借一个月,利息超付。一个月一定还你。”

“怎么?你要搬家吗?”

胁坂脸孔朝着旁边,不耐烦地问道。

① fruit punch 水果片浸以果汁的一种冷食。

“不是搬家。这话你可不能对别人说,也不能跟我老婆说,我亏空了公司里的公款,两三天还不上,我的饭碗就丢了。”

“这样的事情,你也找我?”说着,胁坂瞟了中根一眼,“自己的亏空,自己想办法补上呗。你亏的空,哪有叫我补上的道理,我可没有那种多余的钱。”

胁坂胖乎乎的红脸堆起了笑容,他的眼神却鄙视中根。他瞧不起中根,讨厌他,或许也是害怕他,怎么解释都可以。他的话是最后通牒式的绝交宣言。听了他的话,中根胸中燃起了难以抑制的怒火,心头产生了杀意。

他目不转睛地从侧面注视胁坂的脸。胁坂好像已息怒,起劲地喝着冰啤酒。中根也清醒过来,抑制激动的感情,用右手搭在胁坂的肩上。

“你说得对,是我不好,我对你太随便了,你千万不要生气。”

“我不生气。”

“是我不好,我太过分了,请你原谅。刚才的话取消,权当没说过一样。总而言之,只怪我太没志气了。我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求助于你的。对不起，我这人太差劲了。我一定自己想办法。”

“那就对了,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嘛!”胁坂觉得刚才自己说的话分量太重了,趁势缓和一下。

“对!我自己想法子,你把刚才的话忘了吧!今夜是圣诞夜，痛痛快快地玩一玩。”

中根装出感激的样子握住胁坂的手,使劲地摇了摇。胁坂患多汗症，手掌心湿漉漉的。中根站起身来和早月去跳舞。但是，他内心里并没有妥协,也不向胁坂认输。他一边跳,感到自己的嘴唇僵硬,表情极不自然,心脏怦怦地跳动。他想:该到了向胁坂

复仇的时刻了。但究竟怎样复仇,此刻还没有考虑。总之,一定要报仇,揍他一顿,把他打翻在地,伤害他……那太孩子气了。这种小流氓式的简单的做法不合乎中根的性格。他要用更加秘密的方法,而且有把握取得成功,来一个彻底的复仇。到今天为止,他一直忍耐、忍耐,现在已忍无可忍了。越是忍耐,他对胁坂的憎恨越是加深,已快涨破了肚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想到这儿,他的舞步不由得乱了。

"你怎么搞的?不行了,你醉了吧?"早月说。

中根装出醉醺醺的样子微微一笑,可是嘴唇不听使唤,笑得特别勉强。他抓住早月的肩膀,摇来晃去地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接着把话题转到了狗。此刻他对狗毫无兴趣,他谈论狗是为了迎合和奉承胁坂,同时也为了麻痹胁坂。他夸奖胁坂喂的狗漂亮,训练有素,很值钱,在狗的品评会还得过奖等等,说得胁坂心花怒放,一个劲儿吹嘘自己的狗如何如何。女人们中间也有对狗大感兴趣的,什么斯皮兹①啦、泰利亚②啦、格莱特登③啦,她们精通这些狗的性格和饲养方法。这里只有中根自己没有在考虑狗。他只听到这条狗值十万,那条狗值十五万。而喂养好几条狗的胁坂是他的敌人。

圣诞夜与往常不同,酒店营业延长到凌晨3点。那令人疲劳的音乐还在响个不停。将近11点,胁坂提议回去,早月挽住他的胳膊留他。

"此刻我要到涩谷转一转,赶紧算账吧!"

①斯皮兹(spitz)丝毛犬,德国种家犬,体小嘴尖,毛长白色。

②泰利亚(terrier)打猎或玩赏用的一种小狗。

③格莱特登(Great Dane)丹麦种大猎狗。

胁坂和往常一样，从里口袋里掏出用牛皮纸信封装着一叠钞票。这叠钞票，中根白天在他事务所见过，大约有十五六万。中根见了钞票从内心里涌出了愤怒。把它夺过来。——中根想道。这时他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的表情，拿起啤酒杯挡住自己的脸（我要报仇，把这钱夺过来！）。他夺去了我的有贵子，我拿他的钱还不应该吗？一个女招待把他的大衣拿来了，中根站起身，把手伸进大衣袖筒里。

"我这就直接回家。"

他在试探胁坂的口气，同时也是无意识地制造"不在现场"的空气。

"哎，一块儿去玩一会儿吧！"胁坂说道，但并不勉强他。或许也为了缓和一下刚才紧张的气氛。事实上他瞧不起中根，讨厌他。

"好吧，我奉陪到底。不过今夜你喝多了一点，你开车我还不放心哩！"

你一句，我一语，两人在女人们的簇拥下，出了酒店大门。外面刮着寒风。

出了胡同，往右一拐的广场上停着胁坂的汽车。红色的霓虹灯在风中咯嗒、咯嗒作响，竖在晦暗的广场上的松枝在寒风吹击下，发出飕——飕——的声响。中根缩着脖子，把手插在大衣袋里，手指头摸着滑雪鞋用鞋带。这带子足有四尺长，编得圆滚滚的特别结实。一想到这带子，他不禁毛骨悚然。胁坂拿出钥匙，开了车门，钻进了司机座，让中根坐在后排座。

一启动，光听得马达响，引擎不发火。又发动一次，还是不行。

"车子冻了吧！"中根说。

“天太冷,可能冻了。”胁坂嘟囔了一声。

“请等一下,我忘了东西了。”说着,中根窜出车门外,“我马上就回来,你让引擎暖和暖和后可能就启动了。”

胁坂一本正经地按电钮,开亮了灯检查。中根一溜小跑进了小胡同,跑到刚才来的酒店门口才放慢了脚步,故意东摇西晃地进了酒店门。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他意识到自己脸色发青一定很难看。

在店堂里首的早月,左手撩着晚礼服的下摆,急匆匆地走近来。

“哎哟,怎么啦?”

“没怎么的。”

“胁坂先生呢?”

“他回去了。”

“你为什么不回去?”

“他说上涩谷,我觉得没意思。我打算去银座。给我来一杯威士忌。”

中根把手肘支在柜台上,点燃了烟。

“哎,下回你再把胁坂先生拽来。”早月偎依在他的胸部说道。

“你和胁坂君有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

早月闭着一只眼,向他投以诱惑的微笑。银盘上放着两只酒杯,她端着往里走了。

中根付了钱,把剩下的半杯威士忌一饮而尽。杯底还剩下一点酒,他泼到地上,又喝了一杯水。他举手向早月告别,故意东歪西倒地走出了酒店。

仅仅三分钟时间,“不在现场”的假象成功了。胁坂去了涩谷,他和胁坂分了手,去了银座。早月可以作证明,酒保也听见了。有这两个人作证,没问题。中根沉住了气,但他还没有下决心杀人。他自作聪明地制造了“不在现场”的假象,还自得其乐,或许他此刻和胁坂一起去涩谷度过这美好的圣诞夜。

出了胡同,引擎哼——哼——地作响，车身底下喷出白烟。胁坂握住方向盘,衔着香烟。一见中根,他便打亮了头灯,照亮了晦暗的马路。一只红毛狗吓了一跳，窜到屋檐下。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说着,中根精神百倍地坐到汽车后座上。

“什么东西忘了。”胁坂说着,开动了车。

“嘻……一点小小的秘密。”

中根笑着吹起口哨来,吹的是圣诞夜之歌。此刻他心情很快活、舒畅。汽车在电车道口停了一下,穿过轨道,进入了大马路。

“我们回去吧!到涩谷也没有多大意思。”

“回去也行。”胁坂含糊其辞地答道。

“就回去吧!已经11点半了。找个适当地方停一下,解解手,轻轻松松地回去。”

中根又吹起口哨:“圣诞夜,星光闪烁……,牧羊人在旷野……”他从后面看见胁坂的脖子上围着围巾,心里寻思:多粗的脖子!土堤上面是山手线的轨道。汽车沿着土堤进入了低矮的峡谷。右首的土崖上有二十来扇明亮的窗户，好像是一座公寓。

沿着土堤的马路,前方出现了三岔路口,路口竖着一块红色的招牌,像是个烟纸店。烟纸店里没有灯光,人们好像已经睡了。它的后面是一片狭窄的墓地。汽车通过它跟前,往右一拐。这条路很宽,而且很陡。坡道的左首有一堵高高的石墙,房屋被树丛

挡住了,看不清。右首也有几堵石墙,离马路较远,只望见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不到马路上来。汽车开足马力吃力地爬上坡,头灯照在马路的左侧,这儿是一片长满枯草的荒地,僻静得令人心里打怵。荒地的尽头有一处小木房似的公共厕所,再过去是职业安定所的工棚。胁坂停住车,关掉头灯。

中根先下车，在道旁的草丛中解解手。他的眼前是一处高崖,仿佛要压到他头上似的。土崖上覆盖着茂密的树林。因此崖下漆黑,看不见一点灯光。无数小星在茂密的树枝上空闪烁。胁坂也下了车。

中根回到车上坐定，关上了车门，从口袋里掏出那副粗鞋带,把两根鞋带拧成一股粗绳,做成一个很大的圈套。在胁坂回到车上之前，还有充分的时间。中根坐到司机席的正后面座位,两只脚左右分开,摆好架势,斜着眼睛观察胁坂的动静。只见胁坂那矮墩墩的身子,凸着大肚子,没戴帽子,踏着乱草,朝汽车走近来。突然一辆汽车从后面急驶而过。胁坂打开车门,熟练地先让腰坐到司机席上,再弯着身子进来,砰地一声关上了车门。他抬了抬屁股,把大衣收拾好,改变一下坐的姿势。他的后脑袋瓜正冲着中根的脸。中根把做好的绳套猛地从后面套住胁坂的脖子,绳头死死地缠在手腕上,使劲地往后拉。

胁坂那胖墩墩的身子本能地往前弯,企图挣脱绳套。但胸前的方向盘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的身子无法自由活动。他越想逃脱,绳索则越勒越紧。他想翻过身来,挺起胸膛,结果他的脑袋落到靠背上,耷拉下来。他的腰部挤在方向盘上,身子动弹不得,只有两只脚啪嗒、啪嗒乱蹬一气。他又用手指去抠勒在脖子上的绳子,却把自己围巾撕烂了。他渐渐地失去了知觉。中根仰躺在座位底下,用全身的力气使劲拉住绳套。胁坂的脑袋左右摇晃快要

碰到他的脸上。胁坂的脚使劲乱蹬。他的手碰到喇叭的按钮上，喇叭短促地哀鸣了一声。转眼间，他的身子再也不能动弹了，圆滚滚的脑瓜耷拉在中根的脸前。

中根一时不知所措，保持原来的姿势，呆若木鸡地坐了一会儿。在胁坂断气的同时，中根似乎也断气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慢慢地才恢复了意识。他弯了弯臂肘，两只手搭在胁坂的脖子上，因为绳子勒进了他的手腕，十个手指都麻木了，浑身出着冷汗。

他小心地欠起身来，用失去知觉的手把绳子再绕了一圈，在胁坂的脖子上打了个死结，不让它松动。这时，胁坂的身子不由自主地痉挛了两三次，这是临死前最后的挣扎。

做完这些动作，中根一下子泄了气，倒在后面的座位上。胁坂的脑袋从司机席的靠背上耷拉下来，正堵在中根的眼前。在远处射来的灯光下，唯有他那秃脑袋瓜子显得格外白。此刻中根沉住气了。他欠起身，把胁坂沉重的脑袋推回去。那脑袋还温吞吞的，蓬乱的头发缠在中根手上，吓得中根心里发毛。胁坂的上半身被推倒了，斜着身子躺在助手席上。中根探出头来瞅了瞅胁坂的尸首，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胁坂斜卧着的姿势。仿佛胁坂还活着，低着头在寻找什么东西。中根想象胁坂和有贵子睡觉似乎也是这副模样，不由得在心中燃起了愤怒和嫉妒之火。中根摇摇他的肩膀："喂！喂！"喊了两声。胁坂死了。胁坂再也无法生还了。他再也不能驾驶这辆汽车做房地产买卖，再也不能诱惑有贵子，牵着狗到处转悠了。仇已报了。中根沉住了气。

他从汽车里朝四周扫视了一番，晦暗的坡道上漆黑一团，没有人影。现在逃走最合适了。只要胁坂不活过来，谁也不会知道凶手是谁。他伸出手摸了摸胁坂的耳朵根，皮肤还温和，脉搏已

停止了跳动。

为了不留下指纹,他小心地戴上手套,用左手开了车门。四周依然不见人影。他关上车门,顺着坡道缓缓地走下来,一切平安无事。忽然他想起忘了拿钱了,把最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这是刚才太慌张了的缘故。

中根又回到汽车旁,开了车门,车厢里黑漆漆的,胁坂丝毫没动,真的死了。中根摸了摸尸体的胸部,胸脯还热乎乎的,似乎他的体温还在反抗中根。费了好大的劲中根从他俯伏着的身子下的口袋中掏出钱。汽车内各种各样部件是发亮的金属做的,这些全像是一只只眼睛注视着中根。中根终于掏出牛皮纸信封,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再次跨出车门，把车门关好。这下没事了。他蹑着脚从坡道上下来。枯草绊住他的脚。附近的人家早已睡了。圣诞夜的星星显得特别美，在寒风中闪着光亮。

他来到坡道下的丁字路口，正面的土堤上是山手线的铁轨。他沿着铁轨向右转,这儿是通往目黑的柏油马路。后面有两辆汽车并排驶来。他的身子顿时僵硬了,止住脚步,让汽车通过 接着山手线上的电车从他头上隆隆通过。电车车窗里的灯光在这五六秒中把马路照得通亮。他想：谁也不会知道，谁也没有看见……他自以为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同时也极度害怕被人发觉。

越往前马路的坡度越陡。左侧的土堤越来越低,几乎同铁路路轨一样高。再往前去路轨反比土堤低了。越过铁轨,对面缝纫学校的建筑物把夜空劈成两半。右侧是石墙。将近午夜12 点了。他竭力沉住气,装出和平时一样若无其事的样子。现在口袋有钱了。有了钱,什么事情都好办。前方头灯一亮,驶来一辆摩托车。他赶紧掏出香烟,低着头,双手捂住脸,装出点烟的样子,在低头的当儿,摩托车驶了过去。对方自然什么也不晓得。中根在唱独

角戏。为什么害怕这摩托车呢？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目黑车站一带行人渐多，还有出租汽车，难道这些人，这些车都要一一害怕吗？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谁也没见到他犯罪，没有任何证据。

快到目黑车站了。中根故意解开大衣纽扣和上衣纽扣，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衔着香烟，装着醉醺醺的样子。他的步伐很乱，谁见了都认为他是醉汉。桥上站着一位年轻的巡警，监视着穿梭似的来来往往的汽车。中根低着头，干咳了一声，吐了一口唾沫，故意从巡警跟前走过。巡警没吭声。得！这下没事了。——中根想道。可是，他的心还是扑通扑通地跳，走出去一百来步，回过头来看，巡警不在了。这下，真的没事了。谁也不会追赶来。谁也不知道。谁也不会怀疑他。这么重大的案件，竟然谁也不知道。而这案件是我干的，可是这个男人或那个女人、刚才的汽车司机和巡警都不知道。我口袋里装着十几万元钱，恐怕在这一带走的人，谁的钱也没有我多。这是最大的成功。世界上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做的坏事比我多的人有的是，不也堂堂正正地活着吗？我不需要做那么多坏事，我不想成为新闻人物，只要普普通通平平安安活下去就行了。他躲开了大马路，下了坡道。忽然传来一阵音乐声，不像是收音机播送的。圣诞夜的喧闹尚未结束。他从晦暗的坡道上下来，过了桥，这儿是工厂的后面。又走了二三百米，好容易才到了大马路上，他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坐出租汽车太排场了，可是口袋里装着十几万元钱，怕什么？他竖起了大衣领子，靠在座位角落里。

胖胖的司机约摸三十四五岁，默默地驾驶着车。中根忽然心里直犯嘀咕：司机为什么不吭声？他不了解司机的真心如何，莫非把我带到警察署去？司机肥胖的脖子和胁坂非常相似。他想道：早些下车，别让他把我带到警察署去。他在离家四五百米的

地方下了车。司机把他放下后，默默地开车走了。什么事也没有。只怪自己疑神疑鬼。他又想道：得！谁也不知道！

他小心翼翼地在贫民区的小道上行走。或许会碰上巡逻的巡警？犯罪者往往在突然的审问中露了馅。他提醒自己举止要平常，不能怪头怪脑招人怀疑。唱歌吧！吹口哨吧！装醉汉吧！倘若被搜出，身上装着这么一大笔钱那肯定会被怀疑的。他解开衬衣和棉毛衣的纽扣把钱塞到贴身的胸膛上。然后把纽扣扣好。——可是一路上没有碰到巡警。

他回到家，来到门口，客厅的灯灭了。房东太太已经睡了。忽然他的头脑里浮现出对她的肌肤的记忆——这是愉快的记忆，好像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他不可思议地甚至怀疑这儿的厢房竟会是自己的家。住在这厢房里的有贵子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他仿佛在梦境中行走，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他感到现实世界离自己很远很远，它在天空上或在自己的手够不着的高崖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心情？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他希望尽快回到现实的世界中去，还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过平凡的生活。于是他怀念到昨天为止的日常生活，可是此刻它离自己远远的，不知在何方？

有贵子已睡了。这个家庭和街上的圣诞节毫无关系。她睡眼惺松地朝中根瞅了一眼，蒙上被子又睡了，中根走到隔壁房间，默默地脱掉衣服。两只手的指甲呈紫红色，这是刚才使过了劲所致。他把装着钱的牛皮纸信封拿出来，犹豫了一下，不知该往哪儿放。最后塞进了门框上面的横木里边。

他钻进了被窝，立刻把身子移到有贵子身旁。不这样做，他定不下心来。他脱离了现实社会，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此刻只有有贵子能救他。在这世界上，此刻只有这个妻子站在他的一

边。有贵子为了不吵醒孩子，默默地进行了抵抗。他们要离婚了。可是中根死乞白赖跟她软磨，最后她放弃了抵抗。此刻中根并不要求肉体的欢喜，他只是想从妻子的肉体中求得精神上的暂时解脱。

13. 坠　　落

第二天,中根熟睡到早晨8点。醒来时,他仿佛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但这个新世界,对他却是排斥的,显得那么陌生。庭园里的花丛、天空、贵美子都装模作样地对他表现出佯作不知态度,唯独他是局外人。昨夜的睡眠,与其说是睡觉,倒不如说躺在坟墓里。这段时间完全是虚幻的,只留下噩梦似的记忆。胁坂到家里来玩,和有贵子打情骂俏的梦境久久缠住了他。

中根在洗脸间里照了照镜子。从作案以后,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脸。眼睛充血,布满了血丝,脸上好像留下了"证据",别人一看便知道他是个凶犯。他头发蓬乱,皮肤松弛,显得十分疲倦。这张脸正在责备他。自己的脸竟然像检察官那样冷酷鞭打着自己的心。他不由感到绝望。他无法战胜自己的脸,他不愿意再看下去了。

坐在食桌上,翻开报纸看,根本没提到那件事。难道他活过来了吗?有人发现他,立刻把他抬到医院里,经过注射和人工呼吸,胁坂复活了吗?……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今天他将被逮捕。有贵子根本不理会他,在浴室洗衣服。他一点儿食欲也没有,悄悄地把饭倒回饭桶里。昨夜拉绳子使劲过猛,手指甲现在还疼痛。

放在门框上方的横木里的钱原封未动，不知怎的昨夜的事就像做梦一样，仿佛不是真的，可是，这钱是证据。他沉住气抽出六万元放进口袋里。然后，他去公司上班，迟到了一小时半。他心想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不动声色，和平时丝毫没有两样。

办公室里比平时肃静，令人心里发毛。大伙儿屏住呼吸，好像马上要发生什么事似的。他坐到办公桌上开始办公，老觉得他身后有人在监视他，他脊梁骨不由得阵阵发冷。过户、送还股票，处理发生事故的股票、和证券公司联系……他一心一意地干，工作进展得很快。可是这工作和自己之间横着一堵墙，冷淡地排斥他。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口袋里装着六万元，其中五万元要尽快交给植松康代。他有点后悔了，不该夺这笔钱。没有这笔钱，那事件就像做梦一样，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和现实中的自己毫无联系。这笔钱是物证。金钱像只铁环套住了他的心。没有这笔钱，仅仅是无形的复仇，一切归于空白。中午，他下到地下室食堂，独自吃了一碗荞麦面条。

食堂里，回廊上，电视机跟前……到处是人，恐怕有几百，甚至一千。人们在漫步，闲谈，抽烟，吃饭，买东西，谁也没有理会他，可是他对每个人都抱敌意。他以为个个都有计划地佯作不知对待他，似乎他们合谋要陷害他。这许多人中间，唯独中根是孤立的。不，谁也不知道我干的事，是我自己有意识地欺瞒他们，他们才是受欺骗的。等着瞧吧，只要不被逮住，就是我的胜利。他衔着香烟在人群中转来转去，跑进咖啡店喝咖啡，看电视，弯进钢笔店和女职员开玩笑，到服饰店挑选领带。他故意在人群中露面，替自己壮胆。可是谁也没有去注意他。他却疑神疑鬼地注视别人。这警戒心使得他神经紧张极了。

到下班为止，他觉得时间特别长，甚至怀疑时钟不走了。窗

外天快黑了。刚5点整,他赶忙离开办公室,走进一楼的咖啡店,从那儿给植松康代打电话。当听到她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中根顿时心里暖洋洋的,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安全感,似乎一切都没事了。

“是我。是中根。答应你的东西总算拿来了,拖了好几天,实在对不起。我们在哪儿见面?”

“哪儿都行。”康代答道。

“那么还是在上次那家咖啡店。你能不能马上出来?”

“嗯。”她简短地答道。旁边似乎有人。

“池田君呢?”

“今夜有宴会。”

“那得弄到很晚啰,正合适。你马上就去吧,我们找个地方吃饭。”

挂断电话,他这才感到自己心脏刚刚开始跳动,刚才好像血液循环停止了。这简短的对话使他得救了。康代丝毫也不怀疑,而且马上要来见他。

外面天黑了。中根步行去银座。只有步行,自己的脸才不会被人发现。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见到康代。见了她,他要让她抱住他,给他温存。他感到自己在同康代恋爱。可是他所要求的不是情侣,而是“母亲”,他希望能够得到无条件接纳自己、容忍自己的“母性”。

路上他买了一份晚报,插进口袋里。到了咖啡店,康代还没有来。他要了一杯咖啡,即刻进了厕所,打开晚报一看:《上大崎发生抢劫汽车案》大标题映入眼帘,出乎意料之外,怎么会把自己做的案件当做“抢劫汽车案”呢?……不动产买卖业胁坂昌雄(三十一岁),在自己的小汽车中被人绞杀……所持现金被夺

……凶犯可能是有交易关系的熟人……有关方面正在搜查中…… ’胁坂真的死了。这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中根靠在厕所墙上陷入了沉思。头上有一架换气扇嗡嗡作响。外面刮着风,只有这儿安静、孤独,同时又是安全的。报上消息只占十五六行,警察当局似乎没把它当作重大事件。厕所墙上涂满了下流的话,有的还拙劣地画着男女的性器，旁边用法语加上注解。看到这些画，他突然觉得女人可爱了，他要让女人高兴，爱女人，使她幸福。——这是世界上第一件大好事,他也希望女人爱他。不知怎地,他的性欲冲动了。

他把报纸叠得小小的塞进口袋,出了厕所,康代坐在角落里等他。她那略带几分忧虑的神情,使得她的脸更美了。她身子僵硬,似乎害怕什么。或许是紧张的情绪增添了美感。她的表情在荧光灯下显得格外阴冷。中根若无其事地在她对面坐下。

“实在不好对付,想了许多办法,总算弄来了。”

“对不起!’康代小声地说。

“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吧!”

“我不想吃。”

“为什么?……肚子不饿吗?’

“算了吧!……你怎么样?’

“我也不太饿。’他想了半天说道,其实他也没有食欲。

“等到肚子饿的时候再吃吧!’康代抬起眼皮,瞅了中根一眼,说道。

她已经豁出来了,赶紧做完这笔交易拉倒。她不愿违心地和中根一起吃饭,一门心思想办完事情赶紧分手。她毫不犹豫地催促他。想把要拿的东西赶紧拿到手。她和他没有爱情,只有义务和交易。

中根拿起账单站起身来。这儿人多扎眼。他希望赶紧找个地方和康代单独在一起。

上了出租汽车，中根悄悄地握住康代的手，康代的手指僵硬,正在抵抗。

“你不觉得我今晚上有点儿异样吗？”中根小声地问道。

康代睁大眼睛斜视中根的脸，但没吭声，接着又从正面看他。

进了上次来过的旅馆,两人单独在二楼的房间时,中根衔着香烟,笑容满面地说。

“先把事情办了吧!”

康代把视线移到桌子上，身子一动不动。她头上包着丝头巾。中根从里口袋里掏出皮夹子,把一万元一张的钞票,一张一张地放在她眼前。

“这点钱算是帮助池田君度过难关,新婚匆匆,你也够辛苦的。”

康代垂头丧气地在膝盖上揉搓双手,泪水噗落噗落地滴在手上。中根见此情景,非常扫兴。他突然产生一阵爱这个女人的冲动,眼圈不禁发热。可是,康代为什么哭呢？是感激中根呢？还是想到为了金钱逼得自己卖身而悲伤？中根很遗憾,因为他和她的关系只是靠金钱维持着。原先他认为笼络人心,收买别人,扰乱别人的安宁,金钱是有力的武器。而今晚用这个武器把康代弄到手,他觉得屈辱。他希望作为一个纯粹的男人,不依靠金钱去爱一个女人,和她结成关系。他希望不是用诱饵去笼络女人,征服女人,掠夺女人,而是女人欢欢喜喜地陶醉地心满意足地开放自己。他从后面抱住康代的肩膀,温存地搂住她,用面颊贴在她的秀发上。

“金钱这东西实在烦人……”中根说道“快把它收起来吧，我真不想看见它……以后不要再说到钱的事，有机会我们再慢慢地聊聊……我真的喜欢你。不知怎的，我越来越喜欢你……有时我一想起你，就痛苦得睡不着觉……过些日子，我们到热海或伊东去玩，好吗？现在我没有别的欲望，这世界上对我来说已没有指望，我只有一个心思：你深深地打动了我……你明白吗？……你理解我吗？”

康代从手提包里拿出手帕擤了擤被泪水堵住的鼻子，把手帕连同那五万元钱装进了手提包，她解开大衣纽扣，脱掉丝头巾。中根刚才有口无心地说了一通，可是康代不屑一顾，不管他怎样说，康代丝毫也不会动摇。她像甩开一件沉重的行李似的把中根死重死重的身子推开，站起身来，走到隔壁房间，脱掉衣服，拉开裙子拉锁儿。中根被撇在一边，点燃了香烟，这烟味苦极了。康代并没有到他手中。如果此刻康代拔腿逃跑，他也无可奈何。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由于干了一件蠢事而狼狈不堪。

今天与上次不同，他不至于挨康代一巴掌，中根应该充满自信。可是他却没有信心，因为他非常清楚这女人并不爱他。上次，他对她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爱情。他只是把自己所不爱的女人逼得走投无路，尽情地耍弄她，他感到一种征服的喜悦。因此，康代越恨他，他越是燃起征服的欲望，越是激发起情欲。这次，有了钱做后盾，他束缚了这个女人，她不至于再逃出这铁的圈套。她陷入了必须背叛丈夫，卖身换钱的困境。这个女人不得不做出不贞节的行为，中根玄二郎理应感到胜利的喜悦。

然而，今夜似乎一切都错乱了。他的心也错乱了。他丝毫感觉不到征服的喜悦。他知道康代并不爱他。她只穿一身丝织品的睡衣横躺在铺上，她那毫不动摇的姿态显示她拼命地忍耐着。

中根双手抱住她的肩膀,把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喘着粗气。他这才感到他此刻有求于这个女人的不是她的肉体。而现实是他正搂着她的肉体。这是预先约定好的一笔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她的肉体是他应得的权利。好几天来他一直盼望这一天能给他带来最大的快乐,陶醉在征服者的优越感里。可是,实际上是非常空虚的。被征服者丝毫也不抵抗，首先使他感到不满足。她既不抵抗,也不表示合作。躺在这儿的不是女人,而是一具尸体。上一次她还拼命地抵抗。今夜搂在怀里的肉体，没有生命，没有感情。中根急了。他焦躁地摇晃她的身子,企图唤起她的生命力，扰乱她的感情，但一切都归于徒劳……他所需要的是人，是一个女人的心。是这个女人的感情促使他重新回到人的位置上。

自从昨夜作案以后,他已从人的世界中坠落了。他希望重新回到人的位置上。他要借助人的力量把他从罪恶的深渊中拖上来。起先,他有求于他的妻子,通过有贵子的肉体拯救自己。然而,他的努力归于徒劳。此刻他又有求于康代,但康代不过是一具尸体。他想抚摸人的肉体去企求人的心,这根本是错误的。他要求的是她的爱情。

他以为爱情是一种手段，是把女人肉体弄到手的最最狡猾的手段……而今夜他的心情则完全相反。肉体是手段,通过肉体才能达到爱情的最后目的。今夜他第一次认识到“爱情”这个名词具有如此巨大、深切的意义。他甚至想:只要有了爱情,其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他简直像发烧似的渴望着“爱”。

他对肉体失去了希望,心情十分平静,闭着眼睛,面颊靠在女人的肩膀,嗫嚅道：

“你此刻一定这样想，我是个坏蛋……不过这也没有法子

……我真的喜欢你,直到最近我才感到,这一切都已晚了……都是我的不是……不过我希望你理解我。说实话,我曾经和几个女人有过交往,但我真正喜欢的只有你……假如你讨厌我,我的生命就没有希望了。活着跟死了一样。……我后悔我不应该答应把钱给你,通过这件事,你肯定会认为我是个坏透顶的人……好吧！现在你说句话给我听……你恨我吗？…… ”

他这样认真地披露自己的内心,今夜还是第一次。可是当他说完以后,他内心仍感到空虚。因为以前他不止一次地对康代说过这样的话,对有贵子和房东泽本夫人也曾说过。当时的话和今天的话几乎没有区别,康代肯定认为自己还在撒谎。他意识到他已从人的位置上彻底坠落了。

康代不作回答。她默默地躺在铺上，平静地呼吸。不多时，她推开被子,钻出了被窝,拿起脱下的衣服,走到隔壁房间,在纸拉门后面穿上衣服。中根已失去了起身的力气。远处电车隆隆地驶过，消防车拉响警笛飞驶而去。不知谁家失火了。

康代躲在纸拉门后面,不见人影。

“我回去!”康代说。

声音虽小,却顽强地表现了她不可抗拒的意志。中根不作回答。他知道阻止她也没用,只听得她的脚步声从榻榻米上移到回廊上,她拉开了门。

“植松君!植松君!”他欠起上半身,慌忙地喊道,“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我在这儿。”

他的头似乎被人锯拉着一阵阵地疼痛。

“我不会说的。”康代简短地答道,随即关上门走了。

中根的头枕在枕头上听着康代的脚步声由回廊移到楼梯上,渐渐远去,这时,冰凉的泪水从他眼角上淌下来。他感到被人

抛弃的孤独。此刻，他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有贵子背叛了他。康代不理睬他。最最亲近的朋友胁坂昌雄死了。除他们以外，其他都是敌人，甚至康代也是敌人。出了旅馆，她或许会跑到最近处的岗亭告密。刚才他向她伸出了求救的手，他倾注了炽情爱抚过她的身体，但这个女人也不可信。他要求的不是肉体，通过肉体他要求一个女人真正的爱情，甚至是"母性"。孤独与不安使他难以再生活下去。他意识到自己从人类世界中坠落，跌入了万丈深渊。他失去了人最宝贵的东西——爱情。他认识到要求康代的肉体是错误的。他扔出了五万元钱，但他得到的是和女人毫无关系的一个性器，一个徒有其形的性器而已，就像刚才在银座咖啡店的厕所墙上画的拙劣的性器一样。它完全是空泛的幻想。

他欠起身想回家，但想到回家或许有危险。晚报登载这样的报道，警察认定搜查范围在死者的朋友和买卖关系之内。当然，中根的家也许被搜查了。此刻或许有贵子正被刑警们包围起来问这问那。假如发现横木里的牛皮信封，那一切就都完了。他又钻进了被窝，今夜就在这儿睡算了。这儿还比较安全。只要植松康代不告密，谁也不会晓得他的踪迹。最危险就在这三四天内。过了这段日子，证据没了，社会上也遗忘了。案件进入了迷宫，永远成了一个谜。

他一夜没睡好。这家旅馆寂静得令人难受极了。他心里直打怵。一闭上眼睛，他就耳鸣，脑袋瓜像是被钉子钉穿了似的疼痛。半夜醒来，他才后悔不该不回家。许多凶犯都因为失踪而败露的。警察首先注意这些人。若是若无其事地回家肯定没事儿，这下可失策了。这一失策使他非常懊丧，一直到天亮未合过眼。他必须找到一个巧妙的借口。

第二天一早，他离开了旅馆。他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

齐的,表情严肃,到了街头,要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胁坂家,他打算到胁坂家吊唁,完了以后再回家去。或许已经败露了。总之,他就说昨夜看了晚报,大吃一惊,今天特来吊唁……找了这么一个借口。

或许因为太早了，胁坂家寂静无声。门前放着三只大花圈,格外冷清。一进门,狗便叫开了。两三条狗一起叫,没见狗的影子,肯定是上次见到的那些狼狗。听到了狗叫声,他忽然高兴起来,心想“:我总算报了仇了。这狗和胁坂已毫无关系。这家伙不能再用狗来欺压我了。”有人听到狗叫声出来了。此人穿着一条旧军裤夹克衫,好像是附近的小商人。

“请问您是哪一位?……”那人向他一鞠躬。

“我是胁坂君的友人中根,特来吊唁。”

“啊,是吗?请往里进……”

那男子在门框上把鞋和木屐收拾一番,带领中根进去。屋里飘着线香味。门口装饰着黑白两色的竖条的帷幕,里面八铺席房间里点着蜡烛,供着鲜花和水果,一层比一层高,棺材上覆盖着银丝绣的丧幛。此刻,中根的心情像演员一样 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尸体上可能还留下绳痕。这尸体是从现场运到这儿来的。但他觉得死者和葬礼联系不起来。他好像是局外人在梦境中漫游。

他弯着腰,蹑着脚走到棺材跟前跪坐下。菊花、百合花及其它许多花仿佛笼罩在他头上。他从香盆中抽出两根香借着蜡烛火点燃。右首的纸拉门打开了。有人出来了,从眼角上的色彩判断,她是胁坂的老婆。他不去看她,把香插进香炉里,合掌祈祷。花丛里竖着胁坂的照片。照片不大,胁坂穿着毛衣和西服裤,牵

着一条狗,好像刚散步回来。因为照片太小,看不清他的脸部,只有那个秃脑袋发着光亮。他的额角因多汗症经常出汗，心脏不好,手心老是湿漉漉的。现在这家伙再也不出汗了,老老实实地躺在眼前的棺材里。凶犯就是我,可是谁也不知道。中根此刻是演员,如果演得好,他可能会逃脱追究。这事情太滑稽了,好像小孩子玩鬼把戏。这么些人在找‘ 鬼 ”,可是‘ 鬼 ’躲在草丛里看热闹。胁坂的老婆自然也不会发觉丈夫的仇人就在眼前。他在胁坂的棺材跟前,越寻思胆子越大了。或许正因为自己胆大,就能躲过世上的疑惑。胆子越大越能得到社会的信赖。这是社会上有才智的人的死角……中根向棺材恭恭敬敬地一鞠躬，慢慢地转过身来对着夫人。

胁坂夫人穿着绣着家徽的黑色丧服。她本来是位溜肩膀儿的古典美人,今天她的肩膀似乎溜得更厉害了。好像悲伤首先把她肩膀上的肉削掉了。她的脸也比上次见到时拉长了。除了脸以外,她的鼻子也更加细长了。在那下雨的夜晚,中根曾经在家门口诱惑过这个女人。那时胁坂和有贵子去了信州,不在家。这一回,她的丈夫死了,成了寡妇,诱惑她,或许更加简单了。这个女人出身于花柳界,她身上散发出艺妓的气息。瞧她斜系着的和服的衣带,披褂只披一半,她决不是正经女人。

中根双手支在榻榻米上,向夫人行礼,说道“:夫人,这一次真是飞来的横祸,谁能想到…… ”

夫人还礼,说了声‘ 谢谢 ”。中根这时完全成了演员,既然上了场,就得把角色演得活龙活现,让人看不出破绽。越大胆,越能取得对方的信任。

“ 简直跟做梦一样。胁坂君经常到我那儿玩。今后再也去不了啦。我的老婆,只要胁坂君一星期不去,就说太冷清了。多么

精神的人！两三天以前我们还在街上一块儿喝酒，从那分手以后，谁知竟遭了毒手。唉，人的性命真是太渺茫了……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看了晚报，吓了一大跳。”

夫人用左手的手指按住眼角，呜咽地说“：我不相信他会死，直到现在，我以为他还活着……”屋子里没有别人。线香的烟缭绕上升，烛光闪闪。

“报上说，他坐的不是出租汽车，是自己汽车上搭乘了熟人。这个人肯定是凶犯……或者是一伙人强行劫持汽车下的毒手。巡警来府上调查过吗？”

“来过。”

“有没有发现线索？”

“这个……好像发现了犯人的指纹……”

“啊？指纹——”中根故意拖长语调。

究竟在哪儿留下指纹了呢？他没有记忆。反正警察当局正在搜查。中根转过身来面向祭坛。这时，埋在花丛中的照片上胁坂的形象突然活了起来，向他微微一笑“。灵魂”这个词儿像一根坚硬的木棒打在他的头上。这死鬼灵魂出现了，正在看着自己。可是一想到这家伙躺在绸幛底下的棺材里，再也不能动弹了，胁坂已经死了……一阵恶寒透过他的背脊。他立刻快嘴快舌地饶舌起来。

“太太，犯人抓到了吗？已经过了一两天，还找不到线索，这太蹊跷了。现在警察都是吃干饭的，一点不负责任。下山国铁总裁被暗杀一案，至今没有抓到犯人，不了了之。再说，最近发生的案件太多了，大多都陷入迷宫。报上说，胁坂君的现金被抢走。不知道抢走了多少？有七八万元吗？这简直是强盗，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抢劫。也许是得罪了人。可是胁坂君这样性格的人是不

会招人怨恨的。目的还是在金钱。今天举行葬礼吗？还是暂时先出丧不安葬？我尽一切可能来帮忙。有话，尽管吩咐。我立刻给公司里打电话请假。我和胁坂君是小学时代的同学，一定要参加他的葬礼，否则也太没有情义了。失去了这样一位老朋友，我好像突然断了一只手臂。唉，人的命运难测！”

一个胖乎乎的似乎是殡仪馆的职员带着一帮搬运夫出现在庭园里。狗又叫开了。纸拉门轻轻地拉开了，一个白发老妪朝里探头。

“静子，你出来一下。警察署的人找你问话……”

胁坂夫人点了点头，站起身来。与此同时，中根也欠起身，在祭坛旁边的一排座垫上占了个位置坐下。警察在门楼里向夫人打听有关犯人的线索。可是谁也没想到，凶犯就坐在死者的棺材旁边。这个位置最最安全，最最舒适。坐在这位置上，就像穿着隐身蓑衣。中根产生一种自由解放的感觉。他若无其事地给祭坛换线香，换蜡烛，然后衔着香烟踱到门楼口。静子夫人正跪坐在‘式台’① 上。问她话的是一位三十多岁很严肃的穿着便衣的刑警。中根突然过去向他行了一个礼：

“您早！您辛苦了。”

刑警只点了点头，根本没注意他，站在上间不知在本子上记录些什么。

“买卖上的账本什么的都在事务所里。他不在家里谈买卖……”夫人答道。

看来警察要调查买卖上的熟人。中根故意站到刑警的眼前，大声说道：

①日本式房屋一进门铺地板的台，一般主人在这里迎送客人。

“太太，出殡的时刻我再来。现在我还有点事情要办……”

他慢吞吞地蹬上皮鞋，穿上大衣，向刑警寒暄了一声“：拜托了。”

他出了大门，悠然自得地回家。从那刑警的举止看，家里还没发生问题。

有贵子用小勺给贵美子喂粥，一边自己吃着早饭。中根跨进面向庭园的回廊，有贵子白着眼睛瞟了他一眼，没吭声。中根大模大样地仰躺在榻榻米上。

“累坏了！昨夜去守灵了，困死了。”

有贵子还是不吱声，她已经梳洗打扮过，只把腰带胡乱地缠在身上，衣冠不整、邋邋遢遢的样子。房间里只卷了卷被子，也没打扫。一个女人的心离开了丈夫，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了。看来她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你知道我给谁守灵去了？”

有贵子不动声色，把咸菜夹到大米饭上，赶紧吃她的饭。

“你没读晚报吗？”

依然没有反应。中根躺着不动，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烟朝天棚冉冉升去。

“你也应该去参加葬礼嘛。胁坂死了。”

有贵子转过脸来，眼睛与眼睛之间的空间顿时拉大了，失去焦点的眼睛似乎失了神。她把饭碗举到下巴上，一时不知所措，嘴里的那口饭‘骨碌’一声咽下去了。

“你撒谎！”有贵子窝心地说。

“我撒谎？……你看看昨夜的晚报。还不是好端端地死的，是被人杀了……在汽车里……”

有贵子默默地注视躺着抽烟的丈夫，不知道她顺着什么思

路在想什么问题,突然怯生生地问道:

“是不是你把他杀了?”

“是不是……”这句话说明有贵子有充分怀疑他的理由。从吃惊到怀疑,这是惊人的直感的飞跃。中根一时答不上话来,只觉得心脏跳动得厉害,背脊下的榻榻米似乎突然鼓了起来,使他惴惴不安。他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只吐露了一声“:混账!”

有贵子放下饭碗,到壁橱里找到了昨天的晚报。她翻了一阵以后摊开在榻榻米上,趴在上面看,身子一动不动。她找到了那条消息。她用右手手指擦了擦从眼角里流下来的眼泪。她哭了……看了这情景,中根心中燃起了怒火,浑身发起烧来……活该!你的情人叫我杀了……他忽然高兴起来。有贵子离了婚也无处可去了。他不后悔。接着又产生一种错乱的感情。今后和她言归于好,重新成为好夫妻,或许将来还会有幸福的日子。

有贵子收拾好碗筷,走进了厨房。中根站起身来,摸了摸放在横木里的钱袋,悄悄地把它放到搁板架上的收音机底下。今早晨他一路走,一路上考虑这地方比较安全,以后瞅机会爬上屋后面的柿树上,伸手把它塞到屋顶的瓦片底下。可是现在没有时间。瓦片底下是绝对安全的。总而言之,金钱是物证,把它藏得严严实实的,物证就没有了。他舍不得把它扔掉。可是这笔钱总是他的心病。他想到了一个妙策 和池田一块儿去看赛车,买几张奖券,装作是得了奖发了点财,把钞票先给他看,经过这道程序,即使警察怀疑他,他也有证人证明他的钱的来路。犯罪得来的钱变成了合法的钱。大家都羡慕他,他也可以公然地挥霍。有机会,一定照此办理。倘若中根自己有这种思想准备,那么欺骗社会上人的眼睛并非难事。然而这社会似乎永远跟他作对似的。

把钱收藏好后,他洗了洗手和脸,好像手上或身上还残留着

康代的体臭。他衔着香烟，穿上大衣，准备去公司上班。当他穿上皮鞋，有贵子凑到跟前来小声地问道。

“喂……真的不是你吗？我心里老嘀咕……”

中根默默地系好鞋带，尽了很大的努力才转过脸来看有贵子。他害怕看见她的脸。她的眼睛有股神奇的力量能够看穿一切谎言。其实是他内心恐惧才有这样的想法。他好容易堆起笑容问道：“今天你怎么啦？尽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有贵子并不相信他的神态，嘴唇哆嗦着又说道：“哎，你说实话，是不是你？……”

“别说蠢话了！”

中根想呵斥她一顿，可是他的声音嘶哑，没有力气。他慢腾腾地走到庭园里，向大门走去。他意识到自己的辩解没有力量，要解除有贵子的疑虑，必须有更充足，更明确的理由。有贵子正在怀疑，中根顿时觉得自己的脚站不稳了。来到马路上，他头昏目眩，不知所措。对！一定得让有贵子口服心服。这事情不能拖到晚上，要拿出勇气来。要真正当好演员，随口便能说出一大堆理由和证据，让她放心。如果连有贵子心中都有怀疑，那就说不上欺骗社会了。

到了公司，他迟到了将近一小时。他搓搓他那冻僵了的手，坐到自己的位置上，立刻和旁边同事搭讪道：

“真吓我一大跳，我的朋友被杀了。昨夜我去守灵来着……真困死人。在汽车里被强盗杀害的，昨晚的晚报登了。他是不动产经纪人，自己有小汽车，就是在这汽车里被害的。近来他混得不错，被人盯上了。傍晚，我们俩还在酒吧间里喝一杯，那天是圣诞夜。我和他分了手，就在那天夜晚被害的。这年关太危险了。”

他说得津津有味,可是谁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听他饶舌。因为这不是什么罕见的怪事件。

办公室里谁也没有特别关注中根。一直到傍晚为止,他平安无事地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他心想 或许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他恢复了自信心,心情也平静了。他相信自己是安全的。下了班他坐电车去五反田,到那家酒店见一见早月,看看那儿的情况如何,从而可以推测出自己的安全程度。

时间还早，店堂里只有一个客人。圣诞节的装饰尚未拆除，光彩夺目。早月坐在里首的桌旁正在梳妆打扮。她放下手中的粉扑儿,用责难的眼光注视着中根。中根连大衣也没脱,站着说道：

“真吓人一跳,胁坂君的事,你听说了吗?”

“岂止是听说……”

早月嗔怒地答道，又拿起粉扑儿对准小镜子扑她的脸。

“不是那天晚上吗 我们俩到这儿来,是在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吗？”

“是的。”

“真吓我一跳。昨夜我去守灵了。”

早月穿着黑色的晚礼服，袒露出肩膀，瘦削的肩膀暴起青筋。锁骨看得很明显。这女人和胁坂之间一定有一手。这下也完了。或许她正为此而生闷气哩！——中根寻思道。

“警察来过了。”早月莽撞地说。

她忘掉了自己的职业应该对客人和和气气，有时候说话挺直爽。她的语气和她瘦削的身子倒也很协调。由于兴奋,她喘气也粗了。

“是吗 警察怎么会知道这地方?”

“说是从尸体的口袋中搜出我们店的火柴。① ”早月随口答道。可是中根听了她的话,觉得自己膝盖突然软了。

另一个女招待问他要什么饮料？他要了一瓶啤酒,从侧面注视着早月正在化妆的脸。

“来得真快啊!”她张大嘴,用食指抹上口红往嘴唇上涂。“那天是圣诞夜。我们店到凌晨3点打烊。两点钟左右,警察来了。酒保和警察一起去看现场。真吓人！说是用鞋带套在脖子上把他勒死的,是登山鞋的鞋带。……第二天早晨,酒保、圭子加上我被警察叫了去。胁坂先生的公司也去了一两个人。问死者带了多少钱,用的什么样的皮夹子,经常和什么样的人到这店来,等等……”

中根闭着眼睛将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

“我去作证那最合适了。”

“是啊!”

“那天晚上,我是最后一个和他分手的,多少也有责任嘛!”

“是的,也问到你的事了。”

“唔,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对你并不十分了解。”

“那是啊!警察没有怀疑我吗？”

“要是怀疑你,那早该把你逮起来了。”

中根放声笑道:“那可不。可是,警察找到什么线索没有？”

“好像说过，用的是运动鞋的鞋带，估计会不会是学生干的？”

“唔,学生,或许是那种流氓学生……这且不说了。我问你,

①日本酒店、菜馆特制自己招牌的火柴分送给客人做广告。

早月君,你是不是胁坂的情人?”

“那是啊!”早月痛快地答道。她把化妆品收拾起来,装进一只蓝色的赛璐珞的盒子。

“唔。是不是每个月给你一定数额的津贴?”

“那倒不见得。”

早月站起身来,闪身进门帘里面。中根平静地喝着啤酒,一边喝,一边在琢磨:诱惑早月看来不是不可能的。从胁坂手中把这个女人夺过来,那是绝对的胜利。至于她有没有魅力,那是另一个问题。只要她是属于胁坂的，弄到自己手里就是一大胜利。早月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换了一副嘴脸,故意装模作样地坐到中根身旁,把脸贴到中根跟前,小声地说:

“坐柜台跟前的那位客人……是警察。来过好几次了,到这儿来了解情况。”

“唔,是吗?好家伙!”中根笑道。他心里一怔,脸色刷白。

他偷偷地斜着眼睛窥视，坐在柜台跟前的男子约摸三十四五岁,身材魁梧,穿着黑大衣,默默地喝着掺苏打水的威士忌。酒保默不作声,刑警周围的气氛特别紧张。他头的上方圣诞节银色的装饰在摇晃。

出了酒店，中根竖起大衣领子，故意慢腾腾大模大样地行走。他考虑到犯人决不会这样走法,有意识地堂堂正正地迈着步子。任何细小的行动,甚至一句话不小心都会露馅,必须认真仔细对待。离开酒店时,早月出来送他,当她从那刑警身后走过那一瞬间,他装模作样地大声地说,好让刑警听见。

“明天还来……8点左右。”

他大大咧咧地说,以便给人造成自己不是凶犯的印象。刚走出酒店十多步,他疑心那刑警会不会盯他的梢。除了自己的脚步

声,他仿佛听得另一个人的脚步声,那只能认为后面有人跟上来了。其实是他过于神经质了。他来到烟纸店门前停住,准备买一包香烟,顺便看一看后面是不是有人。结果,一个人影也没有。然而，街角的晦暗里，电杆和垃圾箱后面也许有人监视亦未可知。中根的神经越来越紧张,他注意自己每一个动作,或去踢踢道旁的小石子，或蹦跳着跨过水洼子，装出完全不像犯人做的动作。危险迫近了。汽车里已发现了指纹。刑警在酒店里打埋伏。早月已向警察反映了他的情况。胁坂的口袋里装着酒店的火柴,那是最大的失误。总而言之,危险迫近了。可是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只要能巧妙地逃脱这场危险,便是广阔的安全世界。在这以前必须多加小心。甚至他考虑明天主动到警察署去提供情况。

——两三天以前,在上大崎——报上是这样报道的——被强盗杀害的胁坂百雄是我从小的好朋友……听说犯人至今没有抓到……我的好朋友遭此毒手,我于心不安,我所知道的情况都可提供给你们作参考,因此特地来报告。

这样一说,警察肯定会很高兴。当然,中根的身份及其人际关系、金钱关系都将受到彻底调查。中根本人也将和盘托出,最后集中到一点:那晚上他又一次回到酒店,有早月可以证明他不在现场。警察查到这儿便遇上了暗礁（既然有人证明我不是犯人,那么哪儿也不会找到犯人了）……结果警察只得暗中摸索，步入了迷宫……

这一想法太妙了。事情不会如此简单。现在还有时间逃往京都、大阪,可是一逃走,那一辈子就得藏身匿迹,永不回到东京,这样做太辛苦了。再说自己身边没有钱,如何生活？

越过电车道,他在晦暗的马路上行走,这是通往目黑的大马路。那晚上就在那儿……

那地方,此刻对他来说已没有用处了。可是一种奇妙的力量引诱他往那方向走。或许胁坂的阴魂拽着他走。他曾经听说,犯人都愿意看一看事后的现场。看了现场或许增加他内心的痛苦。但那地方对他来说毕竟是有‘魅力’的。至少是他自身值得纪念的地方,值得回忆的地方。那狭窄的坡道,那黑漆漆的车厢里,中根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最后取得了胜利。郁积在心中的怨气和愤怒统统吐了出来,他报了仇。在他一生中,只有那一刹那他是豁出命来拼死拼活干的,只有那一刹那他的生命燃起了火。打麻将,看赛车,公司里的工作,玩女人,都无聊透顶。不干一件能震动自己大脑的大事件,觉得人生太没意思了……右首高坡的公寓的灯光隐约可见。山手线的电车仍在左首的土堤上行驶,和那天晚上丝毫没有两样。中根玄二郎掏出香烟点燃了火。他想通过现场时,应该衔着香烟,哼着曲子,装作若无其事过路行人的样子。转角上有一家烟纸店,店已打烊了。小窗上透着桔红色的灯光,看来人们已睡了。这暗红色的灯光更增加了静谧和安定的气氛。小店的套窗已关了,它把小店和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住在这小屋里的胖乎乎的、脾性和气的、中年的老板娘和体格健壮的老板,早早关了店门,沉浸在没有惊险、习以为常的情欲里,度过这漫漫的长夜。即使没有惊险,他们也以此为满足。这是他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安乐窝。中根吐着烟,烟从肩膀向后飘去,从这小店往右拐弯,快到那地方了。高崖上茂密的树林,晦暗的坡道,他稍稍离开现场朝相反方向走去。这儿空旷旷的什么也没有。“波涛汹涌,意气风发……”他心不在焉地哼着曲子,给自己壮胆。有一辆亮着头灯的汽车从坡道上驶下来,瞬间照得马路如同白昼一样光亮,车轮卷起了沙子,飞快地从他身旁驶过。“波涛汹涌、意气风发……”中根头也不回地走过去。那地方什么痕迹也

没留下。胁坂的身体此刻早已成了骨灰，一切都消失了。只有在中根的心中留下足以使他窒息的疙瘩。

来到电车道上，他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径直回家。门上竖起了小小的门松。松树象征着房东太太孤儿寡母的谨慎小心的生活。中根忽然想起要见见房东太太，再逗弄她一番。客厅里的灯灭了。时间并不晚。或许一家人团坐在里间里烤年糕吃。儿子和女儿都不知道母亲不贞节的行为。他们热爱母亲，把母亲当作唯一值得尊敬、可以信赖的人。可是这个女人的肚子里则塞满了不能让孩子知道的谎言和不贞节的行为。可是她若无其事地沉着地用温柔的语言指导和教育着孩子。中根觉得这事太荒谬了。社会上的人们多多少少都像这个寡妇那样。这就是人间社会的真实面貌。只要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什么丑事都可以掩盖过去。倘若我被警察逮了去，她肯定会皱起眉头和邻里街坊说三道四。说我的坏话，等于宣传自己的正确。谁也不会怀疑她的不贞节。她却抹抹嘴巴，一本正经装作是位贤惠的母亲过她的日子。这社会都是虚伪的……他顺着屋檐踱到自己的厢房。落了叶的细细的柿树就在离屋檐不远的地方。明天早晨，他要偷偷地爬上树，把那钱袋藏到屋顶瓦片下。放在收音机底下太危险了。

和往常一样，回廊上的套窗只留下三寸宽的缝隙，他朝里窥看，有贵子还没睡，趴在被窝里读妇女杂志。他想，应该做出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样子。在自己妻子面前不必要作假，他使劲推开套窗。

有贵子霍地从被窝里蹦起来，尖声尖气地喊道："谁？"

"是我呀！"

"是她爹吗？"

"是的，是我呀，你怎么啦？"

“没怎么的……吓我一大跳。”有贵子嘟囔了一声,有气无力地坐在被窝里。

中根明白了。有贵子害怕了,害怕警察是不是来逮他。今天早晨上班时,有贵子担心地问他:“是不是你啊?”这毫无根据的直感使她整整苦恼了一天。他走到回廊上,把套窗关得严严实实的。这是他维护自身安全的堡垒,只有一层薄板的靠不住的堡垒。

有贵子穿着睡衣坐在被窝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根。这个女人的“直感”是什么呢?中根害怕妻子,比酒店坐着的那个刑警更使他害怕。刑警在暗中摸索。而有贵子是了解真情的……他走进隔壁房间脱掉了大衣。

时钟刚过9点,睡觉还太早。可是此刻无所事事。书读不进去,开收音机会吵醒贵美子,在这小家庭里,这晚上的时间最难打发了。这怠惰的令人气闷的时间。不过,他已经习惯了。中根换上睡衣,趴在被窝里读晚报,报上没登那件事。这是令人担心的。他把社会版仔细地寻找了一遍,依然没有。报上不报道,说明警察已转入了秘密行动,抑或找不到任何线索,正在一筹莫展哩。政治、经济的新闻引不起他的兴趣。有贵子背对着丈夫,打算睡了。中根默默地凝视散乱在枕头上的她的头发。这女人肯定还在怀疑。正因为怀疑,她像陌路人一样,脸上佯作不知,背对着丈夫。

他伸过手去抓住有贵子的肩膀,忽然想起昨夜的事。昨夜他在那家小旅馆里和植松康代在一起。经过长时间的诱惑,终于把她弄到手了。可是在他心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和她事前与事后丝毫也没有变化,他和康代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同他关系最深的仍然是自己的妻子。有贵子真正是自己人。他需要一个贴心人,他甚至可以向她坦白,求得她的慰藉:“胁坂是我杀的。只

有你能谅解我,对吗?”然而,有贵子的脊背硬得像一块板,他的掌心感觉出她在抵抗。于是,他和往常一样把有贵子的脊背搂在自己怀里。这时,听得套窗上有人敲了两下。中根抬起头来,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是有贵子几乎同时也从枕头上抬了抬头。

“哎哟……有人来了。”

竖起耳朵,又听得敲了两下。中根的头脑里响起激流般的声音,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上,外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中根先生,中根先生,您休息了吗?”

有贵子转过身看了看丈夫。中根抬了抬下巴:

“你去看一看。”

“你去看嘛,你没听见是个女人的声音吗?”有贵子生硬地说。或许因为是女客人,她还在吃醋哩!

中根站起来,披上和服,用手捂了捂前胸,拉开纸拉门,对着回廊问道:

“哪一位?”

自己的声音在晦暗的回廊上的天棚回荡,他忽然感到一股寒气流过他的脊背。

外面的人嘴对着套窗的缝隙说话,这声音一直传到中根的脚下。

“我是泽本。这么晚了打扰您,真对不起。门外有您的客人。”

原来是房东太太。既然有客人来,那就把他带进来就是了。一时他不知如何回答。房东太太又开口了:

“是您公司里的人。”

“是我公司的吗?”他大声问道。

“肯定是公司里有急事找你,开门吧!”有贵子在后面催促道。

中根这才放了心,拔掉套窗的插销。泽本夫人雪白的脸孔浮

现在晦暗的屋檐下。她的身旁站着一个没戴帽子的男子,穿着大衣，身材魁梧，脸孔看不清。那人粗声粗气地问道：

“这么晚了,对不起。您是中根玄二郎先生吗？”

“是的,您是公司里的哪一位？”

中根的眼睛渐渐适应了,朦胧地看到那男子的身影,他的大衣的纽扣全解开了。

“不瞒您说,我是警视厅的。有些事情想请教您,麻烦您能不能跟我一起走一趟？”

那人的眼睛炯炯有光,在晦暗中直瞪瞪地凝视中根的脸。泽本夫人喉咙底里发出呃的一声,显然是吃了一惊,那刑警操东北口音。中根的嗓门顿时塞住了,不知所措,拼着全身的力气,才迸出一句话：

“啊！我明白了。是不是胁坂的事？”中根口干舌焦,嘶哑着嗓门说道。

“到了那边,您就知道了。”刑警慢吞吞地答道。

“我本来打算明天去警察署向你们提供情况,把我了解的事全都告诉你们,或许对你们有参考价值。”

“那太好了。”刑警点了点头“我在这儿等您,您赶紧去收拾一下。”

“现在就去吗？”

“是的。”

“已经这么晚了……明天早晨去不行吗？”

屋檐下又出现一个黑影,那人慢吞吞地走过来,和刚才那个人并排站立在一起。别看他动作缓慢,一旦发生情况,他随时可以敏捷地扑过来。缓慢的动作反而使中根心里打怵。那人的大衣纽扣也全解开了。

“请您立刻去一趟。”最初跟他说话的刑警肯定地说。这时，中根似乎也沉住气了。

“你们逮捕我吗?”他平静地问道。

“不,我们要求你自行供述。”

“你们有逮捕证吗?”

“我们带着必要的手续。”

这意思是他们拿着逮捕证。中根哼了一声:“你们弄错人了吧?……不过,我可以去一趟。请等一等!”

他一回头,发现有贵子穿着睡衣站在纸拉门后面。

“是警察署的人。我去去就来。”说着,中根从她身旁走过去。

有贵子没吭声。中根走进里间更衣。他预料的事情终于来到了。但没想到这么快。既来了,反而沉住气了。因为有人证明他不在现场。酒店的酒保和早月,至少这两人可以证明。他一边扣衬衫扣子,一边对有贵子说:“马上就回来的,没事儿,不用担心。至迟明天就可以回来的。”

他一边系领带，忽然把视线移到贵美子身上。孩子睡熟了。小小的脑袋，红茶色的头发，小小的鼻子，像花蕾绽开的小嘴……这是我的孩子,唉!还是没有孩子好。少了累赘,有了孩子,更伤脑筋。纸拉门外的回廊上有人。那两个刑警监视着中根。

更完衣,他衔上香烟点燃了火,表示他心里很镇定。他预想到会进拘留所,多穿了一双袜子防寒。有贵子披着和服褂子,像看见一件可怕的东西似的注视着中根。她不吭声。此刻证明她的直感完全是有根据的，她用对待杀人犯的眼神注视中根的一举一动。当中根离开屋子,有贵子本能往后退一两步,蹲在贵美子身旁,守护着她,不受这杀人犯的侵犯。见了有贵子的这一举动,中根觉得自己被叛卖,一阵异样的孤独感涌上心头,连孩子

都和我绝缘了。

一走到回廊,发现来了四个刑警。两人站在回廊上,两人站在屋檐下。泽本夫人的那张白脸在花丛中隐隐现现。

“让你们久等了。”说着,他穿上了皮鞋。接着,他嘴里叼着香烟,对泽本夫人搭讪道。

“太太,打扰您了。为我朋友的事,我到警察署去一趟就来……”

夫人点点头,哆哆嗦嗦地低声道：

“好!早去早回。”

他沿着屋檐的熟路向外走去。两个刑警一边一个跟在他后面。一个人挽住他的手臂。大门敞开着,竖着小小的门松。快过新年了。出了大门，右边拐角上停着一辆汽车。头灯倏地亮了。这是带他走的汽车,两个刑警和他一块去。留下两个刑警或许要进行搜家。汽车徐徐地驶近来。中根想道 没法逃了。可是我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不用怕。汽车停了。一个刑警拉开车门。

中根按照吩咐先上了车。两个刑警从左右两侧车门上车,把他夹在中间。他没法逃了。他被逮捕了。

汽车在狭窄的马路上徐徐而行。两个刑警没精打采地默默地注视着前方。左侧那个刑警伸了下懒腰,打了个呵欠。——这是一种弛缓的表情。本来以为进行逮捕说不定会引起一场大格斗,神经极度紧张,结果平安无事地结束了。思想一松劲,便会出现这种弛缓状态。刑警弛缓的表情和中根内心极度紧张非常不协调。此刻,他正迎接新的命运到来。这不取决于他自己的意志。他觉得自己和身旁的两个刑警没有共同之处，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想到这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窒息之苦。

汽车离开了住宅区,来到了大马路,加大了马力。中根对左

面的那个刑警平静地问道：

“请问,今天晚上能讯问完毕吗？”说着,他微微一笑。

“……怎么说好呢？”

刑警的回答显然是逃避责任,但中根的直觉告诉他,看样子今晚上是问不完的。汽车通过了麻将庄,窗里有灯光,看来客人还未散。汽车驶到十字路口,转角上的拔金哥房传出来一阵阵打钢球的声响。人们都在消遣。人们自由地痛快地玩。他们不会感到危险和不安,警察不逮他们。中根此刻才痛切地感到自己被逮捕了。虽然没戴上手铐,也没拿绳子捆他。可是,他一步也不能离开这汽车。这辆车实际上是护送汽车,是监狱,车外的世界已不属于他了。他从外部世界坠落了。他被隔离起来了。他的周围将是铁栅栏。

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忽然想说话了。一种错乱的孤独感笼罩着他。他拼命想摆脱这种孤独感,仿佛说着话才能支撑自己似的。他难以忍受汽车中的冷酷的沉默。

“这事情太奇怪了,简直像侦探小说,请想一想,我和胁坂君是从小的同学,同桌学习了好几年的伙伴。按常情考虑就会明白的……当报上登出这一案件时，我惊愕不已，立刻前去他家吊唁。可是你们把我当作嫌疑犯带到警察署去……胁坂听了会笑掉大牙的……哈……”

刑警表情异常冷淡,似乎不在听他表白。司机默默地驾驶着这辆老掉牙的汽车，中根颇为自在地继续自言自语道：

“……我对胁坂,只有恩情,没有怨恨。他手头宽裕,经常请我吃喝。五反田的那家酒店去了不止一次了。回来的路上,他常常开车送我……他是个气量大的男子汉。在酒店里他手面阔,那些女孩子们都爱接近他……他有心脏病，可是精神倒蛮好……

唉，不知哪个缺德的人干出这种事来 说实话，我要为我的朋友报仇。只要我了解的事，我全部都告诉你们。以便早日抓到真凶犯……唉，今后再也见不到胁坂了，真是感慨无限啊……人的命运太渺茫了……”

中根从胸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眼泪。他在想，今后再也见不到有贵子了，此刻才感到只有有贵子才是他的贴心人。早知道这样，应该早些把事情跟有贵子说明白，把那笔钱藏好，再和她商量好今后的对策。现在一切都晚了。这是自己最大的失策。

汽车放慢速度，驶到大马路上，刑警的表情平静。汽车慢慢地向右拐。这儿是警察署。在汽车头灯照射下，中根看清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楼房。玻璃窗里亮着灯。这里灯火辉煌通宵达旦。楼房分开两部分，左边是主楼，右边还有一座小楼。汽车在两座楼房中间停下。往里去，有一个宽广的院子。司机下车，打开右首的车门，车门冲着走廊的入口处。中根在刑警的带领下立即跨进走廊。这样做为的是不给犯人有逃跑的机会。

中根左右两侧被人挽住手臂拐进一条狭窄的走廊。右首是一扇三尺宽的玻璃门。一个刑警粗鲁地推开门，里面是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屋里没有人。靠墙壁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转椅。屋角里还有一把小椅子，刑警示意叫他在那儿坐下。铁火盆上生着炭火。墙上挂着衬衣和鸭舌帽。他坐的椅子上方有一扇装着铁栅栏的小窗。刑警站在靠近门口的位置，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只见他笑容满面，不知他在想些什么。那人看上去三十五六岁，脸上表情温和。他伸手在火盆上烤，手指很粗，似乎很有力气。

“这儿真冷啊！”中根像是对待熟人似的寒暄道。

刑警没有答理他。

14. 斗　　智

三分钟后，进来一位四十多岁、一本正经似乎很通情达理的男子，西服里面穿着一件毛衣。刑警站起来说：

“中根玄二郎已带来了。”

“好。”

他似乎很繁忙地迈着小碎步走到办公桌前，目光炯炯地朝中根瞅了一眼。此人是搜查主任。

“你是中根玄二郎君吗？”他站着问道。

“是的。”

“唔，请坐下。”

搜查主任没坐下，从抽屉里抽出两三张纸，衔着香烟，点燃了火，似乎正在考虑下一个步骤。随即他坐到转椅上，使劲地吸了两口烟。中根见此情景，反而沉住气了。从这一分钟起，他要和这个搜查主任斗智了。

主任揉灭烟头，拿起钢笔，毫无感情地完全是为了应付公事似的问了中根的住所、姓名、出生年月日，和区公所里的文书完全一样。他把中根的回答笨拙地记到表格上，放下钢笔，面对中根郑重其事地说：

“……根据规则，有一件事必须先向你声明……”他眨巴眨

巴眼睛,似乎不大耐烦:“……第一,对你提出的问题,违反你自己意志的话一概不要说……懂吗?”

“明白。”

“……其次,我们决不拷问,因为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我明白,就是说,对被嫌疑者也要维护他的人权,是不是?”

“是的。”主任焦躁不安地打断了他的话,“还有,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说,你还可以请辩护人为你辩护。明白吗?”

“我不要辩护人。”中根爽朗地答道,“因为我没有必须辩解的事。想说的话,我都可以说。”

主任对中根的饶舌不予理睬,重新拿起了钢笔。他的眼睛直瞪瞪地凝视中根，像是要一口把他吞掉似的那种不寻常的眼神,那是有权力、有支配力的严厉的眼神,使得中根不寒而栗。

“我问你,12 月 24 日晚,在上大崎的大马路上,胁坂昌雄被人杀害,夺走了钱,这事情是你干的吗?”

中根故意探出身子朝主任微微一笑,嘲弄地问道:“你有什么证据吗?”

“不,现在还谈不上证据不证据。我只问你,这事情是不是你干的?”

中根靠到椅背上,伸进口袋掏香烟。

“可以抽烟吗?”

主任直勾勾地注视中根的态度,点了点头。他在琢磨中根的心理。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正面回答呢?中根扔掉火柴，慢条斯理地抽起烟来。随后说教似地对主任说：

“你们把我当作嫌疑人,那根本弄错了。你们认为已经掌握了某种证据,可是,这证据是错误的。我和胁坂是从小的好朋友，是老朋友,我没有理由要杀他。如果你们认为我有理由杀他,那

么请你们说出来,我一定把你们驳得体无完肤。你们在审问我这工夫,恐怕真正的罪犯早已逃往九州或北海道了。这样,使案子进入了迷宫,是你们警察的责任。刚才我在路上对带我来的两位刑警说过了,本来我就打算明天来向你们提供情况,将我所知道的事全部告诉你们,或许对搜索罪犯有所帮助…… ”

主任似乎不在听中根的饶舌，只在桌上的纸上写了两行字“: 问他有关犯罪的事实,本人否认犯罪。”让中根在纸上签名，摁手印。完了以后，主任从另一只信封里抽出一张纸。

“ 请看,这是逮捕证。对不起,今夜请你在这儿过夜。”

中根的辩白毫不起作用。今夜的辩白不起作用,暗示今后的辩白也不会起作用。主任把文件收拾好,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对刑警说：

“ 他携带的物品都查过了吗 ?”

“ 没有。现在开始查。”刑警答道。

主任轻轻地点了点头，拿着文件掸去桌上的灰尘，微微一笑,好像他已完全掌握了罪证,嘲讽地说：

“ 不是真正的罪犯,问他什么,他答什么,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懂吗 ?而真正的罪犯,没等问他,便滔滔不绝地说了些多余的话。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

这句话好像一棍子把中根打翻在地。自己还以为是了不起的智慧,在对方看来简直是儿戏。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抬起头来窥看主任的脸,轻蔑地朝主任一笑。主任没理会他,走出了屋子。另一个刑警与他擦身而过,走进来了。

中根被这两个刑警搜了身。看看他有没有藏着药品和凶器以及准备逃走的工具。他被扒掉了上衣和裤子，让他举起双手，甚至连嘴里都被检查了。衣服口袋里的东西全被掏了出来，香

烟、火柴、皮夹子、鞋拔子、活动铅笔、笔记本、手帕、皮鞋、皮带、手表、领带……接着叫他穿上衣服，衬衣上没有领带胸前显得空荡荡的，裤子上没有皮带，不捂住腰，裤子就往下出溜。

“这太过分了吧！”中根淘气地笑道，“把皮带还给我，你没看裤子往下掉吗？”

刑警根本没理睬他。另一个刑警打开皮夹子，数了数里面多少钞票。用一块白布把中根的全部物品包了起来，由警察暂时保管。临走，取了他的指纹。

这些‘事务’办完后，刑警弯了弯食指对中根说：“跟我来！”

两人一边一个夹着中根带到走廊上，向右一拐。左侧是刑警们的休息室，右侧是刑警的办公室。屋里没有人，却亮着灯。

走廊尽头，一排铁栅栏。一个刑警敲了敲铁门，小窗户开了，露出看守的黝黑的脸。这儿是拘留所的入口处。看守打开了铁门。冲着铁门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侧是一排排木栅栏，有好几处上着锁，锁底下放着两三双草屐。中根被刑警从后面一推，进了铁门，他丝毫也不反抗。反抗也没用。自从进了这座楼房，他的感觉一半已经麻痹了。他的双手提着往下出溜的裤子，走过两间房间。被拘留的人都裹着毛毯，蹲在壁角里睡了。其中有一个人抬起头来朝中根瞟了一眼。那双眼睛像猫眼一样闪着光亮。

看守领他到第三间房门口打开了锁。里面没有人。中根老老实实地走进去，只听得身后哐啷一声，门关上了。里面有一张板床，铺着薄薄的席子。后面有一扇高高的小窗户，镶着铁栅栏。一句话，这儿是关人的铁笼子。八平方米的小屋，什么摆设也没有。他无可奈何地背靠墙壁坐下。四周没有一件可以抓住的东西，也找不到能消磨时间的手段。这儿没有报纸、杂志、收音机、地炉、香烟、麻将牌，凡是人使用的东西一件也没有。他摸了摸口

袋，什么也没有。没有法子，他只得转动脑袋，像做体操似的朝四周扫视了一番，用手指头擤了擤鼻涕。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没有别的能够消磨时间的工具。

不多时，看守打开门，扔进来三条毛毯。

“六号，给你毛毯！”

从这时起，中根的名字已被“六号”所代替。透过高高的小窗，可以望见天上的星星，远在几千光年外的星星，在无限的宇宙外的星星……夜深了，拘留所里寒气逼人，冷彻骨髓。中根裹着毛毯蹲在壁角里。他把额角贴在膝头上，打算睡一觉。可是在他的心灵深处积累下沉重的疲劳感，使他难以入眠。他想：我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一开始审问，不在现场的证明就会起作用，在这儿至多呆一两天，回家过新年。今后万事得小心，和有贵子正儿八经地过日子，做一对和睦的好夫妻。他想：有贵子是爱我的。寒气透过毛毯从他屁股间袭来。这寒气像拷问似的使他精神疲劳和羸弱。进了这警察署的门，往后是斗智。怎么能把刑警哄骗过去呢？怎么能证明自己不在现场，解除疑惑呢？倘若在搜查住宅时，发现那装钞票的牛皮纸信封，万事休矣！想到这儿，似乎没有考虑的余地了。不知从哪个房间传来一声尖叫声，这或许是被拘留的人正在说梦话。接着又有两三个人说话，随即恢复了静谧。在这收容着十几个人的拘留所里，竟然一点声音也没有，走廊上的晦暗的电灯令人心里发毛。在灯光下，木栅栏的影子构成各种各样图案，落到他头上。这儿是罪犯的世界，是地狱。中根朦朦胧胧地睡了，不多时又被冻醒了。怎么也睡不踏实。想到目前的处境，仿佛自己的家远在天边。那儿有妻子、孩子，有吃的东西，有身边用的器具。那儿是自由的。远处鸡叫了。中根靠在冰冷的板壁上，好像自己的内脏都被挖空了，正在一步一步腐烂。

接着他又昏昏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6点整,看守把所有人叫起来,把叠好的毛毯全部拿走。一早晨无所事事，这狭窄的屋子空荡荡的反而显得宽敞。早晨的寒气渗透他的脊梁,他把西服领子竖起来,蹲在席子上,尽量蜷缩起身子。他瑟瑟发抖。不多时,戴白帽子送盒饭的小伙子干净利落地把一盒盒的饭放在各房间跟前，看守从小窗户口把盒饭塞进来。凉了的酱汤、掺麦粒的米饭、还有一块呈茶色的咸菜。中根玄二郎蜷缩着身子,默默地吸吮着酱汤……我有不在现场的证明,绝对不会被判罪的……这是他唯一的希望。酱汤碗底剩下一小块裙带菜。他津津有味地嚼起来。“吃”这个行为在这拘留所里太令人伤心了。这悲伤的感觉直刺他的心。

拘留所里挺忙活,一忽儿有人来探视,把被拘留的人带出去见面。一忽儿有的人被带往检察厅受审。还有的人被带到四周有铁丝网的小操场上活动活动身子。有的人吆喝要去厕所,被看守带走。有的人跟同房间的人说话,被看守呵斥。中根的房间在西侧,隔着走廊,可以望见东侧房中的动静。那儿关着一个穿和服的六十来岁的老人,还有一个穿夹克的小伙子。早晨的太阳从高窗中射进来,照在他俩的背上。仅仅两尺见方的日光,是上苍对他们的恩赐。老人的白发在阳光下透着银光。

经过无聊的漫长的时间，看守突然站在他门口，打开了锁。

“六号,出来!”

难道叫我回家吗?……中根一瞬间这样想道。但这不可能。刚想站起来，脚和腰都被冻麻了，他扶住墙壁好容易才站了起来。没有腰带的裤子直往下掉,他提着裤子走出门口,蹬上草履。昨夜带他来的刑警在拘留所的入口处等他，把他带到昨夜去过的审讯室。

穿西服的搜查主任和昨夜不同，和颜悦色地给自己倒上一杯茶,也给中根一杯。

“请喝茶!”主任亲昵地说。他双手捧住茶杯,借茶杯的热气取暖。

“怎么样?在警察署里过一夜,有何感想?”

“一次很好的经历。”中根含笑答道,“人类社会里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太难熬了。做坏事的人只要在拘留所里关一夜,就会想坦白的。”

“唔,说得对,那么你想不想坦白呢?”

“嘿!……遗憾得很,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看来,您得放我回去了。”

主任的表情严肃,从抽屉里取出一叠纸,开始审问。

他先问中根的家庭、工作单位、工资多少,思想情况等与案子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中根心里直打怵。就像下象棋一样,为了追逼对方,先下几着无关紧要的棋,你即使想巧妙地逃脱,却不知不觉地中了圈套。主任把中根的答话记下要点,随即转入另一个问题。中根觉得在自己身子周围打下一根根木桩,最后被弄得寸步难移。不过,他确信自己有不在现场的证明。这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外围问题审问完毕,主任改换一下坐的姿势,开始查问中根和胁坂的交往关系。这是关键。中根意识到对方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做好万全的准备,胸有成竹,充满自信。另一方面,经过这一个多小时,中根开始沉住气了。他确信自己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就像在圣诞节夜晚在汽车中勒死胁坂时同样的心情。既然上了阵,就不能失败,失败了,一切都完了。撒谎也罢,用其他别的方法也罢,总之要巧妙逃脱迫在眉睫的追问。这是斗智。他要像

演员那样扮演一个角色,好像哄骗房东太太那样。他相信自己的演技，不过究竟能演到什么样程度，那得看自己的命运如何了。

“我问你……”主任摆弄着手中的自来水笔,直瞪瞪地注视中根的脸。

“……12 月 24 日那天,从早晨到傍晚,你都做了些什么？”

“12月 24日吗？我上班去了。”

“去哪儿上班？”

“去公司呗。”

“几点钟去上班的？”

“9点钟,那还用问吗？”

“上到几点钟？”

“傍晚 9点呗。”

“你撒谎。这一天你根本没有去公司,我们到你公司调查过了。”

“呃？……等一等12 月 24 日……对了,是圣诞夜,这一天公司休息。我忘了。”

“你怎么会忘的？说实话,公司休息,你在哪儿转悠？”

“主任先生……”中根悠然自得地答道,“我们不能把每天所有的事都记住。像我这样的普通职员,每天做过的事,边做边忘了。忘却是不奇怪的,想记也记不住啊。譬如您昨晚的晚饭吃的什么菜？都能记住吗？……这些平凡的事情全部忘掉,那是极其普通的现象。我把 12月 24 日的事情忘了,那算得了什么？”

主任目光炯炯地盯住中根的眼睛。这是对待犯人的充满自信的眼神。中根在主任的目光威逼下，嬉皮笑脸地说：

“问题出在那天晚上……我那天去不去公司上班,那无伤大体……把问题说得简单些吧？那晚上,我和胁坂一起去五反田的

酒店。不，不对。我去的时候，他早就在那儿喝啤酒了。那儿有一位名叫早月的胁坂熟识的姑娘。您已经把她叫来问过了，是不是？那我什么也不用说了，反正您已经全都了解了。”

“你昨天不是说到这儿来提供情况，供我们参考吗？”

“是的，我说过了。”

“那么你说说看吧！”主任狡猾给他绕圈子。

“我什么都可以说。”

“你在酒店里和胁坂见了面，以后又做什么了？”

“这个……”中根故意含糊其辞说“说实话，因为我的心情不好，我不想说。”

“不想说？”主任以严厉的态度问道。

“是的，我不想说。”

“你别装蒜了。证据全部掌握了，像你这样幼稚的犯罪行为，我们一眼就看穿了，你想隐瞒到底吗？”

中根听到主任威胁他，反而沉住气，目中无人地背靠在板壁上，叉起了臂膀，说道：

“你在撒谎……我明白，你说已全部掌握了证据，要我坦白，是不是？实际上你根本没有证据，想吓唬吓唬我让我坦白。你这种狡猾的做法给我收起来吧！你一开始认定我是犯人，所以我什么也不想说。罪犯怎么能够向你提供什么参考资料呢？我对刑法不太懂。但现在民主的法律规定，在确定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是不是？……当然，像我这样一个穷职员说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话，对警察是无关痛痒的。警察依仗国家权力欺压像我这样软弱的平民。我们有什么办法？公司里给的工资并不多，还要扣去税金。物价每月上涨，房租贵，电车涨价，香烟涨价，电费涨价，还有我们的活路吗？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可想了。

想找个最便宜的地方解愁去闷。打麻将,你们说是赌博;玩拨金哥儿,你们说这是亡国奴青年玩的。而那些大臣们、议员们在妓院里玩艺妓,收取贿赂,我们可找不到这样好买卖啊!拔金哥,有什么不好?日本政府把政治搞好一点,物价便宜一点,税金少收一点,还有哪个傻蛋去做强盗、杀人犯?政治不好,你们不去管它,吃不上饭的人当小偷,你们却起劲地去抓他们,这能解决什么问题?杀死胁坂的罪犯虽然现在还没抓到,可以肯定是个失业者。我恨他。可是逼他犯罪是政治的贫困。这才是他犯罪的真正原因。你们对这一问题有什么看法?……"

搜查主任拿着自来水笔笔套在桌子上乱画一气,默默地听着中根的饶舌,似乎在研究这个嫌疑犯的心理状态。中根此刻已变成一个演员,他精心地讲究着演技,自得其乐。他骂警察,骂政府,使他的精神顿时兴奋起来。其实,刚才这一大套台词是从报纸杂志上原封不动搬来的,并不是来自他内心对政治的愤慨,而是他的一种虚荣心在作怪。他玩弄词藻把这位搜查主任戏弄一顿,从而产生一种复仇似的快感。仿佛自己是位敢于反抗国家强权的英雄或革命家。

"你们这些警官老爷们以为抓住了犯人就算完成了任务。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些罪犯?为什么战后日本恶性的犯罪急剧增加?你们有时间抓我这样无用的人,还在这里进行多余的审问,你们为什么不去考虑考虑这样严肃的问题?罪犯是社会上的失败者、弱者。因为政治不好,才会有这些失败者。您到上野的地道里去看看,那些流浪汉都从哪儿来的?流浪汉不犯罪就活不下去,你们处罚他们又有何用?"

哼!——主任冷笑了一声,转过身来对后面的一个刑警说:

"快开饭了吧?肚子饿了。"

从这句话里,中根察觉到这位主任的老练和狡猾,这个人不好对付。用哄骗房东太太的演技是欺骗不了这只老狐狸的。主任脸上堆起令人心里打怵的笑容，把记录中根陈述的文书放进抽屉里，像在自己家的客厅里那样随便倒了一杯茶端到中根跟前,挖苦地说道：

“你在哪儿学会了这样的演说?”

中根默不作声。警察署的差役端来三碗鸡蛋烩饭。主任端一碗给中根，依然从容不迫地微微一笑，掀开自己那一碗的盖子,一边撕筷子,一边说道：

“到这儿来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你或许不知道吧!像你这样的人并不罕见。自己做了坏事,好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好事,发表演说。这些家伙无一例外都是胆小鬼。平时老老实实的人,一旦做了坏事,忽然觉得自己了不起似的,千方百计地东拉西扯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恐怕你也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物吧?怎么样？家里的女人对你如何？怎么还没有给你送饭来呢？”

中根用筷子捣弄碗中黄色的鸡蛋,不由得感到绝望,看来自己是无法战胜这个主任的。自己不知道的事,这位主任似乎全知道了。自己想出来的新的‘智慧’,对主任来说,无非是司空见惯的‘猢狲戏’而已。他四处碰壁,已无路可逃。

可是……中根一边吃着饭，一边想道：我有不在现场的证明。看来,只有这一点能帮自己的忙。家似乎已经搜查过了,没有发现那装钱的牛皮纸袋。刑警虽然把自己看作是嫌疑犯,可没有抓到确凿的物证,千方百计要自己坦白。看来,此刻是审问的关键,只要闯过这一关,万事大吉矣。在这以前需要忍耐……他完全没有食欲,不知自己在吃什么,只是机械地吃着饭罢了。

饭后,主任递给他一支烟,继续审问。

“你和胁坂几点钟离开那家酒店?”

“这个……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9点到9点半之间吧!”

“唔……从酒店出来后,干什么啦?”

“胁坂说到涩谷再喝一点,我不太能喝酒,再说我经常让他请客,太麻烦他,不太好意思,我拒绝了。”

“唔,原来是这样。你在哪儿拒绝他的?”

“一边走,一边拒绝的。”

“一边走?走到哪儿?”

“那儿……有一条里街,通往大马路……胁坂的车往常停在那儿。”

“走到汽车那儿吗?”

“是的。”

“上了车吗?”

“上了。但胁坂说无论如何要上涩谷去。我要是坐着不动,车一发动,我便被带走了,所以我马上就下车了。”

“唔……你坐在助手座上,还是客座上?”

“客座。”

“确实是客座吗?”

“没错。你可以到客座上查一查,一定还留下我的指纹。”

“唔,回答得挺巧妙。你上了车,立刻就下来,是不是?”

“是的。”

“那么说,胁坂自己开着车走了?”

“是的。”

“你一个人留下来了?”

“是的。”

“你又干什么了?”

“我又回到了酒店。”

“又回到了酒店?回去干什么?”

“没事儿。因为时间还早,五反田没有其它酒店,所以我又想在那儿玩一会儿。”

“既然要玩一会儿,那你和胁坂一块儿去涩谷不就得了吗?”

“呃……不过,老要胁坂破费,不大好意思。”

“胁坂有的是钱,怕什么?”

“不,那怎么可以呢?”

“为什么不可以呢?”

“三趟有一趟我请他客,那还说得过去,总让别人请客,我心里过意不去。这是自尊心问题。”

“说的是……回到酒店,你喝的什么酒?”

“喝的什么酒?……我忘了。”

“在那儿呆多少时间?”

“大概二十来分钟。”

“为什么只呆二十分钟呢?”

“这个……也说不上为什么。”

“你坐在雅座里吗?”

“不,在柜台上。”

“为什么不去雅座呢?”

“我还想到银座看一看。那天正好是圣诞节,银座通宵达旦,我打算到那儿慢慢地消磨时间。”

“你有那么多钱吗?”

“……刚发了工资,口袋里有五六千元。”

“既然有这么多钱,那么你为什么不请请胁坂呢?”

“是啊……可是这五六千元是我二十天的零花钱,不能一下

子都花完。毕竟我是个穷职员啊。”

“唔。后来去了银座了吗?”

“本来想去的,没想到在那儿喝了一杯,我有点醉了,再说我身上发冷。银座与我家正是相反方向,又想到银座的圣诞夜也没有多大意思,假如有个女朋友一起去,那又另当别论了。”

“你有女朋友吗?”

“那就凭你想象了。”

“唔,后来又干什么啦?”

“我在五反田车站前豁出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权当这钱喝了酒了,径直回了家。”

“你回到家是几点钟?”

“这个……大概是 10点……半吧!”

“你坐的出租汽车是辆什么样的车?”

“呃……等一等……好像是辆黑色的雪佛莱车，记不太清了。司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

主任突然打断他的话,喊道:

“你第二次到酒店,呆二三分钟。酒保和那个叫早月的女人都是这样说的。怎么样?……你喝了一杯威士忌,马上就离开了酒店,是不是?”

中根装出呆头呆脑的样子。他早已料到主任会这样质问他的。既然他到过酒店调查,那么这个质问是无法违抗的。“不在现场”是在这以后。于是他沉住气慢吞吞地说:

“呃……经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这样……可是我记不太清了。”

“你不会记不清的。老老实实地回答!”主任厉声喊道,“你只呆了两三分钟就离开了酒店,怎么样?没错吧?”

“不，我记不得了，因为我醉得相当可以了。”

“不对。你没有醉，你清醒得很！”

中根嘲讽地答道：“醉不醉，我自己最清楚。因为是我喝的酒。”

主任放下钢笔，转了一下椅子，直瞪瞪地注视着这个嫌疑犯。

“你老是想撒谎掩饰过去，那没用。你干的勾当，我们全都知道。别看你嘴硬，明天把你送检察厅，接受检察官的审问，到那时，你老老实实彻底坦白，对你有好处。否则……你听明白了吗？你是智能犯，事先经过周密计划，还制造了‘不在现场’的假象，是不是？可是，我跟你说明白，你制造的‘不在现场’的假象，没用。你说你在酒店里呆了二十分钟，那是假话。实际上只呆了三分钟，胁坂在车里等你。你找了个借口，让胁坂等你，然后你上了胁坂的车，到了现场。突然你用鞋带从后面套住胁坂的脖子，将他勒死。我说的话，对不对？”

主任从抽屉里取出一只纸包打开。

“瞧！……这东西你见过吗？”

纸包中是卷成一团的滑雪鞋茶色的鞋带。那绳结还和那时一样打得很结实，套在脖子的部分有一处断了。绳结的打法成了刑警破案的线索。在现场刑警不去碰绳结，是在其它部分用刀子割断的。

中根探出身子看了看那鞋带，当时的情景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他还记得当时勒紧鞋带时手痛得要命。他顿时感到头昏目眩，但他仍故作镇静问道：

“这是什么？”

“这是你勒死胁坂用的鞋带。仔细看看，那天晚上的事想起

来了吧?”

“我不知道。这东西跟我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你瞧瞧我的脸。你不认为你犯的罪很可怕吗？你杀了你的好朋友胁坂。”

“不是我杀的,我不知道。你不要这样威胁我。”

“你撒谎。那天白天你去了胁坂的不动产事务所,是不是?你们俩坐在火炉旁谈论胁坂家的狗崽子死了之类的事。你说你说不定要和老婆离婚等等。这时，胁坂从客户手里接下一笔款子，你就计划夺取这笔钱。你说你今天有钱打算请胁坂喝酒,约胁坂7点钟在五反田酒店见面,是不是?”

说到这里,中根绝望了。对方什么都知道,马马虎虎是骗不过去的。于是他悠然地微微一笑，说道：

“唔,原来如此。你们警察专门靠推论吃饭的。现在我才弄明白你们为什么把我当作嫌疑犯。可是,你们的推论错了。推论毕竟是推论，不是事实。那一天下午我确实去了胁坂的事务所，我们确实谈论了狗的事,因为胁坂以前答应给我一条狗崽子,由此可见，我和胁坂是好朋友。至于是不是说过和老婆离婚的事，我记不得了。那个客户来了也是事实,但是不是接受过款子,我没见。约定晚上去五反田喝一杯并不限于当天,因为我们经常见面,见了面喝一杯已成了惯例。而你们的推论,把互不联系的事联在一起推论,于是得出结论,我是罪犯。你们只搜集足以证明我是罪犯的材料,为什么不搜集证明我不是罪犯的材料呢?我在五反田车站前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径直回家。你们有没有证据,证明我是撒谎呢?”

“好,你听着。”主任从椅子上探出身子,凑到中根的脸跟前说:“你从胁坂的汽车上下来,回到酒店,目的是想制造不在现场

的假象。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人恰恰看见过你。胁坂停车的地方前面有一家杂货铺。这家老板在楼下正打算睡觉时，那小汽车的引擎老是发动不起来，吱——吱—— 响了好一阵子，他向窗外张望，见到有一个人从车上下来，朝通往酒店的小胡同走去。那老板睡觉前下来解手，看看店门关好没有，大约三分钟又上楼了。这时，听得那辆汽车还在吱——吱——地发动不起来，这时，他看得十分清楚，刚才拐进胡同的人正好上车，还说了声'让您久等了。'老板听到这里，汽车启动，朝右一拐不见了。……喂，中根玄二郎。有这许多证据，你没想到吧？你还装模作样地到胁坂家去吊唁，你这个人太没有人味了……老实说出来，这鞋带是在哪儿买的？你抢走的钱藏在哪儿？"

"不在现场'的证明全被驳倒了。除了装钱的牛皮纸信封以外，警察已掌握了所有的证据。中根忽然感觉全身的血液冻结了。舌头也发硬了，话也说不成句了，但他依然拼命地想说话，抗拒到底。

"这太伤脑筋了，偶然的巧合太多了……可是那辆车不是胁坂的车。东京有好几万辆汽车……"

15. 壁　　中

在警察署的拘留所蹲了两天，中根一直没有坦白。从第三天起属于检察厅下令的拘留，他仍蹲在原来的拘留所里。他在拘留所送走了旧岁，迎来了新年。他弓着背，蜷缩着身子默默地眺望从高窗上射进来的一丝阳光。窗外人们沉浸在新年的欢乐中。可是他和外界已彻底隔离了，这新年和他是无缘的。从警察署附近的人家传来收音机播送的欢快的乐曲。好像专门为了嘲讽他。他对成心和他作对的社会已无可奈何，只有心里干生气。同时，他又渴望和外界人们一起欢度新年。这社会太低劣、太恶毒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只能在这样平凡、低俗的社会中求生存，而这拘留所不是人类的社会，这儿与社会隔离。四周是墙壁、铁隔扇，它们都是敌人。敌人拥有无限的强权。这墙壁和铁隔扇象征着日本国家、法律、法院和警察。这一系列巨大的组织和势力变成墙壁和铁隔扇拘留着中根玄二郎。他处于完全无力的状态，他只能用自己的意志进行微弱的抵抗。在这儿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屈服，坦白罪状，老老实实接受判决 另一条路是抗拒。但事到如今他已无法抗拒，即使他抗拒到底，法庭也将把他当作抢劫杀人犯予以判决，或许会判死刑。所谓死刑，那就是死，和胁坂一样被勒死。死意味着在人类社会中被开除出去。他想活，有生的愿望，

他渴望见到人，他想见到有贵子或植松康代，甚至泽本夫人、池田、龟山，以至死去的胁坂都想见一见。新年到了。有贵子没给他送东西，也不来看望他。他把有贵子当作他唯一的亲人，可是她却杳无音讯。他生有贵子的气，可是在拘留所里生气有什么用？这儿不是人类社会。

他恳求刑警向附近的盒饭铺买来一份炸猪排，在审讯室里在刑警的监视下吃，当然没给他刀叉。吃了炸猪排，他闻到了人类社会的气味，这肉不知是谁切的？谁炸的？他虽没见过他们的面，却暗暗地感谢他们。这时他发现自己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自己太脆弱了。离开人类社会，他便无法生存下去。在人类社会中即使孤独些，怎么也能忍受。而离开了社会气闷得简直会把人逼疯的。

有一天，他得到刑警允许，要了信封和信纸，借审讯室的桌子给有贵子写信。起先他想把一肚子的愤怒和委屈都倒出来，可是，一拿起铅笔，却写不出愤慨的词句。他精心考虑这文章该怎么做？想来想去他对有贵子只有一个要求：想见见她。写着写着，他掉泪了。因为信要受刑警的审阅，秘密的话又不能写，结果他只写了希望早日见到她，给他带点水果和替换的内衣来，还说最近就可将自己的嫌疑弄明白，让她等他回去……等等。写完，他把信交给了刑警。

第三天，有贵子来了一封信。中根被叫到审讯室，当着刑警的面拆开了。刑警把信拿过去看了一遍，什么话也没说，交给了中根。信封里有两份文书，却没见到有贵子的信。一份是公司写给中根的"退职令"。他看后并不吃惊。另一份是中根玄二郎的户籍抄本。为什么把抄本寄来？他一时弄不明白。当看到记事栏里，写着一行字"因提出离婚准予除籍"，"妻，有贵子"一栏下

划着两道红色的斜线;"长女,贵美子"名字底下也用红线划掉了。

刑警托着腮以抚慰的表情凝视中根，接着掏出香烟给了他一支。可是,此刻中根无心抽烟。

"以前就说好离婚的吗?"刑警问道。

"不,不是。"

"唔……那么是你太太在你不知晓的情况下自己办理了离婚手续啰?"

"好像是吧!"

"呵,原来如此……不过,如果你此刻说的是实话,那么严格地说,你的太太伪造了文书。假如你提起控诉,那会得到相应的处置。可是,你也得考虑一下太太的处境,是不是?现在你还没有承认罪行,审判的结果不知如何……倘若判定你有罪,那么太太成了杀人犯的妻子,女儿成了杀人犯的女儿。女儿有一个杀人犯的父亲,那太不幸了……是不是?……你的太太考虑到女儿将来的前途，急忙采取了这一措施……太可怜了……"

"哼!"中根歪着嘴巴嗤笑道;"这臭娘儿们儿,用不着同情她。都是自私自利,不管丈夫死活,只要自己好过就行了。她对丈夫根本没有爱情和信赖。她平素就是这样的女人。"

刑警耷拉下眼皮听他说:"唔……原来是这样……"说着,点了点头;"这么说来,你对太太还有爱情和信赖喽?"

中根把这两份文书装进信封默默地交给刑警，因为这作为中根的私物,也得由警察保管起来。

他回到了独房。隔着走廊对面的房间里,从今天早晨起,那位老人不见了，另一位胖乎乎的中年绅士盘腿而坐。

从高窗中射进来淡淡的夕阳,为了企求这微弱的温暖,中根

蹲在这一尺见方的明亮的地方。有贵子擅自办理了离婚手续,说实话,他还相当高兴。从此再也没有牵挂,一身轻松。自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企求牵累。他希望有为他感叹的妻子、孩子、父母兄弟。万一上了绞刑架,甚至无人听他的临终的嘱咐,这也太悲惨了。刚才那位刑警对他说":你对太太还有爱情和信赖咯?"

说实话,事到如今,他已无爱情和信赖。他希望今后有爱情和信赖,他要求有贵子的仅此而已。但一切都已晚了。妻子和孩子的名字已从他的户籍本中勾掉了"。骨肉"二字渗进他的心里。妻子和孩子是他的亲骨肉,本应三人抱成一团儿生活下去。社会上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唯独中根玄二郎完全孤独了。

刑警曾对他说"：你不请个律师吗?有律师替你说话,方便多了。"他笑着答道"：我哪有钱请律师?像我这样的穷职员,我又没有做强盗,请什么律师?讲什么排场啊!"

他根本没考虑请律师,从而会逃脱或减轻罪名。判处死刑也没法子。反正已闯了祸了。要是不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这事情怎么了结？可是他又无意自动坦白。他不愿意因受良心的责备而低头认罪。

早晨9时，检察厅的护送汽车来了。汽车转了好几处警察署,把这一天要受审的嫌疑犯一起带走。当窗户上镶着铁丝网的汽车来到时,刑警从拘留所把几名嫌疑犯叫出来,绑成一串带到外面，留在拘留所里的人从铁隔扇里默默地为他们送行。

汽车里已有从其他警察署带来的六七个嫌疑犯，由手持手枪的警察押送。汽车启动后,绑成一串的嫌疑犯都想转过头来看看车窗外的景象,扭得脖子都痛了。窗上的铁丝网把他们和外界隔离了。仅仅一张铁丝网外,便是手不可及的另外的世界。这是

现实的世界，然而他们却被排斥在外。他们此刻所处的境地是远离现实世界的梦境。

到达检察厅，中根和其他嫌疑犯一起被关进了候审室。在那儿一直呆到傍晚。被警察叫到名字的人，才得以松绑带进检察官的审讯室。嫌疑犯的表情阴郁、顺从。从审讯室里出来时个个脸色苍白，带神经质。其中有一个老人用手指甲拭去眼泪。在那儿整整呆了半天多，中根觉得心里烦躁极了。他之所以感到烦躁是出于精神疲劳，他不难过，也不悲伤。既然这辈子见不到亲人和朋友。那就赶紧关进监狱算了。在检察官叫到他名字以前，他根本不打算认真地回答问题。检察官是位三十二三岁年轻的瘦子。

“你不用多问我了。总而言之，早些将我释放。我什么也不知道。全部是警察的捏造。”中根说。

检察官不加深究，当天让他回拘留所。不追究，使中根心里反而不踏实。

傍晚，中根又坐上押送汽车，回到警察署，刑警把他带到审讯室。桌上放着一盒点心和一本小型的书。

“你家住在泽本家的厢房是吗？”

“是的。”

“你不在的时候，泽本家太太来看你了。”

“啊，是吗 我借了她点钱，她是不是要账来了。这老婆子……”

“不，她没说这个，给你留下这盒点心和书，你打开看看。”

盒子里是甜点心，还有红草莓。那本书是《圣经》的袖珍本。他把书扔到桌上。

“别寒碜人了！”他粗暴地说道。

他吃了一块点心，甜得钻心。接着他回到寒气逼人的拘留

所。泽本夫人为什么来看他？他一时弄不明白。或许是将有贵子的事向他转告。可是事到如今，这转告又有什么用？和那女人的第一个夜晚，她说了有贵子许多坏话。她说话和气，动作文静，但内容全是数落有贵子。这一天，中根发现有空子可钻，又是哭诉，又是哀求，发挥了演技，把这个女人弄到了手。那一夜的记忆，此刻历历在目。她那水灵灵的肉体，不像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内心拒绝，可她的身子不听她使唤。她的心和肉体分裂了。出了房间，泽本夫人还用梳子梳了梳他乱蓬蓬的头发。这个不懂得维护自己的蠢货！比起她来，植松康代聪明多了。她的聪明使他多费劲！像泽本夫人那样的蠢女人，最容易上钩。他裹着毛毯，冷得浑身哆嗦，幻想那一夜他和房东太太的房事。他胸部和腹部一阵子发热，渴望见到她。他需要女人的肉体。

他每天被带到检察厅过堂。坐在押送汽车里兜风真不坏，从五反田、品川、三田大街，经过赤羽桥、虎门……看了个够。正月的街上，有梳着岛田发髻穿和服的女人，有坐在出租汽车上的美国军人带着艺妓招摇过市。从镶着铁丝网的车窗眺望外面的景象成了每天一大乐事。或许因为过新年，检察官们的审问也懈怠了，拘留时间延长了十天。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根玄二郎感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淡薄了，根本不想坦白自己的罪行，好像那件事情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噩梦。事到如今，为了那件事情受到处罚太不值得了。他已习惯于拘留所里的生活，心情也安定多了。

他想见一见植松康代，但又没有什么事必须要见她，只想把她叫到这拘留所的接见室里见她一面就满足了。这一想法不可思议地唆使着他。这个聪明乖巧的女人，自私自利的女人，见了我这个抢劫杀人案的嫌疑犯，将是什么样的嘴脸？她一定会装出毫无关系的态度和佯作不知的样子，可是我和这娘儿们儿有过

一两次“交往”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吧?她可以否认,但事实永远是事实……不仅如此,他和康代之间还有五万元的借贷关系。假如他坦白自己罪行，那么借他五万元钱的康代也脱不了和这杀人案有关。犯罪的背景有她的存在。她将成为胁坂被杀案件中的女主角。与此同时,池田挪用公款的事也将败露。总而言之,中根坦白或不坦白自己的罪行将决定植松康代今后的命运。这个重要的线索掌握在中根手里……

他想给康代写封信。这个不好对付的女人,考虑到自己的体面和利益,不会轻易来和他会面的。即使她不来也罢,她收到信一定会吓得脸色发白,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这不也很有意思吗?仅此一点,他就向她报了仇。可是他又想不出必须向她报仇的理由。既然没有理由,或许有一种代替理由的憎恶。所谓憎恶，亦即爱情的一种表现。他要折磨她,由此感到一种喜悦,好像恶少年欺负美丽的少女那样，一种错乱似的欲望在他心中翻腾。

一个雨雪交加的寒冷的下午，他要求刑警给他一个机会写信。审讯室里有火盆，比拘留所的独房里暖和多了。

“你写信给谁?”刑警找出信笺,问道。

“给女朋友。”中根嬉皮笑脸地说。

池田康代君：

从那以后仅过去半个月，好像很久没见到您了。现在我在什么地方，恐怕您已经知道了吧？您不会不知道吧？公司里人们正拿我的事作为有趣的话题，说三道四吧？我已被公司开除了。为什么开除我，理由不清楚。最近我要向人事科提出意见。

池田君平安无事吧！他是个聪明人，事事都干得很漂亮，我十分羡慕他。不像我老是倒霉，厄运永远笼罩在我头上。这世界

太不公平了！此刻我受了冤枉，在这拘留所里呻吟。我想请一个律师为我的清白辩护，可是我又没有钱。此刻要是有五万元钱，我就能请一位出色的律师，堂堂正正证明我无罪，可是我却办不到。我和妻子离婚了。正确地说，妻子跑了。因此，在这拘留所外没有一个为我操心的人，这话不知该说不该说，或许会给您添麻烦，您能不能和池田君商量一下，给我设法弄五万元钱来？人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互相帮助嘛，这是人之常情。在您困难的时候，我也曾帮助过您。现在我困难了，也希望您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进了这警察署的拘留所，我知道不应该给朋友添麻烦。可是，根据时间和场合不同，有时或许也会给人添麻烦的。我尽可能不这样做。

五万元是笔不小的数目。我突然向您提出，一时可能筹措不起来，少一点也行，拜托了。也许您会想，像我这样的懒汉早点进监狱，再也不会妨碍别人了。如果您真是那样想，我也没有法子了。到那时，我或许会改变我的想法，自己做事自己当，不再给别人添麻烦……总而言之，现在我想见您一面，看着我们过去的情分……警察署这地方与众不同，挺有意思。社会的另一面，偶尔看一看也不错嘛。怎么样？下班回家，顺便弯进来看一看。这几天，不知怎的，我老是想起您来。呆在这拘留所的独房中，思前想后，说不出是什么原因，我十分怀念您。一想起您，许许多多的事涌上心头。毕竟我们不是陌路人嘛。无论如何请您来一趟。我在睡梦中听着您优美的声音，描绘您窈窕的身影……

中根玄二郎　1月11日

封信以前，刑警把信纸拿过来看一遍。

“喂，这是什么呀？此人是池田的太太吗？”

“是的。是朋友的太太。”

“既然是朋友的太太,你写得也太岂有此理了!这地方删掉(我在睡梦中听着您优美的声音,描绘您窈窕的身影……)这话不是引诱别人的太太吗?你这个色鬼!”

中根用铅笔把最后一行涂掉了。

“女人都是自高自大的,不这么写,她是不会来的。”中根笑道。

“看来你和这个女人以前有过一手儿,是不是?”

中根尽力避开引起刑警怀疑的话，不过刑警已经嗅出点儿味道了。

“没什么。说真话,我以前想跟她结婚来着,后来她却成了池田的妻子。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段罗曼史。”

“后来你跟前些日子和你分手的太太结婚了？”

“是的。”中根随嘴答道。

刑警经常注意这个重罪犯人的心理变化，他谨慎地把中根送回独房。

中根靠在墙上茫然若失地从这高高的小窗眺望天空。他在这独房里已呆了十多天,渐渐习惯了。他眺望着天空,心里虚无缥缈,唤起了无穷无尽的回忆。此刻他想起了植松康代。那信中的字字句句,刑警未必懂得它的意义,肯定会像一把利剑插进康代的胸中。她立刻会感到痛苦和不安。她不能向池田坦白他俩之间的秘密。倘若中根在受审时说把钱借给了康代,那么康代必然要受到检察官的传讯。这个聪明的康代痛苦不已,将会使出什么样的手段?他将拭目以待。他暗暗自喜:自己是怎样折磨康代的。这是谁也看不到的秘密的乐趣,追求这种乐趣,是他的癖好，特别自己置身于拘留所,一切的自由行动受到了束缚,而他还能

从这里把康代逼得走投无路,这简直是一种奇怪的兴趣,一种变态心理。好比冤鬼缠着人那样,本来处境不利的中根此刻变得有利了,外面的人奈何他不得,他却能欺侮外面的人。这不是可笑的矛盾吗?

然而，他这一次折磨康代和以前不同，似乎有另一种意义。他本来并不想向她借钱,也没意思请律师。中根只想同她继续保持这纠缠不清的关系。只有这种关系,才是爱欲关系,才是割不开扯不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证明中根玄二郎作为一个男子汉还生活在这社会中。而此刻只有康代才能证明他的存在。他需要这样空洞的证明。

有一天,吃完中饭不久,刑警来了,在铁隔扇外面叫中根。

“喂,六号,有人来看你了。”

中根站起身来,隔着铁隔扇问道:“是谁?”他以为是有贵子来了。

“是你公司里的同事龟山,你认识他吗?”

“认识。”

“你见不见他?”

中根考虑了一下。他想见的是有贵子,从未想到过龟山。这家伙准是来嘲弄我的,以此为他老婆报仇。可是,自己在铁丝网里,身边又有刑警守护,谅他也不敢撒野。

“见。”他答道。

看守打开锁,他趿拉着草屐。跨进拘留所旁边的三尺见方的会面室。这儿放着一张小椅子,旁边有扇小窗户。看守和刑警在一旁监视。

过了一分钟,龟山从铁丝网正面走进来了。龟山像关进鸟笼似的,那样子很可笑。他高高的身材,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色的上

衣。他比以前胖了,精神蛮好,看不出是个病人。在这三尺见方的会面室里,龟山感到非常局促,隔着铁丝网看到中根,立刻神情惊愕,随即和颜悦色地说:

“好久不见了。”

从他的话语中体现出龟山老好人的性格。中根坐着不动。

“好久不见了……你做什么来了?”

“听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大吃一惊,我是来看望你的。我还是个病人,天冷我不敢出门。今天比较暖和,打起精神来的。怎么样?……你身体还好吗?……拘留所里很冷吧?……”

一般到警察署来看望犯人的人都比较拘束,而龟山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说话和气,态度温和。中根看出了这一点,心里很是反感,不等他发问,他先说道:

“我该还你钱咧!”

“什么钱?”

“去年秋天,在川崎赛车场,借你三千元,难道你忘了?”

“啊!原来是这样……不过……这就算了吧!”龟山微微一笑,“反正你是买了奖券输掉的,是不是?”

“我可没忘。”中根执拗地说,“……以后你生病时,你太太还来向我要账。”

“是吗?这可太失礼了。”龟山爽直地答道。

听了他的答话,他发现龟山故意避开这件事不谈。他不想提起他的老婆,这是龟山的弱点。这本来是中根的弱点,此刻反过来成了龟山的弱点。只要抓住这一弱点,可以把龟山逼得无路可走。

倘若把他的弱点追究下去,必将暴露中根对龟山夫人混账透顶的行为。但对目前的中根玄二郎来说,这些事已无关痛痒

了。对一个说不定会判死刑的人来说，戏弄朋友夫人之类的事，算不了什么大问题了。可是，对龟山夫妇来说，却是个重大问题。中根也和颜悦色地微笑道：

"你太太好吗？"说着，那晚上她那缄口不言、毫无表情、毫无感动的姿影立刻浮现在眼前。这个女人竟会是龟山的老婆，她和龟山是夫妇关系。想到这里，他觉得实在太滑稽了。

"唔，还凑合……不过，你的问题怎么样了？暂时还出不去吗？"

"是啊，我是抢劫杀人的嫌疑犯……"他故意用这重大罪名来吓唬对方。

"唔，你太倒霉了！……你是不是真的犯了罪，我并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不过这不自由的生活太令人难熬了，再说现在是严寒季节……"龟山答道。

这说法多么奇怪！——中根想道。他是不是抢劫杀人犯，龟山没有必要知道。此刻中根和犯罪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割不开也扯不断，而龟山却无视他的犯罪行为。换句话说，他对中根的命运丝毫也不放在心上。中根很生气，说道：

"喂，我把钱还给你吧！"

"钱？……还我钱？……"龟山口吃了，"别胡扯了。我不是来向你要钱的。我想，如果许可的话，给你送点书啦、水果啦、汤婆子之类的东西……我这个人活得也不太正经，不过还没有进过拘留所，不了解里面的情况，所以特地来看看你……汤婆子能允许吗？"

听了他这番话，中根越来越生气了。这小子同情我，实际是奚落我。他想通过同情，给我送东西，从而战胜我，用这种形式替他的妻子报仇。这明明是智能犯。龟山这小子太狡猾了！抓

住别人的弱点,用同情来收拾我。否则,他这个病人为什么特地来看望我呢？中根正面对龟山说：

"喂,龟山君,你什么时候成为基督教徒的？"

"基督教徒？……"龟山睁大眼睛,莫名其妙,"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可不是基督教徒。"

"那么,你至少是假基督教徒。明白吗？敌人打你的右边的耳光,你再把左边的面颊伸过去。别人偷你一千元,你再送他一千元……你这是在报仇。我不需你的同情。你回去吧！"

穿制服的看守敲敲窗门,喊道：

"喂！喂！说话不能这样粗暴！保持安静！"

两人沉默了。看守看了看手表,会面的时间快到了。麻雀在拘留所的屋檐下喧嚣。龟山挪动了一下身子，考虑再三，说道：

"我没想到我来看看你竟会惹你生这么大的气……对不起,请你原谅……正如你自己说的那样,同情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这事情与自己毫无关系,自己丝毫也不会吃亏,而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对当事人说几句好听的话,从而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可是我丝毫没有这样狡猾的心思。请你不要误解。我来这儿还是抱着纯真的心情……不客气地说,你现在的处境最最不好了。四五天以前,我见到公司里的人,池田君也罢,其他人也罢,那根本谈不上同情,都认为和你交往是件不光彩的事。一般人持这种想法,那是合乎常情的……可是,作为朋友,不应该这样。也许你认为我是说大话,我认为,你在法律上有没有犯罪这和友情没有关系。友情归友情,就像夫妇之间的爱情那样,即使不是犯罪,比如事业上失败了,破产了,或者成了共产党员被逮起来了,这些事儿和友情是两码事，我指的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人和人的交往,应该超越一般的常情,超越法律和道德,应该更深化些,互相信

赖才对……公司里的人，一提起你的事情，都嗤之以鼻，我感到非常失望，同时我又决定，无论如何要去看望你。不过，你不要误解，我并不想要你知恩。说实话，目前你虽然背了莫大的罪名，但我认为你仍然是我的朋友。我从未想到用一种自我满足感和自高自大的心情来看望你。请你务必不要生气。”

看守等待着龟山把话说完，说规定的时间到了，今天到此为止，龟山局促地站起身来。

“中根君，我还会来看你，请你务必保重身体，我买了点水果交给那位刑警了，你需要什么东西，给我写张明信片。明信片我也给他了。请多保重，再见。”

说罢，龟山孤寂地弓着背走出了会面室。

回到独房，看守在入口处严严实实地上了锁。中根仍然蹲在原来的地方，眺望着高高的小窗外的天空。他以前就想过他无论如何战胜不了龟山。在赛车场里，他欺骗他，向他借了钱，用这种方法愚弄他，还以为自己得胜了。可是，这个人非常纯真、豁达、诚实。龟山唯一的弱点，他是个老好人。中根利用他是个老好人的弱点，骗他钱，可是他并不觉得自己吃了亏。他自始至终是个老好人。龟山说，友情应该是超越犯罪更深化的一种感情。看来他并不知道中根和他老婆的瓜葛才说这番话的。正因为不知道，他才会说这种大话。倘若他得知了，那他一定会把我恨得咬牙切齿。

他想到这儿，感到今天他又输给龟山了。他有意别扭他，龟山却满不在乎，一本正经地不讲任何策略，讲了一番大道理，失败的倒是自己。龟山这个人，不受世上的常情、法律、道德的束缚，他认为人应该互相信赖。龟山是一个罗曼蒂克的虚无主义者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不相信国家，也不相信法律，他相信朋

友，相信人，相信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最最基本的爱情。所以他说出来的话像基督教徒……

中根闭上眼睛，不知怎地感到十分疲乏。在他疲乏的眼睑里浮现出龟山走回去时孤寂的背影。他来看望我这个抢劫杀人的嫌疑犯，应该感到孤寂的是自己。而他为什么会孤寂呢？中根故意别扭他，他十分扫兴地回去了。他本来以为他来看望中根，期待中根流着眼泪感激他，感谢他的慈善行为。但事与愿违。没想到中根不识好歹，讽刺他是假基督教徒，无需他的同情，催他回去。他发现自己的同情或爱情被辜负，落到非常难堪的地步，他怎么能不感到孤寂呢？中根想：难道我胜利了吗？未必见得，即使胜利了，也像戴着假面具吓唬小孩子，自欺欺人而已。

龟山再也不会来了。中根仅存的唯一的朋友离开他了。他叉起手臂仰望着天空，自我解嘲似地想道：龟山本来就不是什么朋友嘛。

傍晚，其他犯人都被带到审讯室去了。刑警光监视着中根一人。他没有责任审问中根，便像朋友似的和他闲聊。此刻他忘掉了犯人和刑警之间的立场不同。

“怎么样？身体还可以吗？”

“嗯，没事儿。”

“唔……最近要和你分手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被送到未决犯看守所去了。”

“未决犯看守所是什么去处。”

“在小营。”

“小营不也是拘留所吗？”

“是的。”

“那么说来,我将被起诉啰?”

“是的,恐怕要被起诉吧!因拘留日期只剩最后四天了。”

“可是，证据不是不充分吗？没有确凿的证据也要被起诉吗？”

“唔……现在看来似乎不充分。检察厅昨天或今天又一次到你家搜查了。”

“搜查什么?”

“钱呗。要是查到钱,万事休矣!你把钱藏在哪儿?”

“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是吗?那就算了……已经送饭来了,快吃吧!是刚才来看你的人送来的。还有桔子和明信片。”

刑警打开盒饭铺送来的饭盒,里面是一只红花大盖碗,一小碟奈良咸菜。中根打开碗盖，两片酱红色的鳗鱼盖在白米饭上。对中根来说,“吃”是最大的享受,只有吃的时候才忘掉了被拘禁的不自由,满足了食欲,从而产生了一种解放感。这种解放的喜悦,刑警是无法理解的。只有被拘禁的人才能体会到的一种暗暗的陶醉的境地。尽管运动不足,胃肠消化机能异常健康。满足了食欲才是本能的满足。满足了食欲才会有性欲。奈良咸菜带一股酒味,中根已经半个月没渴酒了,这酒味强烈地刺激了他的嗓门,他想起五反田的酒店。

刑警正在吃他的盖浇饭,上面只有一小片烤鱼,还有一碗豆腐汤。一边吃,一边问道：

“这鳗鱼好吃吗?”

“味道好极了!”中根坦率地答道。

“你也太排场了。像我这样低工资的人是吃不起鳗鱼的。”

“对不起。要是你代替我蹲拘留所,我一定给你送鳗鱼饭。”

“别说混账话了吧！在拘留所里吃鳗鱼有什么可高兴的？恐怕给你送饭的朋友，他自己也不一定吃得上鳗鱼饭。你和他相比，简直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听说他是你公司里的同事。他有你这么个朋友，算是倒霉了。你得向你这位朋友学学才是。”

“哼，”中根嘲讽地一笑，“他算得了什么？我可没把他放在眼里。他提到我的事了吗？”

“唔……他说得不少。看样子这个人好像是个左派。”

“或许如此。不过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左派。”

“他说，我和中根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了好几年。中根君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了解了……中根决不会当抢劫杀人犯。他平时谦逊、温厚，过分老实……假如中根君真的犯了罪，与其说是中根玄二郎的罪恶，倒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的罪恶……知识分子都站在危机的边缘，敏感的人才会感到危机，做出异乎寻常的行动。我问你，你是敏感的知识分子吗？”

中根不作回答。

“他又问到……”刑警接着说下去，“中根君的太太经常来看他吗？我说，一次也没来过，却把离婚手续和户籍抄本给寄来了。他说，中根君太可怜了。他对爱情太饥渴了。说着，流下了眼泪……”

“哼……”中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的什么呀？……我从来也不需要什么爱情。他自己有这种老掉牙的感伤主义，才会说出知识分子危机这种话来。当今的社会讲实力。有了实力，才有发言权。金钱、事业、才能……总之要有实力。爱情算得了什么？有了金钱和实力，就有爱情，你看那些有钱人，除了老婆以外，还养着两三个小老婆，这还不是最好的证明吗？说什么对爱情的饥渴，那是弱者的呻吟，是失败者的哭诉。”

“别说大话了,你自己不就是失败者吗?”刑警收拾好碗筷,说道“总而言之,实力也罢,金钱也罢,杀人的实力是不被允许的,你懂吗?……得了吧,吃完饭,给我进去。”

“谢谢,我吃饱了。”中根一身轻松,站起身来。

夜晚降临到拘留所。对面的房间里,今夜没有人。中根无所事事,只有胡思乱想。龟山来看他,给他送鳗鱼饭,而他却很反感。既反感,又感到惭愧,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接受龟山的友情。他败定了,再也无法战胜他了。他只感到自己渐渐地陷入了失败的深渊。龟山说,这是整个社会的罪恶,可是这句话对他又有什么用处呢?因为他自己确确实实是个失败者。

16. 无　　明[1]

第二天下午。中根被叫到审讯室。那刑警衔着香烟，笑嘻嘻地说：

"你的女朋友回信了。"

"呃，真的吗？"

中根不由得大声喊道。他正等着康代的回信。刑警从架子上取下一只扁平的小包扔到桌子上。

"打开看看，看是什么？"

中根解开绳子，拆开牛皮纸包一看，又是一本黑色封面的《新约圣经》。他想了一下，啪啦啪啦地翻翻书页，肯定里面夹着康代的信。然而翻了许久，都没有。救世主基督的话多得无数，却没见到康代写的一个字。

"大家都为你操心哩！"刑警用训诫的口气说道，"到了小营可以读书了。你可以研究研究宗教嘛！"

中根手肘支在桌上，双手捂住脑袋，一句话也没说。他所等待的不是《圣经》，他等的是一个女人，是植松康代。然而，她给他

①无明：佛教名词。梵文 A-vidyā 的意译。一名"痴"，无有智慧之意，即于诸法事理愚暗无知。

的不是人,而是上帝。泽本夫人、植松康代都拿上帝代替人来送给他……想到这里,他热泪盈眶,同时心中乱得要命,他渴望会康代一面,一切都满足了。康代倒是挺刁猾的,自己不想做的事,让基督替她做。中根恨得咬牙切齿。他既想见到康代,又如此恨她。前些日子给她的信中,中根不怀好意地说了一通威胁她的话,实际上他不想把被警察拘禁的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她。即使见了她,又奈何不得她。可是一个劲儿想见她。他的内心深处在求救于她。他坐立不安,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不久他将被起诉,接受审判,宣告判决。可是,他自己至今还下不了决心。假如植松康代来看望他,对他说些亲切的话,或许他会马上下决心,交代自己的罪行。说实话,此刻他想坦白。如果顽抗到底,与其说是对抗警察和检察官,对抗国家权力,而今倒不如说他正对抗着自己的心。自己对抗自己是坚持不下去的,他愿意赶紧卸掉包袱,一身轻松。

植松康代是池田的老婆,他并非深深地爱着她。可是,除她以外,此刻没有可以求救的对象了。康代最了解他的罪恶行为。她一定恨中根。而最最了解他的罪行的女人和他关系最深了。就是这个康代给他送来一本《圣经》,冷淡地疏远了他。

中根把《圣经》拿在手里,默默地撕去黑色的封面。刑警不吭声,目不转睛地观察他的动作。他慢吞吞地一页又一页地撕掉《圣经》,最后把它撕得粉碎,在他无表情的脸上落下了泪水。

这对中根玄二郎来说或许是一个转折点。他懂得了现在他自己所要求的东西是什么。植松康代乖巧的冷酷告诉了他,他已堕入了无可救药的地狱的黑暗之中。他所要求的既不是宗教、道德,也不是对罪恶的忏悔,他要的只是一个女人,一颗女人的心。正如龟山所说的他“对爱的饥渴”,哪怕它的表现形式是爱欲也

罢，痴情也罢，憎恶也罢，他都可以不管。然而康代甚至连憎恶也不给他。此时此地，她给他送《圣经》，那是对他最冷酷的诀别。中根玄二郎此刻才意识到他已彻底被人们抛弃，陷入了无可救药的孤独之中。在这拘留所的周围住着无数的人们，汽车的声音、收音机播送的歌声、人的谈话声……从早到晚都可以听见，而这一切对中根来说似乎是与自己毫无牵连的狗和猫的声音一样。他以前在一本书中读到，死刑囚在监狱的牢房中精心喂养了一只小鸟，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不久的将来，他将离开人类世界，成为死刑囚，也把自己的心寄托给小鸟。

回到独房，中根第一次想到了"自杀"。与其被人家执行死刑，不如自杀来得干脆些。

这天晚上，他没有一丁点儿食欲，送来的掺麦粒的米饭剩下一大半。他对看守说，身上发烧，要求早点发毛毯给他。他贴着屋角的板壁躺下，泪流不止。

过了一会儿，刑警叫他：

"六号……喂，六号，已经睡了吗？有人看望你。"

中根霍地蹦了起来。他以为康代来了。浑身精神抖擞。刑警从铁隔扇往里窥看，说道："你怎么啦？……有律师来看你，快出来。"

看守从外面打开了锁。怎么会有律师来？中根莫名其妙。他自己没请过什么律师啊！

走进狭窄的会面室，铁丝网外边，律师在等他。是位五十来岁、头发秃顶、眼角朝下耷拉成八字形，看来似乎很狡猾的男子。

"您是中根君吗？我是律师久保田，请多关照。"律师笑眯眯地说，"突然来访，或许你会吃一惊，我是受泽本夫人之委托为你辩护来的……你没有异议吧？"

中根不明白请律师干什么,他没有这方面知识。对方不等他回话,熟练地从公文包里拿出文书,翻开笔记本,毫无同情地例行公事地说道:

“今天我到检察厅调查了。目前主要是确定一下对这一案件的辩护方针,是坚持无罪呢,还是你确实作了案,从犯罪的原因等方面去考虑如何减轻刑罚?……反正两者必居其一,请你决定……”

“是……”

“根据检察厅的文书,到目前为止你依然坚持无罪,是不是?”

“是……”

“可是……”久保田律师突然压低声音。

监视的窗口关闭了,看守不在那儿。律师的眼睛靠近铁丝网注视中根的脸。见了他的眼神,中根怀疑这个自称律师的人是不是刑警化装的。他装作站在自己一边,实际上骗他坦白。首先,他不能想象泽本夫人为什么给他请律师呢?

“可是……关键问题是……你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全部是不可靠的,站不住脚的。检察厅明确地告诉了我。还有被害者所持的装钞票的信封在搜查时,已从你家里找到了。上面印有‘胁坂不动产株式会社’的字样。……这样,如果你坚持不交代,那对你是非常不利的。当然这是你的自由,你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志去坦白。这是法律所允许的。不过,现在既然已有了物证,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可从犯罪的原因和动机方面去求得法官的同情,我认为确定这样的方针比较合适,你以为如何?”

此人能言善辩,说话快嘴快舌。

中根不喜欢这个律师。他的职业意识似乎很强,不能设身处

地为受嫌疑者的利益着想。他说得头头是道,而中根想得非常复杂和错乱。这位久保田律师丝毫也不想了解中根内心的痛苦。

律师见他犹豫不决,不敢回答,像哄孩子似的继续说道:

“听说胁坂是你的好朋友。表面上且不说大凡长年交往的朋友互相憎恨也是常事。特别涉及到金钱借贷,妻子被霸占,或者事业上的阻挠,越是亲密越加憎恨,这是屡见不鲜的。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理由,或者叫动机?如果有的话,那对你非常有利……”

“没有。什么也没有。”中根低沉地说。

“是吗?唔……不过,你放心,作为你的辩护人,我绝对不会将对你不利的事情泄漏出去的。这一点请你相信我。你要对我说实话。总而言之,这一案件,确实是你干的,对不对?……你不用担心嘛,你对我说清楚,我才能确定辩护的方针……你明白吗?”

“不……”中根默默地摇摇头。

“唔……那么从你家搜出来的装钞票的信封又如何解释呢?你是不是有充分理由可以申辩呢?”

“不知道。”中根沉着地答道。

中根明知这装钞票的信封自己是无法辩解的,他也不想辩解。

久保田律师在铁丝网外面目不转睛地窥视他,看了一下手表,把桌上的文书放进了公文包。

“好,今天到此为止。看来,你也疲倦了。请你再仔细考虑一下。总之,尽可能采取最有利和有效的方法,再确定相应的方针。感情用事是毫无用处的。法庭上只有对法律有效的东西才起作用。一味感情用事,只会把事情弄糟。你明白吗?过几天我再来

看你……你恐怕要被转到小营去。”

中根缓慢地站起身来，他不愿意听这个律师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他愿意自己单独呆一会儿。当他被逼处于孤独的境地时，他不想接触任何人。当别人无法搭救他时，他见了谁都生气。他像逃进隐蔽所一样，回到了独房。

这是个寒冷的夜晚，小窗外整夜刮着寒风。随着风声，间或传来猫的叫声，那是交尾期的猫在寻求配偶的悲惨的叫声。风声和猫叫声闹得他一夜未合眼。中根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如何。与其说不明白，倒不如说不相信。律师来了。他将被送往小营等候判决的拘留所，接着公审，判处死刑，执行死刑……他不敢相信自己竟会落到如此下场。不敢相信，但又无可奈何。泽本夫人和植松康代好像事先商量好，分别给他送来了《圣经》。这意味着什么？或许她们已经得知中根玄二郎将被判处死刑。她们把救世主耶稣基督送给他，来安慰死刑囚的心。这是她们的诀别书（你做了坏事，读读这本《圣经》，忏悔自己的罪恶，安心地升到天堂去吧！）……而她们则若无其事地在这块土地愉快地生活。对这不合理现象，他已无可奈何了。《圣经》不仅不能拯救他，反而给他带来了绝望。《圣经》是什么呢？当人已经不算人，被人类社会赶出来时，《圣经》则是他们向黑暗世界过渡的桥梁。一句话，《圣经》是死刑的判决。寒风从床板缝隙吹进来，冷彻骨髓，他再也无法睡了。他爬起来，裹紧毛毯，蹲在床上。

看守蹑着脚来回走动。他从铁隔扇外朝里窥看。

“六号，你做什么？”看守小声地喊道，“为什么不睡下？”

“是。马上就睡。”

“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不，没有。”

他弓着背，低着头，蹲着胡思乱想。他想死。还是自杀好。可是，在这拘留所里没有自杀的手段。带子，刃具，药品……什么也没有，只剩下咬断舌头一个方法。死了又怎么样？……有贵子、康代、泽本夫人、龟山夫人都松了口气，安心了。想到这儿，他生气了。她们过得舒服极了，要死，也得向她们报复后再死。他想报仇，并不因为她们对中根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而是中根想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这或许是他对社会的怨恨，对不尽如人意的自己人生的怨恨。他想：别人都生活得挺好，只有自己落到如此下场。这些人为什么不做坏事？也像我一样受处罚，这世界才算是公平了。

他想起傍晚久保田律师隔着铁丝网对他说过的话：

“……现在既然已有了物证，还是老老实实交代，再从犯罪的原因和动机方面去求得法官的同情，我认为确定这样的方针比较合适……

“……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理由，或者叫动机？假如有的话，那对你非常有利……

“……特别涉及到金钱借贷，妻子被霸占，或者事业上的阻挠，越是亲密越加憎恨，这是屡见不鲜的……”

按照律师的想法，求得法官的同情，酌情减短刑期等等。可是，中根丝毫没有这样的心情。与其在监狱里关上十年或十五年倒不如下决心自杀来得干脆。中根所感兴趣的是：如果按照律师的忠告，在法庭上彻底坦白，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胁坂夺取了中根的妻子，被勒死，罪有应得，说到这儿为止，中根对胁坂的复仇算是完成了。中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问题是自己进了警察署的拘留所后，立刻和丈夫办理离婚手续的有贵子将要站在证人席受到讯问，问她和胁坂之间有没有通奸的行为？何时？何

地？用什么方法诱惑才干出这见不得人的勾当？……她将在公众面前暴露她是个坏女人。——这样他对这个背叛自己的女人实行了报复。中根玄二郎虽然处于无能为力的刑事被告人的地位,但他可以借助法庭的力量,利用法官和检察官的职权,向她复仇。只要中根一张嘴,检察厅立刻动员警察把有贵子叫到证人席上来哪怕她逃到天涯海角。换句话说,此刻中根的一句话,左右着有贵子一生的命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话具有可怕的力量。

除此以外，当涉及到犯罪的动机以及从胁坂那儿抢来的钱的用途时,他必须坦白他和植松康代之间的关系。他在拘留所里如此思念她,给她写了情书,她却冷淡地回敬他一本《圣经》。对这个没有心肝的女人也要报复。他只要说康代送给我一本《圣经》,读了《圣经》,我决心悔过自新,坦白我的一切罪行……从世上的人们看来,这是悔改的犯人最纯真的自白。康代这个女人没有资格送《圣经》给他。她送了《圣经》,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罪恶,真是自作自受。康代只得哭哭啼啼站在证人席上承认,她向中根要了五万元,出卖了自己的贞操。这个聪敏的、一直冷漠地对待中根的女人也遭到了报复……

他对池田并无怨恨，只因他是康代的丈夫，也要负共同责任。他挪用公款的事也将败露,中根就顾不得这许多了。既然他做了该处罚的事,那么他的劣迹被揭露,不能怪中根,只能算是上帝的惩罚了。

龟山老婆的事不必抖搂出去。此刻想起来,她实在是个挺有意思的女人。龟山送鳗鱼饭给他吃,算得上是位一本正经的有良心的绅士,不应该再给他添麻烦了。至于他和泽本夫人的事也不必说出去。不过为了使自己的坦白增加点色彩，说出去也无妨。

与犯人有牵连的女人共有三位，其中一位还是有孩子的四十多岁的寡妇，因为被告被房东撵着搬家，缺少搬家的费用，不得已才做了抢劫杀人犯。这样一说，这位夫人也脱不了干系，也得站在证人席上难受。他想看看这个皮肤白净、胖乎乎的中年寡妇愁眉苦脸的样子。

总而言之，中根在法庭上彻底交代，将会使三四个人暴露了旧恶，吓得脸色煞白，或离婚，或被公司开除，家庭里闹得天翻地覆。他表现出明显的悔改，老老实实地坦白，而那些不是被告的证人却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这岂不是滑稽的矛盾吗？这些人希望中根顽抗到底，他们倒反而因此得救了。此刻他们正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中根想 我要劈头盖脸给他们泼上一瓢冷水，让他们清醒清醒才好……

他的这个想法太富于魅力了 这简直是台好戏。法官、检察官、有贵子、康代、泽本夫人、池田等人，一旦他彻底坦白，都将按照自己的安排在舞台上团团转。这台好戏的始末也就是中根玄二郎人生的结束的过程，他将踏着花道①，跌进地狱……或者在谁也看不到他的地方窝囊地度过一生……

寒夜过去，黎明来到人间。他的胡思乱想一直没有停止。吃罢早饭，他对看守说，他要见一见刑警。不多时，刑警来到他跟前。

“你有什么事？”

中根站起来，隔着木栅栏面对着刑警，刑警迎着寒风刚来上班，脸颊冻得通红。中根爽朗地一笑，说道：

“您早啊 特意把您叫来，对不起。”

①日本歌舞伎演员上下场的通道。

“啊……你有什么事?”

“不瞒您说,我想了很久,长时间蒙您照顾,实在抱歉。我一直顽抗,给您添了麻烦……我打算会见检察官,彻底坦白……”

“是吗?”刑警感动地说,从木栅栏伸进左手拍拍中根的肩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报告检察官,太好了!你不愧为知识分子,通情达理,这次我可什么话也没说,是你自己想通的。好,你说话得算数。”

刑警说罢,大踏步地出了走廊。目送他的背影,中根嘴上露出一丝微笑。好啊,这台好戏马上要开场了。

下午,刑警又来了,他身穿皮夹克,足蹬胶皮底的布袜子,打着裹腿,一副打零工的装束,好像化了装在搜索新的案件。

“喂,六号,有人来看你。”

“是。是谁?”

“一位姓泽本的夫人,是你的房东太太。”

中根咂了咂舌头,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她来干什么?后来一想,隔着铁丝网逗她玩玩也不错嘛(……《圣经》收到了,谢谢。托您的福,我打算彻底悔改,近日内我将彻底坦白,连同我和你的事儿一起抖搂出去,请不要见怪……)。想到这儿,他微微一笑。

“好吧,我见她一见。拜托了。”

看守打开了锁,他提着往下出溜的裤子走进了会面室,坐到小木凳上等候,不一会儿,刑警把泽本夫人带进来了。没见刑警的人影,却听得他对她说:

“会面只准十五分钟,你想着点……”

泽本夫人犹豫不定地弯着腰走进了会面室。她紧张而不安地朝这狭窄的房间扫视了一眼。中根先看见她的和服与衣带,他

默不作声。这时,泽本夫人才发现中根在铁丝网的那一边,先是吃惊后松了一口气。她那眉宇间微微一动,显出慌乱的样子,涂着口红的嘴唇在翕动,那香水味儿向中根迎面扑来。中根已经很久没有跟女人靠得那么近了。他发现房东太太原来是个极为罕见的美人。她像倒塌似的坐到椅子上,未等开口先哭了起来。泪水噗落噗落地掉落在面颊上。她那双湿润的眼睛几乎是贴在中根的脸上注视着他。她从手提包里掏出手帕,双手捂住鼻子。中根想到"这个蠢货,怎么回事?"可是他不能不受感动。本来想拿她开开心,终于未说出口。他竭力故作镇静,冷淡地问道:

"您有什么事吗?"

泽本夫人的嘴翕动了一下,听不出是什么意思"我想……是我不好……"说话的声音被手帕盖住了。中根寻思 女人到了这种时候是说不出话来的。别看她平时心不在焉地说些不痛不痒的谎话,一旦遇到了真事,她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女人的话并不表现她的真心,待到表现她的真心时,她又没有话了。今天这个女人确是动真心了。不,或许连哭也是假装的……中根被房东太太的哭泣弄得心慌意乱。泽本夫人的悲鸣,扰乱了他的心。

房东太太穿着和服,两只手捂住鼻子,从袖口中露出她那雪白的手腕子。一直露到手肘。她那白嫩的肌肤隔着铁丝网唤起了中根新鲜的记忆。他对她的身子太了解了,几乎每一个部位他都抚摸过。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这时她的左手放开了手帕,不知在空间摸索什么,原来她在抚摸铁丝网。或许她在怨恨横在她面前的隔阂,这是法律的隔阂。她抚摸着冰冷的铁丝网或许是想探求铁丝网那一边的男人。这个悲哀的动作打动了中根的心,或许刺激了他的情欲,刚才像尊石像似的一动不动的中根伸出左手,好比淘气的孩子发现新鲜事似的将自己的食指插进铁丝

网孔里。这网孔很小,指头只能伸出一厘米。泽本夫人捏住这手指头不放,泪水像潮水似的往外涌,她探出身子拿自己的面颊去蹭他的手指头,把它衔在嘴里,像吃奶的孩子那样,一个劲儿吸吮。她的体温,口中湿润的感触,通过手指流遍中根的全身。这是女人的体温,女人的体液。这个举动不管怎么说,是女人赤裸裸的表现。全身的欲望都集中到嘴唇与手指头上,两人融合在一起了。此时,手指和嘴唇代理着其它器官,实行了男女之间的交流。中根用他的手指头冒渎了这女人,看守从窗孔里见如此悲哀的情景,不忍看下去,默默地走开了。

“是我不好,不是你的过错,请你原谅我,你落到现在这地步,全是我的不是,是我的责任。”泽本夫人一边哭,一边说。

中根呆然不知所措,与其说冒渎了她,倒不如说自己被冒渎了。他解除了心理上的紧张,一时无话可说,默默地凝视着泽本夫人,就像自己的指头被小猫衔着那样,他用手指头逗弄了这中年的寡妇。为什么这个女人如此悲叹呢?他不理解。他寻思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女人,是蠢货。本来是他用策略诱惑了这个寡妇,是他玩弄了她,要是有罪的话,应该是中根玄二郎的罪恶。可是她却说是她的不是,不是他的过错。这个蠢货然而,她一定是个贞女。不然不会有那样的想法,也做不出那样举动来的。

对泽本夫人来说,恐怕这一辈子只有那件事是她唯一不贞节的行为。她不习惯于这样的不贞节,因此把它作为一件严重的事情永远放心不下,从对贞操夸张的罪恶感出发,想到自己的情人中根玄二郎竟然会犯下死罪,她把它当作自己的罪恶来忏悔。另一方面直到今天为止,她一直装模作样若无其事地把自己装扮成贞淑的寡妇。待到中根被逮捕,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后悔,也顾不得家丑不可外扬了。

“我等着你，等着你……”她贴着铁丝网一边哭，一边说，“我等着你平安回来……我已经给你请了律师，你有话尽管对他说……多保重身体……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

看守敲敲窗户催促道：

“太太，规定的时间到了，请出来吧！”

泽本夫人两手捂住脸，抽抽嗒嗒地哭着站起身来。中根坐着不动，目送她的背影，只见她那雪白的脖子渐渐消失在晦暗里。他瞅了瞅刚才被她吸吮过的手指，也衔进嘴里。

泽本夫人走了。中根仍然不想站起来。一个女人爱着他。在这偌大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女人爱他。他从来没想需要女人的爱情。正如龟山说的那样：中根太可怜了，他是不是对爱情饥渴呢？……或许他正是这样渴求女人的爱情。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泽本夫人的爱情会拯救他，从而使他产生希望，找到光明之途。然而，中根并未得救。他不仅不产生希望，反而更加陷入了绝望。他不仅没有找到光明之途，反而觉得自己周围像地狱般黑暗。这或许是渺茫的情欲之后产生一种虚脱感。他深深地低着头坐在小椅子上，闭上眼睛，去寻找刚分手的泽本夫人的面影，越找越感到焦躁不安。他意识到自己处于无可救药的绝望之中。龟山爱他，对待他和以前丝毫没有两样。泽本夫人爱他，却摧毁了中根的负隅顽抗。他只有被人憎恨才感到生命的意义，仿佛他的命是在别人憎恨下才保全下来的。他渴望见到植松康代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情。现在泽本夫人爱他，她的爱情深深地渗进他的心坎，他却想到死。他决心坦白自己罪恶，并不是为了报复康代或有贵子，只想到老老实实坦白算了，不要再折磨自己。当他的心理上的反抗被摧垮后，他失去了支持自己的力量，飘荡在虚无的浊流里。

第二天早晨，中根坐上押送汽车被送往检察厅，他已经好多天没去那儿了。街上的积雪已快化尽，眼前呈现出新的景象。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过雪。他无心眺望大街，头靠在镶着铁丝网的车窗上，闭住眼睛，想到此刻自己是去交代案情的。仿佛坦白了才能使自己得救，坦白了才能求得人们的宽恕，至于以后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他没有多加考虑。不用说，刑罚正等待着他。他想到人活在这世界上，多多少少也像受刑罚一样。生老病死、男女关系、职业、经济、道德、法律……人们受着这许多束缚活着，如同在监狱里生活几乎没有两样。不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人都没有自由。醒悟到没有自由，青春的梦就消失了，达到了人生的界限。即使他被无罪释放，那么今后的人生又将如何？他不过是个普通的小职员，早晨9点钟挤电车去上班，整理名册和卡片，打电话，盖印；中午到地下室食堂吃碗咖喱饭；下班后看赛车，看电影，找女职员寻开心，算算口袋的零花钱，喝杯廉价的酒，没滋没味地像尽义务似的去摸摸老婆的肌肤……如此而已。倘若想干别的，那只能去抢劫杀人了。一句话，人活在世界上就是永远受刑罚……

押送汽车开到检察厅的院子里停下。那些罪人们绑成一串在警察带领下上了楼梯，进了候审室，坐在长板凳上等候传讯。一共三十人，鸦雀无声，沉默得令人害怕。两侧的审讯室像小公寓那样鳞次栉比，通道上静谧得令人窒息。好像沼泽地的深处，看不到底。中根双手被细绳子绑着，闭着眼睛，今日心如古井，像水一样清澈。一种无处可发泄的悲哀堵住了心头。他无心向有贵子、康代、泽本夫人报仇，似乎有了某种力量支撑着他。自从见了泽本夫人以后，他感到只有坦白才能使自己得救。中根没有从康代手中得到任何东西，那女人的聪敏乖巧并不能拯救他。倒是

他认为愚蠢的泽本夫人的爱情使他得救了。他欺骗过她,引诱她在他身上失去贞操,他对她丧尽天良。佛教教义中说,在罪孽中找到了救星。但他本心并不期望得救，只想见了检察官和盘托出,完成坦白这种世俗的手续。如此而已。

将近中午时,中根才被传到检察官室。当他从长板凳上站起身时,一阵头昏目眩,差点倒在警官身上。警官让他坐下,给他解开绳子。

“你怎么啦?振作一点精神。不要紧张吧!”

中根小心地静静地站起来,走进了审讯室。检察官还是上次那个瘦子,坐在椅子上,注视开门进来的中根。中根坐到检察官桌子跟前,双手擦着从额角上流下来的冷汗,费力地喘着气。警官坐在门口，书记员打开笔记本等候审讯开始。

“怎么?你不舒服吗?”检察官温和地问道。

“不,没什么。昨夜里没睡。”

“为什么不睡觉?”

“我一个劲儿想早些坦白算了,因而睡不着。”

“是吗?那好,现在我问你,这鞋带是在哪儿买的?”检察官突然问到犯罪的内容。这种出其不意的审问方式,往往是让犯人交代问题的微妙的技术。

“在银座百货店里买的。”

“是为杀死胁坂买的吗?”

“不,我想去滑雪,临时想到买的。”

“从你家收音机底下搜出的装钞票的信封,那是你从胁坂那儿抢来的钱吗？”

“是的。,,

“一共有多少?”

“我没数,所以不知道多少。”

“这是全部吗?”

“不,还有一点儿。”

“那么,那些钱呢?”

“我花掉了。”

“作什么用了?”

中根一时答不上话,胳肢窝底下出冷汗。眼睛的焦点也错乱了,他叹了一口气。把康代的事说出来吗?把有贵子和胁坂的事说出来吗?要说,趁早。只凭他的一句话,那些人就要慌得团团转……他只微微一笑,不吱声。检察官居高临下地问道:

“你从什么时候起想要杀掉胁坂?”

对检察官来说,被告人心情不稳定,出冷汗,那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根茫然若失地朝着窗户眺望。

“从什么时候?……我可说不清。”中根答道,“我好几次想杀他,想了想后又算了,因此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想的。”

检察官没想到中根如此狡猾,瞅了他一眼。淡淡的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在阳光的反射下,中根的脸显得格外苍白,没有血色。他的脸上像洒上一层土,毫无表情,却堆着假笑。

“买了鞋带后到傍晚,你都做什么了?”检察官继续问道。

“买了鞋带后,接着……”中根含糊不清地答道,“我看了电影,在街上闲逛……什么也没干。”

“你几点钟去五反田的?”

“天黑了。大概7点钟吧……胁坂先在那儿了,正在喝啤酒。那天是圣诞夜,一个弹吉他的进来了,又是跳舞、又是

Bells① ……还有那个叫早月的女人和他厮混……我向他借钱，他不借给我。他口袋里装着十几万元，就是不肯借。他既狡猾，又骄横……他做经纪人,算不得大买卖,可是日子混得不错,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家里还喂着三条狼狗…… ”

“ 离开酒店是几点钟 ?”

“ 不知道几点钟。”中根不耐烦地答道。

他忘了自己是在检察官的跟前。他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又回到那圣诞夜酒店,因为这房间黑洞洞,好像是在夜晚。他不止一次地头昏目眩,脸上流着冷汗。口干舌燥,他左手支着额角,像狗一样直喘粗气。

“ 你和胁坂一起上了汽车,是不是?”

“ 是的。对不起,我怪憋得慌,能不能把窗户打开一点 ?”

检察官瞅了他一眼，眨巴眨巴眼睛示意坐在门口的警官把窗户打开。警官推开玻璃窗两尺多宽，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坐下。寒冷的冬风飕飕地刮进来。

“ 上了汽车…… ”中根含糊其辞,舌头不听使唤了“,在启动引擎的当儿,我回到了酒店,闹了个恶作剧,我想制造不在现场的假象……我真傻……好像有人发现我又上了汽车……反正这些细节怎么都行……车开出后,来到一个空旷地方,那儿有个公共厕所,我先下来小便,回到车上。胁坂解完手回到司机席上,我从后面套住他的脖子,起先我担心弄不死他。那才糟了。没想到挺顺利,我使劲拉住绳子,用全身的力气往下压,几乎卧倒在车厢里。我头昏眼花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发现他死了。脖子吊落在车座上……嘻……嘻…… ”

① 美国民谣《铃儿响叮当》。

说罢,中根在喉咙底里冷笑了几声。他握紧拳头,仿佛此刻手中仍缠住鞋带使劲地拉着，额角上的冷汗从面颊上一直流到下巴。检察官瞪起眼睛注视着中根的举动,忽然感到全身抽尽了力气，赶紧拿起桌上的文书。那书记员赶忙将中根的供述记下。

“你为什么不早坦白呢?检察官平静地问道。

中根不作回答。他耳朵深处像是刮着飓风似的使他听不见检察官的话。他举起他那无表情的脸孔直瞪瞪地凝视窗户上的淡淡的阳光。阳光的温暖仿佛渗进了他的心房。检察官形式地翻了翻桌子上的文书。

“你将被起诉,最近期间举行公开审判。”检察官说,“如果你有话要说,可以到法庭上陈述……在这以前,你和律师好好商量一下,明白了吗?”

中根没听清检察官在说些什么。他的头脑乱极了。身子似乎四分五裂了。

“今天就到这儿为止。”检察官说。

就在这一瞬间,中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一个箭步窜向窗户跟前，窗台和他腰部一般高。他像做器械体操似的手抓住窗框,头向外,一纵身飞出窗外。顿时,他看到日光照射下的红瓦片在眼前倒转过来。坏了！他的身子在红瓦上滚出去两三尺。接着,他闭起眼睛,身子腾空了,扑通一声,掉落到地面上。他肩膀先着地,昏了过去。

不多时,中根迷迷糊糊地觉得自己睡在汽车里被运走了。他看不见东西,胸部和背部痛得厉害,他不住地呻吟。汽车停在医院门口,担架抬他到诊查室,这儿鸦雀无声,待他睁开眼睛时,模模糊糊地看见三个警官在眼前。

两位医师替他包扎。右边的锁骨折断并有几处硬伤。右手

麻木了，不听使唤。在包扎过程中，他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冬日的阳光渐渐淡薄了。他也渐渐地恢复了意识。他躺在极为罕见的像走廊似的狭长的病室里，室内有暖气，热得像在蒸笼里一般。屋角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巡警正在读一本杂志。每呼一口气，他都感到胸部隐隐作痛，其他部位倒没有觉得不舒服。这半个多月来，他没有钻过普通人的被窝。拘留所的硬板床冻得他冷彻骨髓。现在这医院柔软的病床暖和着他的皮肤和筋骨，他觉得全身松软、膨胀了。这儿不是警察署，不是检察厅，没有铁丝网，手也没被绑着。这儿属于刑法范围以外的人类社会。中根总算又回到了人类社会。这儿是和平的、自由的、舒适的，甚至是奢侈的。

这是中根自己争取来的自由。自杀虽然失败了。因此意外地逃脱了警察的看管。对负伤者来说，警察与刑法都奈何他不得。中根感到挺舒服，他‘战胜了’警察。

为什么从窗户里蹦出去？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他不是有计划这样做的，甚至是不是真的想自杀，他也弄不清楚。或许这是一种为自己辩护的骗局。他想用自杀求得社会上对他的宽恕。他想利用社会上的感伤癖，狡猾地逃脱自己的罪名。再不然是用“自杀’来乞求社会对他的同情。他丝毫也没有向胁坂的亡灵忏悔的意思。总之，究竟为什么自杀，他自己也说不出理由。其结果，把心中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来一次清算，从而使心灵获得一种安全感。换句话说，他承认自己是个罪犯，准备老老实实站到罪犯的位置上。当他躺在柔软的病床上，他感到作为一个罪犯，这样的优厚的待遇也太奢侈了。这儿好像是自己的别墅，他甚至产生一种错觉：自己是在别墅里疗养，窗外的高空呈淡红色，冬日苦短，天快黑了。他庆幸自己还活着，还能看到这美丽的夕阳。

护士进来给他量体温。她穿着洁白的隔离衣，细细的腰上束着皮带。多么纯洁、美丽的姿影！这位年轻护士的脸似乎有点像植松康代。中根不由地淌下了眼泪。他最终也没见到康代，这无论如何是最大的遗憾。护士把体温表伸到他胳肢窝，拿着他的左手把脉。中根冲动地抓住了她的手。

“求求您，让我死了吧！护士，求求您，给我一点毒药，让我死了吧！”他软弱地哭诉道：“还是让我死了好。求求您！让我死吧！”

他的右手疼痛，不听使唤，左手抓住护士的手臂，用手指头夹住她的隔离衣的下摆。这时，他突然恋着这个女人。他希望这个女人能够帮助他。他像对待母亲那样，纯真地眷恋起这个女人。护士蹙起眉头，闪开身子。中根抽抽嗒嗒地哭个不停，死死地抓住她的隔离衣不放。他明明懂得这个女人不会帮助他，他只是想叫她看看自己这副软弱，邋遢、没志气的样子。这才是他的本来面貌，只要她能看他一眼，他就感到满足了。

正在读杂志的巡警站起身来，平静地向中根的病床走去。

译　后　记

日本当代著名现实主义家石川达三离开我们已经十四年了。

在他的一生漫长的五十年文学生涯中，他创作了几十部长篇小说、散文、随笔等。正如他在《谈谈我的文学》一文中所说，“我写作四十年以上主要明确这样一件事:为什么而写,为什么目的而写,目的不明确,我是写不出的。因此,我的作品以揭发社会的不正之风和不合理现象居多。创作就是我的斗争,作品乃是斗争的手段。”

自从1935年他的杰作《苍茫》获得第一届‘芥川奖’,登上文坛以来,石川作为一个社会小说家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他鄙夷那脱离现实的游戏文学和艺术之上主义,认为‘读这样的文学只是为了消磨时间而已’。

《以作恶为乐》是石川达三又一次用他的锋利的手术刀解剖战后日本社会的症结,针砭时弊的社会小说。

石川达三在这一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不相信任何人而极端自私、凶恶,以作恶为乐的小人物——中根玄二郎。

中根玄二郎是某大钢铁公司东京事务所股份科的小职员。机械地记录数字、登记卡片、打电话、抄抄写写……是他每天的

工作。

中根玄二郎觉得自己工作无聊,全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但迫于生活不得不干。为了填补自己空虚的心，便到处找刺激。

中根玄二郎在公司组织慰问旅行期间，年轻女职员康代酒醉时他诱奸了她。康代婚后,因丈夫铺张浪费,债台高筑,挪用了公款,为了堵漏洞康代无奈地向中根借钱,他乘人之危再次奸污她；中根和同事一起去赌赛车，假装输了钱向人家借了三千元。后来这位同事有病,妻子找他讨债,他看来者是乡下人,钱不但不还,还乘机欺侮了她 房东太太和他妻子有磨擦,撵他搬走,他一方面装出一副可怜相,到头来勾搭上这个寡妇房东 中根小学的同学胁坂是做房地产买卖的掮客，发了战后国难财，他既羡慕,又忌恨,他还怀疑自己的妻子与胁坂通奸,在极需用钱的情况下,敲诈不成,恼羞成怒竟愚蠢地制造‘不在现场’的假象,用鞋带勒死了胁坂。

作者对中根玄二郎这个贪婪、自私、凶残、愚蠢、自以为是的小人物,特别在他走上‘杀人’道路上前后的心理描写,细腻入微,堪称是一部形象化的罪犯心理学教科书。

日本文艺评论家久保正文指出：事实上中根玄二郎不能算作利己主义者。因为利己主义者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对周围的环境、习俗、传统进行的抵抗或摩擦。中根玄二郎也不能算作虚无主义者。因为虚无主义者是在否定旧道德同时，去探索新的道德。中根玄二郎只是算作强大的机器挤轧得失去理智,一味追求刺激,想从中解脱自己的一只受了伤的野兽。作品让读者去憎恨胆小、无知、贪婪的小人物,从而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

另一位文艺评论家赖沼茂树说：《以作恶为乐》是现代日本社会的明细解剖图“以作恶为乐’这个词曾在东京流行一时借

以嘲讽那些损人利己的小市民。

1986 年12 月,我访问位于东京都大田园调布的石川故居时，受到了石川夫人的热情接待。夫人送我许多先生的著作，其中有角川文库 47 版的《以作恶为乐》,夫人特别指出这是先生着力最多的作品。回国后,我爱不释手地读了几遍,现在,我把它的译本奉献给中国广大读者，以寄托我对石川达三先生的哀思。

金 中

1999 年 6月于山东大学